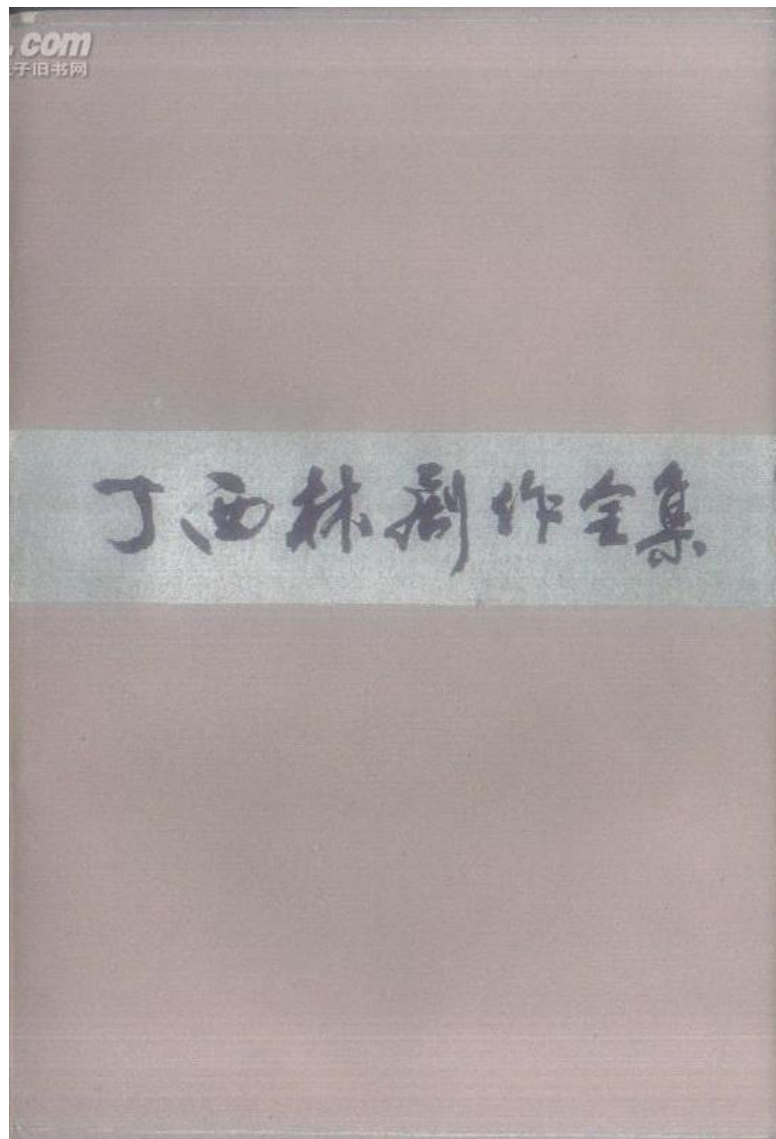


丁西林剧作全集(上)

丁西林 著

《丁西林剧作全集》上

北京 中国戏剧出版社 1985.7



文件目录

作者像		F3
《孟丽君》手稿		F4
上卷说明		F5
序		F7
目录		F13
一只马蜂	(独幕喜剧)	1
亲爱的丈夫	(独幕喜剧)	23
酒后	(独幕喜剧)	45
压迫	(独幕喜剧)	59
瞎了一只眼	(独幕喜剧)	81
北京的空气	(独幕喜剧)	97
三块钱国币	(独幕喜剧)	109
等太太回来的时候	(四幕喜剧)	123
妙峰山	(四幕喜剧)	181
孟丽君	(六幕话剧)	305
干杯	(独幕剧)	381
智取生辰纲	(四幕十一场话剧)	407



作者像

(1972年)

序 幕

(用哑剧形式在校出暗灯亮下,隔一后幕演出)

第一场

幕启,孟丽君从台右上场(左为以台为里),偕与弄红紫,到孟家同后内,下马,敲门。孟家的一老女佣人从台左上场,开门迎客。老女佣人从红紫取一封书信,老女佣人递给红紫,红紫看信。老女佣人一见,老女佣人接了书信,老女佣人递给孟,红紫接过一封小信,下。老女佣人接书信从台左下场。白虹急转,转场。

第二场

孟丽君在卧房中对镜描画自己的画像。侍女红紫站在一旁观看。老女佣人从台左上场,递给红紫。孟丽君接信大疑,决定依从信中所教计策,红紫一同以整器出。她把信的内容告知红紫,红紫即刻依计行事,红紫将书信递给夫人。老女佣人和侍女一同从台右下场。孟丽君红紫描画画像,把它卷好。侍女抱了一包男人红紫从台右上场。红紫红紫忙忙:红紫,扮成男装,一同从台右下场。白虹急转,转场。

《孟丽君》手稿

1288/22

上卷说明

本卷是话剧的结集，包括八个独幕剧，四个多幕剧，按写作年代编排。

独幕喜剧《一只马蜂》作于一九二三年十月，发表于同年《太平洋》第四卷第三号。最初收入《一只马蜂及其它独幕剧》（现代社文艺丛书一九二五年版）。

独幕喜剧《亲爱的丈夫》载于一九二四年九月《太平洋》第四卷第八号。最初收入《一只马蜂及其它独幕剧》（现代社文艺丛书一九二五年版）。

独幕喜剧《酒后》载于一九二五年三月《现代评论》第一卷第十三期。最初收入《一只马蜂及其它独幕剧》（现代社文艺丛书一九二五年版）。

独幕喜剧《压迫》作于一九二五年，载于一九二六年一月《现代评论》（第一周年增刊）。最初收入《西林独幕剧》（新月书店一九三一年版，上海、北平同时发行）。

独幕喜剧《瞎了一只眼》载于一九二七年一月《现代评论》（第二周年增刊）。最初收入《西林独幕剧》（新月书店一九三一年版）。

独幕喜剧《北京的空气》载于一九三〇年六月《新月》第三卷第一号。最初收入《西林独幕剧》（新月书店一九三一年版）。

独幕喜剧《三块钱国币》作于一九三九年。最初收入《等太太回来的时候》（正中书局一九四一年重庆版）。

四幕喜剧《等太太回来的时候》作于一九三九年。（正中书局一九四一年重庆版）。

四幕喜剧《妙峰山》作于一九四〇年。一九四一年初版于桂林戏剧春秋月刊社。（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分别出版于一九四五年十二月）。

六幕话剧《孟丽君》作于一九五九年八月，修改于一九六一年七月，载《剧本》月刊一九六一年七、八月合刊。本卷收入的是修改本。

独幕剧《干杯》作于一九六二年八月，未曾出版。

四幕十一场话剧《智取生辰纲》作于一九六二年，前言写于一九六八年，未曾出版。

一九五五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版《丁西林剧作选》选人《一只马蜂》、《压迫》、《三块钱国币》、《等太太回来的时候》、《妙峰山》。

一九五九年本社版《一只马蜂及其它》选人《一只马蜂》、《压迫》、《三块钱国币》。

序

李健吾

丁西林先生是我的前辈，比我大十三岁，生于江苏省泰兴县黄桥镇。一九〇五年在泰兴县小学毕业；一九〇九年在南通中学毕业；一九一三年在上海交通部工业专门学校（上海交通大学前身）毕业；一九一四年赴英国，在伯明翰大学读书，一九一七年毕业，得理科学士学位；一九一九年在英国伦敦大学研究物理学，得伯明翰大学理科硕士学位，并在欧洲大陆学德文，一九二〇年回国。

丁西林先生回国后，担任北京大学物理学教授兼预科主任。一九二三年于教书之余，他开始写作剧本，如一鸣惊人的独幕喜剧《一只马蜂》，与另外一个独幕喜剧《酒后》。一九二五年他又写了独幕喜剧《瞎了一只眼》、《压迫》。

一九二四年我正在高等师范学校（北京师范大学前身）附中念书，而且做了学生会主席。记得为了反对当时的教育部部长，我代表附中到国务院请愿，被关了一夜。第二天上午把我们十八个大、中学校代表放了出来，正好赶上滂沱大雨，把我们淋了一个狼狈不堪。我们还托老师到高等师范学校请来鲁迅先生，为我们做《未有天才之前》的报告。我在这期间写了铁路工人罢工的独幕剧《工人》。那时，我并不认识丁西林先生。现在由我这个晚辈给他的创作写序，可以说是僭越了。

丁西林先生写的独幕喜剧，名闻遐迩，特别是《一只马蜂》与《压迫》。他写《压迫》是在一九二五年冬天，这时我正在清华大学跟朱自清老师念书。《酒后》是根据凌叔华女士的一个短篇小说写成的。该剧前言中提到的“同读的两位朋友”，正是在清华大学教书的杨振声老师和到北京不久的沈从文先生。凌叔华当时是《现代评论》的陈源的爱人，记得她离开祖国时，我在上海曾经见过一面。

丁西林先生和我一直缘悭一面，直到一九四〇年，于伶同志和我为了上海剧艺社拜访他，他慷慨地把他在隐居期间写好的四幕喜剧《妙峰山》交给我们演出，这我才有幸认识丁西林先生。记得当年《妙峰山》的导演是已故的朱端钧先生，演员有夏霞、柏李、翁仲马与孙芷君等人。演出效果极佳。

在这之前，他在一九三九年又写出了四幕喜剧《等太太回来的时候》和独幕喜剧《三块钱国币》。《妙峰山》写的是一群占山为王的“强盗”抗战的故事。《等太太回来的时候》写抗战期间的一个家庭，儿子热爱祖国，坚决反对当汉奸的父亲，母亲梁太太是一个性格坚强的女人，与当汉奸的丈夫梁老爷决裂，跟随儿子、女儿毅然离家出走，登船去了香港。《三块钱国币》在声誉方面后来居上，我这个后学者还写了一篇剧评。该剧故事是写流落在大后方的一位阔太太，欺负她的娘姨李嫂，同院邻居大学生杨长雄抱打不平，和阔太太口角起来，把她斗了个体面扫地。

其后，中国解放了，他在一九六一年写了一出民间传说喜剧《孟丽君》，我又写了一篇《读〈孟丽君〉》。由于我尊敬丁西林先生，我在文章里不揣冒昧地直言了几句不够客气的话，因为最不尊敬莫过于撒谎，而丁西林先生最不喜欢口是心非的

读者。

《压迫》曾经于一九二六年在清华大学小礼堂演过，记得同台上演的还有赵元任先生的《最后五分钟》和余上沅先生的《兵变》。自己记性不好，可能还有些别的剧目，也可能年月记得不够准确，我相信丁西林先生地下有知，一定会原谅我的，到底我也虚度耄耋之年了啊。当时我是清华大学的戏剧社社长，由于害肺病，只能做一名后台里默默无闻的后勤人员。

我曾经在《读〈三块钱国币〉》一文中写道：“一般说来，丁西林写的几出独幕喜剧，逗人发出会心的微笑，但是由于事件本身波澜不大，缺乏逗人大笑的力量。他喜爱的是幽默，是微笑，不是滑稽突梯。这说明他观察生活细心，能从平淡中领会出它的妙趣。同时也的确说明生活范围不大，知识分子的气息相当浓厚。剧作者骨子里富有祖国的诗的传统，语言和意境清楚而又含蓄。这种表现力量，毫无疑问，来自对素材的掌握，对生活的熟悉。他写戏不多，题材范围不宽阔，可是经他一写，就象经玉匠琢磨过一样，通体透明，而又趣味盎然。”这番话如果用在评论他的别的一些喜剧上，我相信，读者可能还会同意我的鲁莽之言的，

他所有的喜剧，即使是《妙峰山》这出以山寇为题材的戏，也是“知识分子的气息相当浓厚。”这不是他的短处，而是他的长处。他不写身外之物。他虚构《妙峰山》，即使“山大王”王老虎，照样是景山大学的教授。他的人物，大都是资产阶级中人士。唯一例外是《三块钱国币》中的李嫂，也许还有那唯唯诺诺、恭敬不如从命的巡警。至于一九六二年写的没有发表的四幕话剧《智取生辰纲》，写了晁盖、吴用等水浒英

雄，在我看来，却是失败了，由于不在他的生活之内。写“五反”题材的独幕剧《干杯》，脱离剧作者的特色——幽默感，也就不能算做成功之作，说失败也许过重了些，不成功却是我的由衷之言。

丁西林先生的兴趣是广泛的，在各方面都有过尝试。一九五四年他还写过没有发表的古典歌舞剧《胡凤莲与田玉川》

（其实应当说是民间传说歌剧），有一折就是蒲剧著名演员王秀兰同志于一九六三年为我们在山西省侯马市演出的《藏舟》，相形之下，就单薄多了。大约是一九五六年，丁西林先生写的没有发表的歌剧《雷峰塔》，故事完全吻合《白蛇传》，却缺乏俞振飞、梅兰芳与梅葆玖演的《断桥》的美妙的舞蹈身段和铿锵的唱腔，这类戏靠“演”，不靠“写”，尽管“写”的匠心也是必要的。一九六〇年，丁西林先生还写了虚构的舞剧和电影剧本提纲《老鼠过街》，叙述几个国家的盛衰起伏，可以当做寓言看。而一九五九年在《舞蹈》杂志四月号上发表的舞剧《牛郎织女》，是民间传说的神话剧。丁西林先生于工余之暇，在各方面都做了些尝试，由于我是外行，也就不敢多所是非。

解放后，他在百忙中还做了些剧本翻译工作。一九五五年，他以工作之便，从对外文化联络局得到伊立克·派司（Eric Paice）和威廉·白兰德（William Bland）的打字稿，据而译出三幕话剧《罗森堡夫妇》，在作家出版社出版。一九六二年，他又译了杰·马·巴蕾（J·M·Barrie）的《十二镑钱的神情》，一九六三年译了约翰·梅斯菲尔德（John Masefield）的《上了锁的箱子》，都在《剧本》月刊上发表。最后，一九六四年，他还译了萧伯纳（George Bernard Shaw）的《一代天骄——拿破仑》，可以说是琳琅满目了。

丁西林先生原本是一位物理学家，解放前夕，曾经在台湾大学做过理学院院长。但是他对祖国怀有深厚的感情，毅然放弃了院长职位，回到社会主义的新中国，毛主席和周总理立刻就邀请他担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代表，随即又担任了文化部副部长。他多次到亚、非各国访问，深得周总理和陈毅副总理的信赖，也赢得了毛主席的器重。

丁西林先生早年的独幕喜剧，都是在新月书店出版的，他可能有些接近新月派吧。独幕喜剧《亲爱的丈夫》讲一位京剧男演员叫黄凤卿的，做了书呆子任先生两个月的新婚夫人。直到步军统领奉了汪大帅之命，来捉拿她（他），才棒打鸳鸯散，这位化装的黄凤卿不得不默认自己是一位男的。作者追求奇谲，戏写得非常有趣。可是任先生痴情到底，宁愿在他化了装的太太怀里做最后一次安息，而时间却只有五分钟。在这五分钟里，任先生睡着了！在这短短的时间里，太太（他）还“代他理了一回发，又看了一回表，从放在身旁的一个钱包里，拿出一面小镜，一张小梳，一手执镜照面，一手用梳自理其发。”五分钟够用吗？拿什么时间再回到本来面目的黄凤卿呢？汪大帅要的是黄凤卿啊！难道黄凤卿真就以任夫人的装扮到公馆去唱戏吗？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小的疏忽。

在《北京的空气》里，丁西林先生写了一个被雇用多年的听差老赵，随便偷主人的东西，穷教授拿他没有办法，香烟也让老赵偷光了，穷教授灵机一动，自己也去偷了老赵偷的自己的香烟请客。北京偷东西成风，连“关系密切的听差”在偷字上也堪称第一，这可能是所谓“北京的空气”。戏写在一九二五年的冬天。正当段祺瑞执政之时，内战频仍，人心思变，北京的空气绝不是一个老听差所能代表得了的。大学教授虽穷，

还是有东西可偷啊，不过这样写一个“关系密切”的老赵，未免不大能令人信服。比起《三块钱国币》里的李嫂来，就很难得到今天的读者同情。

《一只马蜂》的误会用得巧妙而又自然。自然，正是丁西林先生剧作的一个特色。他的戏剧语言不仅意味隽永，耐人寻味，而且往往声东击西，最后给人一种意外感觉。他让你忘记他是一位物理学家，晚年还是一位安守其位的政治家。他一直是一位受人敬重的文人学者。我曾经和他在《剧本》月刊编辑部召开的会议上见过几次面，见了面总是笑眯眯的，态度非常谦和，很容易和他接近。

我虽然指出了《亲爱的丈夫》和《北京的空气》的缺点，但是就戏剧而论，仍然保持着前面说起的特色：自然、隽永、意外，而每一出戏的幕也闭得恰如其时。这些正是后学如我要向丁西林先生学习的地方。我自己虽然也写过一些独幕剧，却做不到他这些独有的特色。至于他一丝不苟、勤勤恳恳而又随和的风度，以及他热爱社会主义祖国的乐观精神，那就更值得我们学习。

丁西林先生于一九七四年四月逝世，正当江青只手盖天的年月，而我的血压又很高，未能参加他的追悼会，迄今我还感到遗憾。

但是他的独幕喜剧，将永远刊入中国话剧的史册，给后人一种启迪的力量。丁西林先生是不朽的！

目 录

序	李健吾 (1)
一只马蜂	(1)
亲爱的丈夫	(23)
酒 后	(45)
压 迫	(59)
瞎了一只眼	(81)
北京的空气	(97)
三块钱国币	(109)
等太太回来的时候	(123)
妙峰山	(181)
孟丽君	(305)
干 杯	(381)
智取生辰纲	(407)

一只马蜂

(独幕喜剧)

人 物 吉老太太—— 年约五十余岁，身材细小，体质强健，
淡素服装，非常的清洁。

吉先生—— 吉老太太的儿子，年约二十六七，强健活
泼，极平常极自然的服装。

余小姐—— 年约二十五六，姿态美丽，面目富有表
情，服装精致。

仆 人。

布 景 一间小小长方形房子，后面墙壁中间，两扇宽门。门
的左边置一衣架，靠墙一小桌，桌上置鲜花。右边靠
墙立一书柜，内藏成套的中西书籍。右壁的里边，开
一独门，门前为短门大窗，窗边置写字桌，上置文
具。房的左壁，后半亦开一门，前半靠壁置书架，架
上置装饰品。壁上悬字画。房子中央略偏前与右，置
一小圆桌，上置茶具，桌的右侧置大椅（即安乐椅），
左侧置可坐两人的长椅，两椅之间置一小椅，椅上皆
置腰枕。

〔开幕时吉老太太睡卧在大椅上，脚下置高垫，手中
报纸落地上。

吉先生 （将左门徐徐推开，见老太太睡卧椅上。轻步走至衣
架，取了一件薄大衣，走至椅前，轻轻盖在老太太身
上。老太太醒觉，吉先生含笑问）睡着了没有？

老太太 我本想闭了眼歇一会，不想一不留心，就睡着了。

（坐起）

吉先生 老人家的眼睛，同小孩子的眼睛一样，闭不得。一闭了，就不由你做主。（将报纸拾起，坐在小椅上）

老太太 现在什么时候了？

吉先生 （由怀里取出一个表看了一眼）三点一刻。

老太太 你在哪里一直到现在？

吉先生 在书房里写了两封信。

老太太 喔，不错，你替我把那封信写了吧。

吉先生 好，现在就写。（坐到写字桌，从抽屉里拿出信纸信封，瓶里倒了水，磨墨取笔，预备写字）怎样写法？

老太太 随便的写几句好了。你把我们动身的日子告诉他们，叫他们雇一只船到港口接一接。

吉先生 你一面说，我一面写吧。一定下星期二动身么？

老太太 喔，已经不是日子，还再不动身！

吉先生 （一面写，一面念，一面说）“……十九日起程回南。”（停笔用手指计算日期）十九，二十，二十一。（写）“二十一日到港。叫张宏同江妈雇一只船到港口接一接。”（问）是不是？

老太太 是，最好叫到李老四家的船，干净。要是李老四的船出了门，叫邓祥发家的也可以。

吉先生 （写）最好叫到李老四家的船。（一面写一面口中低声的念）……邓祥发家的也可以。（问）还有什么？

老太太 （自己想她的心思）这几天太阳已经很厉害，不如叫他们先把南房里的皮衣服拿出来晒一晒。

吉先生 好，还有什么？

老太太 没有什么。（自言自语）王妈回家，说过了节就回来，不知现在已经回来了没有？

〔吉先生继续的写信。

老太太 余小姐，应该送她点礼物才好。

吉先生 （先写完了信，然后答话，再接着写信封）你不是说送她一件衣料的么？（写完了信封）好了，写完了。

老太太 （被吉先生打破她的深思）写完了吗？

吉先生 （走至椅前，将这信送出）要不要看一遍？

老太太 你念一念吧。

吉先生 （念信）“二妹览：‘已经不是日子，还再不动身！’母亲说……”

老太太 这是写的什么？

吉先生 这是写信的一个帽子。（继续一句一句的念信）“母亲定于十九日动身。二十一日到港。叫张宏同江妈雇一只船到港口接一接。最好叫到李老四家的船，干净，要是李老四家的船出了门，叫邓祥发家的也可以。这几天太阳已经很厉害，不如叫他们先把南房里的皮衣，拿出来晒一晒。王妈回家，说过了节就回来，不知道现在已经回来了没有？”没有写错吧？

老太太 （笑）喔，你们现在写信，都是这样写么？

吉先生 这是最时行的直写式的白话文，有一句，说一句。你没有旁的话要说么？

老太太 没有。

吉先生 这下边是我的事。（继续念信）“这次母亲在京，一切都好。惟有两件事，不大称心。……”

老太太 我有什么事不称心？

吉先生 （不答，继续念信）“第一，她这次来京的目的，本想劝她的儿子，赶紧讨个媳妇，她可早点抱个孙儿，方头大耳，既肥且皙。哎！不想来京两月，绝少成绩。媳妇，毫无影响，孙子，渺无消息；第二，她满心满意，想亲上加亲，把姊妹改做亲家，侄儿变做女婿。不想她那不肖之女，又刚愎自用，不顺母意。因此上，这几日来，口中不言，心中闷闷。不过那位表侄先生，现已广托亲友，多方物色。夫诚能动神，勤能移山，况在佳人才子聚会之首都，求一称心合意之老婆乎！故数月之内，定有良缘。将来一杯喜酒，或能稍慰老年人。愿天下有情人无情人，都成眷属之美情也。”说得对不对？不要生气啊。

老太太 （稍有不快之意）我有这些闲工夫来同你们生气！你们的事，我老早就对你们讲过，由你们自己去，我一概不管。你们爱怎么说，就怎么说。

吉先生 （将信封好，贴了邮票，走至椅旁，一手放椅背上，一手理她的头发）妈，你是一个特殊的女人，你什么事都是非常。你是一个非常的贤妻，一个非常的良母。惟有这一件，你没有逃出了做母亲的公例。

老太太 把这件大衣挂起来。

〔吉先生将衣挂原处。〕

老太太 （追想到她以前的生活）“贤妻良母”，配不上这四个字！

〔吉先生坐到原处。〕

老太太 你父亲死的时候，你只有八岁。云儿只有五岁。那个时候，我就不相信那私塾先生的教书方法。——也一

半舍不得你们去受那野蛮的管束——所以我就拿定主意，自己教你们。一直把你教到十六岁。那时所有的产业，就是那分来的五十亩坏田。现在你们可以不愁穿，不愁吃。不是说大话，要是你们不是每年上千块钱的学费用费，现在大约十倍那么多都不止了。

吉先生 所以我说你是一个特殊的女人。

老太太 是的，贤妻良母，有什么稀奇？现在的一般小姐们不是一天到晚所鄙薄不屑得做的么？

吉先生 你要原谅她们。她们因为有几千年没有说过话，现在可以拿起笔来，做文章，她们只要说，说，说，连她们自己都不知道说的些什么。

老太太 现在这班小姐们，真教人看不上眼。不懂得做人，不懂得治家。我不知道她们的好处在什么地方？

吉先生 她们都是些白话诗，既无品格，又无风韵。旁人莫名其妙，然而她们的好处，就在这个上边。

老太太 我问你，这样的人也不好，那样的人也不好，旧的，你说她们是八股文，新的，你又说她们是白话诗，……

吉先生 是的，同样的没有东西，没有味儿。

老太太 那末你到底要怎样的一个人，你就愿意？

吉先生 （耸肩）坏的就是连我自己都不知道。要是找老婆如同找数学的未知数一样，能够列出一个代数方程式来，那倒容易办了。

老太太 怎么你们表兄弟两个，这样的不同！那一个就请这个，托那个，差不多今天等不到明天。你是总不把它当一件正经事看。

吉先生 不把它当一件正经事看！因为我把它看得太正经了，所以到今天还没有结婚。要是我把它当做配眼镜一样，那么你的孙子，已经进了中学。

老太太 （觉得对他没有办法）倒一杯茶给我。

〔吉先生倒了一杯茶送给老太太，自己亦倒了一杯，慢慢饮之。〕

老太太 （沉思半晌）你知道不知道，你的表兄已经同我说了几次，要我替他做媒？

吉先生 怎么不知道？

老太太 你知道他要说的是谁么？

吉先生 余小姐，是不是？你问过了她没有？

老太太 （很慢的答）没有。

吉先生 为什么不问她？

老太太 为什么不问？（少顿）我想今天问她，——好不好？

（语时视吉先生）

吉先生 很好，看护妇配医生，互助的原则，合作的精神，结婚时最好的演说资料。

〔老太太微微的叹了一口气。〕

〔仆人推开左门。〕

仆 人 老太太，余小姐来了。

老太太 请她进来。

〔仆人走出，吉先生放下茶杯，忙走至写字桌，整理笔砚，折好了桌上报纸。〕

〔仆人由外面推开左门让余小姐走进，自己随后收去了桌上的茶具。〕

余小姐 （带了帽子手套，一手提钱包，进来之后，一面与主

人招呼，一面脱去手套，将钱包置门旁小桌上，解下帽子）老太太，吉先生。

老太太
吉先生 余小姐。

〔吉先生接过帽子，挂衣架上。

余小姐 老太太，对不住得很，劳你们等了。

老太太 没有什么，请坐。（让余小姐坐大椅）

余小姐 喔，老太太坐，老太太不用客气。我这儿坐好。

〔扶老太太坐大椅，自坐小椅。吉先生自坐长椅上。

余小姐 两点半钟就想来，忽然来了一个病人，要替他腾出一间房间来，忙了半天。还打算打电话，说不能来了，后来我想老太太就要回南，无论怎样忙，都要来陪老太太玩半天。

老太太 多谢你，我们也知道你医院里事情很忙，所以一向不常请你出来。今天是因为我们快要回南，想请你来，我们好当面向你道谢。这一次实在劳苦了你。起先是我们吉先生，住了两个星期，都是你招呼，后来又是我自己，我们实在感激你的了不得。

余小姐 老太太太客气，那是我们的职务。老太太这几天饮食可好一点？

老太太 胃口不强，我一向就是这样。那一次到北京来，因为在路上略微受了一点辛苦，所以觉得不大舒服，实在没有什么病。我们吉先生一定要我到医院去，说医院里怎样的舒服，怎样的干净。我总是不想去。后来他又说我精神不好，一定是睡觉不好，非得到一个清静的地方去静养几天不可。我被他说不过了，方才住到

医院去。我出来的时候，他还要我再多住几天。

吉先生 我的母亲是不相信医院，不相信看护妇的。

老太太 我并没有说我不相信看护妇，我是因为常常听见讲医院里招呼不大周到。

吉先生 没有什么，你现在不但相信她们，并且喜欢她们。

余小姐 我们也知道，外面有很多的人说我们的坏话，现在不是我来替自己辩护，有时实在不是看护妇的疏忽，实在是这一班生病的太太小姐们的麻烦。我时常同其余的同事说着玩，说这些人什么事不会做，连生病也不会生。……

吉先生 要生病生得好，本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余小姐 她们第一，就不肯听医生的话，要这样要那样，一天要压几十次铃子。你对她们说，叫她们不要吃东西，她一会儿要到外边买些水果，一会儿想叫家里送点鸡汤。你想，要叫我们同平常人家的老妈子伺候太太小姐们一样，我们哪里有这么许多工夫？我们平均每人要招呼十个人。喔，说也是无用，她们哪里肯讲理？

吉先生 做看护妇本来是一种很苦的职业，因为世界上最不讲理的是醉汉，其次就要算病人。

余小姐 好笑得很，遇到一种奇怪的人，病快好的时候，他还要你陪他谈天。（看了吉先生一眼）

吉先生 那真是可想而知的讨厌。要是个男人，还没有什么，假若是个女人，那恐怕简直没有办法。

老太太 不过我终是不相信，其余的人能够同你一样。纵然有你这样的能干，也一定不会这样的和善，这样的体贴。

〔仆人由左门入，手里拿了一个盘，盘中置茶壶、茶杯、糖碟等物。

〔老太太欲倒茶。

余小姐 老太太请坐，让我自己来倒。（倒了一杯茶送老太太）

老太太 喔，谢谢你。

〔吉先生倒了一杯茶送余小姐。

余小姐 （受吉先生之茶）谢谢。（欲代吉先生倒茶）

吉先生 谢谢，我不喝茶。

余小姐 （一面喝茶）老太太为什么不在北京多住几天？有吉小姐在家，难道不放心么？

老太太 她倒什么都能够，不过我这次离家已经很久。我本是因为吉先生病了，所以来看看。

余小姐 我想吉小姐一定也是很能干。

老太太 什么叫能干。不过一个女孩子应该知道的事，我不容她们不知道。

余小姐 不过要想能同老太太一样的能干，恐怕不容易。

吉先生 做能干父母的子女，是一种很苦的事。暑假那么热的天，回到家，只有两个星期，两个星期一过，就一个赶到乡里去种田，一个赶到厨房里去烧饭。

老太太 （笑）我是一个很顽固的人，——我现在也有了年纪，也不怕人笑话，——我以为一个人多知道一点事，一定不会有坏处。我不相信，一个女人会做了饭，就不会做文章。

吉先生 不错，不过困难的不是会做了饭的女人不会做文章，是会做了文章的女人就不会做饭。

余小姐 吉小姐会到北京来么？我很想认识她，我想她一定是同老太太一样的和气，可爱。

老太太 她旁的没有什么好处，不过还直爽。就是我嫌她有点新的习气。

余小姐 （高兴）我想我们一定会变做好朋友，她来的时候，老太太一定要叫她写信给我。

老太太 （问吉先生）你有她的照片没有？

吉先生 有一张的，不知到哪里去了。

余小姐 （忆起）喔，吉先生信里说老太太要我一张照片，我今天带来了。（走向小桌）

老太太 （不解）我没有说要照片。（向吉先生）我几时……？

吉先生 你怎么没有讲？真是有了年纪的人，说过去的话不要几天就忘了。

余小姐 （装不听见，由钱包里取出一张小照片）这一张不大好，不十分象，等以后有了好的时候，再送老太太吧。（以照片送给老太太）

老太太 （看照片）你已经长得很好看，这张照片更加好。

吉先生 （向老太太取了照片，取笑老太太）你平常最讲究会说话的，怎么今天自己把话说差了？你应该说，这张照片固然很好看，但是总不及照片的主人好看。（与余小姐对看了一看）

老太太 我是说的老实话。

吉先生 你们还坐一会儿才去吧？（向老太太）我送你一个好看的照片框子。（带照片由左门走出）

〔两人不语者片刻。老太太对余小姐注视，余小姐不

知所语，取了一块糖来吃。

老太太 余小姐，我有几句话，很久就想同你谈谈。（将椅移近）

〔余小姐忙将口里的糖吞下，理了一理裙子，坐直了身子，用心的听。〕

老太太 我想你一定以为我是一个很爱舒服的人，你知道我年青的时候，很过了些辛苦的日子。我们吉先生，从小就没了父亲，家里大大小小的事情，都全靠我一个人去问，连他们的书，也都是我自己教他们。差不多吃了二十年的苦，才把他们带到这么大。现在他们什么事都用不着我去担心。不过还有一件，我放不了心，就是他们都还没有成家。

〔余小姐的身子略微的颤动了一下。〕

老太太 这一层，我也同吉先生说过好几次，他都不把它当一件事。——我也不知道他到底是什么意思。现在子女的婚姻，本来也用不着父母去管，所以我也只好由他们自己去。（叹了一口气，略顿）我有一个表侄。

〔余小姐转了一转身子，恢复了自然的呼吸。〕

老太太 你大概也认识他，他到医院看过我。他虽然只看见过你几次，但是因为他时常听见我说你怎样的好，所以他很敬重你。他向我说了好多次，托我说媒，我都没有提过。因为我自己儿子的事，我都不管，我哪里有工夫去管旁人家的事！不过他说，他一来不知道你的意思，所以不好向你开口，二来就是想对你说，也没有个好的机会。他，人是一个很好的人，他学的是医道，现在预备自己挂牌行医。他的脾气很好。也是一

点坏的嗜好都没有。——喔，我知道我是一个很腐败的老太婆，说媒的事，是你们现在最不欢喜的。要是这样，我请你不要生气。

余小姐 （如梦初觉）我很感谢老太太的好意，哪有生气的道理？

老太太 他还想在我回南之前，得一个回信。我想这也不是立刻就要怎样的一件事，你如要细细想一想，你回去写封信告诉我，我想也没有什么不可以。（略顿）你的意思怎么样？你有什么话，尽可对我说，你知道我差不多把你同自己的女儿一样的看待。

余小姐 （思索了一会，打定了主意）我想我们年青的人，一点经验没有，什么事都全靠年纪大一点的人到处指点教导。老太太的意思怎么样？

老太太 喔，这是你自己的事，总得你自己做主。

余小姐 老太太的意思，如果觉得很好，那自然不会有错。

老太太 那我就说你很愿意？

余小姐 不过我想总得写一封信回去，问问父母的意思。

老太太 不错，不错，自然应该这样。那你就写封信回去，等你接到家里回信之后，再说吧。

余小姐 我想单由我写信去，还不十分妥当。

老太太 那有什么不好？

余小姐 可以不可以请吉先生写一封详细的信，把老太太的意思告诉家里，我再另外写一封信，一齐寄去？

老太太 不错，不错，应该这样。回来我对吉先生说一说，叫他写起一封信来。写好了，我叫一个人送给你。你说好不好？

余小姐 老太太的主意很好。

老太太 我们还是坐一会，还是就到公园去？

余小姐 老太太意思怎么样？

老太太 我们就去好不好？我叫他们去请吉先生去。（走去压电铃）

余小姐 我借你们的电话用一用。

老太太 在那边院子里，你知道。

〔余小姐由右门出，仆人由左门入。〕

老太太 你去请吉先生，就说我们现在到公园去了。

〔仆人由左门出。老太太坐回原处。如有所思。吉先生由左门入。〕

吉先生 （手里拿了照片，装好了框子。进来之后，将照片放在书架上，看了一眼，移动一回）余小姐哪儿去了？

老太太 （沉思中）打电话去了。

吉先生 （坐到小椅上，取了一块牛奶糖，慢慢去其外皮，随便的问）你的媒做得怎么样，问了她没有？

老太太 问过了。

吉先生 她怎么样讲？（将糖送至嘴边）

老太太 她很愿意。

吉先生 （将糖由嘴边拿回）她很愿意？她说很愿意吗？她怎样说？

老太太 她没有说什么。

吉先生 她没有说什么，你怎样知道她很愿意？

老太太 这用不着说的。

吉先生 喔，不错，这一类的事是用不着明说的，是不是？同天气一样，只要看看气色就知道了。

〔老太太对他严厉的看了一看。

吉先生 那么，已经定了？

老太太 她还要写封信回去，问问她的父母，要等……

吉先生 问问她的父母！（解悟）喔！（把一块糖投入口中）

老太太 你笑什么？你笑她把她的父母太看重了，是不是？我听了很欢喜。

吉先生 没有的事！我听了也很欢喜！（又拿了一块糖放进嘴去）她说了什么时候写信没有？

老太太 她要请你替她写。

吉先生 要我替她写！这真奇怪。我又不是她的亲兄弟，亲叔伯，她为什么要请我替她写信，这不是奇而又奇的事？

老太太 你看了奇怪吗？我看了一点也不奇怪。

吉先生 为什么不奇怪？

老太太 因为——因为你还没有认出她。她是一个大户人家出来的女孩子，知道什么是应说的，什么是不应说的。她知道害羞。

吉先生 喔喔！女孩子！害羞！（又拿了一块糖放进嘴去）

老太太 怎么你向来不吃糖的人，今天爱吃起糖来了？

吉先生 今天的糖特别有味儿！（高兴，跳起）你们现在就到公园去吗？

老太太 等余小姐打完了电话。

吉先生 （想了一想）你不换一件衣服？

老太太 不过是到公园去坐一坐，谁再去换衣服？

吉先生 可是天气很凉，不换，也应该加一件。——在哪里？我替你去拿，好不好？

老太太 我自己去，你不知道。

〔吉先生开右门让老太太走出，将门关好，走到书架，取照片在手，细细的审看。将照片放回，在房里走了两转。余小姐由右门入。〕

吉先生 电话打通没有？

余小姐 打通了。（注意老太太不在房内，两人对看了一看）

吉先生 （将长椅向前稍推）老太太到后面去换一换衣服，叫请你在这里等一会。请坐。

〔余小姐由女人的直觉，知将有有趣的谈判发生，为准备抵御起见，先摸了一摸头发，理了一理裙子，选了长椅离小椅远的一边坐了。吉先生坐小椅上。〕

余小姐 老太太真是一个很可佩服的人，那么大年纪，穿的衣服，比年青的小姐们还要讲究。

吉先生 一个人什么都可以不讲究，惟有衣服不可以不讲究。

余小姐 为什么？

吉先生 因为人是一个社会动物。一个人生在世上，所有的一切物质上的幸福，精神上的愉快，都是社会给他的。所以一个人对于社会，应当尽量的报答。

余小姐 那与著衣服有关系么？

吉先生 关系大得很！因为报答社会，有种种不同的方法。有职业的，借他的职业，有技能的，用他的技能。当兵的可以替我们杀人，做律师的可以替我们打官司，做医生的可以替我们治病。不过还有一种人，——就象我们——既无职业，又无技能，最少也应该著几件好看的衣服，才不至走到人家面前，叫人家看了难过。

余小姐 （笑）哈，我明白了。愈无用的人，愈应该著好看的

衣服，对不对？

吉先生 对，不过有用的人，也不应该著不好看的衣服。社会上没有一种职业，我们可以承认他有不顾装束的专利。一个人，自生至死，也没有一个时期，我们可以承认他有无须修饰的特权。假若一个女人，因为她已经结了婚，就不管她头发的高低，因为她生了儿子，就不管她袖子的长短；或是一个男人，因为他能够谄得几句诗词歌赋，就不洗清他的面孔，因为他能够画得几笔山水草虫，就不剃光他的下巴，拉直了他的袜筒，那都是社会的罪人。

余小姐 这样讲，恐怕我们都是社会的罪人。

吉先生 你？喔！（欲言而止）

余小姐 我怎么样？

吉先生 你？两个月以前，你冤枉说我发烧的时候，我不是已经对你讲过么？

余小姐 我冤枉说你发烧？

吉先生 自然是冤枉。什么温度三十九，脉跳一百多，那都是你造的谣言，——是的，完全是谣言。——不过我很感激你，假使没有你的谣言，我如何能够住到两个星期？喔！那两个星期！那是我一生最快乐 的两个星期！（叹）噯！无论怎样，不会再有的。

余小姐 （回想到那时的景况）是的，也不知说了多少话！从来没有看见过这样爱说话的病人。

吉先生 是的，那都是些极真诚，极平常，极正当的话。为什么平常我们不能讲？为什么要男人装了病，方才可以讲？为什么女人听了，一定要冤枉说他发烧？要是现

在我说你眼睛生得怎样的动人，嘴唇怎样的可爱，你会装做没有听见，把我的额角摸一摸，枕头拥一拥，说一声：“现在歇一会儿吧。你说话说得太多！”社会真是一个不自然的东西！这一类的话，有什么说不得？为什么现在不能说？

余小姐 因为——因为你现在不发烧！

吉先生 你怎么知道我不发烧？我一年到头，没有一天不发烧。你要不相信，你现在替我试一试。（伸手放在长椅边上）

〔余小姐从长椅那一边，移到这一边，先理了一理裙子，然后用右手把脉，同时看左手上的腕表。约数秒钟无语。〕

吉先生 我病的时候，说了很多的话，是不是？

〔余小姐点头。〕

吉先生 说了些什么？

余小姐 （将手缩回）你说中国是一个可怜的社会，男人尤其可怜。除了赌钱，遇不到人家的小姐、太太，除了生病，得不到女人的一点同情；所以你一个星期要打一次牌，一个月要装一次病。

吉先生 对呀！这象生病的人讲的话吗？——发烧不发烧？

余小姐 （犹豫）七十七次。

吉先生 可见得是说谎。

余小姐 为什么？

吉先生 因为你没有数！

余小姐 喔，一个人可以随便说谎吗？

吉先生 自然不能随便。不过我们处在这个不自然的社会里

面，不应该问的话，人家要问，可以讲的话，我们不能讲，所以只有说谎的一个方法，可以把许多丑事遮盖起来。

余小姐 我们从小就知道，说谎是不道德的。

吉先生 道德是没有标准的、随时代随个人而变的东西，平常所谓道德，不是多数人对于少数人的迷信，就是这班人对于那班人的偏见。

余小姐 这样说，世界上没有善恶好坏的标准了？

吉先生 世界上只有脏的习惯是坏习惯，丑的行为是恶行为。

余小姐 所以什么谎都可以说，只要说得好听。做贼，赌钱，都可以做，只要做得好看。

吉先生 一点都不错。不过世界上美神经发达的人很少。做贼同赌钱的时候，大半都是不大十分雅观。说谎，说得好的人很多，不过我最佩服的是你。

余小姐 我向来不说谎，你说我说谎，你有什么证据？

吉先生 对呀！所以佩服你的缘故，就是因为拿不出证据来。不过一个人说谎说得太多了，总有一天，转不过弯，要露出马脚来。

余小姐 我从来不喜欢说谎。

吉先生 好吧，白说是没有用的。我问你一件事。

余小姐 什么事？

吉先生 老太太替你做媒没有？

余小姐 （着急）你不应该问这句话。

吉先生 为什么不应该？

余小姐 因为这一类的话，连自己的父兄都不应该问，朋友更加不应该。

吉先生 喔，新文化！新文化！不过你知道不知道？一个人的婚事，从前，是父母专制，现在因为用不着父母去管，所以用不着父母去问。（吉先生的意见，以为婚姻的事如果不要人帮忙则已，如要帮忙，父母应该是最重要的人物，现在所以不要他们过问，一则因为他们专制，二则也因为他们不能帮忙，这一层似乎还没有人见到，所以附带声明）但是现在的婚姻是朋友专制，要想结婚，非靠朋友帮忙不可，所以你说朋友不应该过问，是完全错误。

余小姐 我去看看老太太去。（起立欲走）

吉先生 （起立阻之）不要走，不要走，我还有一件要紧的事，没有对你说。请坐。

〔两人同坐下。〕

吉先生 我不在这里的时候，老太太同你讲了很多的话，是不是？

余小姐 是的。

吉先生 她说到我不想结婚的话没有？

余小姐 说了很多。

吉先生 你知道，我不想结婚。

余小姐 为什么不想结婚？

吉先生 因为一个人最宝贵的是美神经，一个人一结了婚，他的美神经就迟钝了。

余小姐 这样说，还是不结婚的好。

吉先生 是的，你可以不可以陪我？

余小姐 陪你做什么？

吉先生 陪我不结婚。（走至余小姐前，伸出两手）陪我不要

结婚！

余小姐 （为他两目的诚意与爱情所动）可以。（以手与之）

吉先生 给我一个证据。

余小姐 你要什么证据？

吉先生 你让我抱一抱！（释其手，作欲抱状）

余小姐 （走开）等你再生病的时候。

吉先生 不过我的母亲告诉我，说你已经答应了做她的侄媳妇，那怎么办？

余小姐 （得意）那没有什么，我的父母不愿意我嫁给医生！

吉先生 对，我知道，我们是天生的说谎一对！（趁其不防，双手抱之）

余小姐 （失声大喊）喔！

〔老太太由右门，仆人由左门，同时惊慌入。吉先生已释手。〕

老太太 什么事，什么事？

〔余小姐以一手掩面，面红不知所言。〕

吉先生 （走至余小姐前，将余小姐手取下，视其面）什么地方？刺了你没有？

老太太 什么事？怎么一回事？

余小姐 （呼了一口深气）喔，一只马蜂！（以目谢吉先生）

——闭幕

亲 爱 的 丈 夫

(独 幕 喜 剧)

2021

2021

人 物 原先生
老 刘
任太太
任先生

〔一间中国旧式的厅屋，后面左右两边，各有一独扇门，通过道。室之右壁为旧式长格，室之中央，置一小桌，四围置轻便小椅数张，桌上放一花瓶，内置鲜花。室之左前部，装一洋式白铁火炉，炉旁置茶几沙发及安乐椅，椅上皆有腰枕。一切家具陈设，皆新而精致，处处表现出一个新成立的新家庭的气象。〕

〔一个年在二十岁以上的青年（原先生），带了帽子，穿了大衣，立在电灯之下看晚报。少停，一个听差的（老刘）由右门走进，手捧茶具，肘下挟了两本杂志。〕

老 刘 老爷在书房里写信，一会儿就来。（将茶具放在桌上，将杂志送到原先生的面前）这是刚寄来的杂志。——这屋里很热，你不把大氅脱了么？

原先生 （将晚报塞进大衣袋里，以帽与之）太太在家么？

老 刘 （代原先生脱衣）在家。要不要请去？

原先生 不用。（拿了一本杂志，坐到茶几旁边的一张椅子上）这几天太太出门没有？

老 刘 （将衣帽挂到衣架上）我们太太不爱出门。

原先生 （随便的翻阅杂志）你怎么知道？

老 刘 （倒茶）来了两个月，一共才出了三次门。上一次连雍和宫打鬼都没有去看。（送茶）您喝茶。噯，不去也很好。那么儿一点地方，那样多的人，又都是没有受过教育的。一点意思也没有。

原先生 （将报纸放在一旁，取了茶杯）太太不出门，在家做点甚么？

老 刘 （正在拨火炉）太太？太太的事多得很。早上看了我们收拾屋子，下午看看书，写写字，空的时候，做点活计。

原先生 太太还会做活计么？

老 刘 您看看这屋里的窗纱和桌布……

原先生 那都是任太太自己做的么？

老 刘 （擦了一擦手，椅上取了一个腰枕，送到原先生的手里）连这上的花儿都是任太太自己绣的。

原先生 这样的能干？（接了腰枕，随便的看了一看）这花儿做得好不好？

老 刘 我们那儿配知道这样的东西。

原先生 客气，客气。

老 刘 （取回了腰枕，手指了上面的绣花）您不要看不起它小，噯，愈小愈难，又要漂亮，又要脱俗，难就难在这个上面。（将腰枕拍了一拍，放还原处。整理其余的椅饰及室内的家具）

原先生 （短停顿以后）太太的脾气好不好？

老 刘 很有点规矩。

原先生 （误会了他的意思）啊，没有从前那样的自由噯？

老 刘 我们做下人的怕的不是做主子的讲规矩……

原先生 喔？——怕的是甚么？

老 刘 怕的是做主子的没有身分？

原先生 喔！——你们太太有没有身分？

老 刘 从来没有骂过我们……

原先生 啊！

老 刘 讲话非常的客气。

原先生 所以你对她也得客气客气，对不对？

老 刘 那是应该的。比方拿穿衣服的一件事来讲，……

原先生 她要你穿大褂儿？

老 刘 我向来不着短衣。

原先生 喔，对不起，我忘了。

老 刘 她最不愿意看见我们穿脏的衣服。前天我穿了一件旧大褂儿，其实不能算脏，太太看见了，她说：“老刘，你这件衣服应该换了。”我说：“太太，那一件洗了还没干。”她说：“你只有这两件么？”我说：“是。”她说：“两件怎么够穿？过天叫裁缝来替你做几件新的吧。”

原先生 叫裁缝来做了没有？

老 刘 （指了身上现穿的新长衫）一齐做了两件。（取了纸烟罐子）

原先生 啊，这就是你所说的做主子的身分！

老 刘 （点了一点头，送烟）您抽烟。

原先生 （取了一支烟，老刘代他燃了火，原先生喷了一口烟）所以你的新主子比旧主子强得多啊。

老 刘 喔，大少爷，您不用那么讲。您知道我是不愿意出来

的。

原先生 不错，不错。（由桌上拿了纸烟罐，送到老刘的面前）抽烟么？

老 刘 （拒绝）喔，大少爷！

原先生 怎么？戒了烟么？

老 刘 您应当知道，这不是在您的府上啦。

原先生 啊，不错，我不应该拿人家的烟请客。从自己怀里拿了烟盒子，再送去）这是我自己的，金马牌子，真正的国货，尝一尝，看味儿好不好？（老刘依然拒绝，无意中向门看了一眼）喔，不要紧，你们老爷和任太太都是有身分的主子，客人请你抽烟，决不会见怪的。

老 刘 （接了一支烟）谢谢您。（自己燃了火，吸烟，这一支烟，引出了两人旧日的感情，所以以下的谈话，愈加的亲密了）大少爷，您以前认识不认识我们的太太？

原先生 不认识。为什么问我？

老 刘 （犹豫）因为——我老想同您说，总没有得空儿。
（走近）我觉得我们太太很有点的奇怪。

原先生 有什么奇怪。

老 刘 我对您说了，您可不要对老爷太太讲。

原先生 你说吧。

老 刘 我们太太……

原先生 太太怎么样？

老 刘 是老妈子说的。

原先生 老妈子说什么？

老 刘 （走近原先生的身旁，低了声）自从太太来了之后，我们老爷还没有在太太房里歇过。

原先生 喔，傻东西！

老 刘 傻东西？您不信么？

原先生 我？我很信！

老 刘 您不觉得奇怪？

原先生 我也觉得很奇怪，不过这不是你们太太的奇怪，这是老爷的奇怪。你们老爷是怎样的一个人，你知道不知道？

老 刘 不知道。

原先生 啊，你们老爷是一个诗人。你知道不知道怎样叫做诗人？啊，你不知道。一个诗人。是人家看不见的东西，他看得见；人家看得见的东西，他看不见；人家想不到的东西，他想得到；人家想得到的东西，他想不到；人家做得出的事，他做不出，人家做不出的事，他做得出。

老 刘 （不信）太太每晚睡觉，都把门锁上。

原先生 那算得甚么？你们老爷袋里有把钥匙！（老刘摇头）你不信？

老 刘 厨子说……

原先生 厨子说甚么？

老 刘 （低了声）厨子说我们太太一定是个……（走到原先生的耳边讲了两个字）

原先生 胡说！混帐东西，滚出去！

老 刘 （带笑）老爷写完了信就来。（将纸烟的火头捻熄，带了烟走出）

原先生 （坐在椅上看杂志，少停，任太太由左门走进，手里拿了未做完的毛织物）

原先生 啊，任太太。（起立，将书放下）

任太太 原先生。

原先生 这几天好吧？

任太太 多谢，很好，请坐。（两人同坐下）原先生什么时候来的，我简直不知道。我们的听差，真是一点规矩都不知道。（走去代原先生倒茶）

原先生 规矩？啊，不错。

任太太 怎么？

原先生 我说，你们的听差，很知道规矩。我一进来，他就要去请你，我因为恐怕你有事，所以没有要他去。（接了茶）多谢。

任太太 他们就让你一个人坐在这里！

原先生 没有没有，老刘在这里陪了我半天，我们谈得非常的有趣。我正在这里想，觉得中国真是什么人才都缺乏，象他这样的一个听差的，就找不出第二个来。

任太太 这是你的成绩啊。

原先生 什么是我的成绩？

任太太 因为他是你教出来的，你是他的旧主人。

原先生 我教出来的？我从来就没有教过他，什么事都是他教我。从我七八岁在书房里上学的时候，他就是我的顾问。记得有一天，先生出了一个对子，叫“笼中鸟”，要我对。我想来想去想不出，我就去问他。他教我对了个“虎离山”。先生说，字面虽然不工，意思还不错！

任太太 哈，他甚么都知道。

原先生 是的，甚么都知道，不过他的专门知识，是中国的旧

戏。所有北京的一般唱戏的，你如果问他，谁是谁的徒弟，谁是谁的亲戚，谁是谭派，谁是汪派，谁的拿手好戏是“三打”，谁的拿手好戏是“三斩”，他可以源源本本的背给你听，还可以包你没有一点错儿。

〔任先生由右门走进。

任先生 哈罗，对不起。（向任太太）我不知道你在这里。

（想去倒茶）

任太太 （起来代任先生倒茶）让我来替你倒罢。你一做起文章来，就什么都不管，客人来了，也不来招呼。（将茶送给任先生，并替他整理衣领衣扣）

任先生 谢谢。客人？谁是客人？

任太太 原先生已经来了好久，……

任先生 原先生？喔，我们不把他当做客人，他自己也从来不把自己当做客人！就假定他是一个客人，他也不是我的客人，因为他不是来看我的，他是来看你的。

任太太 静庵！

任先生 是的，他们都是来看你的，他们来的时候，都说是来看我的，但是他们都是来看你的。（向原先生）老朋友，赶快的结婚吧，一个人一结了婚从来不来看你的朋友，就都来看你了。

原先生 不要以为个个人有你这样好的运气，不要忘了，有的人，一结了婚，从来不看他的人，就都去看他；还有一种人，一结了婚，从来去看他的人，就都不去看他了。

任太太 那他最喜欢了。他最讨厌的就是客人。

任先生 素贞！

老 刘 （由右门走进）太太，一个姓胡的请您接电话。

任太太 姓胡的电话？哪一个姓胡的？

老 刘 他不肯讲。他说提到姓胡的，您就知道。

任太太 （面上现出不安的样子，但顷刻之间，恢复了常态。向老刘）再加一点茶来。（老刘取了茶壶走出。任太太取了手工亦随后走出。原先生与任先生两人的目光都不知不觉的跟随了她。直等到她出门之后，两人同时回过脸来，目光恰恰相遇）

原先生 任太太走路，走得真好。从来不会看见一个女人走路，有她这样走得好看的。

任先生 （慨叹）噯，她的好处多得很。你同她还没有十分的熟识，等你同她处久了，你才知道。

原先生 用得着么？从今晚我走进这间屋子，到现在，我的知识，就已经长进了许多。

任先生 （摇头）世界上有两种女人：一种，只有旁人觉得她的好处；一种只有她的男人觉得她的好处。只有旁人觉得她的好处的女人，一百个人里面，你可以找到十个；只有她的男人觉得她的好处的女人，一百个人里面，你难找到一个。

原先生 “文章是自己的好，老婆是人家的好。”——是的，一个人常见了，就看不出她的好处来。

任先生 常见了就看不出好处来？没有这么一回事。

原先生 那么，为什么同是一个人，在订了婚的时候，你总觉得非常有趣；等到结了婚，那味儿就淡了呢？

任先生 是的，同是一个人，不错，但是在订了婚的时候，她只是专门的打扮了给你看。等到她和你结了婚，她只

是专门打扮了给你的朋友看。专门打扮了给你的朋友看，本来也是一件很好的事，不过她还要专门的不打扮了给你看。

原先生 这正是老婆的好处！

任先生 这正是人家老婆的好处！

老 刘 （手里拿了茶壶及一张名片走进。将茶壶放桌上，名片向任先生送去）会您的。

任先生 （看了名片）我不认识他。是怎样一个人？

老 刘 是步军统领衙门派来的。

任先生 步军统领衙门派来的？他到这里来干什么？

老 刘 问过他。他说——他说有一件要紧的事，要见你。

原先生 是怎样的一个人？

任先生 他现在在哪里？

老 刘 在客厅里。

任先生 （向原先生）坐一会儿。（不愿意的走出）

老 刘 （将门关好，仓皇地走到原的面前）喔，大少爷，大少爷！

原先生 （一惊）什么事？

老 刘 这个人是统领衙门里派来拿人的。门外还有好几个卫兵！

原先生 拿人的，拿什么人。

老 刘 拿——拿我们的太太！

原先生 胡说！

老 刘 一点都不胡说。今天是汪大帅老太太的生日，家里有堂会。把北京所有的名角儿都叫去了，只有黄凤卿没有到，大帅生了气，要办他，所以派了人来拿他。

原先生 拿他，拿他，到底拿谁？

老 刘 您还不明白么？

原先生 明白？不知道你说的是怎么一回事。

老 刘 喔，大少爷，那一天他们结了婚，一回到家，我就看了出来。

原先生 （不耐烦）看了出来，看了什么出来？

老 刘 我们的太太是黄凤卿扮的！

原先生 胡说！

老 刘 您不信？喔，他那眼，他那嘴，他那笑法，他那走路！

原先生 是哪儿听来的这些瞎话？

老 刘 喔，他们先到他的家里，拿了他的伙计，问他老板在哪儿，他说，生病了，问他在哪里儿病，其初他还不肯说，后来——后来他们要枪毙他，他方才说了出来。

原先生 说了什么出来？

老 刘 说他老板在我们家里。

原先生 吁！

老 刘 告诉您，一定是他。您想，自从老爷结了婚。他就没有唱过戏。

原先生 （好笑）弄清楚了，谁没有唱过戏？黄凤卿没有唱过戏，还是你们太太没有唱过戏？

老 刘 （也不耐烦）喔，他们两个人，就是一个人。

任先生 （手里拿了一张字条，由右门走进）荒谬绝伦的事！说黄凤卿在我家里养病。看你懂不懂这上面说的是什么话。

原先生 （读字条。老刘在旁静听）“汪大帅把我押在班房，

如不把你交出，立刻就要枪毙我，这不是闹顽意儿，我上有一个老娘，下有五个小的，请您可怜我这条小命，见字即来，为要为要。胡升叩头。”

任先生 这是怎么回事？

原先生 （向老刘看了一眼，老刘正在倒茶，会意走出）听说今天是汪大帅老太太的生日，把北京所有名角儿都叫了去唱戏。现在什么人都到了，就只黄凤卿没有到。现在他们要拿他。

任先生 拿他，为什么拿到我这里来？

原先生 那我可不知道。（慢慢的）也许——任太太长得有点象黄凤卿……

任先生 岂有此理！

原先生 不要忙，有人还说任太太就是黄凤卿扮的呢！

任先生 混帐！

原先生 说句老实话，任太太的样子，倒实在有点象黄凤卿，——喂，简直竟可以说很象很象。如果任太太不是一个女人，……

任先生 （恐怖起来）甚么！你说她不是个女人？

原先生 （急辩）我没有说。我说如果任太太不是一个女人，连我也都可以相信。现在我们知道黄凤卿是个男人，任太太是个女人？所以……

任先生 （气恼）你怎么知道她是一个女人？

原先生 （意料所不及）我怎么知道她是一个女人！难道她——她不是一个女人么？

任先生 （怒）我怎么知道？

原先生 你怎么知道!!! 喔，天呀！（跳起）结了婚两个月，

不知道……

〔任太太走进，任先生两手抱头，坐在椅上。

任太太 （由右门走进，满面的悲愁。老刘随其后。向刘）叫车夫把车子拉出去，我即刻就要出门。

老 刘 （犹如预知）是。（由右门走出）

任太太 （走到任先生的面前，悲伤的）静庵，我有一个女朋友病了，刚才来电话，要我就去看她去，……

原先生 啊！

任太太 ……病得非常的厉害。医生说，如果今天晚上要不发生变故，或者有几分希望，不然，恐怕有点危险。

原先生 他们要把他枪毙，是不是？

任太太 甚么？我不懂您的意思。

原先生 这不是我的意思，这是那字条儿上的意思。（手指桌上的字条）

任太太 字条儿？（取了字条，读了一遍，其初略有为难之色，但立刻转为镇静，露出笑容）

任先生 （跳起，粗鲁的把她拉住）你是谁？

任太太 我？我是你的太太。

原先生 不错，问题是：是个男太太，还是个女太太？

任先生 （将她震摇）你到底是谁？你到底是谁？

任太太 （撒娇）怎么十个男人，就有九个是野蛮的。你们就都会欺负女人。

原先生 喔，女人！

任太太 女人，是的，一个纯粹的女人，一个理想的女人。

任先生 我问你，为什么走到这里来？

任太太 （愤慨）为什么走到这里来？好象害了你似的！我来

了两个月，把你的屋子弄整齐了，把你的起居饮食弄舒服了，把你的头发剪短了，把你的衣服刷新了，请问，我有甚么对不住你的地方？从来新婚夫妻没有享过的幸福，你享尽了；从来男子没有享过的女子的爱情，你享足了。不相信，等你再结婚，一次，两次，十次，一百次，那时你就要想念到你的第一个老婆，因为她们只能恭维你，伺候你，服从你，依赖你，怕你，怨你，悲你，痛你，哭你，殉你，她们永远不会象我这样的爱你。

任先生 （自嘲）为甚么把这样大的幸福，加在我的身上来？

任太太 坐下来，让我讲给你听。（三人同坐下）有一次，北京的文人才子，在中央公园，开了一个辩论大会，讨论一个重大的问题，就是：“中国的旧戏，有无男女合演的必要。”那时间，赞成的也有，反对的也有。正当辩论紧急的时候，忽然有一个人站了起来，头上的头发，约有五寸来长，脚上的皮鞋，至少有一只是破的，身上的大衣，最多也就剩了一个扣子，……

原先生 静庵，那恰恰是你。

任太太 他说：“我不承认中国的旧戏，有男女合演的必要。反对的人，无非是说，男人表演男性，女人表演女性，总要比男人表演女性，女人表演男性，格外的合情合理。这种见解是非常的高明。可惜的是他们那话，缺少了一点根据。他们先就承认中国旧戏里面，有男性女性之分；但是中国的旧戏里面，就没有甚么男性，甚么女性。中国旧戏里面，只有两种怪物，——是的，两种怪物——一种是张了口大喉咙嚷的，

一种是逼着口尖喉咙叫的；一种把头发卷在脑袋后面，一种是把它挂在鼻子底下；一种走的是中国的“八”字，一种走的是阿拉伯的“8”字。事实既然是如此，我不知道男女合演的必要在哪里？”他说完这几句话，赞成的，反对的，鼓掌喝采，全场一致。因此现在一班走阿拉伯“8”字的人，都保全他们的饭碗。（少顿）那时会场的一个犄角儿里，坐着一个美丽无比的妇人，头上戴了一顶帽子，身上穿的一件旗袍，就连她也不得不佩服他的聪明。

原先生 静庵，那就是她。

任先生 现在你来报复我？

任太太 喔，不是，我不是来报复你的，我是来报答你的。你说我是一个怪物；你知道“雷峯塔”的故事，现在你就是许仙，我就是白娘娘。（走到任先生的身旁，扶其肩，很亲密的）静庵，这两个月，我们过的是怎样一种生活！我从来不曾有这样的美丽过，也不曾有过这样的丰韵。你，看看你！你的灵魂，从来不曾有这样的清醒过，你的心房，从来不曾有这样的颤动过！你的感觉，从来不曾有这样的锐敏过。两个月的工夫，你写了十万字，把我的手都抄麻木了，到现在我还觉得酸痛。（无意之间，用左手抚摩她右手的手腕）你应当怎样的谢我才是？（任先生执其手腕吻之，忘却一切）

老 刘 （由右门走进）太太，车好了。（退出）

任先生 （犹如由梦中惊觉）甚么？（任太太将手缩回，向门走去，任先生厉声的问）哪里去？

任太太 （极平常的）到金华胡同汪宅里唱戏去。

任先生 （立起）唱戏去？（半请求半命令的）不要去！

任太太 不要去？为什么不要去？

任先生 那不是你去的地方。

任太太 那没有法子，我们有行业的人，就不能由我们自己挑选主顾呀。况且我已经答应了他们。（由右门走出。

任先生复坐下，神气颓丧。二人片刻无语）

原先生 静庵。

任先生 （抬头向之）什么？

原先生 她不回来了。

任先生 怎么，不回来？

原先生 一定不回来——可惜得很？

〔任先生即刻奔出。原亦立起，在屋里走了一两转，脸上现出笑容，但是他脑里想到的事情，只有他自己知道。他忽然将叫人的电铃压了一下，自己戴上帽子，着了大衣。

老 刘 （由右门走进。进来之后，向四面看了一看，偷偷的走到原先生的面前）喔，大少爷，老爷和——和太太闹翻了没有？

原先生 （取了一支纸烟，燃了火）教我的车夫把灯点了。

老 刘 是。（不敢再问。代原开了门，随原先生走出，将门关好）

〔数秒钟后，任先生走进，神情如旧，进来之后即在火炉旁边的一张大椅上坐了。少停，任太太由左门走进，手里拿了一个长方形的首饰盒子，两本帐簿，一条项链，链上系了一个象牙的墜子，一进门，即不停

的讲话。

任太太 静庵，我可以不可以把这个象牙蝴蝶带去？这是我最爱的一件东西，恰好配我的那件天青色的衣服。（说话时，任先生迎面走去，两人同坐在桌旁小椅上）让我带去做个纪念，好不好？

任先生 素贞！（手扶其腕）

任太太 可以不可以带去？（取链在手）

任先生 这里所有的东西，都是你的。

任太太 替我戴上。（任先生代她把链子套在颈上。她把长方形的盒子打开了，拿出一本银行存款的簿子来）这本簿子交给你。（将簿子打开）这上面的存款，原来是三千块，我来了之后，你取了两次钱，第一次是十二月十八，取了三百块，第二次是一月二十，取了二百块，现在净存二千五百块。（将簿子送到任先生的面前，任先生将它向旁边一推，正要开口，她已经接续不停的讲了下去）这是我们的零用账。（翻开零用账）这一个月三百块钱，现在只剩了八十块，不过房租已经付了，电话钱也已经拿了去，还有新叫来的两吨红煤，还没有动用得到，……

任先生 素贞，……

任太太 是的，这是厨子和老妈子上工的日期。厨子的工钱，是八块钱一月，上月十九上的工。老妈子是三块钱一月，做半月，预支一月的工钱。这个月应该到二十四号支工钱，现在还没有到。我走了要是她还愿意在这里伺候你，你可以照旧的给她工钱；如果她不愿，那末就把这一个月工钱都付给她。……

任先生 素贞！

任太太 ……可是这个厨子，我劝你换了他。每天开三十吊钱的账，还是没有菜吃。一个星期用了我们五斤酱油！我老早就想回了他。（将帐簿送到任先生的面前，任照样的向旁边一推。任太太向周围看了一看）最要紧的，是这个屋子，不要让他们弄糟蹋了，不要忘记教他们每天照样的打扫！椅垫桌布，一个星期换一次，地板两天洗一次，星期五擦玻璃。……

任先生 素贞！听我说……

任太太 啊，现在甚么事都弄清楚了。（看了一眼手表）我们只剩了一刻钟的工夫，让我们坐在一张舒服的椅子上去，亲亲密密地谈一谈。（拉了任先生的手，两人同坐到火炉旁边的沙发上）

任先生 （执了她的手）素贞，——不要走。

任太太 不要走？我不懂你的意思。

任先生 不懂我的意思？你不是讲过么？这两个月，我们过得非常的快乐，为甚么不让我们接续的过下去？唱完了戏回来，我在这里等你。

任太太 你在这里等我？我要三点钟才出台，你能够等我么？

任先生 我可以看书，我可以写东西，我可以抽烟。

任太太 喔，这都是无意识的话！让我们谈一点正经的事。你那本书，打算甚么时候出版？

任先生 出版？你走了，我立刻把它烧了。

任太太 烧了！无意识！这本书是一件无价之宝，——一件双倍的无价之宝，——因为这本书，字里是你的灵魂，纸上是我的墨迹。

任先生 你走了，我一个字也写不出了。

任太太 不对，不对，我如果不走，你就快要一个字也写不出了。现在我走了，你有了新的情感，新的悲哀，一个有天才的人，有了新的情感，新的悲哀，不怕没有新的文章。

任先生 从今天起，我就不能再看见你的面貌，听见你的声音？

任太太 我住在狮子胡同九号，那是我的私宅，你什么时候都可以到我家里看我去。

任先生 到你的家里去？那不是你的家，你的家在这里，这是你的家，这是我们的家。

任太太 不错，这是我们的家，应当时常的回来看看。

任先生 最少一个星期两次。

任太太 可以，可以。可是……

任先生 怎么？

任太太 可是我不能穿这样的衣服。

任先生 不能穿这样的衣服？（了解了她的意思，如剑穿胸）
喔喔！不要来，不要来。

任太太 怎么？

任先生 从今天起，我不认识你，你也不认识我。

任太太 怎么？不准我到自己的家里来？不准我来看一看我自己的睡房书房？不准我到我自己布置的客厅里坐一坐？不准我在我自己绣的腰枕上靠一靠？你能够这样的无情无义么？

任先生 我的妻子今晚去世，从今天起我是一个鳏夫。

任太太 不续弦么？

任先生 续弦！

任太太 讨个填房？

任先生 填房！啊，填房，填房，一个房空了，是要填的，是可以填的，但是谁能够填这个空了的心！

任太太 喔，不要这样的伤心，我还没有死。虽说这是你的好意，但是一个人都是不愿意死的，你知道！（看了一眼表）啊，现在我只有十分钟的生命，我还有一个要紧的遗嘱，没有吩咐你。

任先生 什么事？

任太太 就是填房的一件事。你说你的心不容易填，我告诉你，我的房，也是不容易填的。喔，那是怎样的一个睡房！床铺，被褥，枕头，幔帐，衣柜，衣橱，梳妆台，洗面架，肥皂盒子，香水瓶子，地上的地毯，壁上的字画，各样东西，配合得何等的完美！没有一件东西，没有我的个性刻在上面。现在凡是我所用过的东西，我都留给你，不过你要答应我一件事。你每天要教他们照旧的去拂拭灰土，不要移动他们的地位。最要紧的是将来——将来新太太进门的时候，你先把所有的东西，一齐烧了，然后再让她进来。

任先生 喔，无意识！我再也不结婚。你走了之后，我每天亲自打扫，亲自去收拾，包你件件东西都和你在的时候一样。

任太太 亲爱的丈夫！（吻了他的发，又看了一回表）还有五分钟。

任先生 啊，让我在你的怀里睡一睡。我从来没有在一个女人的怀里睡过，——除了小的时候睡在母亲的怀里。

（躺直了身子，睡在她的怀里）只有五分钟是不是？
喔，不要紧，只要三分钟我就睡着了，——睡着了，
和睡在母亲的怀里一样，什么事都不知道了。（静睡
不动）

任太太 可怜的小孩子！（代他理了一回发，又看了一回表，
从放在身旁的一个钱包里，拿出一面小镜，一张小
梳，一手执镜照面，一手用梳自理其发）

——闭幕

酒 后

（独 幕 喜 剧）

这篇独幕短剧是由一个朋友叔华的一篇短篇小说产生出来的。（小说见《现代评论》第五期），我读了那篇小说觉得他的意思新颖，情节很配作一独幕剧。当时同读的两位朋友亦表示赞同并极力怂恿我写一篇短剧。我既受了那篇小说的启示，又得到他们两位的鼓励，遂写成了这本剧本。现在我一面向他们表示我的感谢，一面要向读者说个明白，如果你们对于这篇剧本的意思和情节，有什么赞许，那么你们应该将赞许都送给那篇小说的著者；对于剧本的修辞上，剧中人的性格及表现上，如果有不满意的地方，那——那只好归咎于我的那两位朋友，——因为是他们要我写的！

人 物 夫

妻

客 人

布 景 一个冬天的深夜，一间华美的厅屋。喝醉了酒的一位客人，睡在一张长的沙发上。一个年近三十岁的男子，坐在桌旁削水果。桌上除了水果碟子、茶壶、茶杯之外，还有一个烧水的小洋炉，下边的火正燃着。屋内非常的幽静沉寂，只有水壶里发出细微蚩蚩的声音。

开幕之后，约过了半分钟，一个青年的女子，一手拿了茶叶瓶，一手拿了一条毯子，走进屋来。进来之后，先把毯子在靠近男子的一张椅上放了，带了茶叶瓶，走近桌来。

妻 拿来了，替他盖上吧。

夫 （吃水果要紧，并且想难她一下）好，替他盖上。你比我盖得好。（说完了看了她一眼）

妻 （回看了他一眼，将已经拿在手里的茶壶放下）你以为我不敢吗？这有什么稀奇？做给你看看！（重新取了毯子，轻轻走去将毯子盖在那客人的身上）

夫 水开了。

〔妻走了回来，用沸水先冲了空壶，把水倾在痰盂里。

夫 芷青啊，起来。——一起来喝点茶睡觉去。

妻 你看，我教你不要叫醒他，让他睡一会儿。（放了茶叶，冲了茶，灭了火，壶上加了套子）

夫 （吃了好几口水果）唉，我说，你不让叫醒他，如果他今晚一夜不醒觉，你要我等他到明天怎么样？

妻 你吃了那么多东西，你现在会睡得着吗？——就睡了也不舒服。

夫 不过这太不公平了。你让他舒舒服服的睡在那里，要我辛辛苦苦的坐在这里等他。

妻 他喝醉了酒，你没有喝醉酒。——你们几个人喝他一个，……

夫 （更正她）喝你们两个。

妻 喝我们两个？我就只喝了半杯酒。现在还觉得心跳呢。（坐到沙发上）

夫 你没有喝酒，你帮了他讲话。

妻 不应该，是不是？

夫 （吃完了水果，擦了手，也坐到沙发上）应该，应该。不过也让我躺一躺，我想总可以吧？（躺在她的怀里）

妻 这样很公平，是不是？

夫 怎么？

妻 他睡在一张椅子的上面，你睡在——一个女人的怀里。

夫 这非常的公平。因为他是喝醉了酒，保不住要吐的，要把你的衣服弄脏了，所以不能睡在你的怀里。我——并没有喝醉酒。

妻 喔，这股酒味儿！你靠在那一边去。（将他推开了，

把身后的一个腰枕给了他。他领受了她的这番情意，也从另外的一张椅上，取了一个腰枕递给她）谢谢你，我没有那个很舒服。

夫 （把两个腰枕都领受了下来，从衣袋里摸出一个烟斗）准不准抽烟？

妻 不准！

夫 （叹了一口气）唉，什么都好，就是这一点，有点美中不足。

妻 啊，美中不足的地方多得很，屋子不舒服，饭菜不合口，太太不漂亮，……

夫 不要这样的得意！

妻 谁得意？

夫 你得意。

妻 怎么我得意？

夫 你以为一个人得意了，一定是说大话吗？一个人，心虚的时候，方才说大话，自谦的时候，多半是自负。

妻 我一点都不自负。我自己知道，什么都没有弄得好。不过你应该帮助我才是啊。

夫 （懊急的）亦民啊，……

妻 唉。

夫 我时常的想，象我这样的一个人，享受这样的一种幸福，我只有感谢上帝，再也不敢有一个非分的欲望。不过我有一件事，我死的时候，我要立在我的遗嘱里。

妻 什么事？

夫 我要教他们替我做一个大箱子，装一箱子的烟，放在我的棺材里。（说完了两个人都笑了起来。他趁了这个好机会，又倒到她的身上）喔，亲爱的，这是天堂的生活，这是仙宫的生活，然而这是人的生活。一个人既然生在世上就应该过这样的生活，——最少要有一天，——一点钟——一忽儿！（握了她的手）你说对不对？

妻 荫棠，我想世界上什么幸福都是假的幸福，只有爱的幸福，是真的幸福。

夫 啊，这是你最得意的题目。——喔，对不起，讲讲。
（坐直）

妻 我想一个人在世界上，要有了爱，方才可以说是生在世上，如果没有爱，只可以说是活在世上。

夫 生在世上，和活在世上，是怎样的分别法子？

妻 一个人，在世上，有了爱，他就觉得他是人类的一个，他就觉得这个世界也是他的，他希望大家都有幸福，他感觉得到大家的痛苦，这样方才能够叫生在世上。一个人，如果没有爱，他就觉得他不过是一个旁观的人，他是他，世界是世界，他要吃饭，因为不吃饭就要饿死，他要穿衣服，因为不穿衣服就要冻死，他要睡觉，因为不睡觉就要累死。他的动作，都不过是从怕死来的，所以只好叫做活在世上。

夫 照你这样的定义，中国有四万万，最少有三万九千九百九十九万，是活在那里，不是生在那里。

妻 所以我想一个人如果没有爱，不知道爱，那就是世界上最可怜的人。

夫 一个人没有爱，也不是最可怜的人，不知道爱，也不是最可怜的人。最可怜的人，是他知道爱，没有得爱，或有得爱，社会不容他爱的人。

妻 你是说——（转头向那个客人看了一眼）芷青，是不是？
夫 是的。

妻 （静默了一回）荫棠，为什么没有人爱他？

夫 因为他结了婚。

妻 喔，结了婚！那算得数吗？他就没有和他的太太同住过。

夫 那不管。中国的女人，只要结婚，不管爱不爱的。这本来也是很对的，因为婚姻是一个社会的制度，社会制度，都是为那一般活在上的人设的，不是为那少数的生在上的人设的。

妻 这样说，婚姻的制度就应该打破。

夫 那可不要提倡。从前的人，以为结了婚就是爱，那已经受不了；现在有不少的人，以为不结婚就是爱，那更加受不了。

妻 这样说，象他这样的人，就让他这样孤单的过一生吗？

夫 你要他结婚吗？你如果要他结婚，那容易得很。你只要给他一点毒药，教他把他的太太今天毒死了，明天就有人和他结婚。如果你觉得毒死人是不人道的事，那么你或是把她赶走，或是说她不能生小孩子，或是说她有精神病。这些方法虽然不同，目的是一样。这是一般活在上的人定的规矩。

妻 荫棠，我实在非常的可怜他。

夫 你用不着可怜他。他虽然没有得到爱，但是他不是仅仅的活在那里，他还生在那里。你不要因为看了他的外表很镇静，很凉淡，以为他失望。他的内部，有一把火在那里烧着。我们虽然看不见那火焰，可是我们时常看见他喷出来的火星子。

妻 （转想）你知道，我初认识他的时候，很有点怕他。

夫 现在呢？

妻 现在已经熟了，还怕什么？

夫 是的，我相信有许多女人，初见了他的时候，一定怕他。其实他对于女人，是再温和没有的。

妻 那我老早就看出来。

夫 （好象刚刚想到）唉，我想他和你心目中所理想的一种男子，倒有点相近。

妻 我心目中所理想的一种男子是怎么样？

夫 一个人，意志很坚决，感情很浓厚，爱情很专一，不轻易的爱一个人，如果爱了一个人，就永久不要改变，设或那个女人实在不值得爱，那也是你自己的过失，只好跳在海里自尽去。

妻 你心目中的理想的男子是怎么样？

夫 我心目中的理想的男子，完全的和我一样！……

妻 嗤！（摸手绢）

夫 不然，我会这样的快乐么？

妻 看见我的手绢没有？

夫 你刚才不是坐在那边……

妻 （看见了手绢，起了身）你要不要喝茶？

夫 谢谢你，不要喝。

妻 （从另外一张椅上取了手绢，脑中生了一个异想，靠在桌旁，想了一回）荫棠，你不是说过年的时候，要送我一样礼物么？

夫 是的，你想要我送你什么东西？

妻 我现在不想要你送我东西了。

夫 为什么？为什么又不要我送东西？

妻 我想向你提出一个要求，不知道你能不能答应我？

夫 只要我能做得到的，我都答应你。

妻 你做得得到，一个很简单的要求。

夫 （起立）什么要求？

妻 要你答应了我，我方才说给你听。

夫 我答应你。

妻 真的答应我？

夫 真的答应你。

妻 芷青睡在那里，你让我去吻他一吻。

夫 什么？

妻 去吻他一吻。

夫 （嬉笑的）那不行！（坐到椅上）

妻 为什么不行？

夫 那——那是不应该的。

妻 为什么不应该？难道一个女人结了婚，就没有表示她意志的自由么？就不能向另外一个男子表示她的钦佩么？

夫 表示意志的自由，自然是有的。不过表示钦佩——是那样表示的么？

妻 （又坐到椅上）那有什么？难道你还吃醋吗？我想你

一定不会吧？

夫 喔，不是，我是不十分赞成这个表示钦佩的方法，不是吃醋。中国的男人，就没有一个知道吃醋的。

妻 中国的女人呢？

夫 中国的女人？——和外国的女人一样！

妻 女人也不是个个都是一样的。我从来就不知道吃醋，我最讨厌的是一个女人吃醋。

夫 不要把吃醋说得这样的要不得，吃醋也有吃醋的味儿。一个女人，如果完全不吃醋，那就和一个男人完全不喝酒一样，一定干燥无味得很。不过酒喝多了是要吐的，醋吃多了也是要吐的，吃醋吃到要吐的程度，就没有趣味了。

妻 我相信一个人，真正有了爱情，是不会吃醋的。

夫 好了，真正有了爱情的，是不会吃醋的；真正没有爱情的，也是不会吃醋的；所以只有那真正有了一半爱情的，最会吃醋，对不对？

妻 喔，你知道我的意思。我是说，两个人彼此有了绝对的信任，方才能够有真正的爱情。有了绝对的信任，就不会有吃醋的事发生。

夫 你对于我，我相信是有绝对的信任的了，现在如果我要和一个女人接吻，你答应不答应？

妻 一定答应。

夫 真的？

妻 真的。——不过你要得到我的允许，当着我的面。

夫 哦！当着你的面，我去和谁接吻去！那还有什么意思？

妻 我现在向你要求的，也是当着你的面去和一个男人接吻呀。

夫 是呀！那也一样的没有意思，所以我不赞成啊。

妻 （没有话说）不行，你已经答应了我。

夫 （看出她真有那个意思）你真的想去和他接吻吗？如果你真的想去和他接吻，我立刻答应你。

妻 你答应我？

夫 （诚意的）我答应你。

妻 那我就去！（立起）

夫 （镇静得很）你去好了。

妻 （软了下来）他会知道吗？

夫 （取笑）你要不要他知道？

妻 （安自己的心）喔，他不会知道。

夫 （捣乱）我告诉你一个方法，如果你不要他知道，你轻一点儿，如果你要他知道，你就重一点儿。（立了起来）现在让我走开。

妻 （没有想到）你不要走！你为什么要走开？

夫 刚才你说，你对我有信任，所以我可以当着你的面和一个女人接吻；我对你，更信任，所以你和一个人接吻的时候，我可以走开。（想走）

妻 那不行，那我不答应。（将他拉住）

夫 这真奇怪！你要我怎么？

妻 （将他按在椅上）你不要走。（她走了几步，停了）荫棠，我有点怕。

夫 不要怕，鼓起胆子来。（她还是不走）去啊！

妻 （真的鼓起胆子，毅然向那张睡了人的沙发走去，走

了几步，又回过头来）你和我一块儿来。

夫 喔，这样的无用！

〔她又走了几步，站在沙发旁边犹豫。

夫 （偷偷的走到门口）我给你绝对的自由唉。（走出）

妻 （吓回）荫棠，荫棠，荫棠！（客人惊醒了）

客 人 啊！（立刻坐了起来）

夫 （走进屋来。见客人坐起，大失所望）这可不要怨我，这是你自己……

〔妻给了他一个眼色。

客 人 （睡眼矍眈的走近桌子来）什么时候了？

夫 什么时候！谁教你不多睡一会儿？

客 人 为什么？

夫 为什么？因为……

妻 荫棠！

夫 ……因为有一个人……

妻 荫棠！不许说！

夫 （一字一字的）……正……想……要……

妻 （急了，赶紧的走来，掩住他的嘴）不许说！

夫 （将她的手扯开）想要和你……（嘴又掩住了）

妻 不许说！（紧紧的掩住他的嘴不放）说不说？说不说？（他垂了两手，不再挣扎了）

客 人 （已经糊糊涂涂的倒下三杯茶，屋内的举动，一点也没有觉到，端了一杯茶，送到那位嘴还被人掩住的先生的面前）喝茶。

——闭 幕

压 迫

(独幕喜剧)

纪 念 刘 叔 和

叔和：

这篇短剧是贡献给你的。这剧里主人的一种可爱的特性，是否受了你的暗示，我不敢说，但是这剧的情节，是由你发生的。去年的冬天——大约你还记得吧——你想离开我们自己找房另住，有一天晚上，我们坐在火炉的旁边烤火，讲起这件事来，我们和你开顽笑，说你如果不结婚，你一定找不到房子。因为北京租房，要满足两个条件：一是有铺保，一是有家眷。那时我觉得这个题目很有趣味，对你说，我要替你写一篇短剧。这事已隔了一年多了。在这一年之内，多少次我想把这篇剧本写出，都没有成功。现在这篇剧本总算勉强脱稿，但是你已经死了！以前我写的那几篇试验的作品，都曾经先由你看过，然后发表。这一篇特别为你写的东西，反而得不着你的批评，这是很令人感伤的一件事。

这篇短剧不过是一种幻想。没有“问题”，也没有“教训”。然而因为你的死，它倒有了特别的意义。你是怎样死的，你知道么？你的病，是瘟热病。你的死，是苍蝇咬死的。苍蝇不会咬人，但是你住在医院的时候，你的朋友每次去看你，都要在你的床上，你的身上，你的牛奶杯上替你打死好多的苍蝇。你处在那种无人看护的情境，说你是苍蝇咬死的，总不算太理智吧。因此我想到，你真的找房的时候，如果能和这

剧里的主人一样，遇到那样的一个富有同情的人，和你“联合起来”，去抵抗——不但“有产阶级的压迫”——社会上一切的压迫与欺侮，我相信，你是一定不会死的。

你是一个很有humor的人，一定不会怪我写一篇喜剧来纪念一个已死的朋友。我的生性是不悲观的，然而你可以相信，我写完了这篇剧本，思念到你，我感觉到的只是无限的凄凉与悲哀。

西 林

十四、十二、七

人 物 男客人
女客人
房东太太
老 妈
巡 警

布 景 一间中国旧式的房子。后面一扇门通院子，左右壁各一门通耳房。房的中间偏右方，一张方桌，四围几张小椅。桌上铺了白布，中间放着一架煤油灯及茶具。偏左方，一张茶几，两张椅子，靠壁放着。一张椅背上搭了一件雨衣，旁边放着一个手提的皮包。后面的左边靠墙放着一张类似洗脸架带有镜子的小桌，上面放着一个时钟及花瓶。屋内尚有其他的陈设，壁上还有一些字画，但都很简单而俭朴。

〔开幕时，一个著粗呢洋服、长筒皮靴的男人坐在茶几旁边的一张椅上抽烟斗，一个老妈子立在门外，将手伸到屋檐的外边去试验有无雨点。〕

老 妈 （走进屋来）雨倒不下了，怎么还不回来？（从桌上拿了茶壶，走到茶几边代客人倒茶）

男 客 （不耐烦，站起）唉，你先弄一点东西来吃，好不好？

老 妈 东西倒有在那里，不过这也得等太太回来。

男 客 吃东西也得等太太回来？

老 妈 （叹了一口气）是的，吃东西得等太太回来，房子的事情，也得等太太回来。

男 客 好吧，等太太回来吧。横竖是那么一回事，太太回来也是那样，太太不回来也是那样。（复坐下）

老 妈 （摇头）看那样子，太太不象肯答应把这房子租给你。

男 客 不把这房子租给我？谁叫她受我的定钱？

老 妈 是的，那只怪小姐不好。其实——唉——太太的脾气也太古怪了。象你先生这样的人，有甚么要紧？深更半夜，屋里有一个男人，还可以有个照应。

男 客 这房子以前有人租过没有？

老 妈 这房子已经空了有一年多了，也没有租出去。

男 客 这房子并不坏，为甚么没有人要？

老 妈 没有人要？谁看了都说这房子好，都愿意租。这房子又干净，又显亮，前面还有那样的一个花园。

男 客 这样说为甚么一年多没有租出去呢？

老 妈 你先生也不是外人，告诉你也没有甚么要紧，你知道，我们的太太爱的就是打牌，一天到晚在外边。家里只有我和小姐两个人。有人来看房，都是小姐去招呼。有家眷的人，一提到太太、小孩，小姐就把他回了。没有家眷的人，小姐才答应，等到太太回来，一打听，说是没有家眷，太太就把他回了。这样不要说一年，就是十年，我看这房子也租不出去。

男 客 怎么，象这样的事，以前已经有过么？

老 妈 也不知有过多少次。每回租房，小姐都要和太太吵一次，不过平常小姐不敢做主，这一次她做主受了你先生的定钱，所以才生出这样的事来。

男 客 她如果早做主，这房子老早就租了出去。

老 妈 是的，不过平常租房的人，听说房子不能租给他们，他们也就没有话说，不象你先生这样的……

男 客 古怪，是不是？是的，你们太太的脾气太古怪了，我的脾气也太古怪了，这一回两个古怪碰在一块儿，所以这事就只好办了。不过我也觉得这房子不坏，尤其是前面的那个小花园。

老 妈 看你先生的样子，一定也是爱清静的。这里一天到晚听不到一点嘈杂的声音，离你先生办事的地方又近，所以……我曾在那里替你先生想……

男 客 你替我想甚么？

老 妈 ……就说你先生是有家眷的，家眷要过几天才来，这样一说，太太一定可以答应把这房子租给你。

男 客 好了，如果过几天没有家眷来，怎样？

老 妈 住了些时，太太看了你先生甚么都好，她也就不管了。

男 客 不行不行，一个人没有结婚，并没有犯罪，为甚么连房子都租不得？

老 妈 喔，我不过觉得你先生这样的爱这房子，如果租不成功，心里一定不舒服，所以那么瞎想罢了，我原是不懂事的。——啊，这大概是太太回来了。（走到门口，高声）是太太么？

〔外面答应。

老 妈 是的，在这儿。（走出）

〔客人也站了起来。少停，房东太太由后门走进，老妈跟在她的后面。

房 东 对不住，劳你等了。

男 客 我对你不住，打搅了你。我叫你们的老妈子不要去惊动你，她没有听我的话。

房 东 那没有甚么。（从一个皮夹里拿出一张票子）啊，这是你先生留下的定钱，请你收起来。

男 客 啊，对不住，我今天是到这边来住宿的，不是来讨定钱的。

房 东 怎么？昨天我不是对你说明白了么，说这房子不能租给你？

男 客 啊，是的，你说的很明白。

房 东 那么今天你还叫人把行李送到这儿来是甚么意思？

男 客 （高兴得很）因为叫我不要来是你说的，不是我说的，我并没有答应你说不来。我答应了没有？

房 东 （渐渐的感到不快）你这话我真不大明白，你的意思，好象是说这房子的租不租要由你答应，是不是？

男 客 喔，不是，这房子的租不租，自然是要由你答应。不过，既把房子租了给我，这房子的退不退，就得由我答应。你知道，现在这房子不是租不租的问题，是退不退的问题。

房 东 （渐渐生起气来）我这房子是几时租给你的？

男 客 你既受了我的定钱，这房子就算租了给我。

房 东 真是碰到鬼，我几时受你的定钱？那是我的女儿，她不懂事。

男 客 不懂事？她又不是一个小孩子。

房 东 喔，现在这些废话都不必讲，我这房子并不是不租，我是要租一个有家眷的人，如果你先生有家眷来同住，我这房子租给你，我没有话说。

男 客 你这话说的毫无道理，你租房的时候，说明了要家眷没有？我骗了你没有？

房 东 （改用和平的方法）租房的时候没有说，可是我昨天已经对你先生说过，我们家里没有一个男人……

男 客 （停止她）唉，唉，我问你，你租房的时候，你家里有男人没有？为什么现在才想到？

房 东 你这人一点道理不讲，我没有这许多工夫来和你争论。

老 妈 （想做和事佬）喔，太太，今天时候也不早，天又下雨，现在要这位先生另外找房子，也不大方便，可不可以让这位先生暂时在这儿住一宵，明天再想旁的法子。

男 客 （固执）不行！这话不是这样讲，如果我不租这房子，我即刻就走，既是受了我的定钱，这房子就非租我不可！

房 东 那么我告诉你，你今晚非走不可！

男 客 （冷笑了一声）喔！（坐了下来）

房 东 （站到他的面前）你走不走？

男 客 不走！

房 东 王妈，去把巡警叫来。

老 妈 喔，太太！

房 东 你去叫巡警来。

男 客 巡警来了又怎样？巡警也得讲理呀？

老 妈 太太，我想……

房 东 我叫你去叫巡警去，你听见了没有？——你去不去？

老 妈 好吧。（由后门走出）

房 东 要他即刻就来！（由后门走出，用力将门一关）

男 客 （没有了办法。袋里摸出烟包和烟斗，包里的烟又完

了，从皮包里取出一个烟罐，开了一罐新烟，先把烟包装满了，然后装了烟斗。正想抽烟的时候，忽然来了敲门的声音。厉声的）进来！（仍然背了门立着）

女 客 （推开门，轻轻走进。身上著了一件雨衣，一手提了一只小皮包，一手拿了一把雨伞。一进门就开了口，一开了口就有不能停止之势）啊！对不起，请你原谅。
〔男客人急转过身来，这时他才看见进来的是这样的一个人。

女 客 这是很无礼的，我知道，但是我没有办法，你们的大门没有关，我一连敲了好几下，都没有人答应，所以只好一直走进来。

男 客 （气还来平，但没有忘记把衔在嘴里的烟斗拿下来放在桌上）你有什么事？

女 客 我？我是到这边大成公司做事来的。今天刚从北京来，下午三点的车子，直到六点钟才到，九十里路，走了两个半钟头，你看！现在我要找一个住宿的地方，在火车站上，我打听了几个地址，一连走了三四家，都没有找到一间合用的房子。有人告诉我，说这边还有几间空房……

男 客 （遇到了对头）啊，你是来租房的！

女 客 是的。不知道这边的房子租出去了没有？

男 客 （狠心的回答）你的运气不好，这房子刚刚租出去。

女 客 啊，你说我运气不好，我的运气可真不好。碰到这样的天气，这乡下的路又不好走，你看，我一身的衣服都打湿了。两只脚走得发酸。（叹了一口气）唉。我可以借你们的凳子坐了歇一会儿么？

男 客 对不起，请坐。（气全没有了）

女 客 （放下皮包、雨伞）谢谢你。（坐在茶几里边的一张椅上，向四边观察房里的一切）

男 客 （引起了趣味，坐在方桌旁的一张小椅上）刚才你说你是到大成公司来做事的，不知道在那边担任的甚么事？——啊，也许我不应该问。

女 客 不应该问？那有甚么？这又不是不可以告诉人的事。前两个星期，他们在报上登了一个广告，要聘请一位书记。那个广告，甚么报上都有，我想你一定看到的。

〔男客点了一点头。〕

女 客 上星期五，他们又在报上登了一个启事，说“敝公司拟聘书记一席，现已聘定，所有亲友寄来荐书，恕不一一作复，特此声明。”这个启事，你看见了没有？

〔男客又点了点头。〕

女 客 那位聘定的书记就是我。你没有想到吧？——你没有想到是一个女人吧？

男 客 这倒没有想到。

女 客 （得意的很）不过现在怎么办呢？你替我想想，后天就要到公司里去接事，现在连住的地方还没有找到！从六点半钟一直到现在，就没有停脚。不瞒你说，我连饭还没吃呢。（起身整理了一回衣，走到镜子的前面照脸）

男 客 （好象很同情的样子）饭还没有吃？那怎么行？这一层说不定我或者可以帮助你。（起身倒了一杯茶）

女 客 谢谢你，我不过是告诉你。我不是来骗饭吃的。

男 客 喔，对不起！——好，请先喝一杯茶吧。

女 客 谢谢。（复坐原处）

男 客 （袋里摸出纸烟盒）你不抽烟吧？

女 客 我不抽烟，不过我并不反对旁人抽烟。（喝了一口茶）

男 客 谢谢你。（放回烟盒，收了烟斗，背转了身，燃火抽烟）

女 客 （摸自己的脚）喔，天呀！你看我的这双脚，还象是人的脚么？……

男 客 （急转过身来）怎么样？

女 客 不仅是水，连泥都走进去了！

男 客 （殷勤起来）那真糟。要不要换袜子？如果要换袜子，我可以走到外边去。

女 客 谢谢你，我不要换袜子，就是换袜子，也用不着把你赶到外边去。

男 客 不要紧，如果袜子没有带，我还可以借你一双。

女 客 谢谢你，你的好意我很感激，不过换它有甚么用处？反正是要到水里走去的。

男 客 要到水里走去？——干么要到水里走去？

女 客 不到水里走有甚么办法？这样漆黑的天，一到街上，你还分得出哪里是水哪里是路来么？

〔男客如有所思。〕

女 客 （又喝了一口茶，叹了一口气，起身告辞）啊，打搅了你，对不住得很。（拿了皮包、雨伞，预备走出）

男 客 （阻止她）不用忙，再歇一会儿。——刚才你说，你是要租房的，是不是？

女 客 （面向了他）怎么，我说了半天，你还没有听懂么？

男 客 听是听懂了。不过……唉，你看这三间房子怎么样？

女 客 怎么，你不是说已经租出去了么？（放下皮包）

男 客 租是租出去了，不过也许可以让给你。

女 客 （高兴起来）可以让给我？真的么？（放下雨伞）

男 客 自然是真的。（又替她倒好了一杯茶）

女 客 （坐下，接了茶）谢谢。不过为甚么可以让给我？是不是这房子如果我愿租你就可以不租给那个人？

〔男客摇头。〕

女 客 不然，你刚才说的是句谎话，这房子就没有租出去？

男 客 不，我说的是实话。这房子是已经租出了。现在也不是不租给那个人。我说可以让给你，是说已经租好这房的那个人，自己愿意让给你。

女 客 那我可不明白。为甚么那个人愿意把房子让给我？他连见都没有见过我，为甚么要把房子让给我？

男 客 那你不用管。

女 客 这房子闹鬼不闹鬼？

男 客 怎么，难道你怕鬼么？

女 客 喔，我是不怕鬼的，我说也许那个人怕鬼。

男 客 喔，那个人也是不怕鬼的。——不管有鬼没有鬼，让我们来看看房子，好不好？（从桌上拿了灯引她看房。这是一间睡房。开了右壁的门，让她走进）芦苇的顶篷，洋灰地，洋式床，现成的铺盖。窗子外面是一个小小的花园。一清早就可听到鸟的声音。白天撩开窗帘，满屋里都是太阳。

〔女客人走出。他又把她引到右边的耳房。〕

男 客 这边也是一个睡房。铺盖家具也都是现成。房间的大小，和那边一样。就是光线差一点。一个人住的时候，这里可以做睡房，那边可以做书房。

〔女客人走出。〕

男 客 中间可以吃饭会客。（放下灯）这屋子又干净，又显亮，一天到晚，听不到一点嘈杂的声音。这里离你办事的地方又近。我看这房子是于你再合式没有了。

女 客 这三间房子租多少钱？（坐下）

男 客 喔，便宜得很。这样的三间房子，只租五块钱一月。

女 客 房子倒不错，房价也不贵。（想了一想）这房子真的可以让给我吗？

男 客 自然是真的，为甚么要骗你？

女 客 不过今晚就来住，总不行吧？

男 客 行，行。（好象忽然想起一件事来）不过——你结了婚没有？

女 客 （跳了起来，挺了胸脯，竖起眉毛）什么？！

男 客 （还要补一句）你结了婚没有？

女 客 （怒了）你这话问的太无道理！

男 客 太无道理？

女 客 简直是一种侮辱！

男 客 （高兴起来）“侮辱”，对了，一点都不错，我也是这样说。但是现在有房出租的人，似乎最重要的是先要知道你结婚没有。

女 客 我结婚没有，干你什么事？

男 客 是的，一点都不错，我结婚没有，干她们什么事？可是她们一定要问，你说奇怪不奇怪？

女 客 我完全不懂你的意思。

男 客 谁说你懂？你自然不懂我的意思。不过你不要性急，让我告诉你，你就会懂。——刚才你说，你是到这边

大成公司来做事的，是不是？……

女 客 你这人的记忆力真坏，怎么刚说过了的话，即刻就忘了。

男 客 不要生气。我不过是告诉你，我也是到这边大成公司来做事的。

女 客 你也是到大成来做事的？

男 客 是的。你没有想到吧？

女 客 你在大成做甚么事？

男 客 我在这边当工程师。

女 客 这样说，你并不是这里的房东？

男 客 谁说我是这里的房东？我说了我是这里的房东没有？你看我的样子，象一个房东么？

女 客 （抢着说）啊，我知道了！你是这里的房客！这三间房子是你租的，现在你觉得不合式，想把它退了。

男 客 想把它退了！谁说我想把它退了？

女 客 刚才你不是说这房子可以让给我的么？

男 客 是的，我是说可以让，没有说要退。

女 客 那我更加不明白了，你既不想退，为甚么要让呢？

男 客 你真的不明白么？

女 客 真的不明白。（坐下）

男 客 因为——我看了你……喔，不是，因为房东不肯租给我。

女 客 为甚么房东不肯租给你？

男 客 啊，就是这婚姻的问题。现在我们讲到题目上来了。一星期以前，我到这里来看房子，碰到了房东小姐。一见了我，她就盘问我，问我有没有老太太，有没有

小孩子，有没有兄弟姐妹，直等到我明明白白地告诉了她我是没有结过婚，她才满了意。连房价也没有多讲，她就答应了把房子租给我。

女 客 懂么？她一定知道了你是一个工程师，她想嫁给你！

男 客 真的么？这我倒没有想到。——昨天下午，我到这里来的时候，她们老太太告诉我，说如果没有家眷来同住，她这房子不能租给我。她明明知道我没有家眷，她把这话来要挟我，你说可恶不可恶？

女 客 为甚么没有家眷来同住，这房子就不能租给你？

男 客 我不知道啊。她说她们家里没有男人。

女 客 笑话。

男 客 这简直是一种侮辱，是不是？

女 客 是的。——后来怎么样？

男 客 后来我把她教训了一顿。

女 客 她明白了这个道理没有？

男 客 明白了这个道理？一个人一过了四十岁，他脑子里就已经装满了旧的道理，再也没有地方装新的道理，我告诉你。

女 客 现在怎么样？

男 客 现在？现在我不走！

女 客 她呢？

男 客 她？她去叫巡警。

女 客 叫巡警？叫巡警来干甚么？

男 客 叫巡警来撵我！

女 客 真的么？

男 客 为甚么要骗你？你如果不相信，等一会儿巡警就要

来，你自己看好了。

女 客 这倒是怪有趣的事。不过巡警如果真的要撵你，你怎么样？

男 客 你没有来以前，我不知道怎样。现在我有了主意。

女 客 你预备怎样？

男 客 我把巡警痛打一顿，让他把我带到巡警局里去，叫房东把房子租给你。这样一来，我们两个人就都有了住宿的地方。

女 客 那不行。（若有所思）

男 客 那为甚么不行？

女 客 你还没有出那口气。——唉，我倒有个主意。

男 客 你有甚么主意？

女 客 （少顿）让我来做你的太太，好不好？

男 客 甚么？

女 客 喔，你不用吓得那么样，我不是向你求婚。

男 客 喔，你误会了我的意思，——我……我……因为我实在没有想到这个方法。

女 客 这是最妙的一个方法。她说你没有家眷同住，这房子就不能租给你。现在你说你有了家眷，看她还有甚么话说？

男 客 她一定没有话说。不过——你愿意么？

女 客 我为甚么不愿意？这于我有甚么损害？——又不是真的做你的太太。

男 客 喔，谢谢你！

女 客 你不要把我意思弄错。我不是说做了你的太太，我就有甚么损害，那完全是另外一个问题。

男 客 是的，那完全是另外一个问题。不过你帮我把租房的这个问题解决了，我总应该向你道谢。

女 客 嗤！道谢，无产阶级的人，受了有产阶级的压迫，应当联合起来抵抗他们。（侧耳静听）

男 客 不错，不错。

女 客 我听见有人说话。

男 客 那一定是巡警！（急促的）唉，不过我已经说过我没有家眷的，现在怎么对她们讲？

女 客 就说我们吵了嘴，你是逃出来的，不愿意给人知道……

男 客 （听到巡警已经走到门外，他急忙的点了一点头，叫她不要再讲话）嘘！

〔男客人坐在方桌边，装作生气的样子。女客人坐在茶几旁边。后门由外推开，走进一个巡警，手里提了一个风灯，后面跟了老妈子和房东太太。她们看见房里来了一个女人，非常的惊讶。房里来的这个女人，见她们来了，起了一回身，向她们行了一个很谦和的礼。巡警将风灯放在桌上，与那位生气的先生行了一礼。

巡 警 您贵姓？

男 客 （不客气的）我姓吴。

巡 警 （把头点了一点）喔。——府上是？

男 客 府上？我没有府上。

女 客 （起始做起受了委屈的太太来）啊，你是拿定主意不要家了，是不是？

巡 警 （注意到插嘴的人，向男客人）这位……贵姓是？

男 客 （答不出，看了女客人一眼。女客也正在代他为难。

他只好起始做起依旧赌气的丈夫来)我不知道。你问她自己好了。

巡 警 (真的问她自己) 您贵姓?

女 客 (很高兴的) 我? 我……也姓吴。

巡 警 喔, 你也姓吴。

女 客 是的。

巡 警 (再也想不出别的话) 府上是?

女 客 我? 我住在北京西四牌楼太平胡同关帝庙对面, 门牌三百七十五号, 电话西局四千六百九十二。——啊, 你把它写下来吧, 等一会儿你一定要忘记。

巡 警 (真的摸出一本小簿子来) 北京…… (写字)

女 客 西四牌楼太平胡同, (让巡警写) 关帝庙对面。

巡 警 门牌多少?

女 客 三百七十五号。电话西局——四千——六百——九十二。

巡 警 (写完了) 谢谢您。(藏好了簿子, 又转向男客) 您是来这边租房的, 是不是?

男 客 不是! 我是来这边住宿的。这房子我老早就租好了。

巡 警 (难住了。没有了办法, 又转向女客) 您是来这边? ……

女 客 我! 我是来这边找人的。

房 东 (不能再忍耐了) 你到这边找什么人?

女 客 (很客气的向她点了一点头) 我到这里来找我的男人。

房 东 找你的男人? 谁是你的男人?

女 客 我想你应该知道吧? ——你既把房子都租了给他。

房 东 怎么! 这位先生是你的男人么?

女 客 我不知道。你问他好了，看他承认不承认？

老 妈 （也不能再忍耐了）太太，你看怎么样！我老早就对您说过，这位先生一定是有太太的，您不信。

巡 警 （糊涂了）怎么？刚才你们不是说这位先生没有家眷，怎么现在他又有了家眷？

老 妈 不要糊涂吧，刚才这位太太还没来，我们怎么会知道？如果这位太太早来这里，还可以省了我在雨地里走一趟呢。

女 客 对你不住。这实在不能怪我，五点钟的车子，六点半钟才到这里。

老 妈 请您不要多心。我不过是他太不懂事。

巡 警 这话可得要说明白了。太太要我到这边来，是说这位先生租了三间房子，要一个人在这边住。这屋里住的都是堂客，他先生一个人在这边住，很不方便，是那么个意思。现在这位先生的太太既是来了，这事就好办。如果太太是和先生在这边同住，那就没有我的事，如果太太不在这边住，这件事还得……

老 妈 不要瞎说吧。太太自然是在这边住。——一看还不知道——先生和太太不过是为了一点小事，闹了一点意见，你不来劝解劝解，还来说那样的话。太太不在这边住，到哪里住去？——好了，现在没有你的事了，你赶紧回去打你的牌去吧。（把风灯送到他手里）走！走！

巡 警 这样说，那就没有我的事了。好了，再见，再见。

女 客 再见。你放心好了，哪一天我不在这里住的时候，我通知你就是了。

巡 警 对不起，打搅，打搅。

〔巡警走出。老妈兴高采烈的拿了茶壶走出。房东太太承认了失败，看了她的客人一眼，也只好板了面孔走出。〕

男 客 （关上门，想起了一个老早就应该问而还没有问的问题，忽然转过头来）啊，你姓甚么？

女 客 我……啊……我……

——闭 幕

瞎了一只眼

(独幕喜剧)

——一幕喜剧——献给：

瞎了眼的先生

伤心的太太

担心的朋友——和

两个没有良心的旁观者！

人 物 瞎了眼的先生

伤心的太太

担心的朋友

布 景 先生和太太所公有的一间客厅

先 生 （右边额角上绑了一条绷带，半个脸有一点肿，口衔着烟斗，坐在一张椅子上看报，用他的两只眼睛）

太 太 （打开一扇门，走进了客厅，手里拿着一封已经拆开看过了的信。进来之后，看了先生一眼，坐到另一张椅子上，好象发生了一件疑难的事，没有了主张）

先 生 怎么啦？

太 太 （叹了一口气埋怨自己的气）唉！

先 生 什么事，是谁来的信？

太 太 辛田的。

先 生 有什么不好的消息吗？

太 太 也可以算是不好的消息。他今天搭七点钟的早车到北

京来。

先生 搭七点钟的早车到北京来，这并不是什么不好的消息。

太太 哦，你不要这么笨罢，他是来看你的。

先生 他是来看我的，这是不好的消息吗？他每次到北京，都来看我们。如果这次他不来看我们，那也许可以算是不好的消息。不过一定没有这样的事。

太太 （手托着腮不答他）

先生 （走到她的近旁）唉，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你说我笨倒是很对。一句话人家说上三五遍，我有时还听不懂，你只说了半句，我怎么会知道？

太太 对你说了有什么用？你从来不曾替旁人打过主意，也不会替旁人想想！

先生 今天说不定可以帮帮你。

太太 你？嗯！

先生 什么事？

太太 唉，只怪我自己不好，我太慌张了。可是一到医院的时候，我吓昏了，看你躺在那里，满脸的血，我以为你一定受了重伤，我才赶紧写了一封快信给他，现在接到这样一封回信，你看我对得起人吗？（给了他手里拿着的那封信）

先生 （读信）“昨晚接到你的信，一夜未能安眠。明晨搭七点的早车来京，希望他没有你信里说的那样厉害！”唉，不坏，一个朋友听到你跌了一个筋斗，愁得一夜不能睡觉，第二天赶紧的搭了早车来看你，还要怎么？

太太 唉！（头扭了一边去）

先生 （正经的）你的信到底是怎样写的？（擦着了一枝火

柴，吸了一口烟），

太太 谁知道？吓得颠三倒四的，我以为你的眼睛一定瞎了，脑门跌破了，——出了那么多血！——就糊里糊涂的写了一封信去，自己都不知写了些什么，现在害了他一晚没有睡觉，一早特地从天津赶得来。到了这里，看了你——

先生 看了我，眼睛没有瞎，脑门没有破，可是出了许多血是真的——少说点也有一茶杯。——唉，你怎么这么糊涂，就是你信里说得重了一点，有什么要紧？他的信里，原是说希望没有你说的那么厉害，现在他来了看了是没有那么厉害，他一定很快活。

太太 是！他一定很快活，你也一定很快活，可是我呢！你总不会替旁人想想！

先生 我是在这里替你想呀。不过有什么法子？根本的错误，我不应该跌筋斗。不过这不是有意的。跌筋斗也可以，偏偏的只跌开了一个口子，眼也没瞎，脑门也没破。不过这也不是有意的呀。

太太 （看了一眼手表，着急）现在已经十点啦，一会儿他就要到啦。到啦看见你看报，抽烟，说笑话！……

先生 这本来不是什么了不得的事，不说笑话干什么？难道你教我装病不成？

太太 （触动了灵机）唉！对啦！你装一装罢。（站了起来，走到他的面前央求他）你装一装，好不好？

先生 装一装？装做跌破头，瞎了眼？

太太 用不着那样。装太厉害了他看了会难过，那太对不起他啦。

先生 不装对不起你，装了对不起他，那不是太难了吗？

太太 你只躺着不要说话好啦。他问的时候，我来回他的话。

先生 我只躺着不要讲话？

太太 （点头）唉。

先生 那大概不应该有什么困难罢。

太太 你答应罢？

先生 好！我刚才答应了帮助你的。

太太 谢谢你。（看了一眼手表）现在已经十点一刻，我去拿东西去。

先生 拿东西去，拿什么东西？

太太 拿绷带去。

先生 怎么，要用绷带绑起来？

太太 自然！不用绷带怎么行？（太太很高兴的从通到内室的一扇门走出。先生接续的看他的报，抽他的烟。一会太太走进，手里拿了一个水瓶，一个玻璃杯盖在口上，一只温度表，一包绷带，腋下夹着一条毛毯。进来之后，将毯子放在一张椅上；水瓶，温度表放在桌上，用剪刀铰好绷带）

先生 （回过头来看见她所预备的东西） 啊，我真的生病的时候，你不会这样的招呼我唉。

太太 不要说这种没有良心的话，你病一回试试看。（预备好了绷带）来呀！

先生 怎么，现在就要上绑？

太太 噢，快一点，一会儿他就要到这里。（走来从他嘴里，替他拿下烟斗。用了一块宽的绷带，代他扎住了

一只眼睛)

先生 (从桌上拿起烟斗)你把我的一只眼睛这样绑起来,你教我怎么办? 我就没有用惯一只眼睛看东西。——喂! 轻一点儿。我虽没有跌破头,跌破了皮,是真的。——你弄一个活的绷带,可以随时拿上拿下的,好不好?

太太 那怎么行,一会儿它会掉下来。(绑好了)好啦,好啦。

先生 哼,这比真的瞎了眼,还要难过!

太太 (拿了毯子)来呀,躺下。

先生 现在就躺下,我没有那么傻! (抽烟,用一只眼看报)

太太 (她放下毯子,把一张矮凳子移到沙发的旁边,把水瓶和温度表放在凳上。将用剩下的绷带,放进一个匣子。布置刚完,外面的门铃响了起来)啊辛田来了,一定是他! (即忙从他的手里夺去报纸,把他拉到沙发上,躺下。从椅上取了两个腰枕,垫在他的头下,身上替他盖好了毯子。离开了他。他把藏在手里的烟斗送到嘴上,她回头看见了)噢! (她刚走去夺了他的烟斗,外面已来了轻轻的敲门的声音)请进来。
〔客厅通外院的一扇门被推开,走进担心的朋友——一个三十岁左右的男人,手里提着一个大书包,挟着一条毯子,一望而知其为一个教书先生,大有来与一个朋友永诀的神情。他进来之后,随手将门轻轻关上。向太太点了点头,张开嘴,好象说了一个“怎么样”。

太太 （回了他的礼）很好。现在他刚睡着了。

朋友 不厉害罢？（放下了书包和毯子）

太太 还好。——啊，对你不起，累你特地老远的赶了来。

朋友 你还说那样的客气话。只要他没有什么危险就好了。你不知道我接到你的信，心里怎样的急躁。你信到的时候，我刚吃过晚饭，看完信，心里一急，把刚吃的饭统统吐了出来。

太太 呵！（沉到椅上）

朋友 你怎么啦？

太太 我我——我心里难过！

朋友 心放宽一点好了。（轻步走到沙发，审视了一回病人）我们到那边去坐一会儿好不好？（她机械的站起身，看了病人一眼，正在依违两可之间，先生可着了急）

先生 （呻吟了一声）喂——唷。（病弱了的声音）谁在这儿？

朋友 是我。

先生 辛田吗——啊，你来得好，要是迟来一步，我也许见不到你了。（转过身向着外面）我要季英给你去一个电报，她说前天她有一封信给你，你一定会就来的。

（太太的眉蹙了起来）

朋友 你心放宽一点好啦，大概是没有要紧的。——你的眼怎么样？

先生 眼？瞎了瞎了。

朋友 （一惊）瞎了！

太太 （着急）没有。

先生 眼镜上的一块碎玻璃一直戳进了眼里去。

先生 （痛心）啊唉！

太太 仲湖！你不要这样烦躁好不好？

先生 我一点也不烦躁，我心里平静得很。唉，一只眼睛了还没有什么，想不到，连那一只……噢！

朋友 （更惊讶）连那一只！那一只怎么？

先生 那一只——也保不住。

太太 仲湖！

先生 运气倒霉唉。

朋友 谁那么说？

先生 医生都这么说。

朋友 那一只没有受伤罢，表面一点也看不出。怎么会连那一只也保不住？什么道理？

先生 他们说，因为内部的神经受了伤，会发生连带的关系。

朋友 不会有的事！你教谁看的？

先生 Doctor Green.

朋友 那是一个有名的糊涂东西。你放心好了，我看——至多一只也许……

先生 （哼了一声）哼。

太太 你不要听他，那一只也是不要紧的。过一两天就会好的。

先生 谢谢你这样的安慰我，不过我比你知道的清楚。如果只瞎了一只，固然很好，就是两只都瞎了也没有什么，我难过的是害了你，要你一生招呼一个瞎子，我不能不替你想想。

太太 噢，你不要替我想罢。你少说话好了。医生要你静养静养，不要多说话，不要太劳神。（走到他的面前，替他压了压盖的毯子）你不要替我想好不好？

先生 好，我不讲话。（摸了一摸眼上的绷带）不过，噢，季英，这里难过得很。你把它解下来松一松好不好？

太太 动也动不得！（走去倒茶）

先生 （又哼了一声）哼。

朋友 你的头怎么样？

先生 （看了一眼太太）季英，我的头怎么样？脑门破了没有？

太太 （正在倒茶，头也不转的）你的头？你的头一点也没有怎么样。（给茶客人）你喝茶。

朋友 谢谢，我自己来。你不用招呼。

太太 （向病人）你喝点水吗？

先生 喝水，喝什么水？冷水，不喝。谢谢你！

朋友 可以喝茶罢？喝点茶好不好？（放下茶杯，想去替他倒茶）

先生 你坐下罢。让季英招呼好啦。那边窗台上有烟。（客人从袋里摸出一个烟斗，装了一斗，抽了起来。太太服侍他喝了两口茶）今天的报你还没看见吧？听说成吾的汽车碰在电杆上，摔伤了鼻子，我希望他没有我这样厉害。

朋友 你是怎样的摔的，从洋车上翻了下来？

太太 那里，从一个台阶上。

先生 是的，前天吃过午饭，我到图书馆去，走上后院的那个台阶的时候，不知怎样脚底下滑了一下，头恰恰冲

到一块石头的边上，把眼镜打的粉碎，大约是一块玻璃，插到眼里，我即刻晕了过去，血就如同泉水一样往外涌。——

太太 一共恐怕总有一茶杯。

先生 哪里止，至少也有三茶杯。

朋友 噫！

太太 你想，他教一个听差打一个电话给我，说他摔破了脑门，已经抬到医院去。差不多把我吓昏了。我即刻叫了一辆汽车，走到医院，看见他象血人一样的躺在那里，闭了眼睛，叫他也不答应，我当时几乎晕过去。我就糊里糊涂的用铅笔写了一封信给你，那样一封糊涂信，连自己都不知道写了些什么。后来想想……

先生 噢，实在怕人，不能怪她。今天我的精神才略微好一点，你没有看见我昨天，噢！季英，今天我的精神好一点，是不是？

太太 好多了，简直不能和昨天比。

先生 唉，是的，今天我的精神好多了，啊，请你把那个烟斗给我好不好？

朋友 你能抽烟吗？

先生 季英，我能不能抽烟？

太太 我想——还是不抽的好罢。

朋友 你知道我怎样？前天我刚吃过晚饭就接到季英的信，看了心里一急，把吃的饭都吐了出来。——

先生 啊，实在可怕，这也不能怪你。

朋友 ——前天和昨天两晚都没睡好觉，恨不得即刻就跑来，今天天一亮，我就起来了，一穿好衣服，洗完

脸，就连忙赶到车站。

先生 你吃东西没有？

朋友 什么东西也没有吃。

太太 吓，真对你不起。我教她们赶快弄东西去。

朋友 不忙，我一点也不饿。

太太 （站起身，想走，她恐怕先生靠不住，再叮嘱一声）
我到后面去一去唉。

先生 你去罢，你放心好啦，辛田在这里，他会招呼我。

（太太由通内院的一扇门走出）

先生 （太太一出门，他即刻拉开毯子，坐了起来，没病人声音）噢，辛田，对你不起，害你受了一场虚惊，我的病是假的。（站起，走到书架上找烟斗）

朋友 假的？

先生 假的。

朋友 你要什么？我——（想去替他找东西）

先生 谢谢你，我找我的烟斗。——我的病是假的，不过跌破了皮，出了许多的血可是真的。（找到了烟斗）

朋友 （赶到他的面前）怎么？你的眼睛没瞎吗？

先生 （擦了一根火柴，先抽了一口烟）不但没有瞎，连伤都没有伤。（顺手把绷带向额上一推，露出他的眼睛）看！

朋友 （看了一眼他的眼睛）怎么，怎么一回事？

先生 怎么一回事？——唉，一个有了太太的人，说不出的苦衷。（坐回到沙发上）

朋友 我一点也不懂。不过——（心中释了一个重负，长叹了一口气）唉。

先生 你坐啰，我来告诉你。可是你不要让季英知道。

朋友 不让季英知道？

先生 你听我讲。前天我们为了一点小事，两个人吵了起来。我老说她的神经过敏，她老说我的神经过钝。结果两个人大闹了一场，我的脸都气青了。恰好第二天跌了这么一个筋斗。当时我自己也都以为我的眼一定瞎了，那知后来连伤都没有伤。忽然的我触动了灵机，想起前一天受了她的一肚子的冤气，我想整她一下，——

朋友 你就装起病来吓她！

先生 啊，对啦！

朋友 装做瞎了一只眼！

先生 唉，

朋友 噢，天啊！你替她想想没有？

先生 一个人受了欺侮，无从发泄的时候，他就没有工夫替旁人想了。你没有结婚，你不知道有太太的苦处。

朋友 无论怎样，这是不应该的。你们吵，闹，相骂，相打都可以，这种办法，……噢！（站起来，走到窗前，背对着那个欺侮女性者）

先生 （走上去）唉，你用不着这样的替她忧虑，她心里一点也不难过，我告诉你，——

朋友 什么话！

先生 （从窗中看见了太太）啊，季英来了，一个字也不要提，不会生出什么事来的，你放心好啦。（对方不理他，他连忙的拉下额上的绷带，走到沙发上躺下，盖上了毯子，藏了烟斗）

太太 （从通内院的一门走进，手里带着手工）鸡汤下面条你爱吃的是不是？辛田。

朋友 （他正在看着窗外出神）啊，谢谢你，我一点也不饿。

太太 不饿？坐了三点钟的火车，一点东西也没有吃。——是很好的鸡汤，因为仲湖病了，出了那么多的血，想应当补一补，所以昨天我特地自己到市场买来的一只油鸡。

朋友 （鼻子里似乎哼了一声）

太太 仲湖，你也喝一点汤吗？

先生 辛田，我应该不应该喝点鸡汤？

朋友 （不理他。停了一会，很庄严的向太太说）季英，有几句话我想——我应当对你说。（太太怔了一下，先生坐了起来）你知道，我一向是不爱管人家的闲事的，尤其是人家夫妇间的闲事。因为我觉得夫妇间的关系太复杂了，旁人是再也弄不清楚的，所以无论是怎样亲密的一个朋友，一管到人家夫妇间的事，一定是自讨没趣；在当时一方面把他一方欺侮得过甚的时候，也许她会暂时的感谢你。但是一会儿他们好起来，就把所有的错处都移到你的身上。不过象仲湖这一次的行为，他太欺侮你了，我忍不住不说一句公道话。——

太太 仲湖怎么啦？

先生 你听他讲啰。

朋友 ——前天你们到底为的什么事，我自然一点也不知道，不过那是没有关系的，刚才我已经说过，两个人

为了点事，吵起来，在气头上，相骂甚而至于相打，都没有什么不可以，象他这种的装起病来吓你，我觉得——

太太 他装起病来？

朋友 是的，他的病是假的！

太太 他的病是假的？你怎么知道？

朋友 怎么知道，刚才他亲自告诉我的。

太太 怎么？他的眼并没有瞎？

朋友 瞎！你把他的绷带扯下来看看就知道。（他以为他做了一件好事）

太太 （想了一想，了解了一切）啊，他的病是装起吓我的？他告诉你他的病是装起来吓我？噢，（她又快活，又感激的跳向她的先生）You dear！

朋友 “DEAR”！（他莫名其妙的看着太太很亲很爱的替他的先生解绷带，先生满脸的得意。太难受了，他即刻移转了他的视线，咬住嘴边。太太解完了绷带，也许还在先生的脸上亲了一下，不过我们没有看到，因为绷带还没解完，幕已经落了下来）

——闭幕

北 京 的 空 气

（独 幕 喜 剧）

“北京穷得精光，大家还是舍不得走。我因为去年盖了几间破屋，用不着出房租，每月只须有三十块钱，就够我这一个不爱穿，不爱吃，不爱应酬的花了。门房里，厨房里，和其它的一切家务，统由一位赵先生担任。他比主人慷慨，你放心的来吧”。

这是一九二六年北京学校闹欠薪，内务部出卖皇城砖瓦，天坛古柏的时候，一个北京的穷教书匠写给上海的一个朋友的一封信。

“北京东四桂花胡同六号江鱼特快到慎”

这是中秋节前，一个上海朋友打向北京朋友的一个极经济的电报。

以上的这一信一电。固多少带有时代和地域的背景，然实与正文无关。不过我们既想把相隔数千里的两个朋友拉到一块做戏去，不能不把他们的聚合叙出一个原委来。

这戏的发生，是在那“鱼”后的第三日。时刻是中秋节后，北方所特有的一个清凉优美的月夜。这几间破屋的主人，陪了他的朋友，从一家饭馆回家。那饭馆的名字，似乎是西长安街上许多“春”中之一“春”。（目前北京昔日之穷教员，都一变而为收入最丰的阔人；然而据说这长安街上的许多“春”，却都已一一先后关闭了，此亦可为教书匠绝非社会中坚人物之

一旁证。)他们因为多吃了一点东西,想略走几步。不想受了那凉风与月色的引诱,竟直从饭馆走到家门。那时已经十点三刻,正是我们开幕的时候。

幕起之后,我们看到的只是一间黑暗的屋子。正苦用目力想辨识屋中陈设的时候,我们听到一个电铃的声音。一会,房门推开,电灯转明,我们看见屋中的一切;同时看见走进屋来的两人。那位身体较胖,穿着整齐洋服,我们一望而知其为由上海来的客人。大约因为身体较胖,又不惯于走路,他眼见得很疲倦了。进屋之后,将大衣、帽子挂到一架衣架上,即刻就在一张沙发躺下。大有再也不想起来的神情。

另一位穿的是中国衣服。当然是主人了。他进来之后,从桌上拿起了一堆等着拆封的邮件,坐到一张椅上拆看。头上留着帽子。

客人 糟糕,今天吃多了。

主人 不要紧,多坐一会儿睡觉就是了。(摸出一个表来看一看)

客人 几点?

主人 十点五十分。

客人 我们走了有半个多钟头。从饭馆到家,总有五里多路吧?

主人 (心不在焉的)总有吧。(又拆开一封信)——累了吧?

客人 还好。(似乎要证明‘还好’,他站起身,走到一个面南的窗边)——北京的月亮真好。

主 人 北京什么都好，——上海有这样的饭吃吗？有这样的路走吗？有这样的建筑吗？有这样的空气吗？

客 人 空气，唉，空气是不用钱买的，北京的空气可不贱。连睡觉的时候都算在里头，我想总花到我五分洋钱一口吧！（坐回到沙发）

主 人 空气是不用钱买，你可以尽量呼吸，不错，不过这种自由的呼吸学术、文化的空气，你花了钱还没有地方可以买到。（一张传单，飞进了一个字纸篓里去）——北京不但建筑是世界第一，人物也是全国所特有。士，农，工，商，倡，优，吏，卒，铺子里的掌柜，馆子里的伙计，街上的巡警，家里的老妈子，听差——尤其是与你有密切关系的听差——没有一样不比别处强。（帽子挂上了衣架）就连叫化子和外国人，一到了北京，都变斯文了。

〔有密切关系的听差（老赵）推门走进。他是一个未走模型的北方佬，但是一个毫无模型的听差。他同时又聪明又傻气。比方说，主人不在家时，他爱坐在大门外的门槛上观望。等到远远看见主人回来的时候，他即刻走进，把门关上，等主人压铃之后，方才重新开门，这是聪明，还是傻气？他身上穿的一件青布长衫。约有三十岁的光景。恐怕还没有结婚。这时他手里拿着一个茶盘，里面放着一把青花茶壶，几只同花的杯子。他把茶壶茶杯放到桌上，手提了茶盘，毫无做作的向那主人的客人说：

老 赵 板桥的李先生看您来了。我说您没在家，问您什么时候回来，我说您今晚有饭局，他说明天九点再来，请

您在家候一候。

客人 噢。他没有说别的什么吗？

老赵 没有。

主人 咖啡买了没有？

老赵 买了。

主人 下午有谁来了没有？

老赵 没有。四点钟的时候，张太太带了少爷小姐洗澡来了。少爷小姐在院子里玩了一会儿。

主人 噢。（他把看过的信，放到书桌的一个屉子里。从书桌走回，倒茶。老赵走出）

客人 怎么？你这里开澡堂子吗？

主人 澡堂子？岂但澡堂子。咖啡馆，烟酒铺，洗澡堂子，公共阅报室，没有结婚、无太太可陪的人的俱乐部，结婚过久、陪太太陪得太多了的人的遁逃所。

客人 （笑）我是来干吗的？

主人 你？你是来呼吸空气的。

客人 五分钱一口的学术空气，哈哈。

〔老赵拿着一扎包裹、几张帐单走进。包裹里的内容，和帐单上的记载，等一会我们就有机会知道。〕

主人 （敬茶）喝茶。

客人 多谢！（动了一下，又复倒下）

老赵 （拆开了那扎包裹，拿着一筒咖啡，向着客人）您看这是您说的牌子不是？

客人 （坐了起来。对北京的听差，不得不格外客气一点）啊对了。

老赵 您要烧一点试试吗？

客 人 谢谢你，不用。今天太晚了，明天再试吧。

主 人 （喝了一口茶）哪儿买的？

老 赵 （极有趣似的）吓！这牌子可找了好几家呢。您说那家可没有。他拿出一个新牌子来，我看那样子不象，我说，您这牌子对吗，他说外面牌子不同，里面可是一样，我说那哪儿成？——回来，在市场的里面可买着了。（收回了桌上的包裹）

主 人 你到了东安市场。吉祥园听戏去没有？

老 赵 没一有。——哪儿呢……上回碰到里头的一个熟人，硬拉了去……

主 人 （向着对面的朋友）老赵从前在吉祥园做过事，他去听戏不用花钱的。等几时有好戏的时候，要他请你好了。

老 赵 您一呃。（侧了一侧头。摔了包裹走出）

客 人 （站到桌前。一手取了茶碟，一手取了茶杯，慢慢的喝茶。顺眼看到老赵留下的帐单。显然的有什么引起了他的注意。把茶杯放到茶碟，顺手取了帐单）七日。面包，一吊五百；鸡子十个，九吊四百；垫洋车，六吊七百；水果，大洋一元二毛。（以上第一页）——八日。面包，一吊五百；取灯一打，两吊两百；手纸一卷，大洋二毛二；垫洋车，三吊；垫陈先生洋车，小洋六毛。（以上第二页）——九日。面包，一吊五百；咖啡一筒，大洋一元五毛；方糖两磅，大洋四毛四分；牛油一磅，大洋一元三毛；牛奶六罐，大洋九毛六分。——三日共用，大洋五元四毛二分，小洋六毛，铜子二十五吊五百。共合大洋六元八毛七分。加三日菜洋三元，共大洋九元八角七分。

领上洋十元。除收下欠洋一毛三分。（以上第三一长页）——清楚得很。字写得好极了。失敬之至。（放回帐单）

主 人 （走去看了一看帐单）这不是他自己写的。

客 人 不是他自己写的？（主人摇了一摇头）谁写的？

主 人 这是他的书记写的。

客 人 书记？他用了书记？谁是他的书记？

主 人 马路对面的那位测字先生。

客 人 啊哈。——唉，我看老赵很好，为什么他们说他要不得？

主 人 本来很好。（残茶倒进了痰盂）——谁说不好？他最大的好处是爱面子，爱交朋友，最慷慨。旁人家是主人教听差的应该怎样的小器，他是听差教主人应该怎样的大方。（倒了第二杯茶，加满了客人的杯子）

客 人 多谢。——他们说你回去的时候，他弄了好些人来住你的，吃你的，是真的吗？

主 人 没有好些人。只是他的舅舅、舅母和一个表姐。不过从这一点你看不出他的好处来。家里有人做活的时候，木匠，瓦匠，油匠，请客的时候，人家的老妈子，洋车夫，过年过节的时候，铺子里的收帐的，一到了这里，就都是他的好朋友。只要人家稍微帮他一点忙，他就即刻请他们吃饭。

客 人 （好笑起来）是他请吃饭，还是你请吃饭？

主 人 你总脱不了商人的气息。饭菜值得什么，人情可贵，饭菜是我的，人情是他的。——他们说他们偷我的东

西，真冤枉，我有什么可以偷？台凳桌椅有数的，衣服连自己都不够穿；一年以来，手上就没有存到五十块钱。他至多桌上摸几个铜子儿。其余可偷的东西，米，煤，酒，烟，如是而已。——啊，说到烟，今天我可把烟忘买了。不过罐子里剩下的，大概还可以把我们度到明天吧。（他摸出一个烟斗来，预备抽烟）烟斗在大衣袋里吗？

客人 谢谢，我自己拿去。（走向衣架）

主人 （打开桌上放着的烟罐，伸进手去）吓！奇怪！（拿侧了罐子又望了一望）岂有此理！

客人 怎么？（带了烟斗走回）

主人 这罐子里的烟你拿了没有？

客人 没有。怎么？没有了么？

主人 噢，这家伙真笨！偷东西这样偷法的！——老赵！

客人 算了吧。

主人 我们就剩下这一点儿，他那儿很多，他不应该再拿我们的。（老赵走进）这罐子里的烟你搁哪儿去了？

老赵 噢，李先生倒去了。他看您剩下一点儿，想不拿，我说不碍事儿，您自家买去了。——您忘了吗？

主人 （再也没有想到会得到这样的一个回答。一肚子的气，无从发作。半晌）好了。（老赵走出）

客人 （自在得很）所以天下的冤枉的事多得很。一个人不宜神经过敏。（一面说，一面裁了一条纸擦净他的烟斗）

主人 （真受了天下冤枉之一）神经过敏，那天我雇车回来，没有车钱，我走到他房里去找铜子儿，桌上放着

我的一个破烟斗，难为他已经用布扎得好好的，架上
一个旧烟罐子，里头，装了足足的有大半罐子的烟在
里头。

客 人 真的吗？（坐了起来）你说偷烟，我以为你说笑话，
原来……你拿回来没有？

主 人 拿回来？当然没有！难道他就不会自己花钱买烟抽
吗？也许是他的呢？——一个人不宜神经过敏对不
对？

客 人 对呀。不过现在没有烟抽怎么办？肚子里的东西，似
乎还一点没有消化。——买到香烟吗？

主 人 这时候到哪儿买去？

客 人 （说笑话）擦清了烟斗没有烟抽多难过，教老赵请客
好不好？

主 人 好。

客 人 也许他的烟也抽完了。

主 人 那除非他比我还抽得厉害。

客 人 （装得很正经的口气）唉，真的问他去要一点儿来好
不好？（他站了起来）

主 人 （向他看了一眼，他点了一点头）不要胡闹啊。

客 人 （进一步）你不是说他很慷慨吗？我想他一定肯的。
如果他不肯，那我就说你前天还看见他架上有半罐
子。（走去开门）

主 人 （急了）莫莫！

客 人 （不管）老赵！

〔可怜的失主，犯了罪似的躲到书桌边，装做寻找东
西。

客 人 唉老赵，现在还买到烟吗？

老 赵 这时小铺子都关门了。

客 人 噢，——好了。那么明天再说吧。

老 赵 您还有别的事吗？

客 人 （向主人）你没有别的事吧？（得不到回答）好了。没有别的事。（老赵走出。主人走回）把你吓坏了吧！（他重新躺下，难怪他得意）

主 人 （半晌。打了败仗吐唾沫）我今晚抽烟抽得很多。难过的是你。

客 人 （也毫不客气起来）是的。北京的生活，如此艰难，一个从上海来的人，第一，就不该吃这么多的东西；第二，他应该自己多带几罐子烟来。（空气僵得很。他站起身，拍了一拍肚子）不要紧，走动走动就好了。（他走动起来）

主 人 （他捡起一张报纸，坐在椅上看报。面上似乎不甚快乐。一会，忽然兴奋起来，好象触动了一个灵机，面上现出得意的神气，站起身，但又复坐下。他有了主意）老赵！（继续看报。老赵走进）把桌上收拾一下。（说完，他放下报纸，走出屋子，关好了门）

〔老赵把桌上的茶具拿开，把桌布上的灰尘抖了，重新铺上。把烟灰碟中的烟灰，倒入痰盂，把茶具，烟罐，烟灰碟等照旧放好。收拾刚完，主人走进。〕

主 人 （打开门，让老赵走出。关上门。走到桌边。从衣袋中摸出一块手绢。打开烟罐，把手绢中所包的东西，放进烟罐）诺，请——抽——烟。

客 人 什么？（走来一看，不信任他的眼睛。又摸出一把，

送到鼻边)真的烟!——哪儿弄来的?

主 人 (不客气先装了一斗)哪儿弄来的?从听差的房里偷来的。

客 人 喔!!

主 人 把你吓坏了吧!

〔这一次，的确是他非常的得意，对方无话可说，只摇了一摇头。这是他们一拳还了一脚，空气和平了。从两人的嘴里，同时喷出烟来。看他们的神情，大有非抽完罐中所有的烟不肯睡觉的样子。我们没有吃多东西，可不能久候了。只好无礼的把幕拉下，告罪告退。

十九年六月想念北京不已时，从载于《现代评论》

第四卷第九十四期的一篇短篇小说改作。

三块钱国币

(独幕喜剧)

人物 吳太太——抗战期间，西南的某一省城的热闹街上所看到、听到、碰到的无数外省人之一，年三十以上，擅长口角，说得出，做得出。如果外省人受本省人的欺侮是一条公例，她是一个例外。

杨长雄——抗战期间，跟着学校迁移，上千的流离颠沛的大学学生之一。年二十左右，能言善辩，见义勇为，有年青人爱管闲事之美德。如果外省人袒护外省人是一条公例，他是一个例外。

成众——休假日期，杨长雄卧室中进进出出的许多少年朋友之一。年岁与杨相若，言语举动常带有自然而不自觉的幽默。如果一个人厌恶女人的噜苏，喜欢替朋友排难解纷是一条公例，他好象是一个例外。

李嫂——物价飞涨，工资高贵的非常时期中，许多从乡间来省谋生赚钱的年青女佣之一。年二十以下，毫无职业经验，初出茅庐，虽得其时，而未得其主。如果一个女佣只有赚钱，不会贴钱，只有正当的或不正当的增加财产，不会损失财产是一条公例，她确实是一个例外。

警察——当然是西南某一省城内许多维持治安的警察之一。但在数目的比率上，微有不同，因为在这一个城内，不但警察数目较多，卫队、宪兵、

纠察、侦探亦较多。然这与本剧无关，没有说明之必要。如果警察应该尊重权威、专门招呼汽车是一条公例，他不是一个例外。

时 间 一九三九年抗战期间。

地 点 西南的某一省城。

布 景 一个旧式住宅的四合院子。上面是有廊子的三间正房，是吴太太的住所。右面是两间矮小的厢房，是杨长雄的公寓。左面两间厢房，一为厨房，一为出门的过道。院子里有树有花，也有晒着的被单，女人的内衣和小孩的尿布等。廊子上堆着别无放处的桌子、椅子、茶几、板凳和小孩的车马等。

开幕时，吴太太在收拾晒干的东西，有的只是折好，有的先需熨平。杨长雄坐在窗外的一个蒲团上看书，晒太阳。

吴太太 （继续开幕以前的口角）穷人，穷人，这个年头，哪一个不穷呢，哪一个不是穷人呢？白米卖到六十块钱一担，猪肉一块五毛钱一斤，三毛钱一棵白菜，一毛钱一盒洋火。从来没有听说过。穷人，穷人，是的，做娘姨的是穷人，做主人的个个是发财的吗？这个年头，只有军阀，只有奸商，没有良心的人，才会发财呀，我们可不是这样的人——这样的三间破房子，一个月要四十块钱的房租。打仗以前，连四块钱都没有人要。简直是硬敲竹杠！这样的事，才是欺负人的事，这样的人，才需要旁人去教管教管……（一面说话，一面已折好几件衣服，说时，目光向杨长雄藐

视，他显然是她在教管的对象)

〔杨长雄想用两手掩耳，则无手拿书，不得已，用一手把对着声浪的一耳掩上。

吴太太 是的，我用的娘姨是一个穷人，我承认，可是我并没有欺负她。这样贵的伙食，她一个人吃三个人的饭，我并没有扣她的工钱呢。（转调）打破了我的东西，不赔！还有旁人帮忙，说不应该赔。我倒要听听这个大道理。

成 众 （正当他的朋友预备讲道理的时候，从右厢房走出。一手提着一张方凳，一手拿着一盒象棋，走到杨长雄的面前，放下凳子）下棋，下棋。

杨长雄 （放下书本，预备下棋。忽然看了吴太太一眼，想逃出对于下棋不利的恶劣环境）拿到里面去下好不好？

成 众 （没有懂得杨长雄的提议的理由）里面很冷，外面有太阳，外面比里面好得多。（刚说完，就看见杨长雄用大拇指向后指指那恶劣环境的产生者，了解了杨长雄的意思）喔！里面和外面一样！

〔两人排好棋子，开始下棋。

吴太太 （将已经整理过的几件衣服收进屋去。一会走出，手里拿着一只花瓶）呶，看罢，就是同这个一模一样的——一只花瓶。还是五年前我从牯岭避暑回上海的时候在九江买的。他要二十块钱一对，是我还了六块钱买下的。用到现在，没有见打破一点。我因为喜欢它的样子，才特地当宝贝似的带在身边。她把那一只打个粉碎！你说可恨不可恨？现在你就是出十块钱一只，也没地方可以买得到。我要她照原价赔我三块钱，可算

是十二分的客气了。（说着，将宝贝玩赏了一回，顺手放在廊上的一张茶几上。继续做她未完的工作）

成 众 老兄，你也应该客气客气啊！怎么连将军你说都不说一声！

吴太太 ……现在的三块钱，值什么？抵不到以前的三毛钱。照道理应该照市价赔我才是。不过我既说了只要她赔我三块钱，已经说出的话，我不反悔。可是如果连三块钱都不赔我，那可不行！

成 众 （并非认真的）唉，老杨，我和你赌一个输赢好不好？这盘棋，如果你赢了，我出三块钱；如果我赢了，你出三块钱。赢的钱送给李嫂让她还债，怎么样？

杨长雄 李嫂没有债，我也没有钱。你是阔人，三块钱不在乎，我是一个穷光蛋，我的三块钱用处多得很。（用刚听到的口吻）这个年头，自来水笔，卖到六十块钱一枝，钢笔头，两块钱一打，九毛钱一瓶墨水，一毛钱一只信封。从来没有听说过！

吴太太 （得到了一个进攻的机会，回头向杨长雄）啊，你知道说穷，你也会说你是一个穷人，那么刚才你说的全是废话！你既知道大家都是穷人，还说什么替穷人想想？你说你是一个穷光蛋，请问，现在哪一个不是穷光蛋？

杨长雄 （被迫抗战）吴太太，你还要多讲吗？

吴太太 我为什么不能多讲？难道我连在我自己家里说话的权利都没有了吗？

杨长雄 （放弃了纸上谈兵）好罢，你既要讲，我就再和你讲

好了。你刚才要我讲道理，我为省事起见，没有理会。现在我把这个道理就来讲给你听听。我们都是穷人，不错，不过穷人也有穷人的等级。一个用得起娘姨服侍的太太，如果穷的话，是一个高级的穷人；一个服侍太太的娘姨，是一个低级的穷人；象我这样一个扫地抹桌子要自己动手的穷学生，是一个中级的穷人。如果今天是我这样一个中级穷人，打破了象你这样高级穷人的一只花瓶，也许还可以勉强赔得起。现在不幸得很，打破花瓶的是李嫂，她是你雇用的一个娘姨，她是一个低级穷人，她赔不起。三块钱在你不在乎，可以不在乎，在她……

吴太太 你这话不通，什么叫做不在乎？……

杨长雄 不要忙，不要忙。请你让我把话讲完。不在乎，就是说，一桌酒席，一场麻将，一双丝袜，一瓶雪花膏，……

吴太太 废话。那是我的钱，我爱怎样花就可以怎样花，旁人管不着。

杨长雄 好，好，好，就说是我说错了，你说对了。就承认这个问题不是在乎不在乎，也不是赔得起赔不起的问题。这正是我要说的话。穷不穷，赔得起，赔不起，讲的是一个情，人情之情。现在我要说的是一个理，事理之理。我们争的是：一个娘姨打破了主人的一件东西，应该不应该赔偿的问题，我的意见是：一个娘姨打破了主人的东西不应当赔，主人不应该要她赔。完了。

吴太太 喔！不应该赔？

杨长雄 不应该。

吴太太 花瓶是不是我的东西？

杨长雄 是的。

吴太太 是不是李嫂打破的？

杨长雄 是的。

吴太太 一个人毁坏了别人的东西，应该不应该赔偿？

杨长雄 应该赔偿。

吴太太 好了，还要说什么？

杨长雄 啊，别忙，别忙，你说的是毁坏了别人的东西，可是你不是别人啊！我问你，李嫂是不是你的佣人？

吴太太 是的。

杨长雄 佣人应该不应该替主人做事？

吴太太 当然。

杨长雄 你的花瓶脏了，你要不要她替你擦擦？

吴太太 要她擦擦，是的，可是我没有叫她打破啊。

杨长雄 当然你没有叫她打破。如果是你叫她打破，那就变成执行主人的命令，替主人打破花瓶，那就只有做的快不快，打的好不好的问题，而没有赔偿的问题了。我现在再请问你：从古到今，瓷窑里烧出来的花瓶，少说，也有几十万几百万。这些花瓶，现在到哪里去了？一个花瓶是不是有打破的可能？

吴太太 有的，谁可以把它打破？

杨长雄 是呀，谁可以把它打破？我请问你。

吴太太 花瓶的主人可以把它打破，该有花瓶的人可以把它打破。

杨长雄 你这就错了，该有花瓶的人，不会把花瓶打破，因为

他没有打破的机会。动花瓶的人，擦花瓶的人，才会把它打破。擦花瓶是娘姨的职务，娘姨是代替主人做事。所以娘姨有打破花瓶的机会，有打破花瓶的权利，而没有赔偿花瓶的义务。好了，还要说什么？

吴太太 胡说八道！

杨长雄 胡说八道？我还有话要说，你要听不要听？

吴太太 我不要听！

杨长雄 你不要听？没有关系！我还是一样的要说。因为你刚才说了半天，你并没有征求我的同意。你说你在你的家里，有你说话的权利，现在我在我的家里，也有我说话的权利。刚才我说的是理，现在我还要说势，“理所当然，势所必至”的势。刚才我听说，你已毫不客气地把李嫂的身上都搜过了。一个主人有没有搜查她雇用的娘姨的身上的权利，这是一个极严重的法律问题，现在且不去说它。你搜查的结果，你发现了她身上只有三毛钱，对不对？现在你要她赔的不是三毛钱，而是三块钱。这三块钱的巨大赔款你叫她从何而来？所以我劝你……

吴太太 那不用你担心，你等着看好了。

成 众 下棋，下棋。

〔杨长雄就此下台，回到象棋的战场，继续未完的棋局。吴太太也继续回到她未完的家事。少停，外边先传进一阵敲门的声音，接着走进一男一女，男的一望而知是一个警察，女的一手提了一个小包袱，从她的可怜神情，也不难猜出，她就是闯了祸的李嫂。〕

吴太太 啊，警察！你来了，好得很，谢谢你！

警 察 太太！

吴太太 （放下工作，走到来人的近边，指着李嫂，对警察）
她是我雇用的一个娘姨现在我把她回了，她就要走。
她今天早上把我的一只花瓶打破了，我的花瓶原来是一对，（说着，从茶几上将另一花瓶拿来作证）请你看一看，她打破了的那一只，同这一只一模一样。这一对花瓶，是我亲自在江西买的，江西是全国出最好瓷器的地方，你知道，原价六块钱国币一对，现在要到市上去买，十块钱一只也买不到。现在我要她照原价赔我三块钱国币，她自己也已经答应了赔我。她要扣除她的工钱，可是她以前的工钱，我已经都给了她了。现在我不愿意再用她，因为——因为一对花瓶已经打碎了一只，这剩下的一只，我一时还不想把它打碎。（为谨慎起见，将一时不想打破的花瓶放还到原处）现在我先请问你，她打破了我的东西，应该不应该赔偿？

警 察 是啦吗。

吴太太 好，请你问问她，花瓶是不是她打破的？是不是她答应了愿意赔我？

警 察 （认为用不着问）是啦吗。

吴太太 请你问一问，她是不是答应了赔我三块钱？

警 察 （向李嫂）你懂吗？你打碎了主人家的花瓶，太太要你赔她，赔三块钱国币，你听懂了没有？

〔李嫂低头无言。〕

吴太太 好了。我已经看过她的包袱和她身上，她只有三毛钱。现在请你等一等。（向杨长雄看了一眼，走进正

房。一会，提了一个小包袱走出，向警察）这是她的铺盖。这条巷子的对面，就是一家当铺。我请你带着她把这个铺盖拿到那家当铺去押三块钱交给我。

杨长雄 （从蒲团上跳起来）什么？你要押她的铺盖！

吴太太 是的。

杨长雄 （走到吴太太的面前大有抢夺铺盖之势）岂有此理！你把她的铺盖押了，你叫她睡什么？

吴太太 这是她的铺盖，不是你的铺盖，与你无关！（转向警察）警察，请你过来，我指给你看那一家当铺在哪里。（向门走去）

杨长雄 （走去拦住去路）不行！

吴太太 什么叫不行？这是不是你的东西？打破的是不是你的花瓶？我的事要你来管！——先生，请走开，让我走路！

成 众 （走去把杨长雄拉开）下棋，下棋，下棋，下棋，下棋，下棋。

〔吴太太、警察、李嫂同走出。杨长雄回到蒲团上，气得说不出话来。〕

成 众 （燃着一枝香烟，也回到原来的位置，静默了一会）这盘棋大概是没有希望下完了罢？（无意的一人代表两方，进行未完的棋局）

杨长雄 （转过气来）唉，气人不气人？这样的蛮家伙，见过没有？捶她一顿，出出气，赞成不赞成？

成 众 （似乎经过了一番考虑）和一个女人打架？不大妙。可是我赞成给她一个教训。

杨长雄 这样的女人，除了拳头的教训，没有别的方法。我想

给她几拳，打一个痛快再说。（站了起来，好象真想预备动手的样子）

成 众 （知道这不过只是说说，所以也就随便应应）不甚赞成。（又走了几著棋）

〔杨长雄在院子里走来走去。成众一人著棋。一会，吴太太从大门走进，面有余怒，进来后，即走进正屋。不久，警察走进，一手提了李嫂的铺盖，一手拿了三张纸币。〕

警 察 太太！

吴太太 （从屋内走出，看见纸币，同时也看见了铺盖）怎么了？

警 察 这里是三块钱国币，交给你。（呈上手中的纸币）

吴太太 （收下应得的赔款）铺盖怎么了？

警 察 是啦吗，当铺的少奶奶，给了三块钱，听说太太是外省人，她不要李嫂的铺盖。

吴太太 （不甚中听，赶紧将警察向大门引去）对不住得很，对不住得很，谢谢你，谢谢你。（引着警察一同走出）

杨长雄 （向成众）你说丢人罢？……这样的一个无耻的泼妇！

吴太太 （走进，不幸的听到了对她的批评，向杨长雄）什么？你讲什么？你骂人是不是？（向成众）成先生，你听见的，他破口骂人……

成 众 对不起，我在下棋，没有留心到我四周围的环境。

吴太太 （再转向杨长雄一逼）你以为我没有听见是不是？无耻，我请问你什么叫无耻？（得不到答复）无耻，是

的，旁人的事，不用他管，他来多事，才是无耻。一个在背后骂人的人，才是无耻。……

〔杨长雄仍旧无言，一忍。〕

吴太太 （再逼）……一个大学生，以为了不得，自己说话不通，还想来教训旁人，自己以为是受过高等教育，开口骂人！泼妇，请问什么叫做泼妇！哪一个是泼妇？讲啊！

〔杨长雄欲言而止者再，再忍。〕

吴太太 （三逼，转到杨长雄的面前）你没得说了是不是？刚才你很会说话，怎么现在连屁也不放了？你骂了人你不承认。你骂了人你不敢承认。这才是无耻。是的，无耻！下流！混蛋！

〔杨长雄面白手颤，忍无可忍。忽然看到了茶几上放着的花瓶。急忙地走去，抢在手中，走到吴太太的面前，双手将花瓶拚命的往地上一掷，花瓶粉碎。〕

吴太太 （血管暴涨，双手撑腰）你这怎么说！

杨长雄 （理缺词穷，闭紧了嘴唇，握紧了拳头，没得说。忽然灵犀一点，恢复了面色，伸手从衣袋中摸出了三张纸币送上）三块钱——国币！

〔吴太太事出意外，一时想不出适合环境的言词。抢了纸币，握在手内，捏成纸团，鼓着眼，看着对方。〕

成 众 （危险暴风雨渡过，得到了这一场恶斗的结论）和棋。（收拾棋子）

——闭 幕

等太太回来的时候

(四幕喜剧)

人 物

梁老爷

梁太太

梁 梅——大小姐

梁 治——少 爷

梁 玉——二小姐

许任远——表少爷

孙泽生——姑少爷

张 妈——女 仆

旅馆侍者

时 间

一九三九年秋间。

地 点

上 海。

第 一 幕

下午三时。

旅馆里的一间客房，分成内外两室；内为卧室，外为会客室。

开幕时，室内无人。

幕启后，先听到一个钥匙开门的声音。接着房门打开，许任远、梁治同走进。后面跟着旅馆的侍者。许任远手里拿着几份中外日报。进门后，将帽子挂到衣架上，报纸丢在椅子上，走到一张写字桌前检阅桌上的邮件及客人留下的名片等，处处现出他是这屋子的主人。梁治手里提着一个提琴盒子，臂膀上披着一件雨衣，旅行的装束。进门后，帽子留在头上，手里提着东西，先察看他的环境。处处现出他是这屋子的生客。旅馆侍者手里提着一个旅行用的手提包，提包上贴了许多各处旅馆的招牌纸，挂着邮船的卡片。

侍 者 提包拿到里面去吧？（预备走向内室）

许任远 不，就放在这里好了。等一会就要拿走的。（向生客）唉，刚才我要你把你的提包放在汽车上，不用拿下来，你说拿下来再说，我没有懂你的意思。

〔侍者放下提包，收拾屋子。

梁 治 中国的小说书上常常有两句话，描写一个潦倒的英雄，说弄得他“有家难奔，有国难投”。我不是一个小说书上的英雄，可是我目前的处境，确是如此。现在我虽然回了国，我还不一定就能回家。

许任远 不能回家？

梁 治 家里当然是要回去看看，不过不一定就住在家里。

（说着，已除了帽子，放下雨衣和提琴盒子）

许任远 为什么？

梁 治 就是因为这个问题，我才想要先来和你谈谈。在我未回家之前，我不能不先弄清楚。我的父亲……

许任远 （不要他当着旅馆侍者多说，用手止之。向侍者）茶房，今天上午有没有人来电话？

侍 者 （正收拾桌上的茶具，忽然记起）啊，有的，上午十一点钟，来了一个电话，请五十八号的杨先生说话。问他哪儿来的，不肯说。问他姓什么，不肯说。问他叫什么，也不肯说。他说等杨先生回来，告诉一声，今晚八点钟的约会，决定改到九点。这样一说，你就会知道。

许任远 对了对了。谢谢你。

〔侍者取了茶具走出。〕

梁 治 刚才茶房是不是说“杨先生”？

许任远 是的。

梁 治 哪一个杨先生？

许任远 杨先生就是我！

梁 治 就是你？

许任远 怎么，你觉得奇怪吗？

梁 治 我真有点莫名其妙了。你是上海有家的人，你住在一个旅馆里。你姓许，人家叫你杨先生。——怎么一回事？

许任远 不要忙，不要忙。让我先打一个电话回去，通知她们一声。我们然后再谈。（走去拨自动电话机）

〔梁治坐下。〕

许任远 （得到了电话的回音。向话机）哈罗，喂喂，你哪儿啊？……啊，你是顾妈吧？我是少爷啊。……是的是的。唉，唉，你去请少奶奶来接电话。听清楚没有？

……对了，对了。（等了一会电话，没有消息，向客人）说不定她们已经出来了。（又等了一会，再对电话）喂，喂，哈罗，你是惠芬吧？我任远啊，……

（忽然发现了错误，提高了声音）啊！你是玉妹，我是任远啊。你们吃了饭没有？……是的是的。……到了，到了。……两点半钟。……当然接着了。唉，你听我说，船是两点半钟到的，人也接到了，我们现在是在大东旅馆五十八号。我已经派了车子来接你们。什么？……唉，对了，对了。喂，喂，我说，你们来到这里问五十八号的一个姓杨的杨先生——不是姓许，也不是姓梁。听清楚没有？大东旅馆五十八号杨先生……对了，对了。什么？怎么走到了旅馆？啊，你不要问，等一会你来到这里就会知道。喂，喂，要不要和你哥哥讲话？

〔梁治站起，走向电话机。〕

许任远 ……什么？喔喔喔，好，……好好。那么请你们就来吧。……一会儿见，一会儿见。（放上电话听机，转回头）汽车已经到了。她们即刻就来。——现在我们

可以开始我们的谈话。（从桌上取了一个香烟罐，敬客）抽烟吗？

梁 治 谢谢，还没有学会。

许任远 真是一件好事，尤其是在现在。象这样的 蹩脚的香烟，现在在重庆、昆明要卖三四块钱一听。就是上海，写一篇文章，有时也要花我两三块钱的本钱。

（放回烟罐，取了一枝烟）

梁 治 没有法子断绝吗？

许任远 香烟好比是一个朋友，并且是一个既可与共患难又可与共安乐的朋友，非到万不得已的时候，是不应绝交的。

〔侍者拿了茶具走进。〕

许任远 （向侍者）茶房，等一会就有两位女客来看我。到了这里的时候，你就请她们上来好了啊。（燃了火吸烟）

侍 者 是。（放下茶具，走出）

许任远 （倒茶）我们刚才讲什么？啊，对了，你问我为什么姓杨，为什么住在旅馆，是吧？现在我可以告诉你。

（敬茶）

梁 治 谢谢。（接了茶）

许任远 上海现在变成了一个恐怖世界。自从两年半以前中日战事发生之后，上海就成为抗战工作的中心。在以前，只有黷政治的，办党的，做特务工作的人，才引人注意，受人监视。一个不留心，手枪炸弹，这本是很平常的事，没有什么稀奇。现在的情形可全变了，这半年以来，自从这一班新汉奸……（忽然打住）喔，

对不住。（替自己倒茶）

梁 治 没有关系，你讲好了。你都不能不承认这一班人是汉奸，对吧？我都不能不承认这一班汉奸之中，有一个是我的父亲。

许任远 （承认事实。耸了耸肩）对，是你的父亲，是我的姑丈，关系也差的不多。所以不用忌讳，唉，——刚才我说，上海越弄越不成样子。以前敌人与暗探所注意的，只是与政治或与军事有关系的人。自从这一班——新人物来了之后，别的贡献没有，他们只做了两件极无聊的事。第一件是在沪西越界筑路的区域内，抢房捐，开赌场。第二件是绑架学校的校长，暗杀报馆的主笔。只要你稍微说几句公道话，或是拒绝登载他们的东西，他们就用极卑鄙的手段来对付你。……

梁 治 所以连你也……

许任远 所以连我也有时姓许，有时姓杨。至于这间房子的用处，那是因为我有时想约几个朋友谈谈，如果报馆里不便，家里不便，我就约他们到这里来。换句话说，这间房子是报馆主笔的一间外室。

梁 治 据我所知，这一班你所谓新人物是今年春天来的。是不是他们一来了之后，父亲就和他们混在一起。

许任远 什么时候发生关系不知道。公开的发表言论，是最近几个月的事。

梁 治 （喝了一口茶）这些杀人绑票的事，你想我父亲都有份吗？

许任远 这倒不敢说。也许他感觉兴趣的不是这些实际工作，而是偏重于文字宣传方面也说不定。

梁 治 （讽刺的）父亲做的什么官？

许任远 他还没有做官——那是将来的事。——他现在做的是和平协会的会长。

梁 治 做些什么事？

许任远 宣传和平，反对抗战，提倡中日亲善，攻击国民政府，这一套。

梁 治 这些事有人去干！一个人什么事不可去做，要做汉奸。这是我无论如何不能了解的。

许任远 饭碗与良心的问题。你如果要我分析汉奸的人品，我想我可以把他们分为三等。第一等是虽有良心，没有饭吃。第二等是本无良心，又无饭吃。第三等是虽有饭吃，没有良心。

梁 治 汉奸讲得上品格吗？我想汉奸就是一个汉奸就够了。

许任远 这当然是更彻底、更正当的看法。

梁 治 （静默了一会）你有好久没有见着他了吧？

许任远 谁？姑丈吗？自从他做了——新人物之后，我们就完全断绝了关系。——自然，姑妈那里我仍旧是常去的。

梁 治 妈妈气死了吧？

许任远 可想而知。姑妈是多高明的人，你想。不过她从来不提姑丈的事，姑丈也从来不回家去。你下船之后，说找一个地方和我谈谈，我就知道，你是要打听打听家里的情形。据我所知，姑丈是不回家的，所以你不必担心。你的这只提包也就可以放在汽车上不必拿下来。

梁 治 家里就只有妈妈和妹妹两个人？

许任远 大姐和她们同住。不过泽生姐夫还住在自己家里。他大约三两天就去看看她们，照应照应。有时说不定也住上三天、五天。

梁 治 （又沉思了片刻）有人说，泽生也加入了他们的团体，这话可靠不可靠？

许任远 那是没有的事。这个我相信我知道的最清楚。泽生，你知道的，他对于政治是根本无所谓的。他的兴趣是做生意。他目前的问题是碰到了这样一个难关，如何维持他的营业。在这一方面，他也还比较的漂亮。简单的说，他与姑丈的关系，仍旧是丈人、女婿罢了。这就是他和我们不同的地方。至于别的，一定没有。就连这一点，我相信也还是因为大姐的关系。

梁 治 姐姐的关系？这个我不明白。

许任远 你不明白吗？大姐是一个孝顺的女儿。——唉，我得声明，这不过是我的推想而已。——大姐对于父母，一向是无微不至的。说不定常常挂念父亲的身体好不好，有没有人招呼，有时也许想写一封信问候问候；说不定还希望能有个人去看看他。这一类的事，你想，除了自己的丈夫，谁可以替她去做去？——我已经说了，这只是一种推测。不过我相信我的这个推测是不错的。

梁 治 是的，一个女儿的情感。

许任远 女儿的情感？（摇头否认）这不是儿子女儿的关系；这是年龄的关系，是时代的关系。

梁 治 时代的关系？

许任远 是的。这不是儿子与女儿的不同，是时代的不同。从

前我们把三十年算做一代。在现在这个飞机每小时飞到一千里以上，无线电通讯，比孙悟空翻筋斗还要快的时代，这三十年一代的算法太长了。无论是在物质方面，思想方面，政治方面，社会方面——换句话说，在任何方面，除了在人类的生育方面，——这三十年算一代的时代单位，太大了。我想最多十年就要算一代。所以大姐对于父亲的态度，不是因为她是一个女儿，而是因为她是前一代的人物。比方说，你的妹妹，她与大姐相差我想最多不过十四五岁吧，她就和大姐大不相同了。……

梁 治 妹妹？妹妹还是一个小孩子。

许任远 小孩子？长的和姐姐一样高了！说不定比姐姐还要高一点，唉，我问你，你出去了几年了？

梁 治 将近四年。

许任远 你出去的时候，妹妹几岁？

梁 治 大约十三四岁吧。

许任远 好了。一个女孩子，从十三四岁到十七八岁，多大的分别！不相信，一会儿来了，你就可以知道。（敲门的声音）

许任远 好，小孩子来了。（向敲门者）请进来！

〔房门推开，屋内的两个男子站起，屋外的两女客走进；年长的是梁梅，手里拿了一个钱包，一双手套，年幼的是梁玉，手里拿了一簇鲜花。〕

梁 治 哈罗，姐姐！（与姐姐握了手）

梁 梅 弟弟！

梁 玉 哥哥！

梁 治 （走到妹妹的前面）妹妹！我不认识你了。你长得这么高！（先握了手，将手放到她的肩上，最后吻之）

许任远 怎么？我说的不错吧？（伸长了九十度的手臂，等着梁玉。梁玉离开了哥哥，放下花，走来与表哥握了手）还是我接着了吧。

梁 玉 （转向哥哥）我们十一点钟就到了码头上等你，等了两个钟头。（转向表哥）我们不应该听了你的话，到你家去吃饭去。

许任远 （正收拾椅子上的报纸）大姐请坐。这里乱七八糟的。

梁 梅 谢谢，表哥不要客气。

许任远 （转向梁玉）这是我的不是。不过他们告诉我，说船要下午三点钟才到，我怕把你们饿坏了。

梁 玉 我们刚吃完了饭，你的电话就来了，急得我要命。
（也坐下）

梁 治 （向姐姐）妈妈这一向精神好吧？

梁 梅 很好。前几天略微有一点不舒服，这两天完全好了。

梁 治 姐姐也还好吗？好象比以前瘦了一点。

梁 梅 我一向就是这样。

梁 治 妹妹不用说，我一看就知道，身体是一定很好的。

梁 梅 她啊？她一顿可以吃三碗饭，一天可以走六十里路，夜里睡下去，可以十个钟头不醒觉。

许任远 几年以前，我想组织一个新的女子运动，成立一个协会。叫做“打倒林黛玉协会”。如果这个协会成立起来，我一定推举妹妹做会长。不过不久我就觉悟了这完全是多事。因为可怜的林黛玉老早被她们打倒了。

（已经倒了一杯茶，敬大姐）大姐喝茶。

梁 梅 谢谢。（接了茶）表哥看弟弟又长高了一点吧？

许任远 他出去的时候就已经很高。

梁 玉 哥哥，我同你比一比。（站起，与哥哥比了一比高。向姐姐）还差这么一点儿。（用手指表示了相差的高度）

梁 治 想不到几年的工夫，妹妹会长的这么高。我总想她还是一个小孩子。

梁 梅 你称赞她长的高，她最得意了。她一天到晚就是想长高。今天和这个比比，明天和那个比比。不知道要长到多高她才满意。

许任远 （又倒了一杯茶敬妹妹）打倒林黛玉协会的会长喝茶。

梁 玉 谢谢。（接了茶，大家坐下）

梁 梅 （看了一眼屋内）弟弟，你的行李呢？

梁 治 行李交给了旅行社。我自己就只带了这样一个提包。

（指了地上放着的那只提包。又指着提琴盒子，向妹妹）还有这样一个盒子。

梁 玉 （这时才注意到提琴盒子，跳了起来）这是带给我的提琴！喔，谢谢你！（走去打开了提琴盒子）

梁 治 我一路提心吊胆的把它带在身边，走的时候提在手里，睡的时候当做枕头。我希望没有把它弄坏。

梁 玉 （已经取出了提琴，敲弹了几下）谢谢你。一点没有坏。

梁 治 好极了。现在我的责任完了。（接了表哥的第三杯茶）谢谢。

〔大家重行坐下。妹妹抱着提琴盒子，坐在哥哥的身旁。

梁 梅 刚才听表哥说，船两点半钟就到了。我们以为船如果到得早，表哥会开汽车到家里来接我们。怎么弟弟和表哥会走到这里来？

〔大家不知如何发言，静默了片刻。

梁 玉 （慢慢地）我知道。你们不肯说，要不要我讲？……

梁 治 （不愿即刻破坏目前的欢聚，打断妹妹的话）不是。因为我急于要和表哥谈谈，想知道一点最近国内抗战的情形。

〔妹妹面上显露出不信和了解的表情。

梁 治 我一下船，表哥就告诉我说你们已经等了好久，到表哥家去吃点东西就会再来。

许任远 （帮帮表弟的忙，连忙打一个岔）你们到底吃了东西没有？

梁 梅 表嫂客气得厉害，预备了许多东西。其实我们肚里都不饿。因为今天早上，泽生送了我们许多点心。……

梁 治 喔，我忘记问了，姐夫好吧？

梁 梅 谢谢你，他很好。我们本来都约好的，等你回来，大家一齐到码头上接你。忽然他这两天脚上的湿气发了，不能走路。今天早上他着人送来了你一向爱吃的几样点心，带了一封信，要我代他向你道歉；同时还有一件事，要我告诉你。他说爸爸知道了你今天可以到家，他急于想看看你；因为他事情很忙，没有工夫回家；希望你六点钟的时候可以约了泽生一同坐了汽车去看他。

〔梁治思索了一会，妹妹凝神的等着。〕

梁 治 我想我应该回去看看妈妈吧？

梁 梅 （老实人）不用说，当然是先回去看妈妈。难道你不看爸爸吗？（得不到回答）——泽生还要我五点钟以前给他一个电话，爸爸可以派车子来接你们。……

梁 玉 姐姐！……

许任远 （再帮一次忙）日子多得很，不在乎今天，以后再说好了。——怎么，我想我们现在可以走了。姑妈一定等的心急了。（向表弟）怎么样？提包带回去吧？

梁 玉 （低声向哥哥）回去好了，不要紧的。爸爸他不敢出来！

许任远 好了，好了。不是我赶客人，我们可以走了。（压了一压叫人的铃）

梁 梅 是的，妈妈一定等的很心急了。（向表哥）还是表哥送我们回去吧？

许任远 当然送你们。（取了自己和表弟的帽子，拿了桌上的鲜花）

〔姐姐取了钱包和手套，妹妹拿着提琴盒子，哥哥拿了雨衣，大家准备出去。侍者走进。〕

许任远 （向侍者）请你替我把这只提包拿到下面汽车上去。

侍 者 是。（提了提包走出）

梁 玉 （向哥哥）哥哥，你知道吗？妈妈想你想得要命！

〔屋内的人先后走出。主人带上门，又听到一次钥匙锁门的声音。〕

——闭 幕

第 二 幕

当天夜晚九时。

梁太太和梁二小姐的睡房。一张大床、一张小床、一张矮小方桌、几张椅子及其余的衣柜、梳妆台等。

开幕时，梁太太坐在一张沙发椅上打将近完成的一件绒线衣。女仆张妈收拾桌上的水果皮、栗子壳及包糖块的纸片等。收拾完毕后，一面讲话，一面将四套干净的杯碟，四只玻璃杯、白糖缸、茶匙及原有的糖果盘碟安放到小方桌上，预备使用。

张 妈 太太，今天您可够乐了吧？望了好几个月，今天可真到家了。我看再没有别的事会使您更欢喜的了。

梁太太 还不是大家都欢喜吗？

张 妈 可不是吗？您是不用说了。大小姐、二小姐，哪一个不是眉开眼笑的？就是老爷，他不在家，如果他在，还不是一样的欢喜吗？

梁太太 （极轻微地叹了一口气）你呢？难道你不是同样的欢喜吗？

张 妈 我？喔，太太，今天下午少爷刚到家的时候，我见您哭了，我的眼泪不知怎样止不住的流了出来。回来我到厨房里还哭了一场，心里才觉得舒服。您说奇怪吧？

梁太太 这是你人好、心好。是的，你已经来了八九年了。你看了他长大，看了他出去，现在又看了他回来。你还不是和一个自家人一样？——是的，他一回家，好象什么都不同了。你想这几年我们过的日子也够闷了。他一到家，好象什么都有了生气。好象多少时的阴天，忽然出了太阳一样。你觉得吗？

张 妈 太太，难怪您欢喜。这样的一个少爷，又聪明，又和气，真是少见。不单是少爷，就是大小姐、二小姐，也都是一样。一天到晚挂念您，总怕您不高兴、不舒服。气闷的时候，想这样，想那样，逗您欢喜。您不知前世里做了多少好事，这一世才会有这样大的好福气。（铺好桌面）

梁 玉 （在门外高声，京剧的调子）张妈开门！

〔张妈走去开了门。大小姐、少爷、二小姐鱼贯而入。大小姐和少爷各人捧了一个瓷罐。二小姐一手拿了一把茶壶，一手拿了一个热水瓶。进来后，一齐走向方桌。〕

梁 梅 妈妈！这是牛奶。（将装牛奶的罐子放下）

梁 治 妈妈！这是可可。（将装可可的罐子放下）

梁 玉 妈妈！这是香片。（将茶壶放下）这是开水。（将热水瓶放下）牛奶是姐姐做的，可可是哥哥做的，开水是我做的。

〔妈妈与张妈眉开眼笑。〕

梁 玉 （向姐姐、哥哥）那个动手？

梁太太 放下好了，闹什么？

梁 玉 还是请姐姐偏劳吧，我有一点笨手笨脚的。

〔三人围桌而坐。妈妈移了一移椅子。张妈立着旁观。妹妹等不及可可，先吃起咖啡糖来。

〔梁梅开始作倒可可、和牛奶、加白糖的工作，弟弟、妹妹帮助她。

梁 梅 （向张妈）你去再拿一只玻璃杯来。难得今天大家这样快乐，你也来陪太太喝一杯可可。

梁太太 啊，对了。

张 妈 阿弥陀佛，谢谢太太，谢谢大小姐，我没有这样大的福气。

梁 玉 这是大少爷从外国带回来的呀，和平常的不同。你不可以不尝尝。

张 妈 谢谢您，二小姐，我……

梁 治 就用这个茶杯好了。省得再要她下去走一趟。（翻转了一只茶杯，预备倒可可）

张 妈 大少爷，谢谢您，请您不要糟蹋了东西，我一向不吃这个。

梁太太 啊，对了。她不喝牛奶的。你替她倒杯茶吧。

梁 治 也好。（倒了一杯茶，送上）请喝一杯从你家乡带来的香片茶。这几年太太身体不大好，多亏你服侍的周到。现在我敬你一杯茶，酬劳你，表示我的谢意。

张 妈 大少爷，您让我多活几年好罢？您这是教我……谢谢您。（接了杯碟，取了杯子，把无用的碟子放回到桌上，没有主意的站着）

梁 梅 你坐下来好了。大少爷小的时候和你胡闹的时候你忘记了吗？现在见了他怎么这样的讲起规矩来了。（尝了一口可可，放下杯子，从母亲身上取了绒线衣，代

为工作)

〔张妈不安的坐在小姐的床边上。

梁 玉 (也喝了一口可可) 张妈, 你知道我们现在是在做什么吗?

张 妈 (不解) 不知道, 二小姐。您不是在喝可可吗?

梁 玉 不对。我们是在开家庭欢迎大会, 欢迎大少爷回国, 所以你也应该参加。

张 妈 二小姐, 我不敢当。您说的我也不懂。别的我不知道, 我只知道太太、小姐、少爷, 个个对我好。这个我是知道的。我只有在菩萨面前祷告, 保佑太太、小姐身体康健, 少爷大富大贵。

梁太太 张妈, 你这就说错了。一个人只要身体康健就够了, 用不着大富大贵。一个人钱多了有什么用? 有了钱就做坏事。做了官更坏。一个人要紧的是一家和睦, 家人父子相聚, 快快活活的过日子, 如果这一点做不到, 钱有什么用? 官有什么用? 有钱有势的人还不是一样的受罪? ——你说我说的对不对? (拿起杯子, 喝了几口可可)

张 妈 是的, 太太。您说的一点不错, 穷富还不是一个道理?

梁 治 (想转变母亲的思路, 拿起可可罐子) 还剩下一点可可。妈妈再加一点吧?(妈妈摇了一摇手。转向姐姐) 姐姐?

梁 梅 谢谢, 我不要了, 一齐倒给妹妹好了。她是吃不够的。(喝了几口可可, 放下杯子, 继续工作)

梁 玉 (接受了剩余的可可) 谢谢。(自己把剩余的牛奶也

一齐倒进杯中，加了糖）

张 妈 （已经喝完茶，站起）这两个罐子都不用了吧？

梁 梅 不用了。你可以收了去。

〔张妈将两个空罐和自己的杯碟放到一个茶盘里。少爷替她开了门，让她走出，关上门，回来走到母亲的身旁。

梁 治 妈妈，今天你应该快乐了吧，儿子女儿围着你。

梁太太 （又喝几口可可）我是一个很知足的人，现在你们都这样大了，我还有什么不满意？（感慨的）做儿女的不会知道，一个母亲把儿女带大，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长大之后，好还罢了，但是，你们看看，世上有多少懂事的儿女？……

梁 玉 象我们这样！

梁 梅 你好意思！

梁 玉 我说的是老实话。我不会客气的。妈妈，你说我说的对不对？不相信，只要看看哥哥。

梁 治 唉，你几时学会了说这样的俏皮话？是那个教你的？

梁 梅 是妈妈惯坏的。

梁 玉 妈妈惯坏的！妈妈顶讨厌的是我。妈妈对吧？

梁太太 （助助女儿的兴）你要问我吗？我是一点不偏心，我的儿子女儿都好，不过有时我比较比较，我觉得还是我的小女儿最好。

梁 梅 咕。（鼻子里的笑声）

梁 玉 妈妈，你这不作兴！

梁 治 妈妈说的一点不错。我完全同意。姐姐呢？

梁 梅 我老早同意了！

梁 玉 你们合起来逗我。那一个不知道，妈妈最喜欢的是哥哥。这是很公平的，我一点也不吃醋。这也不是妈妈重男轻女。

梁 梅 弟弟，自从你离家之后，我没有听见妈妈说过笑话。今天妈妈是从心底里高兴，才会这样，你应该满意了。我们也应该感谢你。

梁 治 我一路回来，也就希望有这样的一天。

梁太太 唉。（叹了一口气）

梁 玉 妈妈，今天是你最快乐的日子，你不应该叹气。

梁太太 我是快乐了的叹气啊。

梁 玉 哪里？我听得出的。

梁太太 你又瞎说了。

梁 玉 不是瞎说，真的，我听得出的。

梁太太 你既什么都知道，我倒要问问你，我叹的是什么气？

梁 玉 大家高高兴兴的，我不说。

梁 梅 （盯了妹妹一眼，想转变谈话的方向）妈妈看看，是不是可以收领了？（送上手中的绒线衣）

梁太太 （放下杯子，看了一眼绒线衣）差不多。你把手上的线团打完就够了。

梁 治 你们忙这个做什么？我的衣服多得很。

梁 玉 妈妈唯一的不满足，就是没有能够在你未到家之前，把这件衣服打好。

梁 梅 你还要说呢！是的，如果你每天少练习半个钟头的提琴，这件衣服老早打好了。

梁 治 啊，提琴，对了，还没有请你表演表演。

梁 玉 不行，我才学。

梁 治 不要紧，拉一点我们听听。

梁 玉 我告诉你，难听得要命。不相信，你问姐姐。我一练习起琴来，她就头痛。

梁 梅 没有的事。你拉得好听极了。

梁 玉 你现在报仇是吧？

梁 治 （请求）拉一个好了。

梁 玉 并且要有钢琴合奏才好听。我已经约了葛林明天下午三点钟来。（向妈妈使了一个眼色）

梁 治 （向妈妈）葛林是谁？

梁太太 是她的一个同学，一天到晚离不开的。——你不要信她甚么合奏不合奏，她是想把她的女朋友介绍给你。

.....

梁 玉 （急了）妈妈，你这不应该！

梁太太 这有什么要紧？

梁 玉 这是我的秘密。

梁太太 秘密？你有秘密！（向儿子）她坏得很，不管好听不好听，你要她拉一个你听听。

梁 治 好，妈妈发下了命令。（推妹妹起身）

梁 玉 （起了身）让我下去把琴谱拿来。（走出）

梁 治 妈妈，我知道你年轻的时候，弹古琴弹得很好，不过我从来没有听到你弹过。音乐是最能去愁解闷的，你不应该把它丢了。

梁太太 去愁解闷，是的。不过有的愁，有的闷，不是音乐可以解除的。

梁 治 总比闲着没有事做好一点。

梁太太 一个女人，除了不嫁人，会闲着没有事做吗？年轻的时候

候，伺候丈夫；年老的时候，伺候儿女。……

梁 治 我希望我们不是这样。年轻的时候，也许不懂事，现在我们都长大了，自己可以招呼自己，可以用不着妈妈再操心了。

梁太太 我希望如此。

梁 玉 （匆忙的开门走进，又惊又急，手里拿了一本琴谱，说话接不过气来）爸爸回来了！

梁 梅 爸爸？（即刻站了起来）

〔母亲与弟弟脸上变了颜色。

梁 玉 ……刚才我走到楼下，看见有两辆汽车停到门口。一定是爸爸。我知道。（向哥哥）怎么样？你见他不见？

梁 治 （沉了脸，站起）我不要见他。

梁 梅 弟弟，你这不对。爸爸很想看看你。

梁 玉 说不定哥哥不想看他又怎么样？

张 妈 （走进，也带着一点神秘的神情）太太，老爷回来了。现在在客厅里。

梁太太 （先是惊讶，接着是考虑，最后是拿定了主意）好了，你请老爷在客厅里坐。你说少爷就下来。……

梁 治 妈妈！？

〔张妈走出。

梁太太 （静默了片刻）来，我讲给你听。他是你的父亲，你是他的儿子。你出去了三四年，现在你回来了，他要看看你，你可以不看他吗？……

梁 治 妈妈，我……

梁太太 你见见他有什么关系？你难道连一点胆量都没有了

吗？并且——他不轻易出来。也许——也许以后很少有再见面的机会。谁知道？你听了我的话去见见他。

〔梁治不语。〕

梁太太 怎么样，我会教你做错事吗？

〔梁治不语。〕

梁太太 你的意思怎么样？你总应该有一个主意啊。

梁 治 （又半晌）我听你的话。

梁太太 好，这才象是我的孩子。

〔梁治整理了一回领结，预备走出，姐姐面上现出安慰，妹妹偏了偏头，表示不满。〕

梁太太 来！我还有话吩咐你。

〔梁治转回身。〕

梁太太 你得答应我，我不准你侮辱他。——那是毫无意义的事。无论他对你讲什么，不管你爱听不爱听，你得忍耐。他要是不向你说什么，更好，如果说什么，你不要回口。我想你懂得我的意思。现在我问你，你能不能答应我？

梁 治 我答应你。

梁太太 好，现在你赶快下去见他去。

〔儿子正要开门走出，门上传来了两下敲门的声音。儿子后退，父亲开门走进，手里拿了一根手杖。〕

梁老爷 哈哈，你们都在这里。

梁 梅 爸爸。

梁 治 （看到了母亲的目示，从门旁走出）爸爸。

梁老爷 （转回头）啊，回来了。好得很，好得很。

〔梁玉趁着父亲未注意，拿着琴谱，闭着嘴，装做没

有看见的神情走出。

梁老爷 今天下午到的，是不是？

梁 治 是的。

梁老爷 一路好吧？走了多少天？

梁 治 走了四十几天。

梁老爷 （放下手杖，走到儿子的面前细细的看了一看，拍了拍他的肩）不错不错，长得不错。

梁 梅 （倒了一杯茶）爸爸吃茶。

〔梁太太拿去了女儿放下的绒线衣，低头工作，待时而动。

梁老爷 （接了女儿的茶，坐下）让我看看，你出去多少时了。

梁 梅 三年零十个月。

梁老爷 这样久了吗？啊，不错。现在打仗已经打了快到三年了，你是打仗以前出去的。（喝了一口茶）想不到，唉，国家的事情弄得这样的糟糕！

〔梁治不语。

梁老爷 （又喝了一口茶，将茶杯递给女儿，转向太太）这几天胃病好些了吧？前几天听泽生说你又有一点不舒服。我要他告诉你，你应该请一个好的医生检查检查。上次我着人送回来的药，不知吃了怎样？是不是好些？那是日本的一个著名的内科医生，叫做松井洋佑开的方子，他最近刚从日本到中国来。……

梁太太 （话太刺耳，赶紧打断）喔，药好得很，谢谢你挂念。

梁 梅 妈妈就没有吃！妈妈就是这个脾气不好，有病不肯

吃药。

梁太太 我相信药一定是很好的。不过我的病，不是什么大不了的病，只要睡几天，自己就会好的。

梁 梅 妈妈的病全是想弟弟想出来的。现在弟弟回来了，包管不用吃药就会好起来。

梁老爷 唉，唉，是的，是的。（转向儿子）你妈妈还是把你当做一个小孩子。——你怎么不坐？

〔梁治坐下。〕

梁老爷 不过母亲总是一个母亲。（拿出了一枝雪茄烟，女儿替他找了火柴，自己燃了烟）回来一路没有什么麻烦吧？

梁 治 没有。

梁老爷 你走的时候，欧洲战事实实在的情形怎么样？

梁 治 （被迫交谈）还不是双方抵住？

梁老爷 （喷了几口烟）是的，是的。大家不肯牺牲，不过这不是一个长久的局面。结果你觉得怎样？

梁 治 结果英国一定打胜。那是毫无疑问的。

梁老爷 对了，对了。你是刚从英国回来，所以这样想。不过英国有什么把握？

梁 治 把握？

梁老爷 是的。英国有什么把握可以战胜德国？这是我所要知道的。

梁 治 （谨遵母训，不欲多言）爸爸的意思怎么样？

梁老爷 我的意思？我的推测，将来一定是讲和，双方筋疲力尽的时候讲和。——和中日的战事一样。不过有一点不同：欧洲的讲和，大概可以得到比较平等的条件，

因为双方一定总想要保留相当的实力，中日讲和，就要看了。——中日的战事你觉得将来的结果怎样？

梁 治 （不得不表示意见）中国一定胜利，那是更加没有疑问的。

梁老爷 你的理由？

梁 治 理由？

梁老爷 你根据什么理由相信中国一定可以得到胜利？

梁 治 我的理由很简单。在开始打仗的时候，日本人就吹牛，说只要三个月就可以征服中国；现在打仗打了三年了，我们只听到日本人上上下下闹着解决“中国事件”，没有听说中国人求和。这就证明中国人已经得到了胜利。所以只要中国人个个肯争一点气，不要自己捣乱，最后的胜利一定是属于我们，那是毫无问题的。

梁老爷 你这完全是报纸上的论调。

梁 治 （青年的热血，慢慢的热起来）这不是论调，这是事实；个个人看得见的事实。只有一班提倡和平亲善的人，他们被飞机炸弹吓坏了，他们不肯睁开眼睛来看看。

梁老爷 和平亲善，并不是坏事。

梁 治 和平亲善，不是坏事，我可以承认。但是不应该在这个时候向中国人讲啊。因为中国人一向是爱好和平的，一向是受人欺侮的。这一次不和平、不亲善的是日本人，不是中国人。如果日本人愿意和平，愿意亲善，那再容易没有了。他只要把他的军队全部撤退，即刻就可以有和平，即刻就可以讲亲善。这，三岁的小孩

子也知道。日本人要的不是和平，他是要征服中国；日本人要的不是亲善，他是要中国人屈服，做他的奴隶。——和平是要双方的。不能一方面飞机炸弹可以随时到处轰炸，军队可以到处杀人放火、奸淫掳掠，一方面不许你设防自卫。亲善也是要双方的。不能一方面打你一个耳光，一方面脱帽鞠躬；一方面踢你一脚，一方面还要把膝头跪在地上。所以嘴上讲和平亲善，心里是卖国的人可以不去说他。就是真正迷信和平亲善的人，现在也只有一条路，就是要求日本人撤兵。如果日本人不肯自动的撤兵，那就只有一个方法，就是用武力把他们赶出去！

梁老爷 你的意思很好，可是你的思想太简单了。象你这样的人很多。

梁 治 幸亏很多吧，幸亏主张和平亲善的人很少。

梁老爷 啊，你今天刚回家，我不想和你多谈。你出去了四年，我听说你学得还不错。现在你回来了，你母亲也可以放心，我的事情很忙，我不能常来看你们。也没有多少机会和你谈。前几天我在报纸上发表一篇谈话，明天叫人送过来，你可以看看，也许……

梁 治 我看到了。

梁老爷 喔。你看到了？你在哪儿看到的？

梁 治 我在香港看到的。

梁老爷 你觉得怎么样？

梁 治 你一定要问我的意见吗？

梁老爷 你不同意也不要紧。

梁 治 我觉得完全是替日本人讲话，完全是一个……

梁 梅 弟弟！

梁太太 （上台）你向他讲什么政治？他是一个学科学的。我看这些话可以不必多谈。

梁老爷 （下台）对了，对了。这些话本来不过是随便谈谈，没有关系。（看了看屋内，向女儿）怎么？你妹妹哪里去了？刚才我好象看见她在……

梁 梅 妹妹刚才还在这里的。我去看看去。（走出）

〔父亲用火柴燃了已熄的烟头，大家无言片刻，梁梅复走进。〕

梁 梅 妹妹已经在我床上睡着了。我叫了她几声，只听到她打鼾。

梁老爷 啊，没有关系。时候已经不早，你们也应该睡了。

（向太太）那药我劝你还是试一试，说不定很有效。

（拿了手杖，预备走出）

梁太太 谢谢你。

梁 梅 爸爸不再坐一会？

梁老爷 不，我还有一个约会。（向儿子，儿子站起）你姐姐的话很对，你回来了，你母亲的病也许就会好起来。至少有你可以帮同招呼招呼。再见，再见。（走出）

〔女儿跟在后面走出。房内静默了一会。〕

梁 治 （走向母亲）妈妈，我求您原谅。是他先起头的，我忍不住。

梁太太 （叹了一口气）我不怪你。这是我所料想得到的。奇怪的是——他不在乎！

梁 治 一个人怎么会变得这样快？

梁太太 啊，好几年了。你不知道。不过最近这一两年，他愈

加的糊涂。有一件事，我可以告诉你——（半晌不言）你把窗子打开，透进一点气来。我告诉你，我这间屋子里已经有好几年没有让闻到雪茄的烟味了。

梁 治 （尝出了母亲话中的苦味，急忙的走去，抱了她的颈脖，含泪的声音）妈妈，我现在知道了你为什么时常生病。

——闭 幕

第三幕

第二天下午五时。

梁公馆的客厅。

开幕时，梁治坐在一张沙发椅上，手捧着头。许任远吸着烟，在屋内走动。

许任远 你的心境，我可以了解。我是十二分的同情。不过这件事我相信是毫无办法的。写信劝告，一定没有效果。使用武力，事实上做不到；并且这也是用不着的。因为这班人在社会上已经毫无信用，连做坏事的能力都没有了。所以我劝你最好是不去理会。只当没有这样一回事。你做你的，他做他的。他做的事都不能要你负责。社会人士还没有糊涂到这样地步。

梁 治 难受不难受，你说？

许任远 难受当然是难受，不过这是没有办法的事。从前的人只知道一个父亲可以有不肖的儿子，从今以后，我相信社会上的人可以谅解，一个儿子也可以有不肖的父亲。对于一个不肖的儿子，做父亲的还多少应该负教管失当的责任；对于一个不肖的父亲，我们总不能责备儿子，怪他没有能够从吃奶的时候起把他的父亲教好，对不对？再说一个父亲对于儿子是抱有一种希望

的。说得通俗一点，一个父亲希望他年纪老了的时候，他的儿子可以替他养老送终。说得高尚一点，做父亲的许多干不了、干不完的事业，希望儿子可以继续，可以完成。所以儿子不肖，做父亲的伤心，我们很难怪他，他是应当伤心的。反过来说，一个儿子，如果他不是一个痨病鬼，或是一个残废，他都不希望他的父亲替他养老送终，对吧？一个儿子，如果他是一个有为的青年，他的前途是靠他自己的努力。他的事业不是要依赖他的父亲才能成功。比方说，你的科学研究，你的电气建设计划，都不希望你的父亲来替你做，或是要利用他的地位。……

梁 治 当然不是。

许任远 好了。——说句老实话，在中国目前这样的一个过渡时代，做父亲的多半是成了过去的人物，百分之九十九是没有了希望。只好让他们去养老送终罢了。其实这也不能完全怪做父亲的没出息，这也是时代的关系。他们大多数是先天不足。……

梁 治 先天不足？这怎么说？

许任远 我说的先天不足，当然不是说体质上的先天不足，物质上的营养不足。我说的是社会教育，意志养成的先天不足。六十年前的士大夫，多半是醉生梦死，读经考古，玩物丧志。对于世界大势、社会人生，一点近代知识的营养也没有。这一班人现在可以不去说他。三十年前的知识分子里，曾经出了不少的有志青年。报纸上做文章，痛哭流涕，革命流血，慷慨激昂。什么事都肯干，什么都可以牺牲。因此出了不少的民族

英雄。但是因为知识的营养不足，意志的营养不足，到了中年，就有不少人腐败堕落，争权夺利，不但不足为后代青年的模范，反变成国家社会进步的障碍。其中意志最薄弱的就变成了现在的汉奸。这就是我所说的先天不足。至于现代的青年，又要比三十年前的青年进步了许多——进步了许许多多。所以我很相信，中国复兴的希望是在这一班现代的青年身上。

梁 治 这一点我完全和你同意。

许任远 还有两点，我应当补充一下。我所说的是社会演进的大势；我不是说现代的青年个个了不得；现代的中年、现代的老年个个要不得。不过从大体上来说，一代胜似一代，进步是很显明的。当然，每一个时代，有很多的特出人才，那是不消说的。这是我所要补充说明的第一点。其次，是青年虽好，虽然有进步，他们只不过是社会的一部分。他们需要有人领导。这领导青年的责任，就落在特出人才的肩上。一味的看不起青年，觉得他们一切尽是胡闹，固然不对。反过来，一味的迷信青年，觉得他们什么都可以干，一切可以不管，那是同样的错误。至于利用青年来造成个人争权夺利的势力，那是等而下之，不值得去说去。我是极端看重青年的人，我可以说这样的话。同时我本于爱护青年的热忱，我很关心他们先天的营养。

（掷了吸剩的烟头，又燃了一枝，坐下）

梁 治 是的，现代的青年是值得钦佩的。（站起）去年我在国外，接到朋友的信，看到国内的报纸，看到国内的大学，差不多全被毁了。学校从这里搬到那里，成千

的学生，跟着学校一道走。（感动的）没有钱，没有车子，就用自己的两只脚走路。从长沙走到昆明，从江西走到贵州。几千里的路程，几个月的工夫。我一面读，一面止不住的流泪。（声泪俱下）这种神圣的精神！（歇了一口气）——这一次，在香港，在船上，又打听到一点学校在内地的情形，也同样的使我感动。从前住惯了洋房子的，现在住在草棚子里。窗子上不但没有玻璃，连纸头都没有。雨打风吹，一点不在乎。课堂里没有板凳，自己动手做。来不及，就立着听讲。受苦忍痛，一句话不说。这真是你所说的国家的元气，民族的希望。……（说不下去）

许任远 我可以加一点补充。大学生是如此，中学生也是一样。男学生是如此，女学生也是一样。在校的学生是如此，毕了业在社会上做事的也是一样。所以我说中华民族的希望是在现代青年的身上。尤其使我乐观的是青年的进步和觉悟。你把现在的青年和前十年、前二十年的青年相比较，你就可以看出一种分别。现在的青年，不仅是有热血。热血之外，他们增加了智慧，增加了能力。好象一个人，经过了若干年的困苦艰难之后，得到了宝贵的经验和教训。对付一件事，一种环境，他们不全凭意气，全靠冲动。他们有了办法，有了自信心。这是很可宝贵的。你出去好几年，或者还没有认识的机会；我是一天到晚和他们接触的，所以看得很清楚。你记好了我的话，你可以留心注意，看我的观察对不对。（电铃的声音。）

梁 治 是的，我相信你的观察是对的。（预备走去开门，但

门上已来了敲门的声音)请进!

孙泽生 (开门走进,手里一根手杖,脚上拖鞋,行走不便)
哈罗,老朋友,真的回来了。

梁 治 哈罗,怎么啦?(走去握了手)

孙泽生 (指指脚)烂了两个大洞,糟极了。(向许任远)
喔,你也来了。(与许任远握手)

许任远 听大姐说,你就要来。特地在这里等你。

梁 治 (拉近一把椅子)请坐,请坐。

孙泽生 (坐下)昨天就想来。——本来就约好了接你去的。
今天早上,梅打电话告诉我,说妈妈又有一点不舒服。所以无论怎么不行,也得来看看。妈妈怎么了?

梁 治 昨天夜里没有睡好,今早一起来,就觉得有点头痛。
我们要她睡了歇歇。大约休息休息就没有事。我本想
就来看你,谢谢你照顾一切。

孙泽生 那儿话?这里的事就是我自己的事。可惜公司的事情
忙了一点,不能每天来。——妈妈没有什么大病,你
可以放心。上了年纪的人,心里不畅快,胃里就出花
样。包管你没有事。

梁 治 是的,我也是这样想。我很想找一个清静的地方,陪她
去养息养息。不过在这样一个孤岛,有什么办法?

孙泽生 绝对没有办法。对了,你走的时候,还没有打仗。这
也是万想不到事,尤其是把上海弄成这个样子。

(向许任远)主笔先生,这两天有什么好消息?你应该知道。

许任远 长沙打了一个大胜仗,详细的报告还没有接到。

孙泽生 外国报上宣传的很厉害,这一次的大胜,大约是很可

靠吧？

许任远 毫无问题。日本兵被解决了八九千。

梁 治 这样几千几千的解决，我想他的兵也快要完了吧？

许任远 慢慢的来。就是不打大仗，平均每天他也要损失三千五千。看他怎么维持吧。（向孙泽生敬烟）来一枝吧？

孙泽生 谢谢。（接了烟）

梁 治 对不起。因为自己不抽烟，家里还没有预备香烟敬客。

孙泽生 买烟做什么？白费钱。这里根本就没有客人。就是以前常来的人，现在也不来了。好象这房子出鬼似的，大家不敢进来。我想除了任远和我之外，再没有别的客人。

〔张妈拿了茶具、点心走进，梁梅与梁玉跟进。〕

梁 玉 表哥，对不起，我刚从外面回来。（与表哥握了手，转向姐夫）姐夫的脚好一点吧？你应该多歇一歇。

孙泽生 生意人，没有办法。（坐在椅上行了一个礼）

梁 梅 （向表哥）肚里饿坏了吧？（送上一碟点心）吃剩下的东西，请你不要嫌弃。

许任远 谢谢，太客气了。（接了点心）

梁 玉 （送了一碟点心与姐夫）请你尝尝你自己送的东西。

孙泽生 谢谢。（向自己的太太）点心怎么样？还要得吧？

梁 治 （正在帮着倒茶）好得很。忘记谢谢你。好久没有尝到这样的美味了。

〔梁玉送茶。〕

梁 治 请喝茶。

〔张妈走出。〕

许任远 （接了表妹一杯茶）谢谢。——你们自己怎么不吃？

梁 玉 我们都已吃过了。

许任远 请坐，请坐。

〔大家坐下，吃点心，喝茶。〕

孙泽生 听说岳老太爷昨天晚上回家来了。

梁 治 是的。

孙泽生 他前天送了一封信给我，他知道了你昨天可以到家，急于想看看你。他要我约你六点钟在公司里等，他派车子来接我们。现在他既看到了你，用不着再约，少了我一件事。——没有意义的事，我告诉你。

〔大家无言。〕

孙泽生 还有一件事，索性我做到了，可以完事。不过在未说之前，我得声明，这件事与我毫无关系，我只不过是送信罢了。请你不要误会。

梁 治 绝对不会误会，你讲好了。

孙泽生 他在信里，要我告诉你，国际无线电台，最近已经由政府收回，还没有找到人担任台长。许多人知道你要回来，都竭力的推荐你。他的意思希望你可以担任。台长的薪水，每月八百元。——待遇不错。唉，就是这么一回事。我已说过，这件事与我没有关系，我并没有推荐你。不过他既托了我，我总得把他的意思传到。

梁 治 （向表哥）国际无线电台现在归那一个伪政府管？临时政府？维新政府？大道政府？

许任远 我记不清楚，政府太多了，不过应该是南京的维新政

府吧。

梁 治 （半晌，讽刺的）他昨天晚上倒没有自己对我说，唉。

孙泽生 他的意思也许是希望我对你说，可以劝劝你。

梁 治 （玩笑的）你劝不劝我去干？

梁 梅 （急忙的）他当然不会劝你去干。

梁 治 （向姐夫谢罪）对不起，我是说了玩的。请你不要多心，我正式向你道歉。

孙泽生 没有关系，我知道你是说了玩的。我当然也不会劝你去干这个。我连买卖都不和他们做。

梁 梅 （责备丈夫）这些不关紧要的话，传不传有什么关系？

孙泽生 （替自己辩护）我想大家随便把它当做一个笑话说说也不要紧。

梁 梅 当做笑话，这有什么可笑？

许任远 好了，好了。（向该挨骂的丈夫）你写一封信，说这个意思传到了就完事。这件事可以就此结束。（玩笑的）你没有别的使命了吧？

孙泽生 谢天谢地没有了。

许任远 好了，好了，让我们讲点别的事。

梁 玉 （等了片刻之后）你们没有别的事要谈了吗？如果没有的话，我还有一件小事。

梁 治 我们没有事，你有什么事尽管讲好了。

梁 玉 我要向表哥和姐夫写一点捐。

许任远 写捐？写什么捐？是不是因为吃了你的点心？

梁 玉 与点心没有关系，点心是姐夫送的。我要向你们每人

捐一块钱。你们肯出不肯出？

许任远 你得告诉我们做什么用。

梁 玉 我只要你们每人捐一块钱，少一点不要，多一点也不要。如果你们答应肯出，我再告诉你们钱的用处。你们一定赞成的，如果反对，我可以把捐款退还。

孙泽生 表哥是和你闹着玩的。一块钱的事，总不至于发生大的问题吧？大不了，只是一块钱。

梁 玉 一块钱当然是小事，不过我的用处是大事。这全要凭个人的良心。

许任远 这样的严重！好，我接受你的条件。我愿意先出一块钱。（从身边取出了一张一元的纸币，向孙泽生）你怎么样？要不要我替你先垫？

梁 玉 旁人代垫的不要。

孙泽生 我不要旁人代垫，我也接受你的条件。（也拿出一张票子）这是我的一块钱。

梁 玉 （收了两人的捐款）谢谢。现在我告诉你们捐款的用处。这个捐款是替我们班上的一个同学捐的。她的名字，只要我一说，你们即刻就会知道，就是高玉华小姐。

许任远 啊哈！前些日子在报纸上启事，声明与父亲脱离关系的。

梁 玉 就是她！

许任远 这女孩子不错。

孙泽生 我也在报上看到了。

许任远 （向刚回国的表弟解释）父亲加入了伪组织，女儿登报声明，与父亲脱离关系。

梁 玉 她现在高二读书，还有一年可以毕业，功课好的要命，人也顶聪明。她家里就只有一个继母和两个小兄弟。自从她登报之后，她当然不用她父亲一个钱。我们全班四十几个同学，没有一个不表示同情。现在学期快要到了，下学期的学费即刻就发生问题。她本人是预备退学，到内地去工作。

许任远 大家应该设法帮助她的学费。

梁 玉 学费倒可以不成问题。如果她愿意在学校继续上学，我们已预备好了，联合全体同学，签名写信给校长，要求免除她的学费；一定可以做到。不过除了学费之外，还有用费。万一她一定要到内地去做事，也需要路费和以后的日用。我们全体同学认为她既与她父亲脱离了关系，她已经不是她父亲的女儿。可是——是的，她已经变成中华民族的女儿。凡是中华民族的人，都应该帮助她。

许任远 对！
孙泽生

梁 玉 ——我们第一步的办法是替她捐一千块钱。将来如果不够，再想别的方法。

许任远 为什么不多捐一点？为什么每人只捐一块钱？

孙泽生 是啊，为什么少一点不要，多一点也不要？我个人就愿意多捐一点。

梁 玉 你不明白吗？

许任远 不明白。

梁 玉 因为我们要替她宣传啊！我们要使得全国的人知道这件事。我们要全国的人知道，一个人做了汉奸，就连他

自己的女儿也不齿他。如果一个人一块钱，一千块钱，就有一千个人知道这件事。并且——我们并不是要人可怜她，给她钱，好象拿钱给叫花子一样。我们要每人拿出一块钱来向她表示敬意。你说这个做法对不对？

许任远 佩服，佩服！

梁 玉 所以我们从我们班里，推举了十个代表，每人担任一百块钱的捐款。我们印了一千张特别用的卡片。凡是捐了一块钱的人，我们就每人送他一张卡片，当做收据。现在你们既然愿意出这一块钱，我送你们每人一张卡片。（从一个大卡片盒子取出了两张卡片，分送了两个捐款人）

许任远 （接了卡片，诵读）“敬谢援助中华民族的女儿高玉华并表示敬意的一元钱。——汪佩贞、鲁小芬、李芳、张玉英、罗怡、戴筠、黄亚美、周素云、葛林、梁玉同致谢。”

梁 玉 敬谢，敬谢！（向捐款人各鞠了一躬）

许任远 这是你出的主意吧？

梁 玉 （客气）是我同葛林提议的。

梁 梅 一定是她的主意。葛林什么事都听了她的话。你只要看她的名字写在最后。

许任远 联合全体同学签名写信，要求免除学费，也是你的主意？

梁 玉 （不再客气）唔。（点了一点头）

梁 治 （十分感动的）妹妹，我想不到你……

许任远 （走去与表妹握了手）高玉华小姐是中华民族的女

儿，你是中华民族女儿的领袖。现在我向中华民族女儿的领袖致敬！（又行了一个军礼）

孙泽生 赞成！（也站起行了一个军礼，坐下）

梁 玉 谢谢，我是一个大饭桶。

许任远 你这笔捐款到现在捐了多少了？

梁 玉 今天刚刚起头。今天下午，卡片才印好。你是第一号，姐夫是第二号。一千张卡片，今天下午我才拿到手。我这里留下了一百张。其余的九百张，我刚才交给葛林，请她去分送。限明天一齐送到。两个月结束捐款。不过我相信一个月就够了。

许任远 要不要我的报纸帮帮忙？

梁 玉 我想到了。这样的小事，用不着登报。将来如果需要大款的时候，再请你帮忙。

孙泽生 留着做一种后备的工具唉。

许任远 （向表弟）表弟，中华民族的女儿，中华民族的青年，你不得不佩服咯！

梁 治 妹妹，你虽然是我的亲姐妹，我也不能不向你表示敬意。

梁 玉 哥哥，你才是将来的中华民族青年的领袖。——不过我很愿意跟在你的后面，帮助你。可惜我什么都不行，我很希望你即刻就能做一点事。至少替妈妈出一口气。

〔张妈开门走进，手里拿着一个公函式的大信封。少爷走去接了信。张妈走出。〕

梁 梅 谁的信？

梁 治 我的。（拆开了信封，抽出一张两折的纸张。看了几

行，即刻怒容满面，将信封信纸撕碎，气得说不出话来）

梁 玉 （走去看了撕碎的纸片，鄙视的态度与口吻，报告屋内的人）无线电台台长的聘书！

——闭 幕

第 四 幕

六日后。上午六时许。

梁公馆的饭厅。一门通过道，一个帷幕通客厅。

开幕时，梁治坐在饭桌的一头吃早点，桌上放着茶壶、杯碟、面包、牛奶、黄油、糖浆等。梁玉在替哥哥收拾一个旅行用的手提包，现着匆忙秘密的神情。

梁 玉 牙膏、牙刷、肥皂、剃胡子的刀片，统统放在这里头。（举起一个橡皮布的口袋）手绢、领带、衬衫、袜子，——喔！还有一双袜子没有干，要不要我用熨斗烫一烫？

梁 治 来不及了，马马虎虎塞进去好了。

梁 玉 （放进手绢、领带、袜子等，拿出一面小镜）这是我送你的一面小镜子，不要把它打破啊！我替你放在拖鞋里。（放好了东西，锁好了提包）好了！

梁 治 来来来，陪我吃一点东西。谢谢你，忙了你半天。

（把涂好黄油的一片面包送上）

梁 玉 （送上钥匙，接了面包，坐在桌旁）你不知道我多快活！你一到香港就给我一封信——打个电报吧，喔，要不要，港币贵得要命，还是写封信好了。（吃了几口面包）你想你如果写信回来，妈妈会去不会去？

梁 治 她这么大年纪，身体又不好，……

梁 玉 就是了。不过她在这里不舒服。——喔，你不知道，她怎样的想你，怎样的爱你！（含泪）这一次你走了，她知道了，……喔！（止不住哭了起来）

梁 治 我知道。不要哭。（拍了拍她的肩，吻了一吻她的发）这是没有办法的事。喝点热茶。（就把他吃剩下的茶，送到她的唇边）

梁 玉 （放下了吃不下去的面包，喝了一口茶，止了哭）这回你到了香港之后，再到哪里？

梁 治 还说不定。

梁 玉 会不会去当游击队？还是做别的事？

梁 治 我可以做的事多得很，游击队也好，别的事也好。我会放枪，我会开汽车，我会修理无线电。那一件事不能做？你放心，我总不会闲着就是了。

梁 玉 我和你一同去好不好？我也可以做一点事。

梁 治 你去做什么？

梁 玉 我可以看护伤兵，我可以弹琴，我可以演戏。

梁 治 喔，你在家替我招呼妈妈。现在我走了很放心，我知道我有这样一个可爱的妹妹。（吃完了早餐，站起）

梁 玉 （感觉到离别的悲哀）哥哥！（伏到他肩上呜咽）

梁 治 （把她抱在怀中）不要哭，不要哭。
〔正当兄妹相抱之际，姐姐拉开了帷幕，先惊异的看了一眼，然后走进。〕

梁 治 姐姐起得很早。（与正在擦眼泪的妹妹分开）

梁 梅 （从屋内的一切情形，看出了弟妹的计划）你起的更早。你要动身出门是吧？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们？

梁 治 是的。我今天就预备动身。我没有告诉你们，因为我恐怕你们不让我走，恐怕妈妈心里难过。妈妈如果事前知道了，她一定不让我走。

梁 梅 你到哪里去？

梁 治 我想到香港教书去。

梁 梅 你不要骗我。你怎么把我当做一个外人？我是你的姐姐，我的性情，你难道还不知道？我不是一个糊涂人。我知道你反对父亲，你要到内地去抗战。我不但不反对，我十二分的赞成。不过，——不过妈妈已经是五十多岁的人，又常常生病。她的病就是想你想出来的。你这一去，怎么办？

梁 治 不要紧。母亲有妹妹招呼，父亲有你招呼。

梁 梅 父亲有我招呼？你这就错怪我了。你怪我不劝劝爸爸。爸爸的脾气，你还不知道吗？他是受人劝的吗？妹妹，你以为她能干得很是吧？她会招呼妈妈！她连自己的衣服、袜子，都还要妈妈招呼，她一天到晚只知道提琴、钢琴。

梁 治 （看了看手表）我要搭八点十分的渡船。我现在就要动身了。你既赞成我走，……

梁 梅 我赞成你走，可是我不赞成你现在就走。尤其不赞成你瞒了妈妈。（转对妹妹）你真糊涂到万分，这一定是你出的主意。

梁 玉 我出的主意？是的！

梁 治 你不要怪她。这是我的主意。我解释给你听。我是拿定了主意，横竖是要走的。如果事前和妈妈商量，一定会使她非常难过。她留我也不是，不留我也不是，

弄得大家苦痛。我偷偷的走了，等她知道了，我已经走了；就是痛苦，也只是一会儿，……

梁 玉 这个主意并没有出错啊，你想想看。

梁 治 我知道你一向是非常孝顺的，你一定不肯瞒着妈妈，所以我连你也没有告诉。现在我请你原谅。

梁 梅 我有什么关系？我担心的是妈妈。我告诉你，你是绝对不能走。你一走，妈妈一定会伤心死去。这个妹妹一定知道。不相信，你问她好了，我不是吓你。

〔梁玉耸了耸肩。〕

梁 梅 你只要想想，妈妈就只有你这样一个儿子。最爱的也是你。你到外国去了四年，她没有一时一刻不挂念你。这一次巴巴的望了你两个月，你回来了，她的精神也好了，饭量也增了，晚上也能睡觉。现在你回来了不到一个星期，就又要离开她。而且不知道走到哪里去。你想她受得了受不了。现在我求你看了妈妈的面上，你不要走。你一走，她立刻会病倒下来。（再转向妹妹）你出的主意！妈妈气坏了，气出病来，你负得起负不起这个责任？

梁 玉 （站了起来）妈妈心里当然难受。可是她一定不会生气。她比你明白多了。在这样的国难时期，一个有为的青年，是不是应该替国家服务？是不是应该到内地去？哥哥这样做，她知道了，她一定赞成，她一定欢喜，她知道这是应做的事。爸爸的行为，你以为她赞成吧？那你才糊涂呢。妈妈这几个月以来，什么话都不说，她就是盼望哥哥回来。……

梁 梅 是的，回来了不到一个星期，你出主意把他送走。你

说妈妈赞成，你为什么不让妈妈知道？

梁 治 （在上面一段姐妹辩论的时期中，他在屋子里来回的走了几转，又看了一看手表）这些话都不必再说了。现在快到七点，我得就走。姐姐说的都对，不过这是不能两全的事。（向姐姐）等会妈妈起来了，请你安慰安慰。现在请你替我打一个电话，叫一辆汽车。

梁 梅 这个电话，我不能替你打。

梁 玉 我去打去。（说完就走）

梁 梅 （将妹妹拉住）你怎么这样的胡闹！

梁 玉 你才是胡闹呢！哥哥船票已经买好，东西已经送上了船。八点十分渡船就要开船。

梁 梅 你去请妈妈下来。

梁 玉 我才不去呢！

梁 梅 （走去将通过道的门打开，在门口高声喊）妈妈！你起来没有？有一点要紧的事请你到楼底下来一下。

（听到楼上妈妈的回声）好好，妈妈就下来了。妈妈来了，你同妈妈说明了再走，我不阻挡你。

〔哥哥与妹妹无可奈何的坐下。姐姐开着门等妈妈。一会，妈妈走进，晨妆齐全，不象初起床的样子。

梁 治 妈妈早！（站起）

梁 玉 妈妈早！（站起）

梁太太 你们叽叽咕咕的闹了半天，闹些什么？

梁 梅 弟弟要到香港去。想不给您知道。——是妹妹出的主意。（指着地上放着的提包）东西都理好了，现在就要动身，别的行李都已经送上了船。他要我替他打电话叫汽车。

梁太太 到香港去？几时去？

梁 梅 就是现在。他就要走！

梁太太 为什么这样急？

梁 治 妈妈，您请坐，我讲给您听。请您不要见怪。

〔妈妈坐下。〕

梁 治 我到外国去了几年，时常的听到您生病，我心里非常的不安。我知道这完全是因为想念我的缘故。这一次我回来了，看见了您的身体好起来了，我是说不出的快乐、安慰。——论理，我出去了四年，现在回家不到一个星期，我不应该离开您。不过现在碰到这样的一个国难时期，——我在外国的时候，许多同学都觉得很奇怪。都向我说：你们国里已经打了两年的仗了，怎么你还在外国读书，不回去打仗去？您想我听了心里难受不难受？中国人打仗，向来以为只是军人的事。这是不对的。军人有军人的事，学科学的人也有学科学的人应做的事。必定要大家齐心协力，才可以打胜仗。这样浅近的道理，您当然明白，用不着我说。所以我认为现在我回到国内，住在家里，住在上海，一点事不做，不能尽我的力量，这是不对的。您是一个最明白最可爱的母亲，您一定不会反对您的儿子去做他应做的事情。

梁太太 你为什么不给我知道，不是怕我反对吗？

梁 治 不是怕您反对，是怕您伤心，怕您一时的难过。

梁太太 你舍得离开你的母亲吗？

梁 治 当然舍不得。不过——

梁太太 你想你的母亲舍得离开你吗？

梁 治 当然也是舍不得。不过——

梁太太 你为什么不想把你的母亲一同带了去？

梁 治 喔，妈妈，我是到战地去服务去，不是做别的事。如果是做别的事，我一天也不肯离开您。

梁太太 你说的很对。一个老太婆是毫无用处的。——现在怎么样？

梁 治 现在我恳求您允许，让我到内地去。我希望不久战事可以了结，我就可以回来。回来之后，我一时一刻也不离开您。

梁太太 （想了一想，向两个女儿）他的话你们姐妹两个都听见了。你们觉得怎么样？

梁 玉 （毫无迟疑的）妈妈当然让他去。

梁太太 （向长女）你呢？你觉得怎样？

梁 梅 妈妈这样大年纪，就只有他这样一个儿子，似乎应当看了妈妈的面上，留在家里。

梁太太 你们的意见都对。（向儿子）这样好了，我不反对你替国家服务，不过你出去了四年，现在刚到家，我想我有许多话要和你谈谈，你也一定有许多话要和我谈谈。我现在要求你在我身边六个月。六个月以后，你离开我，你去做你应做的事去。

梁 治 六个月？

梁 梅 刚才我也这样说。

梁 治 喔，妈妈！（走到她的面前）我知道您爱我，我知道您想念我。现在我已回来了。您已经看见了我。我的身体很好，我的精神也很好。您所希望的，都达到了。您所担心的，都没有实现。我始终是您所理想的

儿子，您可以放心了。六个月走也是离开，现在走也是离开。您为什么要我白费六个月的光阴？

梁太太 这个道理让我慢慢的讲给你听。（向长女）梅儿，你到厨房去替我冲一碗藕粉。今天我起早了，肚子里觉得有点饿。

〔梁梅从韩幕走出。

梁 治 （看了母亲的神情，又看出母亲是有意将姐姐使出）
喔，妈妈，您是骗我的！您要姐姐走开，您一定有话说。告诉我，您是不是真的要留我六个月？

梁太太 能留多少时就是多少时。——六个月如果太长，三个月怎么样？

梁 治 喔，妈妈，我知道不是这样一回事。您在骗我。我知道您是一个痛快人，不会这样的。告诉我，您肯不肯让我走？

梁太太 你一定要走？

梁 治 当然要走。啊，现在已经快到时候了。您如果有什么话，请您快点吩咐。早知如此，我应该早点告诉您。

梁太太 不要紧，时候还早。你的船票买了没有？

梁 治 老早就买好了。

梁太太 谁替你买的？

梁 治 表哥替我买的。他约了在码头上等我。

梁太太 你知道不知道他替你买了几张船票？

梁 治 （不解）买了几张船票？

梁太太 是的。买了几张船票？

梁 治 当然是一张。

梁太太 不对。他替你买了三张船票。

梁 治 三张船票？我不懂您的意思。

梁太太 你还不明白？你以为我舍得离开你吗？你表哥替你买了三张船票。一张是你的，一张是我的，……

梁 玉 一张是我的！（跳了起来）

梁 治 玉 （两人互看了一眼，同时）喔，妈妈！（两人同时抱吻妈妈）

梁 治 妈妈！你同我一道去？

梁太太 当然。

梁 治 （仍是向着母亲）妹妹？

梁 玉 当然！喔，我快活死了！

梁 治 （忽然着急起来）不过您来得及吗？

梁太太 我有什么来不及？

梁 治 您的行李呢？

梁太太 你的行李呢？

梁 治 我的行李，我昨天托表哥送去了。

梁太太 我的行李，我昨天托他一齐送去了。

梁 玉 我的行李呢？喔，天呀，我一点没有预备！

梁太太 你有什么预备？你的东西都是我替你管着。你要带的东西，我一齐替你送去了。

梁 玉 妈妈，我要带的东西多得很。

梁太太 说点我听听。

梁 玉 我的提琴……

梁太太 替你送去了。

梁 玉 我的钢琴……

梁太太 那我没有办法。你自己抬去好了。

梁 治 （还不能就相信）您今天可以动身？

梁太太 我现在就可以动身，比你还要方便。

梁 治 您为什么不告诉我？

梁太太 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梁 治 我怕您难过。

梁太太 我也怕别人难过。第一，我不愿意给你姐姐知道，我怕她难过。第二，我不愿意亲戚朋友来噜苏。第三，我这几个月来，烦恼苦闷，我受足了，我也要发泄发泄。我要不声不响的走开，我心里才痛快。

梁 治 您怎么知道我要走？

梁太太 我自己儿子的性情，我不知道吗？我知道你住不住，我猜想你或许会忽然的走。我知道你一定会和你表哥商议。所以我告诉了他，你什么时候走，我也什么时候走。你定船票的时候，请他替我也定船票。果然你什么事都托了他。所以我的事也都托了他。

梁 玉 妈妈，您应该告诉我一声，让我知道。因为我是一个有关系的人呀。

梁太太 坏东西！你瞒了我做事，我还没有教训你，你倒怪起我来了。今天天一亮，就偷偷摸摸的起来，自己以为一点声音没有。那知道，就是聋子也让你吵醒了！

梁 玉 妈妈，您不应该！

梁 治 （又看了看手表）时候实在不多了。妈妈如果真走的话，现在就得打电话叫汽车了。

梁太太 你不用慌。你表哥七点半钟会开了汽车到这里来接你。

梁 治 他约好了八点钟在码头上等我。

梁太太 我知道。那是他和你约的。他和我约的是七点半钟把汽车开到这里来。

梁 治 妈妈，我真佩服您！（又看了一眼表）现在是七点十五分，还有一刻钟。

梁 玉 一刻钟？我还有许多事要做啊！

梁太太 你有什么事？

梁 玉 （想不出，或许是不好意思说）我想打一个电话告诉葛林。

梁太太 瞎说！你看，所以我不让你知道。

梁 玉 （自慰）不打也不要紧。我到船上写信。喔，她知道了……喔，她一定，喔……

梁 治 你不让姐姐知道，等一会她来了，你怎么，……

梁太太 玉儿，你把哥哥这个提包拿到弄堂口去等表哥的汽车。汽车来了，你把提包拿到车上，你再回来。

梁 玉 妈妈，我没有工夫，我还有许多事要做，我要听您说话。好不好叫张妈……喔，对了，不行，她不知道。——我有方法！（赶紧的自己提了提包从门走出）

梁太太 你坐下来，我还有话和你说。

〔儿子坐下。〕

梁太太 你妹妹现在不在面前，你，已经不是一个小孩子。有些话我不妨对你直说。我现在把我要走的原因告诉你。一个人最重要的是志气，最要紧的是要有坚强的意志。一个在社会上有地位，做领袖的人，最要紧是要有气节。这就是你父亲所缺少的。我也许不应该在一个儿子的面前，批评他的父亲。不过我是你的母亲，这一个立身处世的大道理，我不能不让你知道。你父

亲这几年以来，行为不检，甘心的堕落，变成一个腐败的官僚，无聊的政客。这些都还可以容忍。他这半年来的行为，实在太令人难堪了。汉奸汉奸的指着脸上骂，他毫不在乎。这种行为，我相信就是家人父子，也不能原谅。你想我的日子好过吧？我这几个月闭了眼睛，堵了耳朵的过日子，完全是为的你——等你回来。现在你已经回来了，我还不跟你走吗？我还不赶快的离开了这个齷齪的环境吗？就是你不走，我也要劝你走啊。

梁 治 以后怎么样？

梁太太 你真傻！还有什么以后？你父亲可以讨一个姨太太。你姐姐有她的丈夫。我有一个好儿子，一个好女儿跟着我，我还不够吗？你是一个好儿子，不用说。你妹妹也不坏。就说你姐姐，她对我也是再好没有。不过她太无用，太没有主意。她完全象你的父亲，你和你妹妹完全象我。……

〔梁玉从帷幕走进。〕

梁 玉 （接着妈妈的话）妈妈，您说的一点不错。姐姐活象父亲，哥哥和我象您。——您还说了些什么？我没有听到。您再说一遍好不好？我从来没有听到您这样的讲话。

梁太太 车子来了没有？

梁 玉 没有来。

梁太太 怎么？车子没有来？你的提包呢？

梁 玉 提包寄在裁缝铺里。等一会儿我去拿去。我和他说好了，我要回来拿点东西。

梁太太 现在真是快到时候了。你去看看姐姐的藕粉冲好没有。如果冲好了，你要她拿进来。

〔梁玉预备走出。

梁太太 （又将她唤回）唉，唉，唉，来甯！我还有话吩咐你。如果你还有什么零碎东西要带走，你赶紧到楼上去收拾收拾去。等一会你姐姐来了，我叫你上车，你就跟着我走。你什么话都不用说。你懂不懂？

梁 治 等会您不向姐姐说明了，您怎么上车？——您送我上船？——不对！

梁太太 我怎么会送你上船？我押了你去取回你的行李啊。

梁 玉 我陪了您同去？

〔母亲点头赞许。大女儿拿了藕粉，从帷幕走进。

梁 梅 妈妈等急了吧？水老是烧不开。（送上藕粉）妈妈试试够甜不够甜？

梁 玉 （装着没事的人儿）妈妈，我到楼上有一点事，一会就来。

梁太太 （接了藕粉）不要忙，你等一等。（向长女）现在已经说好了，他答应了陪我六个月。

梁 梅 唉，那才是啊。

梁太太 今天我原约了表哥七点半钟到这里来，我有点事要托他。现在就叫你弟弟坐了表哥的车子去取回他的行李。

梁 梅 啊，好得很。不过他要是不回来呢？

梁太太 不会的，有我坐了车子同去。

梁 梅 妈妈同去？妈妈不用去，我和妹妹同去好了。

梁太太 不。取回行李之后，我还想就便去看看表嫂去。你妹妹可以陪我去。——这好象是汽车的声音。（向次

女) 你到楼上就便把我的钱包和围巾带下来。

〔次女从帏幕走出，母亲从容的吃了几口藕粉，把碗放下。外面传入汽车的喇叭声音。

梁太太 这是表哥的汽车。

梁 治 (又看一看手表) 刚刚七点半。

梁 梅 妈妈一定想去吗？

梁太太 是的。我好久没有出门，我也想透一透气。

〔张妈推门走进。

张 妈 太太，表少爷开了车子来了。要我告诉一声，他不进来了。

梁太太 你告诉表少爷，我和大少爷就来。

〔张妈从帏幕走出。二小姐拿了两手的零碎东西，匆忙的从帏幕走进。几乎与张妈相碰。

张 妈 喔，二小姐！

梁 玉 车子来了吧？(将围巾、钱包送出)

梁太太 是的。我们现在就走。(从女儿手中接了钱包，儿子代她围了围巾，她向门走去，儿子、女儿跟着)

梁 玉 (走到门口，又仓卒的走回) 对不起，还有两本琴谱。(走进帏幕)

梁太太 快一点，我们走了。

〔母亲走出，儿子跟着走出，姐姐等着妹妹。

梁 玉 (从帏幕走进，腋下夹着两本琴谱，向姐姐) 再见，再见，阿歇会！(匆匆走出)

〔姐姐跟着走出。一会，汽车开车的声音。又一会，大小姐走进，开始收拾桌上的杯碟。接着张妈走进，手里拿了几张钞票。

张 妈 （审看手中的钞票）大小姐……

梁 梅 唔？

张 妈 ……我看太太这两天不知怎么了。大约是因为少爷回来了，她老人家欢喜的厉害了。

梁 梅 什么事？

张 妈 刚才太太上了汽车，她忽然把我叫了去。她说昨天是我的生日，她忘记了给我钱。她从窗子里给了我四张钞票。

梁 梅 这还不好吗？

张 妈 是啊，不过我的生日是腊月十六，今天才十月初三，昨天是十月初二，怎么会是我的生日呢？

梁 梅 太太一定记错了。

张 妈 不会的。我服侍了太太八九年，每年我过生日，太太都给我几块钱，叫我自己买东西，从来没有忘记过。——并且，这票子也不对。我看是十块钱一张的票子，四张就是四十块钱。太太不会给我这样多的钱。就是给我，我也不能受她的。（送上手中的钞票）大小姐，您看看对不对？

梁 梅 （看了看钞票）啊，真的，是四十块钱。一定是太太弄错了，没有看清楚。（给还钞票）

张 妈 可不是吗？

梁 梅 一定是太太没有看，等会太太回来了，你问一声好了。

张 妈 （仍旧细看钞票）太太的票子，平常也难得弄错的。——当然要问一声，等太太回来的时候。

——闭幕·全剧终

妙 峰 山

(四 幕 喜 剧)

人 物

王老虎——妙峰山山寨的寨主——一个土匪首领。

陈秘书——王老虎的部下。

杨参谋——王老虎的部下。

副 官——王老虎的部下。

士兵一二十人——王老虎的部下。

华 华——在公路上旅行的一个女客。

郭士宏——华华的旅伴。

谷师芝——郭士宏的太太，华华的朋友。

龙老头——三家店茶馆店的老板。

校 长——三家店小学校女校长。

学生旅行团一二十人——其中三人充代表，两男一女，一人充队长。

阿 祥——学生旅行团卡车的司机。

小苹果——阿祥的太太。

局 长——公安局局长。

赵队长——保安队队长。

保安队兵士。

时 间

一九四〇年抗战期间。

地 点

中国内地的某一区域。

第一幕

下午五时。公路旁边一家茶棚、饭馆、兼客店的一间敞屋。后面，靠右有一小门，通一小客房。右面靠后，是没有门的走道，通厨房。靠前，墙上有一小窗。窗上无门，只有几根木栅，没有糊纸。左面，分前后两部。前部又分为上下两截。下截是墙，上截是板门。因尚在白天营业时间，门板一律未上。后部中央是走进茶棚的大门。

屋内的陈设，有三张方桌。一张放在差不多是屋子的中央，旁边有两张藤椅和几张方凳。其余两张方桌，一张放在右边的窗前，不靠墙。另一张放在左边。左右两方桌的四边都有长板凳。屋的后部小门之左，可以放一排帆布躺椅茶几之类或其他内地小茶棚里常有的家具。墙上挂香烟公司的月份牌、对联等。空出的地方贴有抗战及新生活运动的标语和“衣帽物件各自当心”一类的“宣言”。

开幕时，住客郭太太坐在一张藤椅上做绒线手工。客店老板龙老头坐在左边的方桌旁做擦植物油灯罩和剪修灯芯的工作。一会，郭士宏先生从大门走进，手里拿着刚从外面买回的东西。

郭士宏 太太，东西买来了。东西虽然不多，可害了我走了不少的路。（交出买回的东西）这是洋烛，这是洋火，这是针，这是麻线，这是你的香烟。

谷师芝 你买的什么牌子的香烟？

郭士宏 本地制的土货，叫做美人牌香烟。

谷师芝 （拿了香烟一看）美人牌，我看干脆叫做死人牌算了。这鬼烟我昨天已经试过，又苦又辣，简直没有法子抽。

郭士宏 这是这里最好的香烟，别的牌子更坏。卖香烟的告诉我说，司机都抽这烟。（坐下）

谷师芝 没有白金龙吗？

郭士宏 没有。

谷师芝 没有红锡包吗？

郭士宏 没有。

谷师芝 强盗牌？

郭士宏 没有。

谷师芝 美丽牌？

郭士宏 没有。

谷师芝 没有，没有，没有。你就只会说没有。

郭士宏 本来是没有么。我如果说有，我得拿得出来啊。

谷师芝 就没有比这个再好一点的吗？

郭士宏 刚才我不是告诉过你了吗？这是这里的最好的香烟。连司机都抽这烟。

谷师芝 司机，司机，司机。我不懂为什么一个汽车夫要叫做司机。到了内地，到了公路上，就什么都是司机。这样是司机吃的，那样是司机喝的。司机简直变成了一个皇帝！我不相信，我什么人不如，难道连一个汽车

夫也比不上吗？

郭士宏 （他已从桌上拿起一本洋装书）啊，太太，你弄错了，司机和汽车夫不是一样的。汽车夫是他们伺候人家的，司机是人家伺候他们的。司机的有汽车有汽油，就和一个军阀有军队有军火一样，你什么事就得巴结他。你有紧急的事要到那里去，你向公路局买不到票，他有办法把你送走。你的包裹邮政局里不受，他有办法替你带走。他的权力是不受任何限制的。那还不是一个皇帝吗？并且，最要紧的是他们有钱，而且舍得花钱，那你还有什么话可说？

谷师芝 （不爱听他的这一套。厌恶的看了他一眼）买东西剩下多少钱？

郭士宏 喔，对不起，忘了，剩下三毛钱。（掏口袋）

谷师芝 （伸出手）拿来。

郭士宏 （交出毛票）要不要详细报告？

谷师芝 谁耐烦和你算这些细账？（她的烟瘾发了，不得已燃了一枝死人牌香烟）

〔郭士宏开始看书。

谷师芝 路的事情打听清楚了没有？

郭士宏 打听清楚了。前面的铁桥已经修好，旁边路上炸的两个大洞今天下午可以填好，明天可以通车。明天一早我们就可以走了。

谷师芝 （吐了一口烟）真是倒了霉。不早不迟，等我们到了这里的时候，他来轰炸。一住就是四五天。住在这样的一间小房间里，黑黝黝的，简直是一个监牢。这样的——一个倒霉地方，这样买不到，那样也买不到，别的——

去说，连吃的都没有。早上是豆芽菜、豆腐汤，晚上是豆腐汤、豆芽菜，简直要命。

龙老头 太太，现在还算好的呢。因为有了公路，来往的客家多了，才有几家铺子。早些时连豆腐都没地方买去。这几天因为铁桥坏了，车子过不来。平常车子来的时候，车上的司机都替我们带一点猪肉，带一点小菜过来。他们把好的自己吃了，把剩下的就让给我们卖给客人吃。（他已擦好了一盏灯）

〔司机阿祥，华华小姐，差不多同时从外面走进。司机头戴呢帽，内着中山装，外着大衣。大衣袋里一个装了半袋花生，一个装了一个茅台酒瓶。手里拿了一个茶叶瓶和两个罐头。华华小姐俭朴的旅行装束，手里拿着一把斧头，和一根新砍下的竹杆。〕

谷师芝 （向华华）你到哪里去了？

华 华 我到后面的竹园里去了。（向龙老头）老板，我在你的竹园里砍了你的一根竹子。我给你五毛钱好不好？

龙老头 小姐，这里的竹子还没有这样贵。我送给你好了。

华 华 老板，你太客气了。你既这样说，那我就领你的情，说一声谢谢，就不给你钱了。

龙老头 小姐，你太客气了。

谷师芝 你要竹子干什么？

华 华 我要做一根钓鱼的钓杆，钓几条鱼吃吃。这几天餐餐吃素，我嘴里馋得要命。（向郭先生）喔，郭先生，你替我买的针和麻线买到了没有？

郭士宏 （正在看书）什么？喔，针和麻线，对了。都替你买来了。在这儿。（送出针和麻线）

华 华 （接了针和线）多谢多谢。我还要借你的洋烛用一用。我要把一根针弯成一个钩子。（她接了洋火、洋烛）谢谢。（她带了东西走到右边的方桌。开始用斧头削光竹子的节巴，制造她的钓杆、钓钩）

阿 祥 （他进屋之后，就坐在龙老头工作的方桌边，放下手里的东西，从袋里拿出了酒瓶，掏出一部分花生）老板，替我来一点开水好吧？

龙老头 （他已做完他的工作，正拿了灯向里走去）开水现成。

阿 祥 我这里有自己带来的茶叶，只要开水就成。你可以照样的算我的茶钱。我还请你替我预备两个人的客饭。

龙老头 我这就替你预备去。（他带了灯从过道走出）

谷师芝 （向她的先生）听见没有？

郭士宏 听见什么？

谷师芝 开水有了。到房里把热水瓶拿出来。

〔郭士宏走进小客房，取出一个热水瓶，把瓶放在桌上，继续看他的书。龙老头提了开水壶，带着茶碗走进，替阿祥泡了茶。〕

谷师芝 老板，请你替我把热水瓶灌一灌。

龙老头 是了，太太。（他向热水瓶中加了开水）

阿 祥 老板，你听到外面的新闻没有？

龙老头 外面有什么新闻吗？我没有听到。我听说前面的铁桥修好了，明天可以通车了。

阿 祥 不是这个。我说的是他们捉到了一个土匪。

谷师芝 土匪？

华 华

龙老头 一个土匪？不会的。这里太平得很，一向就没有土匪。

阿 祥 不是本地的，是从龙王庙捉来的。他们刚用汽车把他押到这里来。听说是妙峰山王老虎的部下。

华 华 司机，王老虎的部下你不能叫他土匪。

谷师芝 王老虎是有名的土匪头儿，你怎么说不能叫他土匪？

华 华 王老虎抗战，和日本人打仗。凡是抗战的人，都不是土匪。

谷师芝 你不能这样说。王老虎也许很爱国，也许很勇敢，不过土匪究竟总还是一个土匪。

华 华 司机，你看到了这个土匪没有？他有多大的年纪，象不象一个抗战的英雄？

阿 祥 小姐，我没有看到。他们把他关在一辆汽车里，不让人看。是他们的司机告诉我的。今天下午从龙王庙押来的。明天就要把他解到省城去。听说解到省城，就要把他枪毙。

华 华 司机，我想一定不会的，你不用替他担心。你想，如果一个人抗战，我们把他枪毙，这不是帮我们的敌人的忙吗？

阿 祥 小姐，你也是这么说？可是军队里的事情难说得很。他们打起仗来很凶，他们做起事来有时候也糊涂得厉害。说不定碰到了一个糊涂家伙……

〔公安局局长走来，打断了他的话柄，局长从大门走进。〕

局 长 老板在屋里吗？

龙老头 喔，局长，您来了，请坐。我就是这里的老板。您有

什么吩咐？

局 长 我们队上的人刚才告诉我说，你这里有一间小客房，我现在有一个——一个——一个客人，今晚要借用你的这一间小客房住一宵。

龙老头 局长，我这里小客房倒是不差有一间。可是现在有客人住了。连这位小姐（指华华小姐）住的地方都没有。

局 长 客人住了，那么请你要他让一让。

龙老头 局长，你是一个明白人，我不能要我的客人把他住的房子让给另一个客人。

局 长 我的客人不是一个普通客人。他是一个——我办的是一件公事。

龙老头 局长，我的客房就是这位先生（指郭先生）和这位太太（指郭太太）住了。请您自己和他们商量好不好？

局 长 （认为有理。向郭先生）先生贵姓？

郭士宏 鄙姓郭。

局 长 （指郭太太）这位是……？

郭士宏 我的内人。

局 长 你和你的太太就住在……？

郭士宏 （指小门）那间小房子里。

局 长 喔，郭先生，对你不起，我现在办的是一件公事，我想和你商量商量，请你把这间房子让一让。

郭士宏 局长，这间房子可不大好。刚才我的内人还在说，这样的一间小房子，黑黝黝的，简直是一个监牢。不知道你的客人是不是一个犯人？如果是一个犯人的话，那再合式没有了。

谷师芝 你不要在那里瞎说。请问你，我们把这间房子让了，我们住到哪里去？

郭士宏 喔，局长，对了，这件事我是不能做主的。请你和我的内人直接交涉好不好？我是很容易办的。（他继续看他的书了）

局 长 （转向郭太太）太太，我请你原谅，我办的是一件公事。刚才你的先生说对了，我们押了一个犯人，今晚没有地方住。我现在和你商量，请你通融一下，把这间房子让一让。我们就只住一晚，明天一早我们就出发了。

谷师芝 局长，你明天一早出发很好。可是今晚你教我住到哪里去呀？你要我让房子很容易，你得另外替我找到一间大的房子给我，那我很愿意把这一间小房子让给你。

局 长 太太，如果我另外可以找到一间大房子，我不来这里和你麻烦了。

谷师芝 既然这样，那我不能让出我的房子。我是一个女人，你不能教我住在马路上过夜。

〔局长为难。

华 华 局长，我有一间小房子，我愿意出让。不过我有一个条件。我是一个乡下人。我小的时候，就听到家里的人告诉我说，我的外公是一个土匪，所以我从小就喜欢土匪。不知你押的犯人是不是一个土匪？如果是一个土匪，我很愿意把这房子让给他。

局 长 他是一个土匪。

华 华 那好极了。

局 长 你住在哪里？

华 华 我住在一辆小汽车里。那就是我说的小房子。车子虽然很小，我包管你一个人可以够住。我已经在里面住了好几晚。你如果愿意，我可以让给你。

谷师芝 华华，你把汽车让出来，你自己住到哪里去？

华 华 我可以住这一间大房子。（指敝屋）

谷师芝 床铺呢？

华 华 没有床铺，我陪你玩一晚的纸牌。

谷师芝 你有这样好的精神，我可不能陪你。并且，这部汽车是我的。我不愿意一个土匪住在我的汽车里。你不能替我作主。

华 华 喔，局长，对不起，我忘了，我说的这辆小汽车是这位太太的。我不能替她作主。如果你愿意借用，请你和这位太太直接商量吧。（她继续做她的钩钩、钩杆）

局 长 （想了一会）老板，你这一间大房子没有人住，是吗？

龙老头 没有，局长。

谷师芝 什么？你想把一个土匪带到这里来吗？你要让一个土匪和我们同住在一个屋子里吗？那我可不答应。你如果把他带到这里来，我即刻就走。

华 华 （连忙的）不行，不行。你说错了。你不能走。你走了他不是就可以用你的那一间监牢了吗？

谷师芝 啊，对了，我说错了。我不走，我反对你把一个土匪带到这里来。

华 华 你这就说对了。

局 长 （不客气了）你反对吗？你如果反对，你就得把你住

的房子让出来。这间大房子不是你住的，你没有权利来干涉公家的事。（转向龙老头）老板，就是这样办好了。就借用你这间大房子。晚上你把两张桌子并在一起做一张床，让他睡觉。请你预备一客客饭，等会我教局上的队长把他带到这里来。（向好商量的郭先生）郭先生，打搅，打搅。

郭士宏 局长，再见。

〔局长从大门走出。龙老头走进厨房。〕

阿 祥 （看局长走远了）他妈的，世界上的事情太不公平了。王老虎带了五百个人，让日本军队走进了老虎口，口子一堵，机关枪、迫击炮、手榴弹，前后夹攻。七天的工夫，没有水喝，没有饭吃，死的死，伤的伤，二千多人，不曾逃走一个。他妈的，山上的军火用完了，他的部下野猫子奉了老虎的命令，带了十多个人，偷偷的跑到了龙王庙，想偷一点军火，接济接济。运气倒霉，被他们发觉了，乒乒乓乓，就对着人家开起火来。你看，人家多漂亮，两手一举，说弟兄们不用开枪，咱们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我愿意投降缴械，我不愿意教弟兄们流血，咱们的血和咱们的子弹，要卖给日本人。你看，这话说得多漂亮！现在他们把野猫子捉住了，把他当做一个土匪。说不定还要把他枪毙。不错，他是一个土匪，可是他杀的是我们的仇人，杀的不是老百姓。他总比做一个汉奸好多了。

谷师芝 华华，他说的可是真的？

华 华 师芝，我得调查，调查。

阿 祥 可是真的？我刚从阿大那里来，他是和他们一同来的。他会不知道？

华 华 司机，阿大是谁啊？

阿 祥 阿大是谁？阿大是一个傻瓜蛋。车子就是他开来的。车上押的就是野猫子。

华 华 是一只野猫子，不是一只老虎？

阿 祥 一只老虎？才怪。他们可没有这样的本领。要是有什么本领，跑到妙峰山把王老虎捉了来，我才佩服。（他喝了两口茶）

华 华 阿大也是一个司机吗？

阿 祥 可不是。他是常在公路上走的，和我们常在一块的。刚才我看到他，我说，阿大，你这个混蛋，王老虎是什么人，你不知道吗？他们捉了他的部下，你干么要替他们开车啊？要开车，你应该把车子开到妙峰山，把野猫子送回他的老家去啊。（学阿大可怜的口吻）“一把手枪对着我。”我说，那么，你走到山坡拐弯的地方，为什么不向山凹子里一直开下去？空隆通，往下一冲，大家一齐完事，不痛快吗？（又是阿大的口吻）“你倒说的好听，我家里还有一个老婆，五个小的。”我说，算了吧，你记得你的老婆和小的？你是舍不得你的那几个姘头啊。……老板请你再来一点开水。

龙老头的声音 （在厨房内）是。

〔龙老头拿了开水壶走进，替阿祥加了开水，走向厨房。〕

〔小苹果从外走进。显亮的新衣，新绿袜，新皮鞋，

新的手提包，新烫的头发。

小苹果 喔，阿祥，你在这里。我到处找你找不着。你是在和谁讲话啊？（亲热的坐在他的近旁）

阿 祥 没有和谁讲话，随便说说。你到哪里去了，去了这么半天？

小苹果 （撒娇的）你猜猜看。（她从手提包里拿出一面小镜和粉扑，扑了粉，又拿出一包巧克力糖）

阿 祥 你不是跟了学生他们到那小学校参观去了吗？

小苹果 对了。你在这里做些什么，没有喝酒吧？你答应了我，不背了我偷喝酒的。

阿 祥 你看看，酒瓶还没有开封，我在这里喝茶等你。

小苹果 吃糖吗？

阿 祥 谢谢，吃不来。

小苹果 我偏要你吃，你吃了糖我还有一件事要告诉你。（她咬了一块糖，把剩下的送到他先生的嘴里）

阿 祥 你有什么事要告诉我？

小苹果 我要问你要两百块钱。

阿 祥 我就知道，要就没有事，有了事就是要钱。你想买什么？

小苹果 这个钱不是买东西的，是送给一个人的。

阿 祥 好家伙，你真阔气。一下子就是两百块。你送给谁？这里没有你的亲戚、朋友，你可以拿我的钱去做人情去。送给谁？快说！

小苹果 你猜猜看？

阿 祥 这我怎么会猜到？是不是送给大学生的旅行团，让他们每天可以多吃一餐稀饭？

小苹果 你猜错了一点儿。

阿 祥 （掏出钱包，拿出新钞票）看，钱在这里。你如果不告诉我送给谁，你不要想拿到我的票子。

小苹果 啊，阿祥，我是捐给那一个小学校的。

阿 祥 捐给学校？学校有公家的经费，干么要向你捐钱？

小苹果 喔，阿祥，我告诉你，刚才我到那边的小学校参观去了。我会见了他们的校长——一个二十一二岁的小姑娘。长的还不错，就是因为没有吃得饱，面上没有血色。她一个人又是校长，又是教员，又是庶务，又是老妈子；什么事都是她一个人去做。你猜她一个月拿到多少钱？

阿 祥 拿到多少？

小苹果 她一个月只拿到十八块钱，还连办公费在内。这不是要她的命吗？这样冷的天，她身上只穿了一件蓝布袍子，还打了好几个补钉。一会参观完了，我和她闲谈，我说，我刚刚结婚，我的衣服很多，你如果不嫌弃，我可以送你几件。她无论如何不肯要。我说，你不要以为我是一个不相干的女人，我是一个司机的太太。我在中学上过学。我的先生就是替这一班大学学生开车来的阿祥。不相信，你可以问问学生们，他们都知道。她说，我知道你是一位司机的太太，可是我不能要你的衣服。我说，那是因为你看不起我，我要生气了。她说，好吧，你如果愿意，你可以捐一点东西给学生，或是捐一点钱给学校；我可以替学校的窗上配两块玻璃，做一块大的黑板。我说，我身边没有可以送小学生的东西，我可以捐两百块钱给学校。

阿 祥 一开口就是两百块？

小苹果 是啊，她也这样说。她说，我们学校的经费，一年不过两百四十块钱。你捐两百块，差不多就是一年的经费。你捐得太多了。我说，不要紧的，我的先生一个月可以赚一千五六百块。他这一趟就可以赚七八百，他不在乎。……

阿 祥 你可真会吹大炮唉。

小苹果 我说的可不是真话吗？你一个月可不是可以赚一千多块吗？

阿 祥 后来怎么样？

小苹果 后来她答应了。她要留我吃饭。我说不行，我的先生他在等着我。她说，那是你看不起我，嫌我这里的東西不好吃。我怕她生气，我就答应了。我说，等我去把钱拿来，顺便我告诉他一声，要他不用等我。现在我得把钱送给她，陪她一块儿吃饭。我还答应了她下次从这里经过的时候，到学校里去看她去。嚟，一个顶可爱的小姑娘，你没有看见。——好了吧，现在你的票子可以给我了吧？

阿 祥 （一面数票子）票子可以给你，你可得回来和我一块儿吃饭。我已经拿来了两个罐头，一瓶茅台酒。

小苹果 不成。我已经答应了她，我得回去和她一块儿吃饭。如果我不去，她一定要生气的。也许她就不肯收我的钱。罐头你一个人吃好了。你可不许多喝酒，喝醉了你就爱骂人。你如果嫌寂寞，你可以找一个人来陪你，只不要找女人就成。

阿 祥 （交出票子）这里是整整两百块。连上次的两百，一

共是四百块。这一个月你还剩下一百块。

小苹果 怎么？你每月给我五百块钱，我从来不曾向你多要过。这两百块你不能算在我的帐上。应该是算你捐的。

阿 祥 算我捐的？你真会拿旁人的钱做好事，和那些募捐做好事的慈善家一样。

小苹果 和他们一样？不，我比他们好多了。我虽然自己不出钱，我可不象他们那样揩油啊。——这样好不好，我们一人一半，一百块算是你的，一百块算是我的，怎么样？

阿 祥 （慷慨得很）你拿去好了，总喜欢这样噜哩噜苏的。

小苹果 谢谢你，我说了你是不在乎的。（她把票子放进小提包内，想和先生亲近一下，看了屋内有人注视，不甚方便，她用手捻了一捻他的腿）再见，再见。（拿了钱包从大门走出）

阿 祥 早一点回来啊。

华 华 司机，我恭喜你，你娶到这样好的一个太太。又和气，又大方，又能干，又漂亮。你们是刚结婚吧？

阿 祥 刚刚两个半月。

华 华 可不是吗？我猜想你们是新婚夫妇。你每次出门，都把她带着一道走吗？

阿 祥 没有办法，不愿意一个人待在家里。不过一个人出门到处看看，见识见识，也是好的。

华 华 你的太太叫什么名字？

阿 祥 在我们没有结婚的时候，他们叫她小苹果。现在他们都叫她祥嫂子。

华 华 （已经做好钓杆、钓钩）司机，你的这位太太实在太可爱了，你一定要替我介绍介绍。（起立、转向旅伴）师芝，我的钓鱼的工具做好了。现在我要去试试我的运气。我希望可以钓到两条又肥又大的鱼，吃一餐阔气的晚饭。

谷师芝 就快开饭了。你不要走太远了。

华 华 就在后面那一条小沟那儿。我已经约好了两条鱼在那儿等我，如果它们没有耐性，等了我好久不去就走了，我也即刻就回来。

〔她送回洋烛、洋火，拿了钓杆和斧头向大门走去。刚到门口，保安队队长和一个兵士押了一个犯人（王老虎）走来。犯人脚上戴了一副镣，后面跟了三个大学生，两男一女，和其他看热闹的闲人。她避在一旁，让队长、兵士和犯人走进。她看了一眼犯人，似乎想留在屋内看热闹。迟疑了一下，她决定了还是去钓鱼。从大门走出。

兵 士 闲人走开。（他把看热闹的拦在门外）

谷师芝 （她一见犯人走进，脸上显出厌恶）真倒霉！（她站起身，带上手工，向小门走去）士宏！

郭士宏 什么？

谷师芝 走，走，走！

郭士宏 还有两页书，让我看完了再走好不好？

谷师芝 不成。你得到房里来陪着我，你不能让我一个人待在房里。（先生拿了书和买的东西跟走）热水瓶！（他又回转来拿了热水瓶，跟着太太一同走进小客房，关上门）

赵队长 老板，来两杯茶。（他坐在中央方桌旁）

龙老头的声音 （在内答应）是。

兵 士 （向欲跟进屋里来的大学生）你们不能进去。

〔学生们走进。

学生甲 为什么我们不能进去？

兵 士 我们这里押了一个犯人。

学生甲 你押犯人，我们可要喝茶啊。这里是一家公众茶馆铺子。你不能禁止人家来喝茶。你不能妨害人家做生意。

学生乙 老吴，你说话放客气一点。你瞧我的。（向兵士）老总，对不起，请你听我说，我们是一个大学学生旅行团的团员，我们都是大学生。我们路过这里，因为前面的铁桥炸坏了，我们的车子走不过去。这几天我们就利用我们的时间到各处去讲演。今天我们刚从乡村讲演回来，走了几十里的路，说了几点钟的话，我们的口渴了，想买一碗茶喝喝；还有这位小姐的脚也走累了，想找一个地方坐了歇一歇。我们喝一杯茶就走，不妨害你的事。现在请你通融一下，让我们进去坐一会儿。你看，这位先生就是我们的司机，他还不是也坐在这里喝茶吗？

阿 祥 周先生，你请过来这边坐。

赵队长 （向兵士）让他们进来。

学生乙 谢谢，谢谢。（与他的伙伴走进。坐在阿祥的桌旁）

阿 祥 老板，再来三杯茶，茶钱一齐算在我的帐上。

学生乙 谢谢。

〔龙老头拿了茶杯水壶走进，替客人冲了茶。

学生乙 （想和队长交谈）队长，来一杯龙井好不好？这是我们的司机先生自己带来的茶叶，在这里出钱也买不到的。

赵队长 谢谢，我这里已经有了。

学生乙 （不放弃）那么来一枝本地制的香烟吧。

赵队长 谢谢，我不抽烟。

〔学生乙向阿祥敬烟。阿祥拿起桌上放着的红锡包给他看。〕

学生乙 喔，对了，这种蹇脚烟你抽不来的。（他自己燃了一枝烟。再向队长）队长，你们是今天上午从龙王庙来的吧，听说你带来这位朋友是王老虎的部下对不对？

赵队长 先生，我请你原谅，这是我们的公事。

学生甲 你和他讲什么？喝茶，喝茶。

〔阿祥掏出两把花生敬学生。自己燃了一枝红锡包香烟。〕

女生甲 谢谢。司机，你的太太哪儿去了？

阿 祥 到那边小学校去了。

女生甲 到小学校去了？刚才我从那儿来，我看见校长在那里烧饭、做菜，我没有看见你的太太。

阿 祥 她刚才还在这里，刚走一忽儿。校长先生请她吃饭。

女生甲 她的人缘儿可真好。

阿 祥 周先生，明天我们可以走了。下午四点就可以到清良府。到了那里我想请你们诸位先生小姐们吃顿便饭。等一会请你替我约一约好不好？

学生乙 怎么？你还要请吃饭？这几天买米买菜的钱都是你垫的，你还要再请吃饭？我告诉你，我们这么多人，就

是每人三碗肉丝炸酱面，就得几十块大洋。

阿 祥 出门的人哪里讲到这些。

女生甲 司机，你不用操心，你的太太今天一早就对我讲过了。我已经替她约好了。

阿 祥 她已经请你替她约好了？这家伙真会做现成人情啊。

女生甲 你太太对我说，她说，阿祥要请你们吃饭。明天一到清良府，他就把车子一直开到人和大饭店。请大家不要走散了。她说，阿祥讲的，这些少爷小姐们平常在学校吃的就只是白饭盐水汤。这几天在路上耽搁了，连饭都舍不得吃，每天就只吃两餐稀饭。年青的人身体要紧。他们家里的人离得太远，没有法子可以照顾。学校里的校长事情太忙，管不到他们的伙食。我实在看不过去，到了清良府，我非请他们大吃一顿不可。花几个钱算什么？一场麻将就可以输个三百五百。这是你太太对我说的。

阿 祥 她那张小嘴巴可真会说话。

女生甲 喔，司机，你这位太太真不错，我们一路走了几天，没有一个人不喜欢她。我们还替她取了一个名字。

阿 祥 你们又替她取了一个名字？你们叫她什么？

女生甲 我们都叫她小新娘子，她高兴极了。只要我们叫一声小新娘子，她就笑嘻嘻的走过来。——好了，小新娘子真的来了。

〔小新娘子和小学校长一同从大门进。校长后面跟着一个长工。长工手里提了一个篮子。

小苹果 （笑嘻嘻的）你们在讲我吗？

女生甲 我们在告诉你的先生，我们大家都喜欢小新娘子。

小苹果 （娇滴滴的向她的先生）真的吗？

〔先生向她笑了一笑，她亲热的靠着先生坐在同一板凳上。

阿 祥 就吃过饭吗？

小苹果 饭还没有煮熟。（替校长介绍）他就是阿祥。她就是校长先生。

阿 祥 校长先生请坐。

校 长 谢谢，我不坐。我是来送一点东西，即刻就要回去。

（她从长工手里拿过篮子，走到队长面前）喔，队长，我这里有两样小菜，是我的学校里的学生捐钱买的，是我替他们做的。他们听见说你押了一个犯人来了，是王老虎的部下。他们一听到王老虎的部下，就兴奋的了不得。他们以为上个月在老虎口对日本人打的那一个胜仗，就是他打的。小孩子的心理虽然简单，倒是很有意思的。他们即刻就捐了钱，买了东西，要我替他们做两样菜，来慰劳慰劳。我因为这是小孩子们的一点爱国心，就答应了。我说不要紧，你们去买好了，我一定替你们做；等会菜做好了，我替你们送去，队长一定会答应的。现在我已经把菜拿来了，不是什么好吃的东西，一碟腊肉、一只烤鸡。我希望你可以允许。

赵队长 送吃的饭菜是可以的。我可以答应。

校 长 谢谢你。小孩子们知道了一定很高兴的。我就担心恐怕你不答应，使他们失望。好了，现在我就把这个篮子交给老龙。

〔龙老头拿了碗筷走进。

校 长 啊，就开饭了，我来得正好。

龙老头 先生小姐们，对不起，我们这里开饭了。队长，你就请在这里用饭好不好？

赵队长 不客气，我还有事，我要走了。

校 长 老龙，我这篮子里有两样菜，是送给那位先生（指犯人）吃的，我已经向队长说过，队长答应了。

龙老头 好的，校长，请你放在这里好了。

赵队长 （喝了一口茶，站起，走向大门，对兵士）不要走开。你可拿一张凳子坐在门外。等会我叫他们来换你回去吃饭。（走出）

校 长 （放下了篮子。向长工）你帮着老板顺顺桌子，你就在这里等一会儿，回头把空碗带回来。（向小苹果）我们走吧？

小苹果 （恋恋不舍的站起，向她的先生）对不起，少陪，少陪。（她挽了校长的手臂，一同从大门走出）

学生甲 走，走，我们也走。（他和他的同伴喝了几口茶，跟着校长走出）

阿 祥 老板，请你来两个茶杯两个碟子，我要喝酒装菜。
（他开始开酒瓶，开罐头）

〔看热闹的人，已陆续走散。兵士拿了一张凳子，坐在门外。龙老头收拾桌子，长工帮忙。他们先将阿祥桌上的花生壳收拾干净了。放了两副碗筷。在对面犯人坐的右桌上放了一副碗筷。在中央的桌上放了三副碗筷。桌子顺好后，龙老头走进厨房。长工从腰间取了一块抹布，走到犯人坐的桌子，擦抹桌面。犯人自进屋之后，就坐在右边的那张桌子的右边，面对阿

祥，伏在桌上打瞌睡。现在他似乎醒了觉，把两手掩了面，用极低的声音向长工说话。长工一面装着抹桌，一面把耳朵凑上去一两次。这当然是很短很快的动作。长工抹好桌子，把篮子里的菜放到犯人的面前。龙老头用了一块木板拿进几碟菜几碗汤。分放在三张桌上。他拿了两个空碗，两个空碟送给阿祥。阿祥把罐头里的菜倒进空碟。龙老头再走进厨房，长工跟去。

阿 祥 （倒了一茶杯酒，送到犯人面前）朋友，这是真正的茅台酒，我敬你一杯，挡挡寒气，如果我是阿大，我老早开了车子，把你送到妙峰山了。

〔犯人举手行了一礼，没有讲话。〕

〔阿祥走回到自己的桌子，坐在面对犯人的一边。开始用餐。龙老头拿进五六碗饭，分送到三桌。拿走司机桌上的空罐头。〕

龙老头 （开了小房门，向内）先生，太太请用饭。

郭士宏 （和太太同从小房门走出）华小姐还没回来。

谷师芝 真讨厌，每次要人等她。（她走到中央桌旁，看了看桌上放着的菜，生起气来）餐餐豆芽菜，餐餐豆腐汤，我实在受不了。这样的一个鬼地方，连鸡蛋都买不到。（她坐下，手托着腮，不想吃饭）

〔先生拿起筷子，见太太不吃，又将筷子放下。〕

谷师芝 （闻到屋内的鸡与肉的香味，向各处闻闻，看到了犯人桌上的腊肉和烤鸡，司机桌上的牛肉和酱鸭，不由的火冒三丈，她把桌子一拍）老板，快来！

〔龙老头连忙走进。〕

龙老头 太太，要什么？

谷师芝 要什么，你这个老家伙，真不是一个东西！

龙老头 太太，你要什么请你好好说，请你不要骂人。

谷师芝 我骂你这个老东西，太可恶，太欺侮人。

龙老头 太太，什么事，请你讲明白了好不好？

谷师芝 讲明白，我要你替我买几样好菜，你这样也买不到，那样也买不到，……

龙老头 太太，是买不到，我没有骗你。

谷师芝 对了，我要你买菜，你买不到，为什么人家来了，你鸡也买到，鸭也买到；我们教你去，你这样也没有，那样也没有。这不是欺人太甚吗？

龙老头 喔——喔。你讲的是这两位先生桌上的菜啊。那是他们自己带来的，太太。

谷师芝 自己带来的，我不信。

龙老头 太太，你不信，你可以问问他们，可不是自己带来的。这位司机的牛肉和酱鸭，是他自己带来的罐头。空罐子还放在厨房里，你如果不相信，我可以拿来请你闻一闻。这位先生的腊肉和烤鸡，是校长先生刚才送来的，你没有看到。你如果嫌这里菜不好吃，回头你也叫校长先生替你做几样送给你。

谷师芝 你胡说！隔壁人家就有一只鸡。我亲眼看到的。我给你钱要你替我去买，你为什么不去啊？

龙老头 太太，我去过了，他不肯卖。人家的鸡是留着生蛋的。

谷师芝 留着生蛋，你一只鸡蛋也买不到？

龙老头 太太，你不懂吗？他的鸡蛋是留着孵小鸡的，不是卖

给人吃的。太太，我请你包涵一点，只怪我们这个三家店的地方太小，请你原谅。

谷师芝 （向他的先生）你为什么一句话也不说啊？人家知道带罐头，你为什么就想不到？

郭士宏 我们不是也带了吗？谁知道会在这里耽搁这好几天。我们带的罐头不是吃光了吗？

谷师芝 吃光了，你为什么不多带一点啊？

郭士宏 现在已经吃光了，有什么办法？

谷师芝 你把话来恼我，你也来欺侮我是吧？这一顿饭我不要吃。

〔犯人向龙老头招了一招手。龙老头走去。犯人用他的茶杯，分了一半茅台酒，轻轻的对龙老头说了一句话。接着，龙老头拿了那碗烤鸡，和那杯酒走到中央的桌子来。〕

龙老头 太太，这是那位先生要我送给你吃的。（将鸡、酒放到她的面前）

谷师芝 岂有此理！（她即刻离开桌子，气冲冲的走进小房）
〔先生不敢怠慢，赶紧跟进。〕

〔龙老头走进厨房。一会，华华拿着斧头和钓杆走进，进来之后，先向各处看了一眼。〕

华 华 怎么？就开饭了。（她看了一眼手表，放下斧头和钓杆，走到中央方桌，看见了烤鸡，不相信，又细看了一眼）哈罗！这可了不得！（她又拿起酒杯，先闻了一闻，接着尝了一口，吐了一吐舌头）茅台！（她连忙放下酒，走去在小门上敲了两下，将门推开。向内）师芝，你快来看看，今天吃的什么菜。今天老板

替我们送行，预备了一只烤鸡，还有茅台酒。（她一看神情不对）怎么？又吵架了。饭已开好了，快去吃饭。

谷师芝的声音 （在房内）你去吃好了，我今天不想吃饭。

华 华 瞎说。你平常可以不想吃饭，你今天不能不想吃饭，今天什么菜，你听见我告诉你了吗？

谷师芝的声音 我听见了。我不要吃，我吃不下去。

华 华 那你的运气可真倒霉了。你们吵架也应该选一个不好的日子啊。郭先生怎样？

郭士宏的声音 （也在房内）我肚子里也胀得厉害，我也不想吃。

华 华 好吧，那我就不客气一个人吃了。（她走回饭桌，居中朝外坐下。把烤鸡拿到面前，先闻了一闻，接着用筷子试了一试）

阿 祥 （拿起酒杯，邀犯人同饮；看见犯人把嘴向华华一呶示意。他懂了他的意思，举杯向华华）小姐，请一点。

华 华 （起初不解，随即明白了是请她喝酒）喔！（她赶快放下筷子，拿起酒杯）

阿 祥 请！
华 华

〔犯人也同时举起酒杯，但他没有开口。三人一齐举杯请酒。〕

——幕 下

第 二 幕

当天的夜晚八时。

仍是三家店的客店。墙上的板门已经上好，大门关着。三张方桌中，已有两张并在一起，横放在右边的靠墙，预备用作犯人的临时床铺。右边的墙壁上，装了一盏油灯。郭家夫妇和华华小姐坐在第三张桌子的三边，玩扑克纸牌，郭先生居中朝外，郭太太坐在他的右边，华华坐在他的左边。桌上点了两支洋烛，犯人王老虎坐在靠窗的一张椅子上，闭了眼，交抱着两臂靠在椅背上睡觉养神。看守犯人的兵士，已经坐在一张凳子上，身子靠着墙壁打瞌睡。

开幕时，玩纸牌的人刚刚打完一盘，轮到华华收牌洗牌，郭太太在洋烛上燃了一枝香烟，郭先生抽空翻看一本书上的图画。

谷师芝 （先吐了一口烟，然后向她的丈夫）唉，记帐记帐。

（丈夫没有听见，她抢去了他手里的书，把书放到她的屁股底下）记帐记帐！你的耳朵到哪里去了？

郭士宏 喔，对不住。记帐，对了。（他从桌上拿起了一枝铅笔和一张纸）那一家赢的？

谷师芝 那一家赢的？我赢的！

郭士宏 对不住，对不住，当然是你赢的。（他记不下帐去。老实说，他已忘记了一切）是——是——是三墩，是不是？

谷师芝 三墩！胡说！是四墩，double。

郭士宏 （打打自己的头）对了，对了！（还是写不下去，畏惧的）是红方块儿吧？

谷师芝 （恼了）你是怎么回事？我看你是在那里做梦！红方块儿！四墩heart, heart, heart double. 这可听清楚了吧？

郭士宏 （依然写不下去。抱歉的）喔，太太，我很抱歉，刚才你讲的很清楚，可是我忘了。我不记得四墩heart 应该是多少分数。

谷师芝 多少分数？

郭士宏 是的，我不记得四墩heart 是多少分数。还有double 是多少分数。请你一次告诉我，省得再麻烦你。

谷师芝 四墩heart 三十六分，double，七十二分。

郭士宏 不错，不错。加在一起是一百零八分。

华 华 （她已洗好牌，起始分牌）不对，一共就是七十二分。没有三十六分。

郭士宏 对了，对了，三十六的一倍，就是七十二。

华 华 这就对了。

谷师芝 还有five honor in one hand，加五十分。

郭士宏 对。这也不是加在一起的。（他开始登帐，一面说，一面写）这是七十二分。

谷师芝 （看他写的地位不对）写在下面，七十二，五十分么写在这里！（她指出写五十分的地方）

华 华 让我来登记好不好？（她放下手里牌，想接过纸笔

去)

谷师芝 不，我偏要他登记。他一天到晚什么事也不肯替我做。快快快，快一点起牌！

华 华 （她和郭太太已经起好牌）这一次是我先开口吧？我叫一个红方块儿。

谷师芝 （老练的）一个spade。

郭士宏 （他一面起牌，一面不敢怠慢）到了我了吧？我叫一个——heart。

华 华 你的牌还没有起全，你得看清你手上的牌。

郭士宏 没有关系，我知道我的heart一定很好。我牌是会打的，就是算帐记分数我弄不清楚。

谷师芝 你牌是会打的，你听清楚了没有？我叫了一个spade，你得叫两个heart才成。

郭士宏 （他已起好了牌）我就叫两个heart。

华 华 我叫三个红方块儿。

谷师芝 三个spade。

郭士宏 （很快的）三个heart。

谷师芝 不成，你得叫四个。

郭士宏 叫四个什么？

谷师芝 四个heart。

郭士宏 我就叫四个heart。

华 华 这不成，我看你pass，让你太太打好了。

郭士宏 怎么？我pass？好，好，好，听你的话，我就pass。

华 华 我也pass。（向郭太太）好，请看牌。

谷师芝 （翻开了桌上第四家的牌）好极了。（向华华）请出

牌。

〔他们静默的轮流出了几张牌。〕

谷师芝（得意的）Trump!

华 华 （向郭太太）你的运气真好。

〔他们又轮流的出了几张牌。郭先生得到一个使她开心的机会，他斜看了太太一眼，轻轻的送出一张Trump。〕

谷师芝 怎么！你trump？你得follow suit，你手上的heart没有了吗？

郭士宏 我没有了。

谷师芝 没有了，我不相信。

郭士宏 不相信，我可以给你看。

谷师芝（急了）不成，不成，我出错了。我得换一张。（她赶紧把已出的一张牌收回）你叫四个heart，你手上就只有这几张，这明明是骗我。

郭士宏 好，好，好，你收回好了。

谷师芝 我不是赖皮，你不应该骗我。（她换了一张牌）call!

华 华 郭先生，这一次我恐怕又是太太赢了，你得记住。

〔他们又打了几转牌。牌已完结。〕

谷师芝 Just make.

华 华 好，好，完了。我想分数不必记了。（向郭太太）你一个大赢。

谷师芝 （得意的，玩笑的，伸出手向华华）拿钱来!

华 华 （她站起身，伸了一伸腰）好，明天我带了我的斧头到后面竹园里砍几根嫩笋，到隔壁人家去偷一只鸡，

熬一碗鸡汤请你。

谷师芝 明天我们走了。

华 华 走了，真可惜。我对于偷鸡，很有研究的。那是再容易没有的事。你只要对了一只母鸡，叫一声“蹲，蹲，蹲”它就会乖乖的蹲在地上动也不动，两手一把，鸡就到了手。可惜明天走了，我没有机会表演我的本领。不过，不要紧，等我们到了清良府，我花钱买一只大肥鸡请你好了。

谷师芝 （老姐姐的派头，站起身，拍拍她的肩）老朋友，我舍不得要你花钱，我赢的，应该我请客。

〔郭士宏乘机取了他的书本，太太又燃了一枝烟，坐下。〕

华 华 当然是输的人请客。不过，我得先说在前，如果我熬好鸡汤，你可得喝。不要象今天一样，一生气，屁股一撅就走了，那我可不答应。

谷师芝 今天？（她看了一眼犯人）今天情形完全不同。

华 华 （向郭士宏）郭先生。

〔郭士宏已在看书，听着，把眼睛离了书本。〕

华 华 我想我们应该向人家道一个歉吧？无论如何，人家送菜我们吃，都是好意，我们是应该接受的。我尤其荒唐，胡里胡涂的把人家的一只鸡吃光了，我还不知道！如果你们不愿意和他讲话，我替你们说一声好不好？（说着站起身）

谷师芝 华华，你真的敢……

华 华 你不赞成吗？

谷师芝 我绝对不让你和他讲话。（把她拉回到座位）

华 华 这有什么要紧？他也是一个人啊，他不会把我吃了。我看他长得挺美的，高高的个子，高高的鼻子，深深的眼睛，看上去，令人怪可怕的样子。

谷师芝 你不要这样的瞎说。也许他没有睡着，他会听见的。

华 华 他听见有什么要紧？一个人没有不喜欢旁人称赞他长得好看的，男人和女人一样。

谷师芝 （她过足了牌瘾，感觉疲倦，打了一个哈欠）我要去睡觉去了。我劝你也早一点去睡吧。明天一早就要动身。我教士宏送你去。

华 华 谢谢，我用不着人送。我一点也不怕。你们先去睡好了。我一个人还想玩一回牌。（她拿起牌来）

郭士宏 我陪你在这里坐一会儿。

谷师芝 你说得真好听！你的伤风还没有好，你得早一点儿睡觉去。

华 华 郭先生请便。我喜欢一个人玩儿。

谷师芝 （站起，向华华）再见，再见。（又打了一个哈欠，向丈夫）走，走，走！

郭士宏 （站起，带了书本跟着）华小姐，明天见。

谷师芝 洋烛，洋烛！

〔郭士宏回来取了一枝洋烛，跟了她从小门走出，关好了门。〕

华 华 （她的朋友走了之后，她立刻露出了神秘的神情，但毫不慌张，她看了看小门，又看了看那个看守的兵士。她整理了一回衣服，又复坐下，装着一个人在玩牌的样子。用眼睛膘了一膘犯人，但没有抬头）王先生。（她轻轻的叫了一声。没有得到回音。等了一

会儿)王先生。(仍旧没有回音。又等了一会儿,她稍微提高了些声音)妙峰山的王先生——王寨主——王头领——王大王——王老……

王老虎 唉,你这是怎么一回事?

华 华 啊,你这可开口了,我就知道你没有睡着!

王老虎 你有什么话要和我讲?

华 华 我要和你讲的话多得很。请你不要性急。第一,我得先介绍我自己。我姓华名华,我没有结婚,所以你可以称呼我华小姐。第二,今天下午我吃了你一只鸡,我得向你道谢。第三——(她又看了一眼兵士)第三,我有一件小孩子玩的玩具,我想送给你,希望你肯接受。

王老虎 第一,我得请教你,你怎么知道我姓王?这里没有一个人知道我姓王,没有一个人知道我是谁……

华 华 嘘!(她将一指头放在嘴边)

王老虎 ……第二,我得提醒你,今天下午,你吃的不止一只鸡,一只鸡之外,还有一杯酒。第三,我可以通知你,我家里有八十几个男小孩,七十几个女小孩,这说的是从四五岁到七八岁的,抱在手里的还不算在内。你如果只有一件玩具,实在不够分配。

华 华 你还有第四没有?你如果没有,我有。——第四,我有一辆小汽车,就停在这屋子的旁边。从这个窗子向外看去,你就可以看见。我夜里就睡在汽车里。今天下午,我已经把油箱里装满了汽油。第五,因为抵抗土匪,我随身带了一把斧头。(她从桌子底下拿出了她的斧头)这一把斧头,就是我说的我要送给你的小

孩子的玩具。

王老虎 一把斧头，抵抗土匪是没有多大的用处的。

华 华 你不要看不起一把斧头。它有时非常的有用。比方说，一个人脚上戴的铁链，它只要三下两下，就可以敲断。再加上一辆汽车，已经装满了油，它的用处可就不小了。

王老虎 你说的什么，我不懂你的意思。

华 华 我说，如果一个人脚上戴了铁链，他就可以用了我的斧头，把铁链敲断，坐上了我的小汽车，开足了马力，他就可以走到任何的地方去。

王老虎 （他懂了她的意思）喔！我明白了你的意思。

华 华 （她仍旧装着玩牌）这是你最难得的一个机会，你得赶快动作。这里是小汽车的钥匙。（她从袋里摸出一把小钥匙）你如果怕有声音，我还有外科医生开刀的时候用的蒙药，我可以拿出来请客。（她先看了一看犯人，接着将目光转到那个兵士，向犯人示意）

王老虎 （他感动了。但经过极短时间的考虑，他拿定了主意）喔，华小姐，谢谢你，我非常感激你的美意。

华 华 你接受不接受我的美意，你要不要我的钥匙和斧头？如果你不会开车，我会开。这一辆汽车，一路就是我们自己开来的。你如果愿意，我可以做你的车夫。

王老虎 你这使我更加感激。不过——谢谢你，这是用不着的。

华 华 用不着的？难道你不愿意逃走吗？

王老虎 我用不着逃走。

华 华 怎么？你愿意跟了他们一路走吗？这对于你有什么好

处？慢说别的，就是你脚上戴的这根链子，你走起路来，就不大方便。

王老虎 你这句话倒说对了。我起初觉得这个玩意儿很有趣，试试很有意思。哪知道我没有经验，走不上几里路，我的脚胫上就破了皮，流出血来。

华 华 喔，天呀，要不要我替你看看！用药水棉花纱布包一包，好不好？我有现成的棉花、纱布、酒精、红药水。

王老虎 谢谢你，不相干。下半天我坐了半天的汽车，血老早止住了。

华 华 （少停）那末，你决意不想逃走？

王老虎 我决意不想逃走。

华 华 可是，我还是要请你考虑考虑。我知道你在两个月以前，打了一个大胜仗。你用了五百个人，把二千个日本兵打败了。你不曾放走他们一个。这是很大的功劳。不过你犯的事也不少，你的仇人也不少。他们未必个个都能够公而忘私。我劝你不要吃眼前的亏，不要去冒这个大险，你听不听我的劝告？

王老虎 我一点危险也没有。（他停顿一会儿，感觉得自己太寡情了）喔，华小姐，我十分感谢你。你对于我可以算是十二分的关切了。现在我为报答你起见，我应该给你一点安慰。我老实告诉你，明天上午十点钟，我就可以完全恢复我的自由了。

华 华 你算得这样的准确？你用什么方法恢复你的自由？

王老虎 这个我请求你的原谅，我不能告诉你。

华 华 从现在到明天上午十点钟，只不过是几个钟头的事。你又何妨告诉我，我绝对替你保守秘密。

王老虎 这不成。我已经告诉你的太多了，请你原谅。

华 华 好吧，我不勉强你泄漏你的秘密，横竖不久我就会知道的。

王老虎 这就对了。华小姐，让我和你握一握手，好不好？请你原谅，我不能站起来，因为我一站起就要有声音，说不定连我们谈话的机会都要失掉了。

华 华 （走去和他握了握手）预祝你的计划成功！

王老虎 谢谢！——华小姐，现在我要向你请教了。你怎么知道我姓王？我在出发之前，我把我留了多年的胡子剃了，连我自己的手下人，都差不多不认识我了。你从那里得到的这个消息？

华 华 这是我的秘密。

王老虎 你不肯告诉我？你可以不可以告诉我，除了你之外，有没有其他的人知道？

华 华 喔，你不放心，是吧？你既不放心，我可以告诉你，我是从那个小学校长那里打听出来的。我花了两个钟头的功夫，才套出她几句话来……

王老虎 嗯。

华 华 （她觉悟了她做了一件不聪明的事）唉，不行！糟了！我不应该告诉你。现在我得郑重的替她表白。她不但没有承认她认识你，她更没有说到你是谁。我一看见你，我就觉到，你一定不是一个部下，一定是一个领袖。所以这完全是我的推算，不是她告诉我的。如果她是你的第五纵队，你不能责罚她，你如果把她枪毙，我即刻用我的斧头自杀。因为我不应该让一个好人受冤屈，我不应该告诉你我的秘密。你得相信，

我真会自杀的，我不是说玩话。

王老虎 你用不着着急，你放心好了。就说她是我的第五纵队，我也不会把她枪毙。我更不愿意让你自杀。请你放心。

华 华 你答应我？你说的是真话？

王老虎 我可以发誓，我说的是真话。

华 华 （她走去又和他握一握手）谢谢，我绝对相信你的话。

王老虎 你还有别的秘密没有？

华 华 我还有一个疑问，可是我没有事实可以证明。

王老虎 什么疑问？

华 华 如果我告诉了你我的疑问，你肯不肯把事实告诉我。

王老虎 如果你猜得对。

华 华 好，那末我相信今天下午跟了小学校长送饭来的那个长工，一定是你的部下，并且是一个高级的部属，对不对？

王老虎 那是我的一个机要秘书。

华 华 可不是我猜着了。不过他不应该冒这样的危险，来送一碟烤鸡给你吃。这做得太不值得了。

王老虎 你以为他是来送饭菜的吗？他是来接受我的命令的。

华 华 现在我可完全明白了。所以你不愿意逃走，所以明天上午十点钟。

王老虎 小姐，你太聪明了。

华 华 告诉我，那个小学校长是不是你那机要秘书的妹妹，还是他的朋友？

王老虎 你已经知道的太多了。我不能再告诉你。

华 华 那末告诉我一点不关紧要的事，好不好？刚才你说你有八十几个男小孩，七十几个女小孩，告诉我，你到

底一共有多少小孩。下次我上山拜望你的时候，我可以多带一点玩具，省得你嫌少，说不够分配。

王老虎 我实在记不清楚。不过你买他个三百五百，那一定可以够用了。

华 华 （想了一想之后）你有多少太太？——喔，对不起，我太无礼了。象你这样的人，我相信是不会有几个太太的。我要问的是你有一个太太没有？

王老虎 我有一个太太，昨天刚刚结婚，明天就要离婚。

华 华 你的这位太太怎么这样的命苦，这样的没有福气啊！

王老虎 你要不要见见她？我的这位太太，也和你的那位朋友——刚才在这里玩牌的那位太太一样，一天到晚不肯让她的丈夫离开一步的。——诺，现在我介绍你见见我的太太。（说着，他抬起了脚，举起脚上戴的铁镣）这就是我的太太！

华 华 岂有此理！

王老虎 你以为一个太太要比一副脚镣好一点吗？你不要生气，我不是反对女人，我是反对结婚。一个人一结了婚，他的自由就没有了，女人和男人一样。你干吗要生气呀？如果下一次我们再遇到的时候，也许你颈上套上了一面枷。我如果问你，你有几个丈夫，你不妨指一指你颈上戴的枷，回答我说，这一个四四方方的，硬梆梆的，一天到晚掐住我的颈项脖子不让我得到一点自由呼吸的就是我的丈夫。我一定不会生气的，因为我知道许多做丈夫的就是这样。

华 华 （她满意了）这还比较的公平。

王老虎 我是一个杀人放火的魔王。不过我做的事没有一件不

公平，我说的话也没有一句不公平。

华 华 告诉我，在你没有到妙峰山做——做——做魔王之前，你做了些什么事？

王老虎 你要打听我的身世，是吗？我可以告诉你。我是一个留学英国的学生。

华 华 所以……

王老虎 所以什么？

华 华 所以你懂得真正的幽默。这是英国人的特长。——你学的那一科？

王老虎 我学的海盗。你可以说，所以你跑到英国去留学。那是大英帝国的特长。不过我的命运也和许多其他的留学生一样，回国之后，我找不到实习的机会，我不得不改变我的道路。我就从水路跳上了旱路，从一个海盗，变成了一个土匪。在未做土匪之前，我教了几年的书。

华 华 你在哪里教书的？

王老虎 惭愧得很。我在全国最高学府北京的国立景山大学当了几年的教授。

华 华 在那一个时期？景山大学有一个时期请了各式各样的人当教授，但是我没有听说他们请过一位海盗。

王老虎 我教的不是海盗学，我教的是海盗学里的一科。

华 华 你教的那一科？

王老虎 我教的是无线电话。

华 华 无线电话？我也学过，我怎么没有上过你的课？

王老虎 怎么？你是北京景山大学的学生？

华 华 是的。

王老虎 你学的是那一科？

华 华 我选的是新文化运动科，我学的是白话文，并且专门学习白话文中的对话。因为我立志想做一个电影明星，想做一个话剧中的主角，我尤其爱好话剧。毕业之后，我做过三年的电影明星，三年的话剧主角。

（叹了一口气）可惜我现在已经改行了。我的命运，也和许多其他的学生一样，尽管在学校里学得很好，一到了社会上就到处碰壁。

王老虎 怎么？现在的电影和话剧，还不够时髦吗？

华 华 太时髦了。所以除了公司经理、导演主任，爱和明星主角打打牌、跳跳舞之外，连赶时髦的大人先生们也不时的要叫叫条子。我的心理一变，我忽然的爱上了死人和病人，爱上了吃不饱的小孩子，爬不动的伤兵，……

王老虎 你就变成了一个看护。

华 华 你怎么知道？

王老虎 刚才你不是告诉我了吗？

华 华 我什么时候告诉你的？

王老虎 你不是说你有棉花、纱布、酒精、红药水，并且还有外科医生开刀时候用的蒙药。

华 华 老师，你太聪明了，喔，老师……

王老虎 唉，你不要称呼我老师好不好？听上去好象我已经弯腰驼背，满嘴的牙齿掉光了的样子。喔，对了，我还没有介绍我自己。我姓王，名伯虎，号闻伯，绰号王老虎。我一个太太也没有，你可以称呼我王先生。

华 华 好吧。王先生。我现在要请教你。我是不得已而改

行。你是为了什么原因，把在大学教书那样好的事丢了？

王老虎 你说大学教书是好事吗？现在一个瓦匠、木匠可以赚一二十块钱一天，一个汽车夫一个月有上千块钱的收入，就连脚夫、轿夫，开豆腐店的老板，摆香烟摊的小贩，每天也可以做几十块的生意。可是一个大学教授的薪水，七折八扣，自己挑水倒粪，连老婆、儿子都快饿死，你还说他是好事吗？这说的还是外界的经济压迫，再说到他们的本身，更加使我生气。他们毫无团结能力，毫无抵抗力量。人家做工人的有工会，做商人的有商会，连洋车夫也有一个洋车夫会，来保护他们同行的公共利益。教书的人怎么样？他们爱做文章，爱批评，爱说空话；可是他们的文章，他们的批评，他们的空话，不是对外的，都是对内的。他们彼此互相攻击，互相嘲笑。他们自我宣传，告诉社会上其他的人说，我们教书的都是些饭桶，我们不过是在变把戏，混饭吃。这不是世界上最蠢的人做的最蠢的事吗？所以我看透了，大学教授是从今以后社会上最没出息最无希望的。

华 华 所以远不如做一个……

王老虎 所以远不如做一个土匪，做一个海盗！

〔保安队队长推门走进。〕

赵队长 （不客气的向华华）你是什么人？你不能和他讲话。

华 华 （客气的）啊，您来了。喔，请坐，请坐。

赵队长 （向屋内看了一眼，走去把睡着了的的那个看守犯人的兵士踢了一脚）糊涂蛋，你在干吗呀？

兵 士 （醒了。赶紧的站起，向队长行了一个礼）是，队长！

赵队长 是，队长。我问你，你是在这里干吗的？

兵 士 回队长的话，我是在这里看守俘虏的。

赵队长 好，你还不算糊涂！我问你，你刚才坐在那里干的什么？

兵 士 （他恭恭敬敬的立着）回队长的话，我不说谎。起初我是在计算分数，后来我越算越糊涂，我就睡着了。我不是有意，总是计算分数害了我。我在国民小学念书的时候，就是这样。我一上到算学课，我就冲瞌睡。

赵队长 计算分数，你计算的什么分数？

兵 士 回队长的话，刚才有一位太太和一位先生在这里计算分数。先是三十六分，后来又是七十二分，加在一起，又不是一百零八分。我不相信，我算来算去，总是一百零八分。队长，您如果不相信，您自己可以计算计算。……

赵队长 （又踢了他一脚）计算，计算，滚你的蛋。快去睡你的觉去。

兵 士 是，谢谢队长！（行了一礼，走出）。

赵队长 关好门！

〔兵士回手关好门。队长拿了一张凳子坐下。〕

华 华 （她已收好了桌上的牌）喔，队长，对不住得很，刚才你对我说的什么，我没有听清楚。

赵队长 我教你不要和他讲话。军队的规矩，不许任何人和一个俘虏讲话。

华 华 喔，队长，你来的正好，我们就只讲了两句话。

赵队长 两句话？两句什么话？

华 华 第一句是我说的，第二句是他说的。我是一个人在这里玩牌。我看见他睡醒了，我就问他，我说，（温和的口吻）“你是不是一个俘虏呀”？他回答我说，（粗气的口吻）“是的，请你不要和我说话”。我们就只说了这两句，不要紧吧？

赵队长 你们就只说了这两句？我不相信。

华 华 我们当然说了不少的话。不过我们的交谈，就只是这两句。其余的都是各人的自言自语。队长，你想想看，这屋子里其余的人都睡着了。醒在这里的就只有我和他两个人。我既然知道了他是一个俘虏，他也知道 he 不能和我讲话，我们除了自言自语之外，还有什么方法？我们不会闷死吗？——喔，队长，刚才你一进来，气汹汹的，把我吓慌了。我忘记了问你，外面不是在下雨吗？你的衣服打湿了没有？我替你去生一盆炭火来烤烤好不好？一个人在外面当差，比不得是在家里。

赵队长 （他温和了）谢谢你，小姐，我身上一点不湿，因为我带了一把雨伞。我的伞是放在门外，所以你没有看见。

华 华 你干吗把伞放在门外呀？

赵队长 我怕把屋子弄湿了。

华 华 喔，你真想得周到。不过你得当心，你把伞放在门外，等一会，会有人拿走的。

赵队长 你和我开玩笑。这个时候，没有人走路，大家都睡觉

去了。

华 华 你说的一点不错，大家都去睡觉去了。我正 在这里想，外面这样的下雨，我没有带雨衣，我怎样走回家去睡觉。如果我看见门外有一把雨伞，你看，我不会拿走吗？所以我不是和你开玩笑，我说的是老实话——你今晚不再出门了吧？

赵队长 我一晚都待在这里。我不能放心那些糊涂蛋，只要屁股一落板凳，他们就睡着了。

华 华 这样就好极了。今晚我把你的雨伞拿走，明天天没有亮，我就替你送回来。如果我不告诉你，我相信，你一点也不会知道。喔，队长，如果我真的这样的偷了你的伞用一用，你不会生气吧？

赵队长 出门的人，比不得在家里。俗话说的好，自己方便与人方便；又说出门一里，不如家里。你如果要借用雨伞，欢迎之至！

华 华 你真是一个好人。是的，我相信，军队里的士兵，没有一个不是好人。队长，你知道吗？我是专门招呼伤兵的看护。我一天到晚和士兵在一起的。在两月以前我受了一点小伤；因为身体吃不消，我才转到后方来养息，养息。说不定过一两月，我就可以再到前线去了。

赵队长 喔，小姐，我听了你的话，我很感动。我有一个兄弟，他就曾经受过伤。你为了我们的弟兄们，肯这样的吃苦，现在我替他们向你敬礼。（他站起行了一个军礼）

华 华 （她回了一礼）谢谢，你太客气了。我们握一握手好不好？（她走去握了一握手）

赵队长 小姐。你贵姓？

华 华 我姓华。你贵姓？

赵队长 不敢当，我姓赵。

华 华 喔，赵队长。

赵队长 不敢当。你府上住在哪里？刚才你说今晚还要回府去？

华 华 我住得很近，就在这屋子的旁边。你如果从这个窗户里向右面看去，你就可以看见，在那竹园的旁边，有辆小汽车。你看到没有？

赵队长 一辆蓝颜色的小汽车。

华 华 对了，那就是我的家。我白天住在这里，夜晚回家睡觉。

赵队长 喔，你睡在汽车里。

华 华 对了，对了。喔，赵队长……

赵队长 不敢当。

华 华 ……我有一件事情想和你商量商量。这位俘虏先生，他的脚上被他的——太太咬伤了。

赵队长 你说什么？脚上被他的太太咬伤了？

华 华 喔，对不住，我把两个人家的事情混在一起了。我有一个女朋友，和她的先生也住在这里，就是刚才计算分数的，他们就住在那间小房子里面。他们常常吵架。是那位先生的膀子被他的太太咬伤了。这位俘虏先生脚上的伤，是被他脚上戴的脚镣擦破的。你允许不允许我用纱布棉花替他包一包？他虽然是一个俘虏，也是一个兵，我是专门招呼伤兵的。你允许不允许我招呼招呼他？

赵队长 可以，可以，可以。他既然身上有伤，你可以替他扎一扎。我们连敌人的伤兵都一样的招呼。

华 华 你这句说得对极了，现在我要回家去拿一点棉花和纱布。我就借你的伞用一用，……

赵队长 可以，可以，可以。

华 华 ……快得很，我一会儿就会转来。（她拿了桌上的一个手电筒，向门走去）

赵队长 小姐，我因为职务在身，我不能陪你同去，你好好的走，路上滑得很。

华 华 谢谢。（她从大门走出）

〔赵队长走到小窗前，向汽车的方向望着等候，一会，他走去开了门，让小姐走进，替她接过雨伞，将雨伞仍旧放在门外，关好门。小姐一手拿着手电筒，并提了一个装药品的提包，一手拿了两条毛毯，腋下还夹着一个靠枕。进来之后，她向队长说了一声谢谢，接着先将电筒、靠枕和毯子放下。打开了提包，取出棉花、纱布、橡皮膏、酒精瓶及其他药品。她拿了一张长凳，放在俘虏之前，将另一张凳子侧放在旁边

华 华 （向俘虏）请你把脚放在凳上。

〔王老虎把两只脚放到凳上。但没有开口。

华 华 （把洋烛交给队长）请你拿着灯照一照，我可以看得清楚一点。请你把自己坐的凳子带过来。

赵队长 好，小姐，我拿灯照着你。（接了洋烛）

华 华 谢谢。（她拿药品带到俘虏之前，坐在侧放的凳上，开始松他的绑腿，进行她治伤的工作。一会，她做到

拉开血布的程序，向俘虏）不痛吧？

〔王老虎搖了一搖頭，仍舊沒有開口。

华 华 要是痛的话，你告诉我。

〔王老虎点了一点头。

华 华 （她已完成了治伤的手续）那一只脚没有被她咬破吧？

〔王老虎搖了一搖頭。

华 华 （她已包好一只脚）不过，我想我还是替你包一包，多衬一点棉花也是好的。（她开始松他第二只绑腿）你这不过是一点轻伤。只要休息一夜，就会好的。至迟到明早十点钟，我包管你就会一切复原。

〔王老虎会意的点了一点头。

华 华 没有绑的太紧吧？

〔王老虎搖了一搖頭。自始至终，他没有开口。

赵队长 （向俘虏）你怎么一点道理都不懂。人家对你讲话，你连回答都不知道回答。

王老虎 回队长的话，请原谅，因为我是一个俘虏，我不能和人讲话。

赵队长 （点了一点头）不错，不过不要紧，她是一个看护小姐。

王老虎 那末你允许我和她讲话？

赵队长 我可以允许你。

王老虎 （向看护小姐）看护小姐，我现在可以和你讲话了，我很高兴。我看你长得挺美的，高高的个子，高高的鼻子，深深的眼睛，生起气来，嘴唇一撇，眉毛一竖，一定更加的好看……

赵队长 （生了气，站了起来，凶恶的向俘虏）你敢这样的无礼！

华 华 （赶紧把队长拉上座位）喔，队长，你不用生气。他是好意，他知道我爱听这个。你看，我自己一点也不生气。（她已完工）

赵队长 真是不识抬举，毫无道理！人家替你做事，连道谢都不知道说一句。

王老虎 队长，你说的一点也不错。我很抱歉，我愿意接受你的教训。（他放下脚，站了起来）我现在恭恭敬敬的先谢谢看护小姐替我绑腿包伤。（他向看护小姐鞠了一躬）我谢谢队长点灯照料。（他向队长也鞠了一躬）

赵队长 这也象是两句话啊。（他拿回洋烛和凳子）

华 华 （她将药品放进提包）队长，你不反对我替他预备床铺吧？你知道他是一个受了伤的俘虏。（她拿了毯子和靠枕，走到队长的面前）这是两条毛毯，一个靠枕，里面什么也没有。请你摸一摸。

赵队长 （摸了一摸靠枕）好，小姐，里面什么也没有。

华 华 （带了毯子走向拼好的饭桌，预备替俘虏铺床）我把这些东西借给俘虏先生用一用，你可以同意吧？

赵队长 我可以同意。

王老虎 （他走去夺了毯子）这个我可不能同意，虽然我是一个俘虏。

华 华 你是一个伤兵，我是一个看护，你得听我的调度。

王老虎 听你的调度，我完全反抗。（他又夺了靠枕）

华 华 队长，他是你的俘虏，他不听指挥。

赵队长 （气势汹汹的走去）怎么，他不听指挥？

王老虎 队长，你不要生气，你听我说，你还不明白是怎样一回事？

赵队长 我有什么不明白？

王老虎 这位看护小姐，她是要把她的毯子和枕头拿来给我用。

赵队长 这，我有什么不明白？她向我讲过了，这不是她的好意吗？

王老虎 这当然是她的好意。

赵队长 你既知道是好意，那末你应该说一声道谢，你不应该反抗。

王老虎 这不是道谢不道谢的事。她拿东西给我用，她自己就没得用了。

赵队长 这样不是她的意思更好了吗？你赶快少说话。

王老虎 喔，队长，请你把凳子拿过来，我请你坐下来，你让我把道理讲给你听。如果你觉得我没有道理，我愿意听你的命令。

赵队长 （他真的拿凳子坐下了，审问他的俘虏）讲吧！

王老虎 这位看护小姐，她把她自己的东西，借给我用，她对于我的意思可以算得很好了，是不是？

赵队长 是的。

王老虎 好，她既然对我这样的好，我对她当然不能太坏，对不对？

赵队长 当然不能坏，如果你是一个有良心的。

王老虎 她如果把她的毯子和枕头借给我用，她自己就没得用了。她是一个女子，我是一个男人。我住在屋子里

面，她住在屋子外面。屋子里面很暖，屋子外面很冷。她拿东西借给我，我在里面享福。她可要在外面挨冻了。你想到了吗？比方说，在一个大雪天里，你同一个女人一同走路，两个人身上冻得发抖，怎么办？只有你把衣服脱下来，披在女人的身上，你总不能让女人把她的衣服脱下来披在你的身上，对不对？我现在不愿意接受这位看护小姐的毯子和枕头，我不是反抗，我是客气啊。我是要她把她的东西带回去，她自己可以用，免得她在汽车里受冻着凉。现在你明白了吧？你是一个最讲礼貌的人，你总不能指挥我来欺负一个女子，是吧？好，队长，我的话说完了，你说我有没有道理？

赵队长 （一再点头）很有道理，很有道理，很——有道理。

王老虎 好了，队长，我现在请你让这位看护小姐把她的毯子和枕头带回她的汽车里去。

赵队长 小姐，我刚才答应了你，你把毯子和枕头借给我的俘虏。他现在不愿意接受，他不是反抗，他是客气。我听了他讲的理由很有道理，很有道理。我现在请你把你的毯子和枕头带回去，你自己用去。

华 华 队长，你这是很不公平的。你只听了一面之词，你不能就下判决。你既让他讲话，你也得让我讲话。如果我讲完了，你觉得我没有道理，你再指挥我也不迟啊。

赵队长 你也有理由吗？

华 华 我当然有理由，我的理由更有道理。

赵队长 小姐，请你讲吧。

华 华 队长，你是一个很懂道理的人，并且是一个很公正的人。这位俘虏先生，你当然知道，他是妙峰山王老虎——的部下。王老虎在两个月前替我们的国家打了一个胜仗。他带了五百个兵把两千个敌人打完了。这也可以算得是一个抗战的英雄了。说不定那一次的胜仗就是这位俘虏先生打的头阵，谁能证明不是他？他这次不应该强夺友军的军火，不过他是需要军火去打我们的敌人，不是抢军火来打中国人。就是他的被捕，也是因为他相信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他才不抵抗的投降了。他现在虽然还是你的俘虏，他其实是一个很有光荣的士兵，并且他是一个伤兵。他现在睡在两张饭桌子上，没有一条毯子，没有一个枕头，我们对得起他吗？这些都可以不去讲他。我现在要告诉你的是我汽车里还有好些毯子，好些靠枕，这两条毯子，这一个枕头，我是用不着的。那末为什么要让他闲在那里，不把它拿出来让人家用用？刚才你也说过出门的人，自己方便，与人方便。比方说，你家里来了一个客人，睡在你的家里，你的床上很暖，他的床上很冷，你柜子里还有两床铺盖，闲在那里，我问你，你愿意不愿意把你的铺盖拿出来，盖在你的那个冷得发抖的客人身上？

赵队长 我当然愿意。

华 华 那就对了。现在我的毯子闲着没有用处，你的俘虏，他会睡在桌子上发抖。你说我应该不应该把毯子借给他？现在我的话也说完了，你说我有没有道理？

赵队长 （点了一点头）你说的也很有道理，很——有道理。

华 华 好了，队长，现在我请你命令你的俘虏，要他让我替他铺床。

王老虎 队长，我一向是不怕冷的。

华 华 队长，我的毯子一向是不用的。

赵队长 让我想一想。

王老虎 队长，你不用想，哪有一个带着东西会自己不用的。

华 华 队长，你想想看，哪有一个身上不盖东西会不怕冷的。

赵队长 请你们让我想一想，好不好？（他想了一想，忽然大悟，向小姐）你有两条毯子，是不是？

华 华 是的。

赵队长 一个人一条！（他竖起一个指头，闭了嘴，伸出下巴，侧了头，非常得意）

华 华 队长，你也太聪明了！可是枕头只有一个，你得再想出一个方法来才行。

王老虎 队长，我是一个当兵的出身，我的头，是睡木头，睡石头睡惯的，一睡到软的东西，我的头就发痛，她的这个靠枕对于我毫无用处。

华 华 （她让步了）好吧，队长。我这个装药的提包，比木头、石头还要来得硬。你看借给他用一用成不成？

赵队长 只要他头不痛就成。

华 华 （向俘虏）这不妨试试吧？

王老虎 （鞠躬）看护小姐，我接受你的美意。

华 华 好了，好了。队长，现在什么都解决了。（她拿了装

药的提包，向队长）这个提包里只有棉花、纱布，没有手枪炸弹，你要不要看看？

赵队长 小姐，我相信你，你什么都懂，什么都知道。

华 华 （她取了一条毯子，去替伤兵铺了床。把装药的提包放在毯子一头的下面）好了，现在我做看护的工作完了。明天我还要做车夫。时候已经不早，我得早一点回家去休息，休息。（她拿了电筒、靠枕和剩下的毯子，向门走去）队长再见，俘虏再见！

赵队长 小姐再见。

王老虎 看护小姐，你把你抵抗土匪的斧头忘了。

华 华 （走回）喔，谢谢，这把斧头，其实是用不着的。这里非常的太平。左右邻近，不但一个土匪没有，连一只老虎、一只猫都找不到。再见，再见！（她取了斧头走出）

〔她走了之后，队长替她关了门。俘虏走到窗前，看着她走上她的汽车。一会儿他走了回来。

王老虎 （他似乎是想和队长讲话，又好象是自言自语）这位看护小姐真是和气！

〔队长不理。

王老虎 真是客气！

〔队长仍旧不理。

王老虎 真长的不错，高高的个子，高高的鼻子，深深的……

赵队长 你少说话！我不爱听一个人的自言自语！

〔他含笑的服从他的命令。他爬上了床，坐在床边，摸了一摸脚胫，叹了一口气舒畅的气。他接着就躺身睡下，头枕提包，用毯子的一半裹着身子。他翻了一回

身，又叹了一口气舒畅的气。队长在屋里来回的走着，执行他看守的职务。

——幕徐徐下

〔半分钟之后，幕又徐徐的拉起。这距刚才下幕时已假定隔了几个钟头。桌上原来很长的洋烛已快点完。屋内的一盏油灯，火焰小到将近熄灭。屋外风雨交作，不时打雷闪电。从闪电送进的光亮，我们可以看出屋内的情形。队长已坐在另一张凳上身靠墙壁睡着了。他的俘虏因为记挂着汽车里的看护小姐，站在窗前，一手握住一根窗栅，眼望着窗外的汽车。每一次雷鸣，他手上加用一回力量，俯一次头，好象心上被刺了一刀的神情。约过半分钟。

——幕徐徐再下

第三幕

第二天上午十时。

公路旁边的一间砖瓦窑的作场。屋的后面是破窗破门，对着公路，屋内有土堆、板桌、长凳、方凳和其他制造砖瓦土坯的工具与设备。

开幕时，屋内无人。一会，杨参谋和陈秘书一同走进，全副武装。你如果长于记忆面貌，你可以看出，陈秘书就是昨天替三家店小学校长提菜篮的长工。他们进来之后，杨参谋反背了手，在屋子里走来走去，有点不耐等待的神情。陈秘书坐在一张凳子上擦手。

杨参谋 （看了一看手表）已经快到十点，还一点信息没有，车子不会出毛病吧？

陈秘书 那也难说。再等半个钟点不来，我们可以把车子开向前去看看。

杨参谋 刚才你接到各台的情报怎么说？

陈秘书 （从袋里拿出情报记录，照读）第六台情报，上午七时一刻发：“晨七时，主帅出发，伴行人员减二人。”第八台第一次情报，上午九时一刻发：“九点六分，主帅过此，西行，队长领队，护卫六人。”第八台第二次情报，上午九时三十分发：“九点二十一分，卡

车一辆西行，学生旅行团，私货甚少。九点二十五分，私人小汽车一辆西行，女司机，速度特快。”第八台第三次情报，上午九点四十五分发：“无事可报。”

杨参谋 九点六分过李村。李村到这里四十公里。现在应该到了。

陈秘书 不会出岔子吧？

杨参谋 李村到这里中间没有岔路。他会走到哪里去？除非他们把车子开回去。如果车子开回，这很容易知道，等第八台十点钟的情报到了，就会知道。

陈秘书 （看一看手表）现在是九点五十五分，还有五分钟可以接到第八台的报告。怎么？我去试一试好不好？

〔外面听到汽车从远处开来压喇叭的声音。〕

杨参谋 预备！（他即刻走到门口，吹了哨子，自己赶着向东走去）

〔陈秘书紧跟在他的后面。接着有一二十武装军队，从门外由右向左快步走过。一会，听到开枪的声音，呼叫的声音，和汽车停车的声音。又一会，王老虎手提着脚镣走进。陈秘书和两个士兵押了保安队队长跟着走进。进来之后，王老虎把脚镣丢在板桌上。〕

王老虎 赵队长，请坐。昨天一天，是我做了你的客人。我多谢你一路的招待，尤其是昨天晚上的特别照顾。从现在起，是你做了我的客人。我是一定知道报答的。现在你让我先料理一点小的事务，我再 来 陪 你 谈话。

（向陈秘书）李村有没有情报？后面是不是有一辆小汽车跟着？

〔赵队长坐下。〕

陈秘书 （又掏出情报记录参考）第八台情报，九点三十分发出：“九点二十一分，卡车一辆西行，学生旅行团，私货甚少。九点二十五分，私人小汽车一辆西行，女司机，速度特快。”

王老虎 好，还有其他的情报没有？

陈秘书 八点三十分，第三台情报：“敌机九架，上午八时宜昌起飞，方向西南。”

王老虎 好，（少顿）把李村来的两辆汽车一齐截住。汽车就要开到，赶快传达命令。——喔，拦小汽车开枪的时候，教他们特别当心。

〔陈秘书行了礼，转身向门走去。

王老虎 回来。

〔陈秘书走回。

王老虎 拦小汽车不必开枪。你自己站到公路的中间，一扬手，我相信车子就会自己停下来。

〔陈秘书又行了礼，想转身。

王老虎 还有。小汽车开到之后，你把那位女司机即刻带到这里来见我。好了，没有别的事。你把你的手枪交给我。

〔陈秘书交出手枪，行了礼走出。

王老虎 （转向队长）赵队长。

〔赵队长即刻起立。

王老虎 我的手枪已经留在你们的局上了。这一枝手枪，是我借来自卫的，你不必多心。我们坐着谈，请不必客气。（他把手枪插进裤袋，转向兵士）你们到杨参谋那边去，这里现在用不着你们。

〔兵士退出。他们两人同坐下。〕

赵队长 先生，你到底是一——是谁啊？

王老虎 喔，不错，我还没有向你介绍我自己。我姓王，名王伯虎，我是妙峰山的寨主，我的部下，称呼我主帅，外面的人当面称呼我王寨主，背后叫我王老虎。

赵队长 喔，王……

王老虎 王寨主。

赵队长 喔，王寨主，昨天我实在不知道是你，请你原谅。

王老虎 赵队长，你太客气了。这些客套，我们现在都一齐免了好不好？因为我现在已经从一个客人变成了一个主人，一个主人是比较忙碌的。现在我是在接待你，等一会我还要接待其他的客人。现在我有几件事要向你说明，我请你注意。第一件，我得请你原谅。我不能依照你预定的计划，陪了你一路走。虽然我相信如果我去见了你的军事长官，他对我一定是很客气的，他一定会称赞我几句，也许拨给我一点我所需要的军火，鼓励我去继续的抗战。不过我山寨里的事情实在太多，我已经离开了好几天，我得即刻回去料理料理。所以我不得不即刻把我自己释放了。第二件，我知道，你也一定是一个忙人，你的六个卫队一定也有他们日常的职务。所以我预备即刻用原来的车子，把他们送回去，我希望明天一早你的长官也把现在留在你们那边的我的十二个兵士一齐放回来。等到我的兵士到了山寨之后，如果你愿意的话，你可以再坐了原车子回去。我的话你听清楚了没有？

赵队长 王……

王老虎 王寨主。

赵队长 王寨主，你的话我听清楚了。

王老虎 你明白了我的意思没有？

赵队长 你的意思我也明白了，你要等到你的兵士回来之后，再放我回去。

王老虎 一点也不错。

赵队长 万一上面不肯把你的兵士放回来，怎么办？

王老虎 那我就请你多等几天。我相信他们一定肯把他们放回来的。

赵队长 王寨主，你把我带到你的山上去好不好？

王老虎 我当然把你带到我的山上去。

赵队长 王寨主，我说你把我带到你的山上去，我愿意做你的一个部下，跟了你去打仗。我的卫队，只要我向他们说明白了，他们也一定愿意到你的山上去服务的。

王老虎 赵队长，你是一个很有血气的好男子，我很尊重你。不过在目前这对我是不方便的，你们愿意到我的山上去当兵，我是非常欢迎的。不过我不愿意我的兵士在你们那里做客人啊，我得想法把他们取回来呀，你明白了吧？并且，我山上有的是人。我现在所需要的不是人，我需要的是打仗的东西。这些东西，等一会我就要打一个电报给你们的高级军事长官，请他供给。我相信，他一定会答应我的请求的。已往的事，完全是一种误会，你懂吧？现在为了抵抗敌人，大家应该团结一致，甚么事都应该可以商量。你想我说的很对吧？不过这些事你是做不得主的，现在我不和你多说了。现在让我们先办一办送还客人的事，好不好？你

的六个卫队里面，有没有一个会说话的？

赵队长 他们都会说话。

王老虎 我很相信他们都会说话。我问的是有没有一个人会传话，那就是说，我把要说的话告诉了他，他会带回去，说给他的长官听。

赵队长 我的外甥孙得胜他就会传话。

王老虎 好，就叫你的外甥孙得胜办这一件事。等一会儿你吩咐他，教他对你的长官说：请他把我的十二个兵士，带了他们原有的枪械，明天一早，跟了原车回来。等他们回来之后，你就可以再跟了原车回去。你听明白了没有？你想这几句话，孙得胜会说得清楚吗？

赵队长 这几句话，他一定会说的。

王老虎 好，我们就这么办。现在我请你等一会儿，等到我的其他的客人到齐之后，我们一同上山。——喔，赵队长，你知道不知道，我现在在这里等的那个客人是谁啊？

赵队长 王寨主，我不知道。

王老虎 啊，你不知道，我可以告诉你。我等的客人，就是昨天晚上你说她什么都懂的那位看护小姐啊。

赵队长 她是和你一路的？

王老虎 她不是和我一路，我们昨天是初会。现在我是在这里等她，我是要绑她的票。

赵队长 绑她的票？喔，王寨主，你不应该绑她的票，她对你很好的，昨天她那样的招呼你。

王老虎 队长，你请放心，我对于我的俘虏是非常客气的。

〔远远的听到汽车的喇叭声音越来越近，接着是汽车

停车的声音。王老虎内心紧张，外装镇静。他连忙顺出了几张凳子，显出主帅的身份，反背手，在屋内来回地走动。一会儿，陈秘书带着华华走进。

华 华 （她走进之后，未看人，先看表）十点一刻，算错了十五分钟。

王老虎 （向陈秘书）好了，你去照呼后面的那辆卡车。

〔陈秘书走出。

王老虎 （转向华华）华小姐早。让我介绍介绍，这是我新结交的一个朋友，赵队长。（向赵队长）这是华小姐，昨天晚上会过的。

华 华 赵队长，你先到了。喔，不错，你是和王先生同车的。（向王先生）王先生早。你算错了十五分钟。

王老虎 华小姐，我没有算错，是你来迟了。

华 华 我来迟了，你不要提，把我气坏了。今天一早六点钟，我就把什么都预备好了，郭先生郭太太一直睡到七点钟才起来。你昨天说对了，一个人不能结婚，结了婚就什么事情办的不痛快，连一天到晚吵架的夫妇早上也还是一样的赖在床上不肯起来。

王老虎 十点一刻，你不算太迟。我得到的情报，你是九点二十五分离开李村。李村到这里，四十公里，你走了五十分钟，也就不容易了。不过我是算的差不多的，十点钟，是我恢复自由的时候，十点一刻，是你……

华 华 是我丧失自由的时候。（转向赵队长）队长，你知道吗？我们现在同是他的俘虏了。我不知道你的感想怎样？我是非常兴奋的。我从来还没有做过一次俘虏。

（向王先生）王先生。——（忽然觉得称呼不妥，嘴

里试念了一两遍)不行。在现在的情况之下,王先生的称呼有点不大顺口。请你再介绍你自己一下好不好?

王老虎 这两天我们好象老是在那里介绍自己的样子。好吧,这是免不了的。我姓王,我是妙峰山王家寨的寨主。我们有两万平方里的土地、五万军队、三十万人民。今天我不但一个太太没有,连脚上的镣也没有了。你可以称呼我王寨主。

华 华 好极了。王寨主,我请问你,我现在是不是一个俘虏啊?

王老虎 是的,你是一个俘虏。

华 华 我可以不可以和人讲话?

王老虎 你可以和任何人讲话,但是不许一个人自言自语。

华 华 这不要紧,我相信我总可以找到人和我讲话的。(向赵队长)队长,你听到了吧?我们是可以随便讲话的。请你不要客气。

赵队长 (他好久就低了头,在计划以后的要事)谢谢你,小姐,我没有话说。

华 华 王寨主,赵队长没有话说,所以你得招待招待我。

王老虎 华小姐,我谢谢你昨天借了我用的毯子和提包。今天早上赵队长交给饭馆的老板,请他转交……

华 华 多谢,已经收到了。(向赵队长)队长,六点钟以前,我就把你的雨伞放在门外,你看到了吧?

赵队长 小姐,我看到了,多谢你。

王老虎 (招待的意味)华小姐,我想问你一件事。昨天晚上,不知道你听到打雷没有?

华 华 打雷？我一点也不知道。

王老虎 你没有听到声音？

华 华 我没有听到声音，因为我耳朵里塞了两个棉花团子。
你听到没有？

王老虎 我一点声音没有听到。我耳朵里并没有塞棉花团子。

华 华 那你怎么知道昨天晚上打雷？

王老虎 我相信大约我是做了一个梦。昨天晚上也许根本就没有打雷。我们问问队长好不好？他昨天看守俘虏，一晚没有睡觉。

华 华 赵队长，昨天晚上，你听到打雷没有？

赵队长 小姐，我没有听到。

王老虎 这可证明了，昨天晚上没有打雷。

〔一个副官走进，向主帅行了一礼。

副 官 报告主帅，小汽车里的一个女客，拒绝检查行李。她说，她是主帅的朋友。

王老虎 朋友？好得很。你告诉她，绑票的人第一是绑他自己的亲戚，第二就是绑他的朋友。亲戚也好，朋友也好，一律依法办理。……

华 华 好极了。

王老虎 ……你先把车上的俘虏带到这里来。行李等后面的卡车到了，一齐检查。

〔副官行了一礼走出。

王老虎 （转向华华）对不起的很，你的行李也得受同样的待遇。

华 华 欢迎之至。可惜我的行李太少了。我的钓鱼杆子，因为不发利市，我已经把它丢了。剩下的几条毯子，两

个靠枕，一个药包，昨天队长已经检查过一次，今天不妨再查一次。还有几件破衣服，全放在郭太太的箱子里，用不着我自己去照顾。

王老虎 你忘记了，你还有一把抵抗土匪的斧头。

华 华 我没有忘记。因为你告诉我说，一把斧头用来抵抗土匪，没有多大的用处，所以一到这里，我就把它缴了械了。

王老虎 （向赵队长）队长，你昨天说的一点不错，这位小姐，什么都懂的。

〔副官领了郭先生郭太太走进。〕

华 华 让我来介绍介绍，这是郭士宏先生，这是郭太太，这是妙峰山王家寨的王寨主，王老虎，王寨主。

郭士宏 王寨主，久仰久仰。

王老虎 郭先生，冒昧，冒昧。请坐，请坐。（向副官）好了。

〔副官行了一礼退出。〕

谷师芝 华华，我们是不是被绑票了。

华 华 你看神气象不象？

谷师芝 你为什么刚才把车子开的那样快呀？

华 华 你为什么今天早上不早一点起来呀？我把车子开快，因为我要赶十点钟的一个约会。结果我还是迟到了十五分钟。

谷师芝 赶十点钟的约会？你有什么约会？

华 华 我要看王寨主怎样恢复他的自由，因为他昨天不肯告诉我。结果因为你起来迟了，我们没有看到他怎样恢复他的自由，我们看到的只是我们怎样丧失了我们的

自由。我们现在都是他的俘虏了。如果我们没有钱赎票，他就要把我们撕了。

王老虎 郭太太，你放心好了，我对于我的俘虏是非常客气的。我是实行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主义的。如果一个人既无钱又无力，我就把他送到我的敌人的地域里去，让他去做腐化的霉菌，消耗他们对我抵抗的力量。

〔外面又是汽车喇叭的声音。

华 华 王寨主，小苹果到了。

王老虎 小苹果？

华 华 小苹果是一个女孩子的名字，是我新结交的一个朋友。她是卡车司机阿祥的太太，一个最摩登、最慷慨、最漂亮的女孩子。等一会来了，我替你介绍介绍。

王老虎 （向赵队长）队长，我们不能在这里耽搁太久。让我们先去办一办送回你的卫队的事情好不好？带我去见见你的外甥。

〔他和队长一同走出。他唤了那个副官，站在门外，看守俘虏。

谷师芝 华华，他真是王老虎吗？

华 华 你看他的神气象不象？昨天我一见了，他就猜到了。

谷师芝 昨天你就知道他是王老虎。你为什么不早一点告诉我，我们可以逃走啊。

华 华 只怪你自己不好。昨天他送你一只鸡吃，你为什么要生气使他难为情啊？现在你不能怪他对我们不客气

了。

谷师芝 鸡子你不是吃了吗？

华 华 我吃了有什么用？我吃的时候，不知道是他送的，我没有领他的情，并且他不是送给我吃的。

谷师芝 （低声）华华，你得想一个法子，使我们可以逃走啊，士宏是一点用处没有的。

华 华 你想逃走，他们就开枪，那你可要倒霉了。现在毫无办法，只好跟了他上山，除非他相信我们无钱无力，他不要我们。

谷师芝 那你就告诉他我们无钱无力好了。

华 华 我怎么可以证明你们无钱无力？这话只好你自己讲去，我是不承认我无钱无力的，我尤其不承认我无力。并且，我很愿意做一个俘虏，我很想到妙峰山上去看看。

谷师芝 我们讲，他是不会相信的。我看他对你似乎很好的样子。

华 华 他是我的老师。

谷师芝 他是你的老师？

华 华 我是景山大学的学生，他在景山大学当过教授，他不是我的老师吗？不过我去的时候，他已经离开了。

谷师芝 我说看他的样子，不象一个土匪，原来他是一个当教授的出身。他好象一点也不野蛮的样子。

华 华 你不要把他看错了。他比平常的土匪厉害多了，所以大家才叫他王老虎。刚才你没有听到，他说绑票的人，第一是绑他自己的亲戚，第二是绑他的朋友，他是非常内行的。

郭士宏 华小姐，我早就听说，王老虎当过大学的教授。

谷师芝 你早就听说，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

郭士宏 因为我起初不相信。我以为是旁人造的谣言，并且昨天我并不知道他是王老虎。就是现在我也不相信他姓王，他一定是用的假名字。

谷师芝 你这些都知道，你就是不知道怎样使我们逃走。

华 华 唉，郭先生，你可不能当面告诉他，你知道他做过大学教授，因为他也许不愿意人家知道他是一个教授，你懂吧，大学教授，不是做土匪的一个好招牌。你更加不要说他是我的老师。他不喜欢他是我的老师，因为他不愿意显得他的年纪太大。其实他的年纪并不大。我觉得他什么都特殊，都非常，就是这一点，他还未能免俗。不过这是人之天性，我不怪他。

谷师芝 （向她的先生）现在怎么办？

郭士宏 现在有什么办法？跟他上山去。

谷师芝 到了山上怎么办？

郭士宏 到了山上再说。

谷师芝 那末我们今天是不是赶到清良府了？

郭士宏 清良府？我恐怕没有多大的希望了吧？

谷师芝 （生气了）没有多大的希望，现在出了这样大的事，你说话还是和平常一样，死气吞吞的。我不和你说话！（她生气坐到华华的身旁）

〔传令兵领了阿祥、小苹果和吴娃周娃和他们的女伴三个学生走到门口。〕

华 华 小新娘子来了。

传令兵 （向副官行了一礼）主帅的命令，要我带他们到这里

候见。

副 官 好。

〔新来的俘虏走进，传令兵退出。

华 华 （向小新娘子）来，这里请坐。昨天我听了小学校长告诉我，他们都叫你小新娘子。这个名字好听极了。我可以不可以也叫你小新娘子。

〔小新娘子含笑，点了一点头。

华 华 我姓华，我叫华华。你可以叫我华小姐。或者亲热一点。叫我华华也可以。（她拉了小新娘子。坐在她的身旁）你知道不知道，我们现在被绑票了？我们都做了俘虏了。你觉得有趣吧？

阿 祥 华小姐，我看到阿大了。我说：“傻小子，不听我的话，天大的人情不做，现在你可着了。”他说：（阿大的口吻）“我今天已经听你的话，我一听到枪声，我就把车子停了。”我说：“这有什么用，你做的太迟了。”

华 华 司机，你知道不知道，昨天和我们一同请酒的那位先生是谁呀？

阿 祥 他不叫野猫子吗？

华 华 野猫子，他就是王老虎自己啊！

阿 祥 王老虎自己？好家伙！王老虎！

〔王老虎走进，阿祥立刻住了口，把眼斜看了他一眼。

王老虎 （向阿祥）司机，不在乎，王老虎的名字，我听惯了。连我自己的部下有时背了我，也叫我老虎。背后不含恶意的亲热，比当面虚伪的恭维好的多，你知道。喔，对了，我应该向你道谢，多谢你昨天送我的

茅台酒和对我表示的好意。（转向屋内其他的人）诸位请坐。现在我的客人都到齐了，我要和诸位办一点交涉……

华 华 王寨主，对不住，我打一个岔，请你容许我介绍一个朋友。（介绍）这位就是小苹果。这位就是王寨主。

〔王寨主点了一点头，小苹果含羞起了一起身。

华 华 这位是司机阿祥，小苹果的父亲。

王老虎 （向学生代表）现在就剩下你们三位没有介绍了是不是？

学生乙 我们是学生旅行团的代表，我姓周，这位同学姓吴，这位姓杜。

王老虎 你们三位之中有没有哪位是景山大学的学生？

学生乙 这位吴同学是昆明大学的代表，我是北碚大学的代表，这位Miss杜，她就是景山大学的代表。

王老虎 啊！杜小姐是景山大学的代表。景山大学好象受了新青年、新潮的鼓吹之后，对于女子的高等教育，特别看重的样子。——喔。对了，让我先介绍你一位同学。（介绍）这位是华小姐，她是景山大学的毕业生，你们是先后同学。

〔两位先后同学行了相见礼。

王老虎 好，现在请诸位坐下，我要和诸位办一点很简单的交涉。

〔各人找了各式各样的座位坐下。

王老虎 第一，我得使诸位明了现在诸位自己所处的地位。诸位现在是我的俘虏。我是一个绑匪，我是把诸位绑了票了。我们对于俘虏第一件要做的事情，是检查行

李和诸位的身上。我们对于各人所携带的东西，只有三种特殊的物品要特别的处置，其余的日常用品，都一律自由放行。对于这三种特殊物品，我们有三条原则。现在我向诸位宣布这三条原则，请诸位注意。我们的第一条原则，是吸收游资。那就是说拿客人身边一时闲着的资本，用到我们的山寨来发展我们的事业。这是原则。我们定的办法，叫做“五五极限制度”。这需要简单的说明。五五极限制度，说起来也很简单，就是不管客人身边带了多少钱，第一个一百块钱，我一个钱不要。第二个一百块钱，我要吸收十块。第三个一百块钱，我要吸收二十块。第四个一百块钱，我要吸收三十块。这样的类推上去，到了第十个一百块钱，我要吸收九十块，第十一个一百块钱，我就全部吸收。再推上去，不管你有多少一百块钱，我都是全部吸收。诸位如果会做加法，即刻就可算出来。不管你带多少钱，只要超过了一千块，那怕十万百万，你只能带了五百五十块钱的路费走路。所以叫做五五极限制度。第二个原则，是统制军火。客人身上带的手枪，或是车上运的军火枪械，我要全部没收。因为我山上缺少军火，尤其在这个抗战的期间，我是不断的在打仗，消耗太大。第三个原则，是变卖奢侈品。奢侈品不是客人日用所必需，我们没收了对于客人的生活，不发生丝毫的影响。在我这方面，我就可以拿到我的敌人的区域去变卖现金，改购其他有用的东西。这是三种特货，其余对于私运或公运的发国难财的商品，我另有抽税的办法。因为诸位都不是

经商的，所以我不去细讲。现在我请诸位把各人身上和箱子里所有的现款，照了我刚才说的五五极限制度，自己算好，把应该留下的，和应该交出的预先分开，可以减少检查的时间。不知道我把我的话说明白了没有？诸位如果有什么疑问，不妨提出。

郭士宏 王寨主，我有一点要请教。一对夫妇是算一个人，还是算两个人？

阿 祥 对了，我也同样的要请教。

王老虎 夫妇是算两个人，并且可以通融计算。比方说，你太太身边有二百块钱，你的身边一个钱没有。二百块钱照规矩山寨要吸收第二个一百块的十块。但太太可以声明，把一百块钱算是她的先生的，我也就一个钱不抽她的。除了夫妇之外，其余的没有关系的人，一概不能通融。如果一个人作弊，把自己的钱分在别人身上，查出证明之后，不但全部款项充公，还得一块钱罚做一天的苦工。

〔陈秘书拿了一张报告单和华华的斧头走进。〕

陈秘书 报告主帅，行李检查完毕。检查报告：检查卡车结果：学生旅行团行李，毯子、铺盖、破衣、破裤、破鞋、破袜。钞票无。司机行李，大红锦缎铺盖一套，男装新衣两套，女装新衣四套；奢侈品：雪花膏两瓶，擦面粉两盒，丝袜两双，高跟皮鞋两双，口红一锭。商品：药品一箱，三砲台香烟一箱，红锡包香烟一箱，强盗牌香烟一箱。钞票无。检查小汽车行李结果：男女旧衣八件，内衣十件，衣料两幅。钞票无。奢侈品：一、私人汽车一辆，福特牌，六只汽缸，

一九三三年出品。二、法国上等香水四瓶。三、法国胭脂两盒。四、美国上等雪花膏四瓶。五、擦面粉四盒。六、凯散丝袜一打。七、拔佳新高跟皮鞋六双。军械：卡车无。小汽车，斧头一把。报告完毕。

王老虎 陈秘书，你的报告很详细，现在我请你记下来。奢侈品一律充公。香烟照例上税。药品照原价收买。斧头不算军械，发还原主。

华 华 喔，谢谢！

〔陈秘书写下记录，欲将斧头退还原主。〕

华 华 谢谢，请你放在桌上。

王老虎 诸位有什么疑问没有？

谷师芝 （低声向华华）他把我的那些化妆品充公吗？这简直不象一个当过教授的人做的事。

华 华 嘘！

郭士宏 王寨主，我有一点疑问。刚才我听到报告，报告里面好象有一点错误。

王老虎 错误可以改正。请郭先生指出。

郭士宏 我说的是我的小汽车。汽车是衣食住行的必需品，不能算做奢侈品，你好象是把汽车列入奢侈品里了。恐怕是一个误会。

王老虎 一点也不误会。在抗战的期间，我们是把私人的汽车当做奢侈品。

郭士宏 我的汽车是旧的。

王老虎 旧的，我知道。旧的消耗汽油更费，更加奢侈。

郭士宏 王寨主，你把我们汽车充了公，我们不能回去了。

王老虎 郭先生，不要紧，你对山寨捐了一部汽车。我请你和

你的太太和你的朋友一齐到山寨住几天，做我的客人。你们走的时候，我替你们买公路汽车的车票，把你们送到清良府。

谷师芝 我要赶回家去有事。我不愿意到——到山上去。

王老虎 太太，你现在还是我的俘虏，你得听我的指挥。并且我可以告诉你，我山上有一个外交宾馆，设备完备，可以居住旅客。吃的用的什么都有，只要客人自己出钱。你不妨去试试。说不定你试过之后，不想回家。

阿 祥 王寨主，我的一箱药品，三箱香烟，我愿意捐给山寨。

王老虎 司机，我代表山寨，向你道谢。我愿意中国人都有你的本领，个个能做司机。我更愿意所有的司机，个个都有你的良心。

小苹果 （她向阿祥耳语，阿祥点了一点头。她羞怯的站起）
王寨主，我有阿祥给我的一个结婚的金戒指，我愿意——我愿意——献金。

王老虎 太太，这使我们山寨格外的感激了，等我回到山寨之后，我教我们的兵工厂，替你做一个不锈钢的戒指送给你。你可以留着做一个结婚和献金的纪念。

华 华 王寨主，我很惭愧，我没东西可以捐助。你如果不嫌弃，我愿意把我的斧头送给山寨，可惜一把斧头不能算做军械。

王老虎 华小姐，你不要看不起一把斧头。它虽然不是一件军械，有时是可以非常有用的。

华 华 谢谢你。你既这样说，我希望你回去之后，你做一个玻璃柜子，把我的斧头，和你的太太，一齐陈列在柜

子里面，做一个纪念。

〔陈秘书睁大了眼睛，莫明其妙。〕

王老虎 好，我一定这样做。（向陈秘书）打一个电报问问飞机的消息。

〔陈秘书行了一礼走出。〕

王老虎 （转向学生代表）现在就剩下你们的交涉了。你们可以不可以把旅行的目的告诉我？

学生乙 （和学生甲商量之后）我们推景山大学的代表 Miss 杜答复。

王老虎 （他不自觉的又做起教授来了）杜小姐好了，不要 Miss 杜。（向杜小姐）杜小姐请讲。

女生甲 （站起）王寨主请坐。

〔学生让了他一个座位，寨主坐下。〕

女生甲 王寨主，我们是各大学学生联合组织的一个旅行团。我们旅行的目的，是利用假期，到各处看看，一方面做一点调查的工作，回去向各校的同学做一个报告。一方面在外面做一点抗战宣传的工作。我们在三天之前，走到三家店。因为公路上的桥梁坏了，我们就在那里耽搁下来了。昨天下午，我们听说军队上押来了你的一个部下，那时，我们还不知道是王寨主自己，我们都非常的愤慨。因为我们对于王寨主，一向是非常的钦佩的。这一次我们在无意之中，尤其在这样一个特殊情形之下，碰见了妙峰山的寨主。真是我们年青人的一件莫大的荣幸的事。昨天我们商量了好久，想运动那边的队长，把你私下释放。我们没有能成功。我们心里非常的懊恼。今天我们看到王寨主脱

离了危险，我们全体团员都十分的兴奋。我现在代表全体团员，并且可以代表全国几百万的青年学生，向你道贺！致敬！（她说完鞠了一躬）

王老虎 （回了一礼）杜小姐，我多谢你的好意。不过你说的太好了。你们现在是预备往哪里去？

女生甲 我们是要到各处看看。我们是从云南昆明出发。经过贵州、广西、湖南、湖北，走向四川。预备再从四川，经过西康，转回到昆明。

王老虎 到各处看看？我有一点怀疑。

女生甲 不知道王寨主怀疑的是哪一点？

王老虎 你说你们想到各处看看，我怀疑你们是想到一处看看。

女生甲 到一处看看？

王老虎 是的。

女生甲 不知道王寨主说的是哪一处？

王老虎 这用得着我说明吗？年青有血气的人，现在都想到那里去看看，这我很能了解，我赞成你们到那里去看看，不过你们也应该到另一个地方去看看。

女生甲 王寨主可以不可以告诉我们这另一个地方在哪里？

王老虎 那就是我的妙峰山啊。（向三位代表）这样好吧，我请你们旅行团的全体到我的山寨住一个星期。我领你们到山上山下各处看看。一个星期之后，你们再表示意见。如果你们还愿意往别的地方去，我资助你们的路费。你们愿意不愿意？

学生甲乙女生甲 大家一定是很愿意的。

学生乙 只有一件，不知道我们的司机的意思怎么样？（向阿

祥)司机,你愿意不愿意到妙峰山去看看?王寨主请我们大家去住一个星期。你怎么说?

阿 祥 我怎么说?我开了车子跟了你们一道走!

学生乙 好极了。王寨主,我们接受你的盛情。

王老虎 好,我们现在就可以出发。

〔陈秘书匆匆走进。

陈秘书 敌机九架,十点四十五分飞过狼山,十分钟后,就要从此地经过。

王老虎 (他处理事变发号施令的机会到了)好,大家不用慌张,听我指挥。(向陈秘书)请杨参谋。

〔陈秘书急走出。

王老虎 (向屋内的人)从现在起,到解除警报为止,任何人不准走出这间屋子。

〔陈秘书、杨参谋走进。

王老虎 杨参谋,外面由你指挥,保安队的俘虏,和学生旅行团,一齐关在他们自己的汽车里。每辆车上,两个兵士看守,不准一个人外出。把汽车分散,停在大树底下。上面用稻草、树枝、竹叶遮盖。

〔阿祥和华华预备自己去开车。

王老虎 (向阿祥、华华)不用你们费心,我这里的兵士个个会开汽车。(再转向杨参谋)剩下自己的兵士,一齐跟你走进自己的汽车。小汽车我自己来开,路上如有行李,一齐搬进那边瓦窑里去。这里有一把斧头,你拿去赶快砍树枝竹叶。好了,赶快去办。

〔杨参谋接了斧头,行了一礼,急走出。

华 华 想不到我的斧头到底有了它的用处。

王老虎 （向陈秘书）这里的事情交给你。屋里的人，一概不许出去，哪一个不听指挥，你就开枪，不用客气。诸位听清楚没有？一个人也不许走出屋子，哪一个不听命令，我的秘书，就向他开枪。诸位，一会再见。

（他走出大门，向守门的副官）走进屋子。（他急忙的拔出了手枪向东走去）

〔陈秘书拿了手枪站在门内。

〔汽车开车的声音。

谷师芝 华华，他们开车逃走了，把我们放在这里等死。

华 华 师芝，你不懂的，汽车比房子危险多了。尤其是好几辆车停在一起。

谷师芝 坐了汽车可以走啊。

华 华 你走有什么用处？飞机比汽车快得多啊。你得把汽车和你自己藏起来，不让飞机看见才行。

小苹果 （已经倒在阿祥怀里）阿祥，他们不会丢炸弹吧？

阿 祥 在这个乡下，他们干什么要掉炸弹来炸你一个破窑，几间茅草棚子？你放心好了。我担保没有炸弹。

〔小苹果坐了起来。

谷师芝 华华，日本人的情报灵极了。他们一定知道了王老虎躲在这里，所以派了飞机来报仇，我不愿意死在屋子里，我愿意死在外面。士宏，你带我到外面去。

郭士宏 我们不能出去，他们不让我们出去。

华 华 师芝，你不要怕，我包管你没有事。几分钟的工夫，就过去了，让我抱了你。（她抱了她的朋友）

谷师芝 （悲苦的）我不愿意死在屋里，我愿意死在外面。喔，我不愿意死在屋里，我愿意死在……

学生乙 （厌恶）秘书长，我请你下命令，不许屋子里的人讲话。

陈秘书 先生，我是执行我们主帅的命令的。主帅的命令，只是不许屋子里的人出去，他没有命令不许屋子里的人讲话。我不能越出我的职权，向无抵抗力量的人显我的威风。至于讲到我个人的意见，我是赞成讲话的，因为底下讲话，飞机上是听不到的。我们在山寨里逃警报的时候，一向是不禁止人讲话的。不但不禁止人讲话，我们还每次请一个人讲一段“防空须知”，或是说一段有趣味的“飞行故事”，为的是利用闲空的时间进行教育，并且可以减少各人紧张的情绪。诸位不妨仿照山寨的办法，试一试这一种办法的效用。

学生乙 秘书长，你既然这样说，我们就请你和我们谈谈。请问你，主帅为什么不让我们走出这间屋子？

陈秘书 你这还用得着问吗？这当然是为的大众的安全。比方说，这位太太，她不愿意死在屋里，她愿意死在外面，这当然是她个人的自由，我们应当尊重的。不过如果她走出屋子，敌人看见了，用机关枪向她扫射，她倒没有被打死，倒把旁人打死了，这不是冤枉吗？所以为了大众的利益，不能不请她牺牲了她个人的自由。

华 华 秘书先生，你贵姓？

陈秘书 我姓陈。

华 华 陈先生，我想主帅不让我们走出屋子，还有一个更重要的意义。

陈秘书 小姐，……

华 华 我姓华。

陈秘书 喔，华小姐，你想还有什么更重要的意义？

华 华 我想主帅不让我们走出这个屋子，是防备我们这一班人之中，有一个汉奸。

学生乙 （站了起来）有一个汉奸！

华 华 吴先生，你请坐，你误会了我的意思。我是说他防备我们这一班人里有一个汉奸。不是说我们这一班人之中，真的有一个汉奸。

〔学生乙坐下。

华 华 你想，假定我们这一班人之中，有一个汉奸，他走到外面，放一个信号，这不是太危险了吗？反过来说，汉奸也好，不是汉奸也好，他把我们一齐关在屋子里，这不是很省事吗？一个人做事是应该这样做的。

陈秘书 华小姐，你说得很对。（很平淡的）啊，请大家不用惊慌，我已经听到飞机的声音。

〔大家倾耳静听。

学生乙 我一点也听不到的。

陈秘书 我的耳朵是受过训练的。我们全山寨的人，要算我的耳朵最灵敏。

华 华 我也听到了，我恐怕在我们这一班人之中，要算我的耳朵最灵敏了。

郭士宏 陈秘书，华小姐是一个前方的救护，她在前线待过一年。

陈秘书 在前线待过一年！失敬，失敬。

学生乙 我现在也听到了。

〔飞机声音清晰了。先是由远而近，然后由近而远。屋

内的人，有的紧张，有的不在乎。有的伏在旁人的膝上或怀里，有的抱了自己的头。一会，飞机飞过。又一会，听到汽车开车的和吹哨子的声音。

陈秘书 好了，飞机已经过去了。

〔杨参谋从外面走到门口。

杨参谋 空袭警报解除。主帅的命令，全体人员，即刻上车出发，开到妙峰山。

〔屋内的人，陆续出来，小苹果与华华最后。

华 华 小新娘子，你从来没有到过土匪窝里去过吧？你害怕不害怕？

小苹果 我只要有阿祥在我的身边，我什么也不怕。

华 华 真是难得。（她挽了小苹果的手臂向门走去。走到板桌前，看见了桌上的铁镣）你看，一个男人多粗心，一有了紧急的事，就连太太都不要了。（她捡起铁镣）

小苹果 你讲的谁啊？

华 华 等会到汽车上我告诉你。（两人同走出）

——幕 下

第 四 幕

又一星期后的上午。

妙峰山上王寨主的办公室。室的后面，两边是宽窗，中间是大门。左边的窗上挂了一张大地图，将窗遮盖，窗前放着一张菩萨面前用的香案。香案上陈列着从敌人那里夺来的各式各样的战利品。香案两端，放着两只高的花盆架，但无花盆。沿右窗是一张小圆桌，两边各置两椅。室的右边近窗靠墙，是案卷和文书柜架。室的左边近窗是一小门，通休息室。前部靠墙，是一张秘书用的办公桌，再前是一长条案桌，桌上放着打字机，电话机，无线电收发报机等。中间偏右，是寨主的一张大的办公桌，寨主的座位是向着窗户。室内其他的墙壁上挂满了地形图，交通图及各样图表。

开幕时，陈秘书坐在长案桌前收发无线电报，耳上套着听机。一会，华华小姐敲门从大门走进。家常便服，手里拿着一只小花瓶，挟了一个新做成的靠枕及窗纱，胸前佩带着一朵鲜花。

华 华 陈先生早。

陈秘书 华小姐早。（取下耳上的听机，向客人走去）啊，窗

纱就做好了，买的材料没有太少吗？

华 华 刚刚够用。

陈秘书 你带的这朵花美极了。

华 华 （将靠枕及窗纱放在一张椅子上，走来与秘书先生握了手）这朵花是学生送给我的，现在我转送给你们的主帅。我自己再加送他一个小花瓶。（胸前的花取下，插入花瓶，将花瓶放在主帅的办公桌上）

陈秘书 （走去拿起靠枕）这一个靠枕也是你送给主帅的吗？美极了，美极了。

华 华 美吧，你看的是正面，你还没有看到反面的绣花。

〔秘书反转靠枕审视枕上的绣花。〕

华 华 象不象？

陈秘书 （有点迷惑）象不象？象什么？

华 华 我要你告诉我，我不能告诉你。

陈秘书 尾巴身段象一只老虎，面孔象一个人的面孔。

华 华 一点也不错。面孔象一个人的面孔。可是象谁的面孔，你看不出吗？你把他放得远一点看看。

陈秘书 （将靠枕拿得远远的审视了一回，忽然领悟）喔喔！象极了，象极了，简直就是他。

华 华 就是谁？

陈秘书 当然是我们的主帅。

华 华 你不是骗我？

陈秘书 我干么要骗你？谁都可以看出来的。

华 华 （接取了靠枕，放到主帅的座位上）你想他不会生气吧？

陈秘书 生气？才怪！

华 华 告诉我，为什么你知道他不会生气。（她坐在主帅的座位上试一试靠枕）

陈秘书 因为他对于你和对旁的人完全不同。他对于你，唉，可以说是佩服到极顶。你说的话，他没有一句不听。你做的事他没有一件不称赞。他有时会装出生气的样子，这完全是假装的，他的心里是高兴的。这个，我想你比我看得更透彻。不过，我真佩服你的精神，你在两天之内，做出了这么多的工作。

华 华 谢谢你，这完全是由于你的鼓励和合作。我应当谢谢你的帮助。

陈秘书 （似乎想到其他的某一方面）我倒用不着你道谢。

华 华 你好象不高兴的样子。告诉我，是不是我做了什么事使得你不高兴？

陈秘书 我是非常的高兴，尤其是替你做事。不过，我可以向你说老实话，我自从来到山寨，我从来没有请过假。前天因为陪了你去买东西，我……我才……

华 华 那是一种特殊的情形，不是常有的，你不必放在心里。

陈秘书 不过回过来想想，为了替你做事，就是受一点责罚，也是值得的。

华 华 喔，谢谢你，你把我看得太好了。好了，现在我不再耽误你的职务，我也要开始我的工作。（说着站起）

陈秘书 要不要我来帮助帮助？

华 华 多谢多谢。今天不好意思再打搅你。我已经另外请了两个助手。（走到大门口，向门外）请你们就进来吧，对不住得很。

〔两个学生从大门走进。一个人的手里，拿着一把斧

头，几根竹杆，和一簇本山长的野花。另一个两手提了两个可以当花瓶用的瓦罐。两人进门之后，先向秘书先生鞠了一躬，然后将手里拿的东西放下，听候差遣。秘书先生回了一礼。因为他看到小姐有了助手，他记起了自己的职务，赶紧的回到他的案桌，套上了他的听机，继续他原先的工作。室内的其他三人，也开始了他们的工作。

华 华 对不住得很，请你们帮我把这几幅窗纱挂一挂，请你们先把这几张椅子拿开，把这张桌子移一移，要一个人站在桌上，才够得到上面。

〔学生遵了她的命令，先把窗子前面的椅子拿开，把小圆桌移近了第一个窗口，一人扶住桌子，一人站到桌上。〕

华 华 （把竹杆穿进窗纱，递给站在桌上的学生）请你用洋钉把竹杆钉在窗框子上。

〔学生用钉子把所有的窗纱一一钉在窗框上。钉完之后，学生从桌上跳下，搭开了桌子。〕

华 华 （整理了窗纱，然后走到远处，审视一下，面上似乎表现了满意）好了，谢谢你们。这些花我一个人可以办得了。

〔学生向她鞠了一躬，走出。〕

陈秘书 （已经抄写下几份电报，看了一眼手表，取下耳上的听机）就挂好了？

华 华 好了。你的事情做完了吗？

陈秘书 这以后要到八点二十分，才有气象报告。（说着走来一同鉴赏新挂上的窗纱）

华 华 颜色好不好？

陈秘书 好！

华 华 你告诉我说这是主帅喜欢的颜色。

陈秘书 是吗！

华 华 唉，我们趁主帅未来之前，索性把这间屋子重行布置布置，你说好不好？

陈秘书 好吗！

华 华 那末我们赶快动手。这张桌子，我看应该把它转一个方向。来吧！

〔两人抬起主帅的办公桌，转了九十度的角度，把原来向里的位置，改成向左。接着把办公桌旁的两张椅子，也改移到更适当的地位。

华 华 （站到远处看了看，认为满意）这不比先前好多了吗？你坐在这椅子上看看。

〔秘书坐在桌旁的椅子上。

华 华 （她坐在主帅的位上）好吧？

陈秘书 好极了。那张圆桌要动吗？

华 华 当然要动，还有那两只花架，再来！

〔两人把小圆桌抬到台的中央偏左，把四张小椅放在圆桌的四周，又将花架放到这里，放到那里，变动了若干次，才得到最后认为满意的地位。然后将花瓶放到花架上，装上新采来的鲜花。小姐从室内各角度审视她的成绩，秘书总是跟在她的后面仿效。

华 华 啊！（吐了一口气）这样才象是一间屋子！

陈秘书 比先前好多了，累了吧？

华 华 我做事从来不累的。歇一歇吧？

〔两人坐下。〕

华 华 主帅每天八点起办公，对不对？

陈秘书 （看了一眼手表）现在还不到七点半。每天七点到八点是他巡查军营宿舍、医院、工厂、厨房、厕所的时间，查完之后，他才到办公室处理其他的公事，有时早，有时迟，没有定规的。（记起）不过今天他不是约了你的两位朋友，还有那一班学生来谈话吗？

华 华 对了。除了学生和我的朋友之外，还有我。我也是他们的同伴，也是他们中间的一个，你不要忘了。

陈秘书 你？

华 华 我不是那天被你们一同绑来的吗？主帅给了我们一个星期的考虑时间，今天期限满了，不是大家要一齐解决了吗？

陈秘书 喔，对了。——不过我总把你当做好象是我们自己的人一样。

华 华 你愿意我留在山上吗？

陈秘书 岂但我！所有的人都希望你可以留在山上。他们都向我打听消息，我说我哪里知道。

华 华 所有的人，也许——不过有一个人我知道的，他是不愿意我留在山上的。

陈秘书 没有的事。你说的是谁？

华 华 我说的是杨参谋。他自从我来到这里之后，处处留心我的言语行动。一见到我，他的脸上就即刻发白，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这样的怕我。他没有和你谈到我吗？

陈秘书 一句也没有。

华 华 如果他向你谈到关于我的话，你肯不肯告诉我？

陈秘书 他不会向我谈话的，他除了开会的时候讲话之外，平常一句话也不说的。

华 华 喔，原来是这样的一个怪人。

陈秘书 他今天就要下山有事，昨天夜晚他约了今早八点钟以前来看我，我很觉得奇怪。我想总不外乎寨里的公事吧。

华 华 好吧，你还有许多事。我现在去带我的朋友到这里来见主帅。一会儿再见，谢谢你帮忙！

陈秘书 客气，客气。一会见。

〔女客人从大门走出。秘书先生重行鉴赏室中的新陈设。他先去看一看窗纱的手艺，又拿起靠枕，审视了一回主帅的面孔，脸上不自觉的露出笑容，然后放下靠枕，取起桌上的小花瓶察看。正当他用鼻子享受到花香的时候，杨参谋从小门走进。〕

陈秘书 哈罗，杨，正在这里谈到你。

杨参谋 谁在这里谈到我？

陈秘书 (自知失言，急速补救)对不起，我说错了。我说正在这里等候你。你不是说今天八点以前要来看我的吗？

杨参谋 (看了看屋中的变化)谁把这个屋子弄成了这个怪样？

陈秘书 怪样？我看比先前好多了。

杨参谋 我告诉你，我们这里是一个土匪的山寨，这间屋子是军事长官的司令部；这里不是一座皇宫，这间屋子不是贵族家里的一间接待室。这一定又是那位小姐来搞的。她来了不到十天，把这里的什么纪律都破坏了，把所有的人都弄昏了。

陈秘书 怎么！你不喜欢她吗？

杨参谋 我现在不和你讨论这个，我有比这个更严重的事要和你商量。

陈秘书 和我商量？好，请坐请坐。

杨参谋 是的，和你商量。

〔两人坐下。〕

杨参谋 （似乎不知从何说起，最后拿定主意：十分庄严的）
这个王家寨，你知道，是主帅，你，和我三个人开创的。今天我要下山了。我这一去，我是拿定了主意不再回来了。我现在是来向你告别告罪。

陈秘书 （惊讶之至）你这是发的……，你干么要去？干么去了就不回来？

杨参谋 如果你要我不去，你得赞成我，让我做另外一件事。不过这件事做完之后，我们也是一个永诀。

陈秘书 啊，天呀，什么事？你说得清楚一点，说得乐观一点，好不好？

杨参谋 我身上现在带来了两件东西，一件是一枝手枪，里面装好了两粒子弹。（从袋里拿出一枝手枪）另一件是写好的一封信。（从怀里取出了一封信）现在我要问问你，这两件之中，我应该用哪一件？

陈秘书 一枝手枪、一封信，我还没有看出它们的连带关系来。

杨参谋 没有连带的关系。如果我用了我的手枪，我就用不着再用这封信。如果不用手枪，这封信我就托你转交。

陈秘书 交给谁啊？

杨参谋 交给我们的主帅。

陈秘书 这是信的用处，这个我明白了。如果用手枪呢？

杨参谋 手枪是干什么用的，我请问你？当然是杀人的。我的

手枪里装了两粒子弹，我的第一粒子弹是把我们山上现在的这位小姐打死，……

陈秘书 把这位小姐打死！你是在和我开玩笑？我是再严肃没有。你如果不信，我……

杨参谋 我几时和你开过玩笑，几时和人开过玩笑。

陈秘书 我很相信你。——你的第二粒子弹打谁？不是主帅吧？

杨参谋 （慢慢的）不是。

陈秘书 （思索）喔，不是主帅，那还有谁？（忽然似真似假的惊怖起来）唉，不是我吧？

杨参谋 也不是。

陈秘书 我实在猜不出谁的年庚八字生的这样的糟糕，可不可以告诉我？

杨参谋 我的第二粒子弹是把我自己打死。

陈秘书 我看你发了疯了！（看了他实在不象疯子。又似真似假的如有所悟）怎么？难道……难道你也看中了她吗？

杨参谋 （近乎生气）我警告你，我是十二分的诚恳，来和你商量我认为极其严重的事，你如果不信，我即刻会做出来给你看看。

陈秘书 喔，天呀，我实在不是开玩笑。不过你想想看，你有一枝手枪，装好两粒子弹。你用第一粒子弹，无缘无故把一位年轻漂亮的小姐打死，再用第二粒子弹把你自已打死，这不是年轻人求婚不遂，恋爱失败所常做的事吗？你如果不是失恋，那你为什么要做这样的——这样的傻事？你得原谅我的误会，因为你还没有

把你的理由告诉我。那末这封信又是怎么回事？

杨参谋 如果我不用手枪杀人，那末我走了之后，我就不再回来。我把这封信交给你，请你在他们结婚之后……

陈秘书 慢来，慢来。让我弄清楚，谁和谁结婚？

杨参谋 你的眼睛又没有瞎，你在我面前装什么傻子？

陈秘书 我的眼睛是没瞎。不过你的想象走的太快，我有点追赶不上。小姐，她愿意不愿意留在此地，还没有决定。假定愿意留在此地吧，她不一定就结婚。假定她结婚吧，她的配偶，未必就是我们的主帅。假定就是主帅吧，一个人结婚，也是稀淡平常的事。固然，主帅并不是你的情敌，假定就是你的情敌吧，你也可以受他一杯喜酒，庆贺他们的幸福。你为什么要走，为什么就要从此散伙大吉咯？

杨参谋 我们主帅的脾气，你是一向知道的。这位小姐的性情，你如果不装傻，你也应该领略过，我们主帅，他已入了圈套，再也休想逃脱。结婚最多是十天以内的事。他们一结婚之后，这轰轰烈烈的王家寨的事业，就立刻落到一个女人的手里。你听清楚，凡是一个女人，干涉到丈夫的事业，无大无小，一个国家的政治也好，一个机关的行政也好，一个工业商业公司的管理也好，从古到今，没有不糟糕的。

陈秘书 我觉得你的成见似乎太深了一点，不听太太说话的男人也有，……

杨参谋 不是我们的主帅。

陈秘书 不爱管闲事的太太也有。……

杨参谋 不是我们的这位主帅夫人。

陈秘书 既然这样，你就应该向主帅劝说劝说咯。

杨参谋 我向他说过了。

陈秘书 他怎样的答复？

杨参谋 他说我在说梦话，他是立志终身不娶的。他说我是神经过敏。我看他是神经过钝。他是大祸临头，毫无所觉。我是看得再清楚没有。如果我不用手枪，这个王家寨就完了。

陈秘书 如果你用了手枪？

杨参谋 小姐就完了，我也完了，王家寨可保全了。

陈秘书 我看你还应该再考虑考虑，我总觉得还有什么地方不大对的样子。

杨参谋 我考虑过好久了，我已经有好几次，我的手枪向她瞄了准，只要手指一拨，这件大事就解决了。可是，我因为还没有和你谈过，……

陈秘书 喔，天呀！现在你已经和我谈过，你随时就可以动手。——你还需要不需要我的意见？

杨参谋 只要你的理由充足，我是可以容纳的。你的意见怎样？

陈秘书 你让我细细的想一想。这件事性命交关，我不能乱说。（细想片刻）好吧，我想我可以这样说吧，你是一个理想家，我是一个实际家。你举起手枪，乒乓两下，这两颗子弹会造成怎样的结果，我这个实际家知道的很清楚。反过来说，另一方面，让他们结婚，结婚以后的情形如何，你这个理想家也许看得很清楚，可是我这个实际家，对于复杂的事情，例如男女结婚后的生活变化，我就不能不持一种观望态度。也许他们就不会结婚，也许结婚之后，我们的主帅夫人也和

现在其他的许多摩登太太一样，不但是一个贤内助，并且是一个贤外助。万一如此，你现在把她杀了，不太可惜了吗？不但杀了象她这样一个可爱的人，连象你这样的一个人也连带杀了，这不更加冤枉吗？你不能根据你理想将来或许有的情境，来铸成一个不能挽回的大错。

杨参谋 你的意思，无非是要我给她一个试验的机会。不过，这个危险太大了。

陈秘书 无论如何，你是一向讲公道的，你至少在她未死之前，应该让她知道，她是为了什么该死啊。

杨参谋 这个……

陈秘书 我倒想到了一个两全之策。

杨参谋 怎么两全？

陈秘书 就是主帅也不能结婚，你也不必杀人。只要你肯作一点小小的牺牲。

杨参谋 为了保全王家寨，我性命都可以牺牲。

陈秘书 好，那你赶紧向她求婚去，求她嫁给你。我相信，你是有法子管束你的太太的。她做了你的太太，一定不会管到你的公事。家庭之间，说不定要多少增添一点口舌，自然不会象把她杀了这样简单。不过话说回来，王家寨不比别的地方，王家寨的号令是不许不经裁判可以随便杀人的。

杨参谋 所以我得自杀。

陈秘书 喔，老朋友，我很佩服你，我舍不得让你这样的牺牲了你自己。我赞成你告假几日，我希望你回来看看。刚才，我劝你冒险来结婚，说不定连你也没有这种胆

量，更说不定能有多大的把握。这不过是说说罢了。

好吧。我想我的话说够了。你的意思怎么样？

杨参谋 我想我还得考虑，考虑。

陈秘书 用不着再考虑了。你把你的那封信交给我，我替你把它放在保险箱里，等到那一天有用它的必要的时候，我再把它拿出来。

〔杨参谋将信交出。

陈秘书 你的手枪也给我。

杨参谋 手枪我得留在身边，说不定遇到好的机会，我临时改变计划。（放回手枪）

〔华华和郭氏夫妇同从中门进。陈秘书惊慌。

华 华 主帅还没有来吗？喔，杨参谋，你在这里，我正要请你去。

〔杨参谋向她弯了弯腰。

华 华 这是我的朋友郭先生郭太太，以前见过的。

〔主客互相点了一点头。

华 华 他们打算今天下午下山，我在合作社预备了几样菜，替他们送行，希望你和陈秘书赏光，可以做我的陪客。

杨参谋 谢谢你，对不住得很，我今天上午就要下山。

华 华 喔，给我一点面子，多耽搁半天，一定没有关系。

陈秘书 喔，华小姐，我，我，我劝你还是让杨参谋早走的好。因为——因为他必须即刻下山，这是十二分紧急的。

华 华 如果真是这样，我不敢强留。

陈秘书 （意欲将杨参谋赶出）好，参谋，再见，再见。希望

你早去早回。（握住他的手陪他向门走去）

华 华 再见再见。

〔杨参谋回身鞠了一躬后走出。〕

华 华 （向陈秘书）你注意他的面孔没有？我说他怕我，你现在可以相信了。

陈秘书 你说的很对，他的确怕你怕得厉害。

〔主帅从小门走进。〕

王老虎 （向客人）对不住，对不住，劳你们久候。（向陈秘书）沙河口的报告到了没有？

陈秘书 到了。

王老虎 几辆车子？

陈秘书 五辆车子。

王老虎 什么特货？

陈秘书 维琪矿水一百瓶、苏不兰底香烟两百听、席梦思床十架、浴缸抽水马桶五套、汽油五十箱。

王老虎 好，汽油照官价收买，其余的货物一律没收，送交贸易处。好了，我现在会客，你把我的命令传给他们。

〔秘书行了一礼走出。〕

王老虎 （开始注意到屋内陈设的变更）这是什么人把我的房子改了？

华 华 对不住得很，因为我们等你老不来，我们闲着没有事做，就利用了我们的闲空，替你做了这样一点小事。一个人屋子里的陈设，本来是应该时常变动变动的，他才可以感觉到一点新鲜。希望你不要见怪。这几幅窗纱，这一个靠枕，还有桌上的那只小花瓶，是我送给你的一点小礼，谢谢你招待我们的盛情。这两盆花

是学生送给你的。这一朵小花，是学生送给我的，现在我转送给你。

谷师芝 （向丈夫）你看，人家怎么想得这样周到。你怎么一天到晚只知道睡觉，就想不出一点好的事来。（向华华）华华，你应该告诉我一声，我们也应该送一点东西。

华 华 窗纱就算是你送的好了。

王老虎 不敢当，不敢当。多谢，多谢。请坐，请坐。（他自己坐到主帅的座位，不自觉的开始享受靠枕的舒适）
〔三个客人分别的坐在其余的小椅上。〕

王老虎 （向郭氏夫妇）你们的主意拿定了没有？

谷师芝 （向丈夫）你开口讲啊！

郭士宏 （先咳嗽了几声）我们应该先向你道谢，谢谢你招待我们的这番好意。我们在这里住了几天，我们觉得这里什么都好，什么都有，什么都便宜，所以，我们——那就是说，我的内人——决计想在这里多住些时。也许一年，也许半载。我们愿意做你这里的客人，照你这里规定的价格，缴纳房金杂费。（向太太）对吧？（太太首肯）

王老虎 这好极了，我开始就告诉你们，在这国难期中，你们再也找不到比这里更舒服的地方。电灯、泉水、咖啡、面包、牛奶、牛油、水果、香烟，你要什么有什么。并且各样东西都有官定的市价，无人可以操纵。你们两个人住在这里，每天出五十块钱房金。合成港币，不到十五块钱。算成美金，不到三块。再合算没有了。那末就这样决定好了。

郭士宏 我们还有一件事，要请求你的允许。我们想回去一趟，料理一点私事，然后再来。不知道你允许不允许？

王老虎 毫无问题，只要给你们一张通行证，你们就可以来去自由。我这里对于外来客人，一点不加压迫。你们愿意住，就住在这里，不愿意随时可以离开。

郭士宏 是的。不过我们想借我们的小汽车用一用。

王老虎 汽车？汽车已经充公了。汽车是一件奢侈品，这里是不准有私人汽车的。并且这里汽油受统制，只能用于军事方面。

郭士宏 不过，我们没有汽车是无法回去的。我们愿意出租汽车的代价。汽油，来的时候带来归还。

王老虎 那可以。不过你们不能两个人租了公家的汽车一同走。你们两个人之中，必须要把一个留在这里做抵押。

郭士宏 我的太太可以留在这里……

谷师芝 你胡说！谁说我可以留在这里？我有许多事非即刻回去不可。

王老虎 这个你们得自己商量好了才行。我不在乎。

华 华 他们已经商量了三天三晚，打了十多次的架，没有结果。他们才走来希望你能来替他们解决。

王老虎 （向郭先生）你有什么要事非回去不可？

郭士宏 我有几件瓷器，几张字画，都是极有价值的。这次匆匆忙忙的出门，就马马虎虎的放在一个防空洞里。我得回去布置布置，设法把它们运到这里来……

谷师芝 运到这里来！好，我就和你拚命。你以为你的那些古董宝贝在家里还没有把我的气恼足是吗？（向主帅）

你不要理他。他简直是神经病，他的那些古董，没有一件不是假的。

王老虎 （向郭太太）你有什么要紧的事情要急于回去？

谷师芝 我的事情多得很。这一次你差不多把我所有的东西都充公了。我非立刻回去添买不可。

王老虎 要添买什么东西？香水、胭脂、拍粉、口红、雪花膏、丝袜、皮鞋，对吧？

谷师芝 这些也是要的，还有别样。

王老虎 这些你的先生可以替你买。

谷师芝 他会买这些，那倒好了。他只会受人骗买假古董。你能不能担保他替我买的东西不会有错？

王老虎 这个我不敢担保。

华 华 原来连一个寨主也是断不了一件家务官司。

王老虎 （发奋）你们愿意不愿意接受我的判决。

郭士宏 我们愿意。
谷师芝

王老虎 那么，我的判决：让先生回家，太太留在此地。

郭士宏 谢谢！

谷师芝 那不成，我不能一个人留在这里，我不能让他一个人回去。（向主帅）你不知道，你不懂的。

郭士宏 （胜利增加了勇气）这里不是你的家里。你不要蛮不讲理。

谷师芝 不行，我不能让你走。

王老虎 好了，就这样决定了。

谷师芝 主帅，这是不行的，你不能让他把我一个人放在这里。你不知道，你不懂的。

王老虎 什么我不知道，什么我不懂的？

谷师芝 我，我，我说不出。

王老虎 〔发怒〕你说不出，那你留在此地，不许再多讲话。

谷师芝 你叫他到门外去，我讲给你听。你如果不改变主意，我遵从你的命令。

王老虎 这容易得很。郭先生，你如果不反对，请到隔壁休息室坐一会。

〔郭先生遵命从小门走出。

王老虎 诺，有什么请快说，我还有许多别的事情。

谷师芝 我请你让我回去，不单是为自己，也为的是山寨。

王老虎 我不懂你的意思。

谷师芝 因为我回去之后，我是一定要回来的。他回去了之后，他一定不回来了。

王老虎 为什么他就不回来了？

谷师芝 他老早就恨我，就厌弃我得要命。他如果有法想，他早就不要我了，他早就想另外讨一个更年轻更漂亮的女人去了。这一次他可以坐了汽车回去，把我丢在一个土匪窝里，他不回来，你也许把我杀了。这对于他太合适了，太称心了。

王老虎 〔忽有所悟〕怎么！他一去就不再回来，他拐去公家的汽车，还要我替他养他不要的老婆！

谷师芝 一点也不错。——你相信我的话吗？

王老虎 不管你说的对不对，我不愿意冒险。我改变主意，我让你回去，把你的先生留下。

谷师芝 我知道你会这样做的。

王老虎 你去把你的先生请来，让我告诉他。

谷师芝 不，请你先把我的通行证写好交给我，省得他再来噜苏。

王老虎 好吧。（他从抽屉里拿出一张空白通行证，执了笔，预备填写）请教你的大名？

谷师芝 我叫谷师芝，不是狮子老虎的狮子，是师傅的“师”，芝兰的“芝”。

王老虎 （已经写好名字）年龄？

谷师芝 二十四岁。（她至少少报了十岁）

王老虎 （向她睁大了眼睛，看了她一看。但她若无其事）你得记好啊，等会检查的时候，你可不要忘了。（转向华华）你今年几岁？

华 华 （冲口而出，更彻底）十八岁！

王老虎 好极了。

华 华 你今年几岁？

王老虎 （一面写，一面答，也极自然）我今年七十九岁！
〔华华咬紧了嘴唇。

谷师芝 （不服气）华华，你不能比我小六岁，我们是中学的同学。

华 华 （慷慨之至）你十七岁好了。我不在乎。

王老虎 （写好了通行证，交给谷师芝）郭夫人，这是你的通行证，请你收好。现在请把你的先生请过来。

谷师芝 （走去开了小门，向门外）进来啊，你睡着了没有？

王老虎 （向从小门走进来的郭先生）郭先生，抱歉得很，我已经改变了我刚才的主意。我让你的太太回去，请你留在此地。我和我的太太同意，你的那些古董，就是炸坏，也没有多大的关系。

郭士宏 （反抗）主帅，你这个意思不对，我还得请你考虑。

谷师芝 用不着考虑，已经决定了。这里是我的通行证。我现在就要去收拾行李去。请你跟了我来。（说着就动身）

郭士宏 （把她拉住）你不要忙，我有话说。

谷师芝 你的话我不爱听！这里是人家办公的地方，你不要拉拉扯扯的，有话回家再说。（甩开他的手，从大门走出）

郭士宏 （追去）师芝！师芝！师芝！

〔王老虎走去关好了大门。屋内就剩下他和华华两人。他即刻感觉到舒适。他呼了一口气，又坐到原来的位上。〕

华 华 （换了一个相对的坐位）他们的事情解决了。现在轮到我了。

王老虎 （叹了一口气）和这样的人办交涉，实在太无味了。

华 华 我希望我的交涉可以使你高兴一点。

王老虎 你的主意拿定了没有？

华 华 我和他们一样，也不愿意离开这里。

王老虎 那好极了。

华 华 不过，我愿意入伙。我不愿意出五十块钱一天的房金，做你的客人。

王老虎 那更欢迎。

华 华 我看到你对学生出的布告，你说凡是愿意入伍的，必须报名，必须经过严格的考试。现在我愿意报名，愿意受你的考试。

王老虎 你已经考试过了。

华 华 我已经考试过了？考取了没有？

王老虎 考取了。

华 华 考取了，那我真高兴！你应该早一点给我一个通知。可以不可以告诉我，我考的是什么功课？

王老虎 （是他得意的时候）你考的是看护。（指了一指他的脚）这是你考卷的成绩。

华 华 （她脸上起了少有的红晕）这真是不幸得很。我满心想让你把我考一考，过一过考官的瘾，因此可以把学生的考试取消了。

王老虎 把学生的考试取消？

华 华 是的，他们和我谈过了。他们全体都愿意投效。我这里有他们的名单，所以用不着报名；但他们中间没有一个人愿意考试。

王老虎 哼！那我可以相信。哪一个不愿意考试，哪一个另行高就。

华 华 你这个人也太不近人情了。他们因为找不到工作的地方，他们才走到这里来。他们是学生，因为反对考试，才愿意到这里来当……当……当……

王老虎 土匪。

华 华 好吧，我们就这么说吧。他们都是些有志的青年，因为反对大考、小考、会考、入学考、毕业考、文官考、武官考、公费考、私费考，他们才情愿放弃了学校的生活。如果当土匪也仍旧要经过土匪入伍考试，你教年轻人还有哪条路可走啊？你这里什么都近代化、科学化、人情化、理智化，你为什么还采用这个考试制度？

王老虎 我这里对于小的，有托儿所，对于老的，有养老院。我还没有一个慈善机关，专养不老不小的、年轻的、无用的闲人。

华 华 亏你是一个领袖，你说出这样的话来！世界上没有无用的青年，世界上没有一个人愿意闲着不做事。有用无用，要看你有没有支配人才，训练人才的本领。闲不闲，要看你有没有约束部下的纪律。现在成千成万的用非所学、学非所需的毕业学生，你能说他们都是无用吗？成千成万的筋强力壮有志向上的男女青年，无事可做，你怪他们偷闲吗？那不是他们自己的过失。社会一向是年老的人在支配着。不要说这些志向有才干的少年人，就连迷在跳舞场不肯回家的先生，赖在麻将桌上不肯歇局的太太，躺在鸦片烟榻上不肯起身的老头子，跪在菩萨面前不敢抬头的老太婆，总要算社会上毫无用处的废物了，谁教你让他们这样？这也不是骂一声“万恶的社会”，叹一声“世风不古”，就可以借此了事的啊！

王老虎 你所说的这一类废物，我这里一个也没有。

华 华 我知道你这里没有。这毫不足怪。你这里没有，因为你把他们赶到别的人家去了。这算不得头等的本领。

王老虎 我看这王家寨应当请你来管理管理。

华 华 不敢当。不过你应该早一点请一个顾问是正经。

王老虎 （不给她一点鼓励）你放心好了，我要请顾问，也不会请一个女的。

华 华 （她想到不久的将来）你这句话倒说对了，我不赞成你请一个女顾问。再说，你根本也许用不着顾问。

——不过现在我们不讲这些空话。土匪入伍考试的布告怎么样？是不是可以取消？

王老虎 取消布告？王家寨上从来不会有过这样的事！

华 华 那是因为你没有认错的勇气！

王老虎 唉，我问你，你这样替他们出力，你得了他们多少贿赂？

华 华 一顶高帽子。

王老虎 一顶高帽子？

华 华 他们说，只要我答应了，你就可以答应。

王老虎 （动了火）什么？只要你答应了，我就可以答应？只要你答应了！你是山寨的什么人，你自己知道不知道！

华 华 不知道。你说罢。

王老虎 你是我的一个俘虏！

华 华 太文雅了。

王老虎 你是我山寨里的一个肉票！

华 华 你只说准了一半。我承认我是你们的一个肉票，同时你也得承认我是你的一个朋友。合在一起，我是王家寨的一个“票友”！

王老虎 你当心我把你这张票撕了！

华 华 喔，你会撕票的，你的性情，我已经从各方面打听得清清楚楚。

王老虎 向各方面？

华 华 是的。向各方面。向你的部下，向你的小兵，向你的老百姓，老的少的、男的女的，他们一致的称赞你。说你是……

王老虎 你向我的部下打听我的行为！

华 华 你以为我来到这里一个星期，我能够一点事不做吗？并且不是我向他们打听，他们都爱和我谈话。我可以搭架子不理他们吗？其实我也用不着打听。自从我们初会之后，我就认识了你是怎样的一个人。——你是怎样的一个人，要不要我告诉你？

王老虎 说吧。

华 华 你的心肠，象一个菩萨。你打起仗来象一只老虎。在女人的面前，象一只可爱的绵羊。你会撕票！尤其是撕一个票友！更尤其是撕一个女性的票友！唉，我放心极了。

王老虎 （觉得对她实在没有办法）你现在是在这里耽误我的时间，耽误我的公事，你知道吗？

华 华 谁教你和你的部下一样，喜欢和我闲谈？好，我们不再闲谈，我们继续谈公事。考试的事情，你总得让一点步。我现在以朋友的交情，请你想一个通融的办法。我相信，你做学生的时候，也一定不爱考试。并且这是用不着的，你又何必苦人！（等了一会）布告可以不可以取消？

王老虎 绝对不能取消！

〔华华信以为真，认为受了男人的野蛮待遇，站起身，竖起眉毛，鼓起眼睛。她不用开口，对方已经屈服了。〕

王老虎 可以修正办法：严格检查身体，先行人伍，分配工作时举行口试，试工一月，一月之后，不及格者驱逐出境，追偿伙食宿费。

华 华 喔，谢谢你，我知道你是够朋友的。

〔两人握了一握手，和好如初。〕

华 华 好了，现在什么都解决了。体格你用不着检查，我已经替你检查过了。

王老虎 （以为她还是那一套，庄严的）我告诉你，什么我可以通融，体格是绝对不能通融。我希望你能了解。

华 华 （也很真诚的）你以为我说玩话吗？我说的是事实。我和你意见相同，我也相信，什么可以通融，体格不能通融。我已经严格的把他们身体检查过了。我是受过高级护士训练的，你知道。检查的时候，是你的军医副官陪着我一同检查的。每一个人都有填好的体格检查报告。我请了你的副官加签了字。男生是副官亲自检查的，女生是我和你医院里女护士会同检查的。我现在可以替他们向你报告：他们全体，没有一个人有砂眼。不良的传染病，他们一个人也没有。真是可爱的一群好孩子。他们都有一点面黄肌瘦，那是因为一向学校的营养不足。其中有三个人有轻的肺病，只要在山上疗养半年，就可以恢复。有两个正患恶性疟疾。我已经教了你的勤务兵，把他们从宿舍移到医院。我从你的药库领了一瓶Plasmoquine叫他们吃，一两天就会退烧。

王老虎 （他又咬紧牙齿）你命令我的医官，你使唤我的勤务兵，你到我的药库领药，你把生人送进我的医院，我的部下，听你为所欲为！

华 华 唉，我做错了事没有？我是替你做事啊。你一天到晚那样的忙，这些小事，你管得了这么多吗？你怎么

也和所有的男人一样，样样事情喜欢把持，你怎么也……

王老虎 （不愿再听）算了，算了，请你把学生代表叫来。

华 华 他们没有代表，他们只有一个队长。

王老虎 什么？

华 华 他们许多人住在一起，不能没有军事的纪律。代表有什么用处？既不能代，也不能表。他们没有代表，他们只有一个队长。

王老虎 队长？请问是什么队的队长，是哪一队的队长，是哪一个军事长官任命的队长？是你委任的？

华 华 他们是妙峰山王家寨的“投效队”。他们的队长是我的提议，他们不得已临时公推的。他们的军事长官，可怜得很，他们正在那里找啊！

〔王老虎压了一下叫人的铃。〕

华 华 你干么？

王老虎 我叫人。

华 华 我知道是叫人，我问你是叫人干么。

王老虎 传见学生代表。

华 华 唉，你这个人怎么这样的固执，他们没有代表，只有队长。

〔勤务兵从大门走进，向主帅行了一礼，听候差遣。〕

王老虎 （向勤务兵）传见学生的——投效队队长。

勤务兵 是！（从大门退出）

华 华 你真是一个听话的好孩子！

王老虎 哼！（他鼻子里哼了一声，接着走近文书柜橱，拿出了一沓印有文字的纸条）

〔勤务兵领了学生队长从大门走进。勤务兵退出，关好门。队长向主帅行了一个军礼。

王老虎 你是……

队 长 学生投效队队长。

王老虎 好，学生看到我出的布告了吗？

队 长 全看到了。

王老虎 听说他们全体愿意入伍，是不是这样？

队 长 是的。

王老虎 好极了。我这里的规矩，凡是志愿入伍的，都得在入伍之前，举行考试。因为你们都是学生，以前已经受过军事训练，在学校里都已经受过相当的教育，现在我改为先行入伍。入伍之后，在分配工作的时候，举行口试。工作规定后，各人再试工一月。凡是不及格的，立即斥退，追偿伙食杂费。这个条件，我要你向他们问一问，他们是否愿意接受？

〔队长偷偷的看了一眼华小姐的颜色，华小姐微微的点了一点头。

队 长 我们全体愿意接受主帅宽宏的条件，我代表全体向主帅致谢。（又行了一礼）

王老虎 你可以代表全体？

队 长 我可以代表全体。

王老虎 好，请你把他们全体带到这里来，我还有几句话要对他们说。

〔队长从大门退出。

华 华 这个队长还选的不错吧，至少懂得说话。

〔主帅来回的走动，预备训词，没有注意。

〔队长领了全体学生走进。排立在窗前，恭立听训。

王老虎 人都到齐了？

队 长 人已到齐。

王老虎 好。（他走到学生对面）

〔学生全体立正。

王老虎 诸位！我听说诸位都愿意加入王家寨的集团，这使我非常的高兴。诸位在山上已经住了一个星期，山上的各种组织，诸位是都已经看到了。我这里有的是年轻人做工的机会。你们愿意从军的，可以编入正式队伍。学过工程的，可以加入工程队，做建筑营造的土木工作。学过机械的，有机械厂、兵工厂。学农的有农场果园。女学生受过高级教育的，可以当医院的护士，托儿所的保姆，和中小学的教员。除此以外，还有女子应做的基本工作，——烹调与缝纫。现在我准许你们先行人伍，在分配工作的时候，举行口试。然后再试工一月，一月之后，无论是成绩不好、习惯不好、或是体格不好，同样斥退，补缴一个月的膳费。你们愿意不愿意接受这个条件。

全 队 （同声）愿意！

王老虎 好，今天下午，我教陈秘书替你们分配工作。

队 长 （又偷偷的看了一眼华小姐，十分胆怯的）我们的工作已经……

王老虎 （这一次他可看见了）注意！（着重的）今天下午，我教这里的陈秘书替你们分配工作。听清楚了没有？

队 长 听清楚了。

王老虎 还有。我这里不准抽烟，不准喝酒，不准赌钱，不准

恋爱。

〔所有的人都竖起耳朵，包括旁听的华小姐在内。

王老虎 这最后的一项，我要你们特别注意。这里不但禁止写情书，送表记，只要我看到哪一个人，一天到晚，唉声叹气，丧魂失魄，失头忘尾，我就将他军法从事，决不宽恕。

华 华 我可不可以代他们提出一个疑问？

王老虎 什么疑问？

华 华 就是你准许不准许年轻人结婚？

王老虎 这里仅是禁止恋爱，并不禁止结婚。

华 华 谢谢你的答复。

王老虎 现在举行宣誓。这里是印好的誓词。（将誓词一沓交给队长）

〔队长迅速的散给了全体队员。

王老虎 现在举行宣誓。一律举起右手。

〔学生一齐举起右手。训话人领导宣誓，受训人随读。

王老虎 “我愿意加入王家寨的义勇集团。”

全 队 “我愿意加入王家寨的义勇集团。”

王老虎 “忠实服务。”

全 队 “忠实服务。”

王老虎 “遵守纪律。”

全 队 “遵守纪律。”

王老虎 “并虔诚宣誓：”

全 队 “并虔诚宣誓：”

王老虎 “不抽烟！”

全 队 “不抽烟！”

王老虎 “不喝酒！”

全 队 “不喝酒！”

王老虎 “不赌钱！”

全 队 “不赌钱！”

王老虎 “不恋爱！”

全 队 “不恋爱！”

王老虎 “爱护中华民国！”

全 队 “爱护中华民国！”

王老虎 “抵抗敌人！”

全 队 “抵抗敌人！”

王老虎 “服从本寨长官命令！”

全 队 “服从本寨长官命令！”

王老虎 “此誓！”

全 队 “此誓！”

王老虎 完了。

〔学生放下手。

王老虎 收回誓词纸条！

〔队长迅速的收回誓词纸条，交给主帅。

王老虎 从现在起，你们是我的部下。（忽然的）立正！敬礼！

〔部下敬礼。

王老虎 （回礼）散队！（转回身，收检誓词纸条）

队 长 （教学生稍转了一点方向，面对华小姐。他站近到她的面前，使她注意）立正！敬礼！

〔全队向华小姐也敬了一礼，小姐连忙还了一礼。主

帅大惊回头，无可奈何。

队长 散队！

〔队长领导全体学生走出。小姐关上了门。〕

华 华 你刚才的样子真可爱！好，他们的事情也解决了。现在轮到你了。你的主意拿定了没有？

王老虎 我的主意拿定了没有？我有什么事情要拿定主意？

华 华 刚才你看到了，我并没有要求他们向我致敬，这是他们自由意志的表现。他们已经把你当做他们的父亲，把我当做他们的母亲，所以你得早一点拿定主意。我已经给了你七天的考虑时间，也不知道给了你多少次的暗示，你始终没有勇气向我求婚！直到现在你还要让我先开口，你惭愧不惭愧？你还算是一个大丈夫，你这样的不能体贴一个女人！你明明知道，这是不可逃脱的命运，你没有勇气面对事实。就假定你把女人看做敌人，这也不是英雄对待敌人的办法。

王老虎 我并没有改变我立志不结婚的志愿。

华 华 你有理由不和旁人结婚，你没有理由不和我结婚。一个人可以终身不结婚，或许是因为找不到称心的对象，或许是因为害怕结婚的束缚。我们在三家店巧遇，可以说是姻缘撮合。我是落难，你是被捕，我们可以算得患难之交。你睡在两张破饭桌上，我住在一辆破汽车里，也勉强可以说是门当户对。你是一个无依无靠的男人，我是一个无依无靠的孤女。我没有父亲母亲，没有兄弟姐妹，你不用害怕。就是有，我也不会让他们依仗你的势力，在社会上为非作歹。你恐怕一个人有了太太，她就要管到她丈夫的闲事。是

的，所有的女人，除非她是一个庸才，没有不爱管闲事的。这有什么要紧？这全要看做丈夫的有没有出息。如果做丈夫的有出息，那末，她管得好，让她管；管得不好，就不让她管。如果不听劝说，给她一次教训，如果不受教训，给她一次惩罚。万一事情弄得不能收拾，到了最后关头，再无别法可想的时候，把她宰了就是了！

王老虎 把她宰了，这倒不错，我这完全和你同意。

华 华 你完全同意。（她亲热的走到他的身旁）这是不是就算是你向我求婚？

王老虎 （无法坚持）还有几个附带的条件。

华 华 我知道！不抽烟，不喝酒，不赌钱，不恋爱。还有别的没有？

王老虎 不奢侈，不虚荣，不做公债，不存私房，——

华 华 不生小孩！

王老虎 不生小孩？小孩是可以生的。

华 华 对了，小孩是可以生的，因为生小孩男人不痛不痒。还有什么？

王老虎 爱护中华民国。

华 华 爱护中华民国，这是应该的。

王老虎 抵抗敌人。

华 华 抵抗敌人，这也是当然的。还有服从长官命令。

王老虎 不对，这一条要修正，改为：服从丈夫命令。

华 华 对啊！服从丈夫命令。还有没有？

王老虎 没有了。

华 华 你现在是不是正式向我求婚，附带这一大堆的条件？

王老虎 对！

华 华 好了，我现在正式答应你的求婚，我接受你这一大堆的条件。我只要找到真正爱我的人，我什么条件都接受！

王老虎 你相信我是真诚的爱你，你达到了最后的目的，你得到了最后的胜利，你应该得意了。

华 华 我的目的是达到了，我有什么得意？你以为结婚对于女人不是一种牺牲吗？男人也许牺牲了一点自由，女人牺牲了整个自由，说不定牺牲了她的生命！不过女人总是情痴，她只要真正爱上了一个男人，她就不顾一切，什么都情愿牺牲了。最后胜利，这对于我有什么稀奇？我从来没有失败过。我一向把所有可以结婚的男子，都看做我的票友丈夫。我愿意哪一个下海，我就立刻可以和他结婚。不过——不过，我万想不到我会做一个压寨夫人，还要宣誓，服从丈夫的命令！

王老虎 （被最后一句话触动，他想玩笑的试一试他的权威。忽然的高声）立正！

〔未婚妻倒真的吓了一跳。赶紧的遵守盟誓，面对了未婚夫立正。

王老虎 敬礼！

〔未婚妻早已恢复了她的神智，她倒也把手放到眉边，行了一个军礼。但接着就将手移到额上，装作头昏欲倒的样子。未婚夫赶紧向她走去，她恰恰倒在他的怀里。

华 华 你把我吓坏了，你不应该这样的吓我。

王老虎 吓你？我把你宰了！

华 华 （靠在他的怀中）那我可快活死了！

〔未婚夫情不自禁，将她紧抱，热烈的吻着。

——幕 下

尾 声

(全部歌唱)

妙峰山碧云寺的大雄宝殿。布成了结婚的礼堂。

启幕时，新郎、新娘立在台的中央。来宾分列在两旁。来宾中有全部学生队、郭家夫妇、司机阿祥夫妇、陈秘书和其他山寨的部属和人民代表。学生队男女分列两边。新娘头戴花冠，身披白纱，颈上戴了一面轻巧的方枷。新郎著军服，脚上著长筒马靴，腿上高高地戴了一副美丽的脚镣。

新郎对新娘独唱

我是一个留学英国的学生。
我是景山大学的一个教授。
因为教授的待遇，比不上一个车夫，
我牺牲了教授的头衔，放弃了教书的任务。
我来到了妙峰山的山寨，创下了伟大的事业，
——需要帮助。
我附带条件，请求你答应，你肯做我的新妇。

新郎向新娘行了一个求婚礼。

新娘对新郎独唱

我是一个电影界的明星。
我是一个话剧界的主角。

因为不愿陪大人物打牌，伴小白脸跳舞，
我爱上了死人和伤兵，我变成了一个看护。
我来到了妙峰山的山寨，看到了你伟大的事业，
——需要帮助。
我接受你的任何条件，只要你答应，你肯做我的丈夫。

〔新娘走到新郎前答了一礼。

新郎、新娘合唱

我们是门当户对。
我们是患难之交。
我们将妙峰山的大雄宝殿，用做我们的礼堂，
挽了手臂（挽手臂）我们就变成了新郎新娘。
我们不选吉日，不择良辰，
不拜天地，不祭鬼神。
我们没有介绍，没有主婚。
我们敬谢来宾，做了我们的结婚的证人。

〔新郎新娘走至台前，向观众一鞠躬。

学生队男生合唱

他是一个爱国的志士。
他是一个抗战的英雄。
他是妙峰山山寨的一个寨主。他有一个菩萨的心肠。
他是战场上的一只猛虎，他是女人面前的一只驯羊。
他遇见了第一个女子，就被系住在她的裙带。
他还说，他只是为的结婚，他不懂得恋爱。

学生队女生合唱

她是一个女中的豪杰。

她是一个巾帼的英雄。

她是一匹不羁的野马。她是美丽的鲜花——
一朵。

她来到了妙峰山的山寨，她变成了一个“票友”。

她夸口说，世间所有的男子都是她的俘虏，——

她从未失败。

她现在竟同意结婚，她并且答应了不再恋爱。

学生队男女合唱

他们一个是我们的严父。

一个是我们的慈母。

前天在三家店的店中，匆匆一见，他们就心心
相许。

今天在妙峰山的大雄宝殿，果然，他们结成了
终身的伴侣。

我们庆祝他们的幸福。我们自己也感到愉
快。可是我们必须牢记，我们的寨主，他只许我
们年轻的人结婚，他不许我们年轻的人恋爱。

（男女学生各伸食指互相警告）

我们必须牢记，我们的寨主，他只许我们年轻
的人结婚，他不许我们年轻的人恋爱。

全体合唱

我们是中华民族的同胞。

我们是中华民国的民众。

我们是妙峰山山寨的同志。——义勇集团。

要求抗战的胜利，我们知道，必须要全体动员。

世界是一个舞台。

结婚是一出喜剧。

为了振作精神，在这抗战的期间，

我们合唱这一出喜剧的团圆。

——幕下·全剧完

附 录

戏剧春秋月刊社一九四一年十一月初版扉页上的题词

献给

国立北京大学，并纪念

蔡子民先生。在他的直接领导之下，我替国家社会服务近二十年，从未厌倦。

戏剧春秋月刊社一九四一年十一月初版上的前言

前 言

一

这一篇剧本里的人物和情节，完全是凭空虚构。这是一篇喜剧。一篇喜剧，是少不了幽默和夸张的。剧词之中，对于社会的各方面，也多少含有讽刺的意味。可是这些讽刺都是善意的，都是热忱的。我希望聪明的读者和将来的考据家，不要牵强附会，深文周纳。

二

这一篇剧本如果荣幸的被导演家看中，愿意排演，我以著者的资格在此声明：如果排演是属营业性质，我要求售票总收入百分之十，或每场至少国币三百元的版税。排演如属公益性质，我愿意将应得之版税，用著者的名义，悉数捐助。我的志愿是要提高文艺作品的价格，为埋头从事文艺的人谋正当的独立的光荣的维持生活的途径。“千里马骨”，“请从隗始”。我希望开明的舞台经理，相信道义，尊重著作人的权利，清高的批评家，调整他们对于做人的观念，不要笑我贪鄙。

戏剧春秋月刊社一九四一年十一月初版上的尾声又一设想

尾 声

又一星期的清晨。妙峯山碧云寺大雄宝殿的一部分。今天的整个大雄宝殿是用作结婚的礼堂。因为仅是宝殿的一部分，所以我们看不见礼堂的全部。我们看到的只是几根朱红圆柱和朱红的长格窗户。窗户的位置在台的后面与右面。在礼堂的各种点缀品中，我们也只看到柱子上牵挂着的国旗和纸彩，和地上铺的狭狭的一条红毡。地上的红毡，不仅是供新人步履，同时规定了新人进出的路线。路线是由台的后左角起，由左向右。到中央，向左转，变成由内向外，到台前，向右转，又变成由左向右。然后走进后台。所以我们有机会看到新人的侧面和后面。除了物质的点缀品之外，台的右边沿窗户，排列着学生投效队，后面如嫌空虚，可排乐队（至少一架钢琴）否则乐队可以放在后台。

幕启后，我们除了看见上述的点缀人物之外，我们先听到赞礼官的声音。

赞礼的声音 新郎新娘向证婚人一鞠躬！证婚人退！新郎新娘向来宾一鞠躬！礼成！新郎新娘退！奏乐！

〔乐队奏婚礼进行曲。在奏乐的中间，阿祥、小苹果，郭士宏，谷师芝，陈秘书从台的后左角走进，站在台

的后面等看新人。小苹果挽了阿祥的手臂。乐曲快完时，新郎（王老虎）新娘（华华）缓步沿着红毡路线走进。新娘头戴花冠，身披白纱，左手执花球，右手挽着新郎的手臂。新郎着军服，胸前佩带鲜花。脚上着长筒马靴。新人除了普通装束之外，新郎的腿上高高的戴了一副美丽的脚镣。新娘颈上戴了一面轻巧的方杨。新郎新娘从学生队前经过。

学生队队长（向队伍）立正敬礼！

〔队伍向新郎新娘敬礼。新郎新娘一面走，一面答礼。从新郎新娘两人答礼的态度上看去，新娘似乎已俨然山寨之主。

〔新郎新娘沿路线从台的前右角走进，同时乐曲完毕。

——幕下·戏亦完毕

孟 丽 君

前 言

剧本《孟丽君》是一个话剧，是一个历史剧，是一个喜剧。

一个剧本，全是说话，没有歌唱、没有舞蹈、没有音乐，如果不是话剧，它还能是什么？这还用得着说明吗？不，剧本《孟丽君》有不同于一般话剧之处。在形式上，剧中人穿的是中国旧戏的戏装，走的是中国旧戏的台步，说话的语调是旧戏宾白的语调，词汇也适当地采用了旧戏的俗套，例如“赐座”、“谢座”、“未曾远迎，当面恕罪”等等；更突出的是场面采用了旧戏的象征手法，例如有看不见的门墙和台阶，有酒无肴的筵席，有鞭无马的驰骋等等。然而在刻画人物的个性方面，它用的是话剧分析、精细的工笔，而不是中国旧戏所用的抒情、写意的泼笔；因此，剧本《孟丽君》，尽管形式上有以上所说的类似中国旧戏的种种，在风格上，是一个话剧而不是一个仅有宾白的中国旧戏。

什么是历史剧？最近报刊上正在争鸣。一部分人认为必须是历史上的真人真事才是历史剧，另一部分人认为完全虚构的古代可能有的人和可能有的事也应该算是历史剧。我有一个和事佬的意见，即把历史剧分成两类：真人真事的称真实的历史剧，完全杜撰的称虚构的历史剧，二者都可简称历史剧。只是在这个意义上，我说剧本《孟丽君》是一个历史剧，而不是对

争论这个问题的某一方表示支持。其实，剧本《孟丽君》能不能叫作历史剧，没有关系，我要说明的只是：虽然孟丽君是一个虚构的人物，但《孟丽君》戏剧，都是根据清乾隆年间女诗人陈端生写的《再生缘》弹词改编的。把洋洋数十万言的弹词编成在两三小时之内可以在舞台上演完的戏剧，故事的情节不得不有所删节。我写剧本《孟丽君》之前曾阅读了《再生缘》弹词，参考了几种可能得到的《孟丽君》地方剧剧本，更值得提及的是1959年在我访问越南的时候看到越南改良戏《孟丽君脱靴》，剧本和演出给了我很大的启发。这些中国地方的和越南的“孟丽君”戏剧对于《再生缘》中情节都作了不同的删节。但话剧《孟丽君》不仅删得很多，而且也改得很多。诗人有知，幸恕唐突！

什么是喜剧？最近也在报刊上读到剧论家讨论这个问题的文章。他们对于喜剧的构成——即必须有什么、要怎样，才构成喜剧，确有不同的意见。但对于一点，我相信他们的意见是一致的，即喜剧与闹剧有别。年仅几岁的孩子们可以欣赏闹剧，而很难欣赏喜剧；为什么？能不能这样说呢：闹剧是一种感性的感受，喜剧是一种理性的感受；感性的感受可以不假思索，理性的感受必须经过思考，根据观众各人自己的生活经验，通过演员的表演，而和剧作家发生共鸣？闹剧只要有声有色，而喜剧必须有味；喜剧和闹剧都使人发笑，但闹剧的笑是哄堂、捧腹，喜剧的笑是会心的微笑。剧本《孟丽君》是按喜剧的要求写的，虽然其中有近乎闹剧的场面，但它们应该是喜剧的有机组成部分而不是胡闹。如果剧本《孟丽君》有上演的荣幸，希望不要强调这些近乎闹剧的场面，不要追求人物动作的滑稽，更不要加添噱头，而把它演成一个闹剧。

人 物

孟丽君——扮男装后，化名郦君玉。

孟士元——孟丽君的父亲。

荣 兰——孟丽君的侍女，扮男装后，化名荣发。

荣 升——孟家老年仆人。

于 忠——丞相府仆人。

皇甫少华——孟丽君的未婚夫。

皇甫敬——皇甫少华的父亲。

尹夏贞——皇甫少华的母亲。

王 瑞——皇甫家老年仆人。

梁 鉴——尚书。

刘 捷——皇帝的丈人。

魏 瑾——皇太后的哥哥。

皇 帝——聪明、调皮，照例被宫廷环境腐蚀了的年轻人。

皇 后——娇生惯养了的贵族年轻女子。

皇太后——有经验有智慧的老年夫人。

权 昌——太监总管。

太监、侍卫、宫女等。

序 幕

(用哑剧形式，在较幽暗的灯光下，隔一层纱幕演出)

第一 场

幕启。皇甫少华从台右上场(左右以台为标准)，策马(马鞭象征)奔驰荒野，来到孟家花园后门，下马敲门。孟家的一个老年仆人从台左上场，开门纳客。皇甫少华紧张地从怀中取出一封书信，要仆人送与他家小姐孟丽君，并要求和她一见。老仆接了书信，替客人系了马，把他请进一间小屋中下场；自己带着书信，从台左下场。台灯熄灭，转景到——

第二 场

孟丽君在卧房中对镜描画自己的画像。侍女荣兰站在一旁观看。老仆从台右上场，送上书信。孟丽君读信大惊，决定依从信中所献计策，和侍女一同化装潜逃。她把信的内容告知侍女，教她即刻依计行事，教老仆急将书信送给夫人。老仆和侍女一同从台右下场。孟丽君匆匆描完画像，把它卷好。侍女抱了一包男人服装从台右上场。主婢两人急忙除下头面，扮成男装，一同从台右下场。台灯熄灭，转景到——

第三场

孟丽君带着画轴，随老仆从台左上场，走进花园。老仆从小屋中请出皇甫少华，自己退出花园，从台左下场。孟丽君和皇甫少华相见，悲喜交集，互诉情衷，最后，两人跪地对天盟誓，永不相弃。荣兰拿着一个包袱，从台左上场，隐在远处静观。后台发出从远处传来的马蹄声。孟丽君急将画轴交付对方，并催他速逃。皇甫少华自己牵了马，从花园后门走出，上马下场。侍女走出，同时老仆牵了两匹马上场。人声鼎沸，老仆交出马鞭，走出后门探看，回身催促小姐速走。孟丽君和侍女牵着马，走出后门，上马下场。台灯熄灭，转景到——

第四场

一群士兵，手执兵器，押着孟家家小过场。

——幕落·序幕完

正 剧

第 一 幕

时 间 五年之后。

地 点 金銮殿上。

布 景 台的中央靠后，一个宝座，两旁共设五个大臣的座位。

幕 启 太监权昌和一个小太监引导皇帝从台右上场。皇帝走到台前。

皇 帝 做个皇帝样样好，就是怕坐朝。可喜的是有一个年轻的丞相有主意，可恼的是几个年老的大臣爱争吵。

（登上宝座）

权 昌 万岁临朝，两厢文武将相，有事出班启奏，无事卷帘退朝。

〔魏瑾、郦君玉（孟丽君的假名）、梁鉴、刘捷、皇甫敬鱼贯上场。〕

魏 瑾 臣魏瑾……

孟丽君 臣郦君玉……

梁 鉴 臣梁鉴……

刘 捷 臣刘捷……

皇甫敬 臣皇甫敬……

五人一齐 （面对皇帝）……恭请圣安，愿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皇帝 平身。

五人一齐 谢万岁。

皇帝 赐座。

五人一齐 谢座。（五人分别坐到自己的座位上）

皇帝 有事速启奏，无事早退朝。

孟丽君 （起立）臣郾君玉启奏，有经武将军皇甫少华，前年奉旨率领三军，征讨南蛮，苦战经年，大破蛮兵，蛮酋降服，边疆安宁，现班师回朝复旨。

皇帝 那年轻状元，他回来了？

孟丽君 他回来了。（坐下）

皇帝 （向魏）太师，今日这少年将军得胜回朝，倒教朕想起一件往事来了。想他当年请纓之时，曾有一位大臣说他少年英俊，足智多谋，堪当大任。这位大臣是谁啊？

魏 瑾 郾丞相。

皇帝 （向孟）丞相眼力高强，超人一等，可敬可佩。

孟丽君 陛下夸奖了。

皇帝 那时还有一位大臣说他少不更事，不可任用。这位大臣是谁啊？

〔大家向刘捷注视。〕

刘 捷 （起立，窘迫地）微臣昏庸愚昧，诚惶诚恐。（坐下）

皇帝 （笑）哈哈。（向皇甫）皇甫卿，……

皇甫敬 （起立）万岁。

皇 帝 你生的一个好儿子。

皇甫敬 此乃天子洪福，小儿乳臭未干，侥幸得胜，岂敢贪天之功。（坐下）

皇 帝 年轻之人建立了这样的大功，朝廷应该赏他一件称心之物，封他一个得意之官。（向魏）太师，赏他何物？

魏 瑾 蟒袍玉带，赐酒庆功。

皇 帝 好主意。（向孟）丞相，封他什么官？

孟丽君 京师提督都元帅，统领御林军，保护圣驾。

皇 帝 好主意。（向其他大臣）还有什么？

梁 鉴 （起立）赐婚成亲，给恩假一月。

皇 帝 什么，赐婚成亲？这要有一个女子才行。丞相，你有什么主意？

孟丽君 这个……

梁 鉴 启万岁，微臣小女如玉，曾由国丈为媒，许配了皇甫将军。（坐下）

皇 帝 原来如此。好，有了你的女儿，那就不用丞相费心了。我看，有些什么，（屈指计算）赐酒庆功，赏赐蟒袍玉带，官封京师提督都元帅，外加一个千金小姐，洞房花烛，好好好。（向权）宣皇甫将军上殿。

权 昌 （走到台前，高声）万岁有旨，宣经武将军皇甫少华上殿。

〔皇甫少华从台右上场，英武地走到皇帝的面前。

皇甫少华 臣皇甫少华见驾。（跪在地上，任皇帝向他细看）

皇甫敬 （从旁向外行的儿子指教，轻声）恭请圣安，……

皇甫少华 （接受指教）恭请圣安。

皇甫敬 ……愿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皇甫少华 愿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皇帝 平身。（皇甫敬用手指示，教儿子起立。皇甫少华起立）赐座。

皇甫敬 （再一次提词）谢座。

皇甫少华 谢座。

〔小太监从幕后取出一张椅子，放在大臣末座之下。

皇甫少华兴奋愉快地、庄严而有信心地坐到位上。

皇帝 皇甫将军，你打了胜仗，立了大功，可喜可贺。今日班师回朝，朕赐你御酒庆功。

皇甫少华 谢万岁。

皇帝 （向丞相）有劳丞相把盏。

〔小太监从幕后端出一个木盘，盘中放着一把酒壶，一只酒杯，走到台前。丞相下位走来，向杯中斟了酒。皇甫少华走来，拿起酒杯，豪爽地一饮而尽，放回杯子，觉得丞相有点面善，向他凝视。丞相急忙偏过头去，走回原位。

皇甫少华 谢万岁美酒。

皇帝 皇甫将军，……

皇甫少华 万岁。

皇帝 朕赐你蟒袍玉带。

〔皇甫少华，考虑了片刻之后，顽皮地不声不响。

皇甫敬 （替儿子着急，轻声向儿子）快快谢恩。（儿子向他摇头）

皇帝 皇甫将军，你谢朕美酒，为何不谢蟒袍玉带？

皇甫少华 臣不要蟒袍玉带。

皇帝 不要蟒袍玉带，你要什么？

皇甫少华 赐臣一道诏书，胜似蟒袍玉带。

皇 帝 什么诏书，要它何用？

皇甫少华 一道诏书，昭雪一位忠臣全家大小的清白之冤。

皇 帝 什么，有一位忠臣全家大小遭受了清白之冤吗？快快讲来。

皇甫少华 五年之前，南蛮酋长率领大兵十万，侵犯我国疆土。云南总督孟士元，率领本地人马，抵抗强敌，屡建奇功，不幸一日中敌奸计，身陷重围，受伤，坠马被擒。云南巡抚彭泽，嫉贤妒能，挟嫌陷害，奏闻朝廷，说他私通外国，投降敌人。朝廷不察，将他全家大小拘囚监禁。这次敌酋投降，得知总督孟士元被擒之后，威武不屈，宁死不降。敌人无法，将他关在一个监牢之中，从事劳役。敌人投降之后，立将总督释放送回，优礼备至。不想总督全家大小，至今还囚在牢狱之中，岂不是个清白之冤么？

皇 帝 有这等事？即着丞相查复，如有冤情，明令昭雪。

皇甫少华 谢万岁。

皇 帝 忠臣受冤，理应昭雪；将军有功，不可无赏。朕照赐蟒袍玉带。

皇甫少华 谢万岁。

皇 帝 加封京师提督都元帅之职。

〔皇甫少华又一次不声不响。〕

皇甫敬 （再轻声向儿子）谢恩。（儿子再一次向他摇头）

皇 帝 皇甫将军，你谢朕御酒，谢朕蟒袍玉带，为何不谢封官。

皇甫少华 臣不要封官。

皇 帝 不要封官，你要什么？

皇甫少华 臣愿将功折罪。

皇 帝 将功折罪，你有什么罪？

皇甫少华 总督孟士元虽未降敌，却打了败仗，曾损兵折将，回朝之后，他将面圣请罪。臣愿将己之功，折彼之罪。

皇 帝 （向大臣们）可有此例？

孟丽君 总督孟士元乃国家之元勋，平日尽忠报国，爱民如子，疆场之上，一朝失算，为敌所乘，情有可原。皇甫将军爱戴元勋，尊敬长老，愿以少年之功，为长者折罪，其志可嘉。可以准奏。

刘 捷 啊，丞相差矣。古今法律，只准子赎父罪。经武将军打了胜仗，果然有功，乃皇甫家之功。云南总督损兵折将，果然有罪，乃孟家之罪。皇甫家之功，怎能折赎孟家之罪？

皇 帝 皇甫将军，古今法律，只有为人子者才能为父赎罪。

皇甫少华 启奏万岁，总督孟士元是臣的岳父，臣是他的女婿，女婿对岳父有半子之谊。

梁 鉴 （惊异）唉唉唉，慢来慢来。你说什么？

皇甫少华 女婿对岳父有半子之谊。

梁 鉴 唉，我问的不是半子之谊，我问的是谁是你的岳父。

皇甫少华 总督孟士元是我的岳父。

梁 鉴 你说总督孟士元是你的岳父？

皇甫少华 正是。

梁 鉴 那我是……我是你的什么啊？

皇甫少华 这……这我不知道。

梁 鉴 令尊大人在此，问了他，你就会知道。

皇甫少华 （向父亲）爹爹，这位大人，他是儿的什么？

皇甫敬 梁大人已将他的爱女梁如玉许配我儿，因此他就是我儿的岳父。

皇甫少华 何人作媒？

皇甫敬 国丈刘大人作媒。

刘 捷 （插话）正是老朽作的好媒。

皇甫少华 何时礼聘？

皇甫敬 一年之前，我儿出征之时。

梁 鉴 啊，贤婿，你这就明白了。适才老夫已启奏万岁，为贤婿与我女赐婚成亲，万岁准奏。贤婿你快快谢恩。

皇甫少华 梁大人，——

刘 捷 （代他改正称呼）“岳父”。

皇甫少华 梁大人，小侄……

刘 捷 “小婿”。

皇甫少华 小侄自幼即与孟总督之女订有婚约，不能另聘他人。

魏 瑾 皇甫将军，那孟总督之女，她叫什么名字？

皇甫少华 总督之女名叫孟丽君。

魏 瑾 原来就是孟丽君，可贺可喜，可喜可贺！

皇 帝 太师为何这样欢喜？

魏 瑾 唉呀，陛下有所不知，那孟丽君既有闭月羞花之貌，更有锦心绣口之才，真乃女中豪杰，巾帼英雄，得与皇甫将军匹配，正是珠联璧合，再由万岁赐婚，更是锦上添花，岂不可喜可贺？

刘 捷 啊，太师差矣。那孟丽君乃是犯人之女，怎能由万岁赐婚与皇甫将军成亲？

魏 瑾 国丈差矣。总督孟士元被奸臣挟嫌诬害，乃是一个冤

狱。他的女儿孟丽君怎能说是犯人之女？

刘 捷 太师差矣。那孟丽君即使不算是犯人之女，她自身有罪。

魏 瑾 她有何罪？

刘 捷 官府捉拿之时，她闻风潜逃，至今逍遥法外，岂不是自身有罪？

魏 瑾 总督家小被缉，乃是一个冤狱。

刘 捷 冤狱可以申诉，潜逃就是犯罪。

魏 瑾 唉，冤狱潜逃，分明无罪。你怎能把它说成有罪？

刘 捷 唉，不服王法，分明有罪。你怎能把它说成无罪？

魏 瑾 无罪无罪。

刘 捷 有罪有罪。

皇 帝 （向国丈）有罪？

刘 捷 有罪。

皇 帝 （向太师）无罪？

魏 瑾 无罪。

皇 帝 （向丞相）丞相指教。

孟丽君 从前有一孔门弟子，名叫曾参。当父母举杖责罚之时，曾参小杖则受，大杖则走。同是父母责罚，为何应付不同？诚以小杖体轻，受之无伤，大杖体重，可以致死。受杖致死，是加重父母之过；推此及彼，冤狱受刑，是加重朝廷之过。因此圣人垂教后世，孝子事亲，大杖可走；忠臣事君，冤狱可逃。总督受诬，乃是一个冤狱，其女孟丽君潜逃冤狱，自身无罪。

梁 鉴 丞相，孟丽君有罪也好，无罪也好，我的女儿既已许配皇甫将军，她是不能另许他人的呀。

刘 捷 合情合理。万岁应赐婚皇甫将军与梁如玉成亲。

皇甫少华 丞相，孟丽君有罪也好，无罪也好，我与孟丽君自幼订婚，除了孟丽君，不管是哪家的丫头，我是不要的呀。

魏 瑾 有情有义。万岁应赐婚皇甫将军与孟丽君成亲。

皇 帝 丞相，赐婚成亲，只要有一个女子就够了；如今有了两个，还得由你出个主意才行。

孟丽君 皇甫将军与孟家的婚约在前，如有孟丽君，万岁赐婚，皇甫将军与孟丽君成亲；梁家小姐由万岁代选佳婿。如无孟丽君……（犹豫）

刘 捷 怎样？

孟丽君 万岁赐婚，皇甫将军与梁如玉成亲。

皇甫少华 丞相，使不得，使不得。除了孟丽君，我决不和其他女子成亲。

皇甫敬 儿啊，万岁赐婚，我儿是不能违旨的啊。

皇甫少华 违旨将怎样？

刘 捷 为大臣者，欺君者杀，违旨者斩！

皇 帝 丞相主意公平，如有孟丽君，朕赐婚皇甫将军与孟丽君成亲；如无孟丽君，朕赐婚皇甫将军与梁如玉成亲。
——啊丞相，你说了如有孟丽君，丞相你可知道，孟丽君她现在在哪里？

孟丽君 这个……

皇甫少华 陛下，臣愿弃官将她寻找，即使走遍海角天涯，也定要把她找到。

刘 捷 如果孟丽君一年不见？

皇甫少华 我找她一年。

刘 捷 如果十年不见？

皇甫少华 我找她十年。

刘 捷 如果一辈子不见？

皇甫少华 我就找她一辈子。

刘 捷 梁家小姐怎样？

皇甫少华 那是她的事。

梁 鉴 真是岂有此理！

孟丽君 大人不必气恼，孟丽君是用不着去寻找的啊。

魏 瑾
刘 捷 不去寻找，怎样成亲？

孟丽君 可由朝廷通令各府州县，张贴黄榜，赦免孟丽君潜逃之罪，命她投案自首，也就是了。

刘 捷 倘若孟丽君竟不投案自首，又怎样呢？

孟丽君 这个……啊唉，给她一个限期，也就是了。

皇 帝 限期多久？

刘 捷 限期一月。

魏 瑾 太短太短。

皇 帝 太师之意？

魏 瑾 限期一年。

刘 捷 太长太长。

皇 帝 （向魏）两月？

〔以下的问答迅速。

魏 瑾 太短太短。

皇 帝 （向刘）半年？

刘 捷 太长太长。

皇 帝 （向魏）三月？

魏 瑾 太短太短。

皇 帝 （向刘）四月？

刘 捷 太长太长。

皇 帝 （不耐烦地宣判）一百日。退朝。（即刻下位，从台左下场。太监们跟随一同下场）

〔魏瑾从台左下场，孟丽君跟在他的后面，走到台的左边，停步转回身。梁鉴、刘捷、皇甫敬从台右下场，皇甫少华没精打采地跟在他们的后面。当他将要下场的时候，孟丽君将他叫回。〕

孟丽君 皇甫将军请回。（皇甫少华走回）恭喜将军。

皇甫少华 唉呀，丞相，你、你、你害了我了啊。

孟丽君 将军为何说出这样话来？

皇甫少华 丞相啊，我和孟丽君自幼情投意合，相亲相爱。我二人曾对天盟誓，生则同衾，死则同穴。我怎能和那梁家的丫头结婚？

孟丽君 啊！将军不必担心，孟丽君她会出面的啊。

皇甫少华 孟丽君她会出面的？

孟丽君 会出面的。

皇甫少华 丞相你有把握？

孟丽君 我……我有把握。想那黄榜一出，天下皆知，那孟丽君怎能不闻不见？将军对她如此多情多义，那孟丽君决非背信弃义之人，哪有不与将军早谐花烛之理？

皇甫少华 丞相啊……（摇头）

孟丽君 将军为何摇头，难道你还信她不过么？

皇甫少华 孟丽君多情多义，哪有不信之理？我怕的是……

孟丽君 怕什么？

皇甫少华 双亲遭受冤屈，度日如年；自己只身潜逃，举目无亲，一定悲忿交集，忧心如焚，只怕她……她……她已与世长辞了啊。

孟丽君 啊唉，双亲之冤未申，鸾凤之愿未酬，她怎能死去？

皇甫少华 噢，她不会就死去的？

孟丽君 她不会就死的。

皇甫少华 丞相，你有把握？

孟丽君 我……我有把握。

皇甫少华 （直到现在，他才正视丞相，突然地）丞相，莫非你……（丞相一惊）……有她的消息么？

孟丽君 （虚惊之后，急思逃脱）如有消息，定将奉告。将军等——待——佳——音。（转身匆匆从台左下场）

皇甫少华 （怔了片刻之后，茫然地）等——待——佳——音？

——幕 落

第 二 幕

时 间 将近百日之后。

地 点 皇甫敬家中客厅。

布 景 台的后方中央有一卧榻，榻前挂两幅帷幔，两旁装着格子，格子前放着几张杌子，卧榻和格子后面是一走廊。台的中央两旁放着左右对称的两套茶几和椅子，茶几和椅子的后面分别放着两架宽屏风，各由六幅有字画的条幅联成。

幕 启 皇甫家的一个老年仆人王瑞，从台右上场，走到台前，跨进客厅。

王 瑞 （向后台）有请老爷。

皇甫敬 （从台左格子后上场）王瑞，你回来了。书信可曾送到？

王 瑞 书信已经送到。丞相即刻前来。

皇甫敬 丞相可曾传你问话？

王 瑞 丞相问起，将军生的什么病，病了多少时日，曾否延医诊治。

皇甫敬 你是怎样回答的呢？

王 瑞 老汉说，将军卧病半月有余，并未延医诊治，因此不知生的是什麼病。丞相又问，为何不延医诊治。老汉

说，只因京城之内，缺少名医。丞相医道高明，去年替我家老夫人医治咳嗽，至今旧病未发，因此敢再来惊动丞相。

皇甫敬 王瑞，你这几句话回得好，回得好。快去请夫人、公子前来。

〔王瑞从台右下场。皇甫敬在屋内踱了几步之后，坐在左边椅上。皇甫夫人尹良贞和儿子皇甫少华一同从台右上场。〕

皇甫敬 夫人请坐。（皇甫夫人和儿子坐在对面椅上）啊夫人，写给丞相的书信已经送到。丞相就要前来。事到临头，我倒有些担心了。

皇甫少华 爹爹担心什么？

皇甫敬 担心弄巧成拙，丞相恼怒，责我戏弄大臣之罪，为父担当不起。

皇甫少华 爹爹放心，孟丽君与孩子自幼情投意合，相亲相爱。今日骗她前来，也是为了早结伉俪；哪有恼怒之理？

尹良贞 儿啊，你总是说丞相就是孟丽君，为娘不信。

皇甫少华 母亲为何不信？

尹良贞 想那孟丽君乃是一个闺中少女，怎能位列三公，官封丞相，治国理民，井井有条？

皇甫少华 母亲，有条也好，无条也好，孟丽君她做了丞相，丞相就是孟丽君。

尹良贞 儿啊，如果丞相就是孟丽君，她为何不和我儿相认？
儿啊，你想过没有，那孟丽君她是否已经变心？

皇甫少华 孟丽君和孩子曾海誓山盟，决不变心。那日在金殿之下，她特把孩子叫回谈话，一腔热情，满面春风，

临行之时，嘱咐孩儿等待佳音，岂是偶然？

尹良贞 但是如今已事隔三月，为何毫无音信？

皇甫少华 正因孩儿不能再等，故而今日定了这一计策，骗她前来，要她露出马脚。一会儿她来到这里，爹爹和母亲必须要处处察言观色，帮助孩儿打破这个谜团。

尹良贞 儿啊，不是为娘夸口，察言观色，我比你父子都强。

皇甫少华 那就好了。（起立）爹爹母亲稍坐，孩儿去一去就回。（匆匆从台右下场）

尹良贞 老爷，你也太无用了。

皇甫敬 夫人，你怎么怪起老夫来了？

尹良贞 我说你太无用了。想你和丞相一同为官，已历时三载，你还看不出她是男是女，岂不是太无用了么？

皇甫敬 夫人，你错怪我了。

尹良贞 怎样说错怪你了？

皇甫敬 夫人知道，从前有一花木兰，女扮男装，从军一十二载，同营之人尚且不能识破；老夫和丞相一同作官，不过三载，倘若她果然是一女子，老夫未能识破，又何足为怪？

尹良贞 老爷你倒会替自己护短。

皇甫敬 夫人，等一会儿丞相就要前来，且看看你的本领如何。

尹良贞 老爷，你看好了，我是决不会把她轻易放过的。

〔皇甫少华，头扎头巾，腰系围裙，一手拿着孟丽君所赠画轴，一手扶在王瑞的肩上，以十足的病人姿态从台右上场。〕

尹良贞 儿啊，你怎么现在就装起病来了？

皇甫少华 防备丞相在座，不可防而不备，备而不防。（恢复

了常态)这是孟丽君替自己描的画像,临别之前,送给孩儿。母亲已看过多次。今日她本人就要前来,母亲把它再仔细看看。(送上打开了的画轴)

〔王瑞从台右下场。〕

尹良贞 (接了画像,擦净眼睛,看像)果然画得好。一会丞相到此,我一定要拿到她的面前,和她的面貌仔细地比它一比。

皇甫敬 唉呀,夫人这可使不得。

尹良贞 老爷放心,我不会使她恼怒的啊。(送上画像)老爷请看。(皇甫敬看了画像)老爷,你说这画像是不是丞相?

皇甫敬 一男一女,却有相似之处。(将画像交给儿子)

〔皇甫少华接过画像,把它挂在右边的一扇格子上。〕

尹良贞 儿啊,你把画像挂在那里,是何用意?

皇甫少华 母亲,你还猜想不出么?孩儿把画像挂在那里,丞相一进门来,就要看见。她若不是孟丽君,见到画像,必然漠不关心;她若真是孟丽君,一见画像,不能无动于衷,必然发生惊讶。爹爹和母亲藏在屏风之后,看到这般光景,就可断定她是孟丽君无疑了。

尹良贞 儿啊,那时节我可以叫她一声媳妇了吧?

皇甫敬 啊唉,那就太莽撞了。

尹良贞 太莽撞了么?

皇甫敬 太莽撞了。你要等到她叫了你婆婆之后,你才能叫她媳妇。

尹良贞 那我还是叫她丞相好了。

〔王瑞从台右上场。〕

王 瑞 丞相驾到。

皇甫敬 （欲走出客厅，迎接客人）

尹良贞 老爷，往哪里去？

皇甫敬 迎接丞相。

尹良贞 你和我到这里来。（把他拉向台右屏风，向王瑞）有请丞相。（指着卧榻，向儿子打了一个招呼，和丈夫一同走到屏风后面）

〔王瑞走出客厅，从台右下场。皇甫少华整理了一下画像，走到卧榻，在榻上躺下，放下帷幔。一会，王瑞领了丞相和荣兰一同从台右上场，走到台前，跨进客厅。荣兰背了一只药箱，跟在丞相的后面。丞相一见画像，心中一动，但力持镇定。〕

王 瑞 丞相请坐。待老汉通报。（从台左格子后下场）

〔荣兰发现了画像，十分惊奇，想引起丞相的注意，从后面拉了一下丞相的衣袖。丞相回头看到了她的紧张神情，用肘子把她捣了一下，要她警惕。丞相从台前走到右边的屏风面前，装着观看屏风上的字画，其实目光是斜在格子上的画像。她缓步沿着屏风向格子走去，走到画像之前，故意不看，而转向右边的屏风走去，从后向前，观看屏风上的字画。当她看完字画，似乎要从屏风的一边走向屏风的背后的时候，皇甫敬夫妇忙从屏风的另一边走出。〕

尹良贞 （突出地）丞相。

孟丽君 夫人。

皇甫敬 丞相驾到，迎接来迟，当面恕罪。（请她坐在左边的椅子上，自己坐在对面的椅子上）

孟丽君 下官来得鲁莽，大人海涵。（向夫人）夫人贵体安康？

尹良贞 （已经坐在对面的椅子上）托福托福。去年蒙丞相替我医病，至今感铭在心。

孟丽君 区区效劳，何足挂齿？

尹良贞 一年不见，看丞相象是消瘦许多了。（走到她的面前：仔细地逼视她的面貌）

孟丽君 （知其用意所在，大方地让她看足之后）夫人看下官怎么样？

尹良贞 丞相，你（自觉好笑）发福了。

孟丽君 托福托福。（向皇甫敬）大人见召，前来为公子看病，不知公子患的是什么病？

皇甫敬 这个……

尹良贞 我儿患的是思孟病。

皇甫敬 不错，思梦病，日有所思，夜有所梦。

尹良贞 丞相，我儿之病是为了孟丽君，他日间想的是孟丽君，夜间梦的也是孟丽君。我儿自幼与孟丽君相亲相爱，除了孟丽君，我儿誓不和其他任何女子婚配。万岁限期百日，命孟丽君投案自首，和我儿成亲。如今三月已过，孟丽君始终不见，我儿他就病了。丞相勉励我儿，教他等待佳音。丞相盛情可感，但画饼怎能充饥？

孟丽君 皇甫将军多情多义，可敬可佩！

尹良贞 啊！丞相，你见过这位孟丽君没有？

孟丽君 （少顿）从未谋面。

尹良贞 丞相，她可长得好呢？我家现有她的画像一幅，——挂在那边的就是。丞相请过来一看。（走到她的面前，

要她起来，跟着她去看画像。丞相被迫跟着她走到自己的画像前观看画像。皇甫敬也跟着走去。反复几次地比较了画像和丞相的面貌之后）丞相，你看这画像怎样？

孟丽君 画得好。夫人看这画像怎样？

尹良贞 画得象。

孟丽君 （向皇甫敬）画得好。

皇甫敬 画得好。

尹良贞 （向丈夫以目示意）画得象。

皇甫敬 （点头示意）画得象。

尹良贞 相信了吧？

皇甫敬 相信了。

尹良贞 不怀疑了吧？

皇甫敬 不怀疑了。（急欲转换话题）丞相请坐。

〔大家走回原位。

尹良贞 （叹息）唉，可惜啊可惜。

孟丽君 夫人可惜什么？

尹良贞 这位闺秀生得如此美丽可爱，可惜没有良心。

皇甫敬 夫人，你——

孟丽君 夫人为何说出这样的话来？

尹良贞 孟丽君与我儿自幼订婚。她两人曾对天盟誓，永不变心。不想孟丽君贪图富贵，竟将我儿中途抛弃，岂不是没有良心么？

孟丽君 夫人，你错怪好人了。

皇甫敬 是啊，你错怪好人了。

尹良贞 怎么，我错怪好人了么？

孟丽君 孟丽君乃是一个血性女子。皇甫将军对她情深似海，恩重如山，她一心一意，只想报答恩情，她是决不忘恩负义的啊。

皇甫敬 丞相说的是，你错怪好人了。

尹良贞 我错怪好人了。我……我……我。

皇甫敬 太莽撞了。

尹良贞 太莽撞了。丞相恕罪。

孟丽君 夫人，皇甫将军卧病在床，他现在哪里？

尹良贞 啊呀，不是丞相提起，我倒忘怀了。快快请过来看病吧。

〔尹和丈夫一同把格子前的两张杌子移到榻前。皇甫敬拿出了一本线装书，放在一张杌子上，作医生按脉之用。夫人请丞相坐在另一杌子上，替病人按脉。她拉开一幅帷幔。

皇甫少华 （装作病人姿态，挣扎坐起，一见丞相，如逢故旧，惊呼）孟丽君！

〔在场之人同吃一惊。丞相立即恢复了常态。荣兰从地上捡起从肩上滑到地上的药箱。

皇甫敬 儿啊，是丞相啊。

尹良贞 儿啊，她——是丞相啊。

皇甫敬 丞相，我儿卧病多日，神志不清，丞相海涵。

尹良贞 丞相，你看我儿神志清是不清？

〔丞相不答，给了她一个会心的微笑，点了一点头，然后教病人躺下，替他按脉。皇甫敬夫妇回到椅子上坐下。荣兰站在丞相的身后。丞相按脉不到半分钟，皇甫少华乘机把丞相按脉的一只手握住，使劲向身边

拉拢。荣兰见情，忙走到丞相的前面掩护，不让皇甫敬夫妇看见这番光景。尹良贞却早已看见，向丈夫暗示回避，两人偷偷地从台右下场。丞相摆脱了暗中的拉扯，起身走回到茶几，取了药箱，从箱内取出一包药。皇甫少华把另一帷幔拉开，转身坐在榻沿上，站起身，见荣兰在场，又复坐下。丞相坐在椅上检视包中的药，重行把药包好。荣兰收拾了药箱。

皇甫少华 丞相，我生的是什么病？

孟丽君 皇甫将军，你生的是——急性病。数日之后，幸逢太后诞辰，人逢喜事精神爽，胸怀宽，太后诞辰一过，可保将军心旷神怡。

皇甫少华 你用的是什么药？

孟丽君 家藏上等云南普洱茶，强心、舒气、消食、解渴。

皇甫少华 还需要不需要其他药味配合？

孟丽君 不需要其它药味配合。

皇甫少华 既然如此，那药箱还有何用？

孟丽君 （知其言外之意，迟疑了一下之后）那药箱是用不着了。（向荣兰）去到前厅，吩咐打轿伺候。

〔荣兰背了药箱，走出客厅，从台右下场。〕

皇甫少华 （去了头巾，解了围裙，热情紧张地）孟丽君！
（向她走去）

孟丽君 （更正他的称呼）郾丞相。（起立）

皇甫少华 我想你想得好苦啊！（向前拉她）

孟丽君 （躲开）皇甫将军，你、你、你神志未清。

皇甫少华 数年不见，你长得越发美丽了。你为何不早日投案自首，使你我早成眷属？

孟丽君 （命令地）皇甫将军，你快快坐下。（自己远远地坐下）我恕你语无伦次，我也请你恕我是一个医生，不和一个神志不清的病人讲话。

皇甫少华 （在另一张椅子上坐下）孟丽君，你太胆怯了。想你我两人自幼相亲相爱，誓同生死，我决不负你，你也决不负我，任凭你怎样对我，我决不疑心。适才母亲说你没有良心，她说的是反话，看你如何答复。她是很喜爱你的，你一定也是很喜爱她的。她是一个多可爱的母亲，多可爱的一个婆婆啊！——怎么，你真的不和我讲话么？你怕什么呢？有什么事可怕呢？——你在想些什么，为什么不告诉我呢？你的心思，我早就猜着了啊。你怕女扮男装，犯了欺君之罪，要想得到一个万全的脱身之计。其实，女扮男装，又有什么了不起呢？万岁敢对你怎样呢？你做了三年丞相，国事百废俱兴，百姓歌功颂德。我有三万精兵，平日同甘共苦，有事万众一心。万岁他不敢加罪于你。如果他蛮不讲理，真要倒行逆施起来，那我就——我就——造反！坐在宝座上面的人，怕的就是这个，你难道还没有看清楚么？我说，你赶快自首吧，如果你不自首，我就要在金殿之上，替你招认了。我不能再等了，再等下去，我就要发疯了。（又等了片刻之后，亲热地）孟丽君，小妮子，今天非得你对我说一句知心的话，我决不白白地让你走的。你教我等得太苦了。怎么样？——怎么样？

孟丽君 今天——

皇甫少华 今天。

孟丽君 你们——

皇甫少华 你们。

孟丽君 尤其是——

皇甫少华 尤其是。

孟丽君 （娇羞地）可爱的婆婆，她逼得我好苦啊！

尹良贞 （从格子后冲出，兴奋愉快地走向她的媳妇）我的好媳妇啊！

孟丽君 （急促地）夫人，你认错人了。公子病不碍事，药包在此，请你收下。下官告辞！（急忙走出客厅，从台右下场）

〔皇甫敬已从格子后走出，站在格子的边上。尹良贞和她的儿子惊讶地面面相视。〕

——幕落

第三幕

第一场

时 间 三日之后。

地 点 金銮殿上。

布 景 同第一幕。

幕 启 皇帝正在坐朝，在场人物和位置同第一幕。皇甫少华下位启奏。

皇甫少华 臣皇甫少华启奏，云南总督孟士元荣归祖国，不幸中途染病，未能跟随大军同行，昨日抵达京师，今日求见圣驾。

〔丞相闻言激动。皇甫少华有意思地看了她一眼，退回原位。〕

皇 帝 （向权昌）宣云南总督孟士元上殿。

权 昌 （走到台的中央，高声）万岁有旨，宣云南总督孟士元上殿。

〔孟士元从台右上场，走上金殿。〕

孟士元 臣孟士元见驾，（下跪）恭请圣安，愿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皇 帝 平身！

孟士元 谢万岁。

皇 帝 赐座。

孟士元 谢座。

皇 帝 见过丞相，众位大人。

孟士元 丞相，众位大人。（注意到有一位年轻的丞相）

众 位 大人。

〔一个小太监从幕后取出一张椅子，放在末位。皇甫少华让出自己的座位，坐了末位。〕

孟士元 （入座后）五年前，臣奉命抗敌，未能取胜，反为敌所乘，损兵折将，身被俘被囚，致奸人得挟嫌诬害而不能自剖。赖圣主神明，昭雪冤屈，准官复原职，戴罪立功，受命之余，惶恐万分！

皇 帝 总督忠心耿耿，威武不屈，朝廷一时失察，误听谗言，使国家元勋遭受冤屈，有亏有愧。今日总督荣归，君臣幸得重见，家人喜得重会，可贺可庆。只是总督爱女孟丽君前番潜逃缉捕，至今下落不明，着实可惜。

孟士元 不肖之女，年幼无知，……

皇甫少华 岳父，如今她是一个大人了啊。

孟士元 ……竟敢违抗圣命，干犯国法，这都是微臣平日不善教养之过。

魏 瑾 总督，你生的好女儿啊。

孟士元 惭愧惭愧。

魏 瑾 总督，你知道你的女儿她现在哪里么？

孟士元 下官不知。

皇甫少华 岳父，如果你二人邂逅相逢，岳父你能认出她来么？

孟士元 父女相逢，哪有不认之理？

魏 瑾 眼见得一件美满姻缘，竟不能天从人愿，可惜可惜。

孟士元 太师为何说出这样的话来？

魏 瑾 总督有所不知，在皇甫将军出征之时，梁尚书大人将其爱女如玉，由国丈为媒，许配皇甫将军。只因孟家婚约在前，梁家婚约在后，万岁圣裁，限期百日，命孟丽君投案自首。倘若百日期满，孟丽君不见，万岁将赐婚，皇甫将军与梁如玉成亲。

刘 捷 太师，百日之期，今日已经满了。

孟士元 啊呀！太师，我儿与皇甫将军自幼相亲相爱，若不能与皇甫将军婚配，她将心碎肠断，遗恨终身。

魏 瑾 正因如此，所以可惜。

孟士元 求丞相和众位大人转求圣主，放宽期限，成全他两人的婚事才好。

孟丽君 朝廷体恤父母爱子之心，可特许放宽限期——十日。

孟士元 十日？

孟丽君 百日之上，增加十日。

魏 瑾 仁至义尽。

梁 鉴 太师之言差矣。圣人云：“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
（尖锐地）请问丞相：君可不可失信于臣？

孟丽君 （被迫地）不可。

梁 鉴 父可不可失信于子？

孟丽君 不可。

梁 鉴 既然如此，请丞相启奏万岁，赐婚皇甫将军与小女成亲。

孟丽君 （经过一番思索之后，只好放弃原来的计划，另谋对策）百日之期满了没有呢？

刘 捷 满了满了。

孟丽君 国丈，你说百日之期已满，是怎样计算的啊？

刘 捷 从万岁准奏之日算起，算到今天，恰好百日。

孟丽君 国丈，下官浅见，百日之期，不应从朝议之日算起，
应从张贴黄榜之日算起。

魏 瑾 合情合理。

刘 捷 黄榜是朝议之次日张贴。

孟丽君 因此算到今天，只有九十九日。

刘 捷 即使依照丞相算法，也只剩下了一日。这一日之内，
不可有变。

孟丽君 这一日之内么……

魏 瑾 岂能断言无变？

皇 帝 （向太师）太师之意，一日之内……？

魏 瑾 可以有变。

皇 帝 （向国丈）国丈之意，一日之内……？

刘 捷 不可有变。

魏 瑾 可以有变。

刘 捷 不可有变。

魏 瑾 可以有变。

刘 捷 不可有变。

皇 帝 （向丞相）丞相高见？

孟丽君 一日之内，可以无变；一日之内，也可以有变；百日
之期未满，天子金口玉言，……

皇 帝 （得意地）不可有变！明日早朝。

——幕 落

第 二 场

时 间 第二天清晨。

地 点 金銮殿上。

布 景 同第一场。

幕 启 皇帝开始坐朝，出场人物同第一场。皇帝已坐在宝座上，大臣们正分别入座。入座后，国丈首先发言。

刘 捷 太师，一日之内，有几个时辰？

魏 瑾 一日之内，有十二时辰。

刘 捷 对啊，一日之内，有十二时辰，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昨日的十二时辰全过去了，事情怎么样呢？有没有变？——（加重追问）有没有变啊？

〔太师正不知如何答复，皇甫少华摸了一下袖子里的东西。〕

皇甫少华 有变！

刘 捷 什么？

皇甫少华 有了。

刘 捷 什么有了？

皇甫少华 孟丽君有了。

刘 捷 在哪里？

皇甫少华 在这里。（从袖子里拿出孟丽君的画像，走去，送出）

刘 捷 （接了画轴）这是什么？

皇甫少华 孟丽君。

刘 捷 （打开画轴，看了画像）原来是一女子画像。

皇甫少华 （走去取了画像，献给皇帝）万岁请看。

〔权昌接了画轴，呈献皇帝。

皇 帝 （看了画像，深受感动）好一个美丽的女子！（向皇甫少华）此像何人所画？

皇甫少华 孟丽君所画。

皇 帝 画的何人？

皇甫少华 孟丽君对镜自描。

皇 帝 朕不信世间有此美女。（向皇甫敬）皇甫卿……

皇甫敬 万岁。

皇 帝 你见过孟丽君没有？

皇甫敬 臣见过。

皇 帝 你见过这画像没有？

皇甫敬 臣见过。

皇 帝 这画像画得怎样？

皇甫敬 画得好，画得象。

皇 帝 太师请看画像。

魏 瑾 愿饱眼福。（从权昌手中接过画像观看）果然名不虚传。（交还画像）

皇 帝 （向梁鉴）梁卿请看。

梁 鉴 素昧平生，不看也罢。

皇 帝 （向丞相）丞相请看。

孟丽君 不用观看。皇甫将军，决不谎言。

皇 帝 （接过权昌手中画像）皇甫将军，此画从何而来？

皇甫少华 孟丽君亲手赠送。

皇 帝 将军啊，画是好画，人是真人，可惜画是画，人是

人，朕不能教画像与将军成亲。

皇甫少华 万岁，有了画，就有了人。

皇帝 什么，有了画，就有了人？画今在此，人在哪里？

皇甫少华 按图索骥，远在天边，近在眼前。

皇帝 你说什么？近在眼前？此时？

皇甫少华 此时。

皇帝 此地？

皇甫少华 此地。

皇帝 将军，你真是不知所云啊。（向皇甫敬）皇甫卿，……

皇甫敬 万岁。

皇帝 不久以前，皇甫将军曾一次患病，他好了没有？

皇甫敬 万岁，他的病早就好了。

皇帝 恐怕未必吧？他说，孟丽君此时此地，近在眼前，这金殿之上，全是男子，孟丽君乃是一个女子，怎能此时此地，近在眼前，岂不是病人呓语么？

皇甫少华 （起立，严肃地）启奏万岁，此时此地，在这金殿之上，衣冠装束，全系男子，但其中却有一位大臣，女——扮——男装。

皇帝 （一惊）你你你说什么？有一位大臣，女扮男装？（先是蹙眉不信，态度逐渐摇动）有一位大臣（审视在场大臣）——女扮男装。（反复几次地看了画像与丞相的面貌之后，思索了一番，自信发现了一个天大的秘密，不能自禁地）唉咳！！（经过惊奇、自制、考虑之后，起了坏心。向皇甫少华）决无此事！

刘捷 （他起了另一种坏心）启万岁，皇甫将军所言，不可不究，若果有此叛逆之徒，必须严惩不贷！

皇 帝 决无其人，必无此事。

皇甫少华 万岁分明看出了，郾丞相，……

皇 帝 （严厉地）什么？

皇甫少华 ……是一个女的，不是男的。

孟丽君 大胆！

皇甫少华 丞相，你为官三载，天子尊敬，大臣爱戴，百姓歌功颂德，今天是你功成身退之时了。

孟丽君 你胡言乱语，侮蔑大臣，该当何罪？念你新病初愈，精神涣散，出言口不应心，许你悔过自新。

皇 帝 好好好。从今以后，胆敢胡言乱语者斩！皇甫将军，快向丞相谢罪。

皇甫少华 （走到丞相前）谢丞相宽宏大量。（轻声私语）是你功成身退之时了啊。（走回原位）

皇 帝 （向大臣们）众卿，……

众大臣 万岁。

皇 帝 百日之前，朕曾准奏，赐婚皇甫将军与孟丽君成亲，限期百日，命孟丽君投案自首。如今百日之期已满，孟丽君始终不见，……

〔一个中年太监匆匆从台后上场，走上金殿。〕

中年太监 启万岁，官门前有一女子，跪地求见丞相，口称孟丽君投案自首。

皇 帝 有这等事！竟有此大胆之人，为何不送有司衙门治罪？

孟丽君 万岁，黄榜之上，说明恕她无罪，她是遵从圣命，前来自首。

皇 帝 何人前来自首？

孟丽君 孟丽君。

皇 帝 丞相，你说这一女子她是孟丽君么？是真的孟丽君么？

孟丽君 未见其人，怎能说她是假？

皇 帝 丞相高见。（向中年太监）把这一女子带上金殿。

（中年太监走下金殿，从台右下场）

孟丽君 （向皇甫少华）皇甫将军，这女子来到这里，将军你要仔细地认她一认。

〔中年太监领了孟丽君的侍女荣兰（恢复了女装）从台右上场，走上金殿。

中年太监 （向荣兰）下跪。

〔荣兰跪在地上，皇甫少华走去匆匆一看，满足了好奇心，即退回原位。

皇 帝 （向丞相）丞相审问。

孟丽君 （向荣兰）这一女子，你叫什么名字？

荣 兰 我叫孟丽君。

孟丽君 父亲何人？

荣 兰 父亲云南总督孟士元。

孟丽君 母亲何姓？

荣 兰 母亲韩氏。

孟丽君 家住哪里？

荣 兰 河南开封府鼓楼街。

孟丽君 可有婆家？

荣 兰 自幼许配。

孟丽君 许配何人？

荣 兰 （极天真地指皇甫少华）就是他么。

〔丞相伸手要画轴，皇帝命权昌把画轴送给丞相。

孟丽君 你可知道，这是什么？（指画轴）

荣 兰 这是一幅画像。

孟丽君 把它打开一看。（将画轴交给中年太监，太监交给荣兰。荣兰打开画轴，看了画像之后，交回画轴）这画像是何人画的？

荣 兰 是我画的。

孟丽君 画的是何人？

荣 兰 是我对镜自描。

孟丽君 画好之后，你把它怎样了？

荣 兰 把它送人了。

孟丽君 送给何人？

荣 兰 （又一次手指皇甫少华）还不是送给他么？

孟丽君 交给何人送去？

荣 兰 不是交人送去，是在我家后花园中亲手送给他的。

孟丽君 皇甫将军，（等不到答复，再叫）皇甫将军。

皇甫少华 丞相。

孟丽君 这女子说的是真是假，对是不对？

皇甫少华 件件是真，句句不假。

孟丽君 如此说来，她果然是孟丽君了。

皇甫少华 话是真的，人可是假的。

皇 帝 皇甫将军，这女子说她是孟丽君，你为何说她是假？

皇甫少华 纵然看着真的，不能胡言乱语；看着假的，也不能把她说成是真。

皇 帝 皇甫卿，——

皇甫敬 万岁。

皇 帝 许配于你家的孟丽君可是这个女子？

皇甫敬 我家媳妇，长得和画像一模一样。这位姑娘从未见过。

刘 捷 （从权昌手中要过画轴）丞相，我有话要问她。

孟丽君 国丈有话要问？

刘 捷 我有话要问。

孟丽君 国丈请讲。

刘 捷 （打开画轴，指着画质问）这一女子听了，此画何人所画？

荣 兰 刚才不是对丞相说过了么？

刘 捷 何人所画，从实讲来。

荣 兰 （近手自言自语地）已经说过了么。（赌气地）是我所画。

刘 捷 画的是何人？

荣 兰 这不是也说过了么？（仍是赌气地）是我对镜自描。

刘 捷 既是对镜自描，为何不象？

荣 兰 这是五年之前画的呀，难道说，一个人的容貌不会变的么？

刘 捷 可惜变的太快了，太丑了，哈哈。

荣 兰 大人不要取笑，大人的容貌也会变——变——变得快的呀。

孟丽君 不准胡言乱语。

刘 捷 万岁，这一女子的容貌与这画像无半点相似之处，她是诳骗冒充无疑。

皇 帝 众卿……

众大臣 万岁。

皇 帝 下跪的这一女子，自称孟丽君，在丞相审问之下，她对答如流，说的事事有据，句句可凭；然而，皇甫将军说不是她的配偶，皇甫尚书说不是他家媳妇，国丈

说她诳骗冒充，因此是真是假，实难猜测，怎样裁判才是？

梁 鉴 云南总督孟士元现在住在京城馆驿之中，召他前来一认便知。

魏 瑾 好主意。

皇 帝 梁卿说的有理。（向权昌）召总督孟士元进宫。

〔权昌吩咐了一个小太监几句话，小太监走下金殿，从台右下场。〕

刘 捷 万岁，臣有一个主意，可辨真假。

皇 帝 国丈请讲。

刘 捷 这女子说，这一画像是她所画，今日在这金殿之上，给她一个当场面试，看她能与不能，真假便知。

魏 瑾 好主意。

皇 帝 好好好，就请国丈出题面试。

刘 捷 （向荣兰）这一女子听了，孟丽君琴棋诗书，丹青岐黄，无一不知，无一不能，你说你是孟丽君，我要当面考你。

荣 兰 不知大人是要我看病，——

刘 捷 （不愿听此不吉之言，厌恶地）啊唉。

荣 兰 ——还是要和我下棋？

刘 捷 我要你作画。

荣 兰 大人，这里没有纸墨笔砚，等回到家中再作好了。

刘 捷 唉，不行。（向太监）快将文房四宝取来。

〔两个太监从幕后抬出一长方形杌子，放在台的中央；取了文房四宝，放在杌子上。荣兰坐在地上，面对国丈作画，一会儿画毕。〕

荣 兰 献丑了。（放下笔管）
刘 捷 画的什么？
荣 兰 大人的尊容。
刘 捷 拿来我看。
荣 兰 大人请看。（送出画像）
刘 捷 （接看了画像）画得不象。
荣 兰 大人，一个人会变的呀，现在画得象，五年之后，就不象了；现在画得不象，五年之后，就很象了。
魏 瑾 国丈，你说画得不象，是不是画得太俊美了？
刘 捷 不是，画得太丑了。
魏 瑾 哈哈。
刘 捷 这一女子听了，我还要再考你。
荣 兰 大人还要考我什么？
刘 捷 我要考你作诗。
荣 兰 作诗？作诗要有诗兴，今天我没有诗兴，作不出诗来。
刘 捷 不能作诗，那就是假冒无疑。
荣 兰 既然这样说，那就请大人出题吧。
刘 捷 就以这画像为题。（交还新作的画像）
荣 兰 这还不容易么。（思索了一会之后，在画上题了四句诗，将画像送给丞相）丞相指教。
刘 捷 （向丞相）写的什么？
孟丽君 大人请听。（读诗）“一见画像不象我，大人笑我貌变丑，人生在世总要变，大人变丑奈若何！”
魏 瑾 好诗好诗！
刘 捷 该死该死！
〔小太监从台右上场，走上金殿。

小太监 总督孟士元来到，现在殿下伺候。

皇帝 （向权昌）宣总督孟士元上殿。

权昌 （走到台的中央，高声）万岁有旨，宣总督孟士元上殿。

〔两个小太监把台中央的长方杌子抬进幕后，孟士元从台右上场，走上金殿。

荣兰 （奔向孟士元）啊呀，爹爹啊！你、你、你受苦了啊。

孟士元 小姑娘，你认错人了。小姑娘，你是何人？

荣兰 我是你的女儿丽君啊。

孟士元 女儿丽君？（擦净眼睛）女儿丽君？对不对。

荣兰 爹爹，五年不见，怎么连你亲生女儿面对面你都不认识了啊？

皇甫少华 对啊，这句话说得对极了。

孟士元 贤婿，你说什么？

皇甫少华 这位姑娘说，五年不见，连亲生女儿面对面你都不认识了，我说她这句话说对了。

孟士元 你说她是我的女儿丽君么？

皇甫少华 不是不是。你的女儿（伸出一个手指指着丞相，然后转向指着荣兰，改为摇手）不是她。

孟士元 她不是我的女儿丽君？

皇甫少华 不是不是。

孟士元 贤婿，你这就说对了。

皇帝 孟总督。

孟士元 万岁恕罪！（转向大臣们）丞相，众位大人。

众大臣 大人。

孟丽君 孟总督，——

孟士元 丞相。

孟丽君 这一女子，自称孟丽君，来到皇宫门前，投案自首。皇甫尚书父子说她素不相识，国丈说她诈骗冒充，怎奈她在审问之下，陈说所行所知，事事有据，句句可凭；似此，说她是真难信，说她是假可疑，指望总督将她一认。

孟士元 我若说她是真？

孟丽君 万岁赦她潜逃之罪，赐婚与皇甫将军成亲。

孟士元 我若说她是假？

孟丽君 治她欺君之罪，将她正法。

荣 兰 爹爹啊，我是你的女儿丽君，父女离别五载，面貌有变，你怎能因此就连亲生的女儿都不认识了昵？女儿从五岁开始，就由爹爹亲自教我读书识字，作诗作画。女儿六岁生日的一天，曾在花园里爬到一棵樱桃树上摘取樱桃，被爹爹看见，也是爹爹亲自把女儿抱了下来，教训说，女孩子家不可如此泼野，你还该记得吧？

孟丽君 孟总督，这女子说的可是事实？

孟士元 全是事实。

荣 兰 爹爹你要仔细看看才好，你万万不可由于一时年老眼花，看不清楚，一句话就把亲生女儿的性命送了啊。

孟士元 这倒教一个做父亲的为难了。

荣 兰 可怜的爹爹。

皇 帝 孟总督，——

孟士元 万岁。

皇 帝 这一女子说她是你的女儿，你能断言，说她是你的女儿么？

孟士元 （摇头）不能不能。

皇 帝 你能断言，说她不是你的女儿么？

孟士元 （犹豫了片刻）不能不能。

皇 帝 丞相，把这女子带回相府，仔细再审。退朝！

〔皇帝下了宝座，和太监们一同从台右下场。大臣们走下金殿。〕

荣 兰 （向尚留在金殿上的皇甫少华埋怨、责备、指手）
你呀，连三天前面对面的人你都不认识了！为什么我不能是孟丽君呢？如果我不是孟丽君，我还能是谁呢？你不和我结婚，皇帝就要你和梁家小姐结婚，看你怎么办？（顿足）嘿！

——幕 落

第 四 幕

时 间 当天夜晚。

地 点 皇宫内上林苑中天香馆。

布 景 外幕后面挂一内幕。内幕前是想象的丞相府内厅，内幕后台的中央放着一张长方桌，左右各放一椅；台的后方偏左是一个可作寝室用的套间，从窗纱可以看到室内的陈设，卧榻、桌椅、穿衣镜等；台的后方偏右是开向花园的大窗。台的右方有两张大椅、长搁几和花架等。在这些陈设和中央的长方桌之间，有一个屏风。

外幕启 丞相府的一个老年仆人领着权昌和一个小太监从台右上场，小太监手里提着一个灯笼。

仆 人 （向权昌）公公稍候，待我通报。（向内台）有请丞相。
〔丞相从台左上场。

权 昌 （向丞相）咱家奉了万岁之命，请丞相进宫赏月。

孟丽君 区区小事，何劳总管亲自前来？

权 昌 万岁怕丞相推辞，故而命咱家前来，请丞相跟随咱家一同前往。

孟丽君 （向仆人）将我的衣帽取来。（仆人从台左下场。向权昌）总管，今日既非中秋，也非望日，满天乌云，怎样赏月？

权 昌 万岁言道，丞相一到，那嫦娥的光采就出现了。

孟丽君 （惊讶地）万岁说了这样的话？

权 昌 万岁是这样说了。

〔仆人取了衣帽上场，丞相穿戴衣帽。

孟丽君 （向权昌）今晚万岁赏月，请了哪几位大臣？

权 昌 就只请了丞相一人。

孟丽君 （更加疑心起来）就只有下官一人么？

权 昌 就只有丞相一人。

孟丽君 （停止穿戴，经过一番踌躇后，决定前往。向仆人）
去叫荣发前来，我有话吩咐。

权 昌 咱家在前厅恭候。（从台右下场）

〔荣兰和仆人一同从台左上场，仆人手里也提了一个灯笼。丞相对荣兰耳语一回，然后教仆人引路，准备出发，仆人从台右下场。丞相走到台右，停步思索。荣兰向她走去。

孟丽君 你去把我们从前经常随身携带之物取来。

〔荣兰急忙从台右下场，即刻取了一把带鞘的匕首走回，将匕首交给丞相。丞相拔出匕首，向荣兰嬉笑地做了一个凶狠的样子，然后将匕首插进靴筒中，从台右下场。荣兰送走丞相，想起丞相吩咐之事，赶紧地从台左下场。

〔内幕启。两个小太监从台右上场，一人捧着卧具，另一人捧着一个盘香盒子。两人走进套间，放下盘香盒子，布置卧具。一个年轻宫女，从台右幕后伸出头来，偷偷地走出，探视屋内情况，看见小太监从套间走

出，急忙退到幕后隐藏。两个小太监从台右下场。接着，另一个小太监捧着一个托盘从台右上场，盘中放着一把酒壶，两只酒杯。他带着托盘走到长方桌，布置酒席。年轻的宫女再从幕后伸出头来探视，看见小太监，轻步向他走去。

宫 女 娘娘得到你的报信，不相信会有这等事，命我到这里来看看。

小太监 看见吧？（指酒壶）酒都温好了。

宫 女 果真只请了丞相一人么？

小太监 （指桌上的酒杯）你看桌上有几只酒杯，不只有两只么？（走向套间）唉，你到这里来看看，锦被都准备好了。

宫 女 刚才我已看见了。（跟他走去，看了套间里的布置）竟有这等事？

小太监 我没有谎报吧？

宫 女 没有谎报。你替娘娘办了这件好事，娘娘赏你这个。

（从衣袖里取出一件玉器，送上）

小太监 （接了玉器，把它藏好）快走快走，万岁就快来了。

〔两人从台右下场。一会，皇帝从台右上场，看看长方桌的安排和桌上的酒席，现出满意的神情。接着他走到套间的门口，看了室内的布置，面露笑容，兴奋地在屋内走动，一会儿走到窗前，看看窗外，一会儿走到花架，闻闻花香。权昌领着丞相从台右上场。〕

权 昌 丞相驾到。（从台右下场）

孟丽君 臣郦君玉恭请圣安。

皇 帝 免了免了，今晚朕要和丞相开怀畅饮，度此良宵，废去一切繁文缛礼，既不用恭请圣安，也不用三呼万岁。

孟丽君 臣不敢越礼。

皇 帝 快请入座。（指长桌右边的椅子）

孟丽君 这——这不是臣的座位。

皇 帝 怎见得不是丞相的座位？

孟丽君 臣岂敢和陛下平吃平坐？

皇 帝 这是朕故意的安排，非卿越礼，不妨权坐。（先在左边椅上坐下）

孟丽君 如此，臣告罪，谢座。

皇 帝 （向幕后）斟酒。（一个小太监从幕后走出，替皇帝和丞相斟了酒，退入幕后）

皇 帝 （举杯）丞相请。

孟丽君 （举杯）陛下请。

皇 帝 干。（饮干了杯中酒）

孟丽君 干。（暗暗将酒泼地）

〔小太监从幕后走出，替皇帝和丞相斟了第二杯酒，再退入幕后。〕

皇 帝 适才丞相说的不错，这个座位乃皇后娘娘平日所坐，可惜她……

孟丽君 她怎样？

皇 帝 她不配。

孟丽君 娘娘为何不配？

皇 帝 她既无闭月羞花之貌，更无锦心绣口之才，她应当把这座位让出。

孟丽君 让与何人？

皇 帝 让与丞相。

孟丽君 陛下说哪里话来，皇帝与皇后，份属夫妇，皇帝与大

臣，份属君臣，君臣在于有义，夫妇在于有别，岂可相混？

皇帝 君臣可以变为夫妇。

孟丽君 臣未之前闻。

皇帝 君臣与夫妇可同有一比。

孟丽君 比从何来？

皇帝 “鱼水千年合，芝兰百世荣”，请问丞相，鱼水芝兰，比的什么？

孟丽君 比的是夫妇。

皇帝 三代以后有名的丞相要算哪一个？

孟丽君 三代以后的有名丞相，首推诸葛孔明。

皇帝 不错不错。那蜀帝刘备三顾茅庐，才把孔明请出，请出之后，待他若师，刘备有结拜的兄弟二人，一名关羽，一名张飞，心中不服，那刘备怎样说来？

孟丽君 刘备说：“吾得孔明，犹鱼之得水也”。

皇帝 犹鱼得水，比的是什么？

孟丽君 比的是君臣。

皇帝 哈哈，这比喻比得好。

孟丽君 比得好。

皇帝 朕思念丞相，如饥如渴，朕得丞相，更是如鱼得水啊，哈哈，丞相，请干一杯。（举杯）

孟丽君 臣不胜酒力，多饮必醉。

皇帝 丞相尽兴畅饮，醉了可以尽欢。

〔皇帝饮干了杯中酒，丞相将酒泼地，太监从幕后走出替皇帝和丞相斟了第三杯酒。〕

孟丽君 （装醉）臣已酒醉，敢请告退。（起立）

皇 帝 唉，朕的话还没有说完，丞相快快坐下。

孟丽君 陛下请讲。（复坐下）

皇 帝 那刘备三顾茅庐，请出诸葛孔明之后，待他如何？

孟丽君 待之如师。

皇 帝 还有呢？

孟丽君 还有什么？

皇 帝 食则同桌，寝则同榻，丞相，你忘怀了啊。朕与丞相也应当如此，今日已与丞相食则同桌，今晚将与丞相寝则同榻。

孟丽君 陛下雄才大略，胜过刘备，臣斗筭之才，不敢与诸葛相比。

皇 帝 丞相你太谦虚了。若不与丞相同榻，怎能表朕敬爱之心？

孟丽君 （起立）臣已酒醉，敢请告退。（装醉）

皇 帝 既是丞相果然酒醉，那就请丞相到那边安息了吧。
（请她去套间）

孟丽君 臣不敢遵命。

皇 帝 请到那边安息了吧。（欲强她遵从）
〔权昌从台右上场。〕

权 昌 启万岁，娘娘驾临天香馆。

皇 帝 有这等冒昧之事，关上大门！

权 昌 娘娘已进了大门。

皇 帝 关上二门！（权昌从台右下场）

孟丽君 既是娘娘驾到，微臣告退。（希图逃脱）

皇 帝 （将她阻止）丞相放心，娘娘未经宣召，不能前来。朕不能任她胡行非为。即使娘娘到此，只有娘娘让丞

相，也不能教丞相让她。

权 昌 （从台右上场）娘娘驾到。

〔一个宫女领了皇后从台右上场。丞相急忙走到屏风后，坐在一张椅上，一手托头，装作睡眠。

皇 后 万岁圣安。

皇 帝 娘娘来此何事？

皇 后 闻陛下在此赏月，特来恭陪。

皇 帝 不敢当，不敢当，有丞相在此陪朕，不敢有劳娘娘。

皇 后 丞相为何不见？

皇 帝 丞相酒醉，正在那旁休息。

皇 后 既是丞相已醉，就该送他回府。

皇 帝 等他酒醒之后，护送不迟。

皇 后 如此说来，正好由臣妾陪伴陛下赏月。

皇 帝 朕不用你陪。

皇 后 臣妾不敢不陪。

皇 帝 朕要你回宫。

皇 后 臣妾不想回宫。

皇 帝 你敢抗拒圣命么？

皇 后 臣妾不敢。

皇 帝 朕命你回宫。

皇 后 陛下先将丞相送走，臣妾立即回宫。

皇 帝 丞相不走呢？

皇 后 我决不回宫。

皇 帝 （僵持了片刻之后，有了主意）娘娘来此何事？

皇 后 陪陛下赏月。

皇 帝 多谢娘娘盛情美意。（非常礼貌地）赐座！（自己在

原位上坐下)

皇 后 (同样礼貌地) 谢座。(坐在对面椅上)

皇 帝 (向幕后) 内侍来酒!

〔一个小太监捧了一个托盘从幕后上场，托盘中放着一把酒壶、两只酒杯。上场后，替皇帝和娘娘斟了酒。〕

皇 帝 (举杯) 娘娘请。

皇 后 (举杯) 陛下请。

皇 帝 干。(饮干了杯中酒)

皇 后 干。(将酒泼地)

〔小太监替皇帝和娘娘斟了第二杯酒。〕

皇 帝 娘娘。

皇 后 万岁。

皇 帝 难得今晚满天乌云，那乌云之后的月色好得很。

皇 后 好得很。

皇 帝 (举杯) 娘娘请。

皇 后 (举杯) 陛下请。

皇 帝 干。(饮干了杯中酒)

皇 后 干。(将酒泼地)

〔小太监替皇帝和娘娘斟了第三杯酒。〕

皇 帝 如此良辰美景，实在难得。

皇 后 实在难得。

皇 帝 (向小太监) 命总管权昌和内侍们前来敬娘娘酒。

〔小太监从台右下场。一会儿，权昌领了四个太监上场，排班站在皇帝的对面。〕

皇 帝 (向太监们) 娘娘酒醉，扶娘娘回宫。

皇 后 臣妾一点也不醉。

皇 帝 娘娘酒醉，不能行走。快快，（做出挟持的姿态）扶娘娘回宫。

〔太监走向娘娘，准备扶她。

皇 后 大胆！我没有酒醉，你们的眼睛瞎了么？

皇 帝 娘娘酒醉如泥，还不自认。还不快快（再做抬架的姿态）扶娘娘回宫。娘娘必须多多休养，需要你们好好伺候，不到天明，不可走出昭阳宫，违旨者斩！

〔几个太监把娘娘架起向台右走去。娘娘一面挣扎，一面嚷着。

皇 后 我没有酒醉，我没有酒醉，我没有酒醉啊！

〔权昌领着太监们架着娘娘从台右下场。

皇 帝 哈哈。哈哈。（起立，真的醉了）丞相，朕已把这夜叉打发了，把她打发了，把她打发得好吧，哈哈。（向丞相走去，丞相起身逃避）这、这、这妒妇她她她已犯了七出之律，朕一定先把她废了，把把把她废了，废了，再迎接爱卿进宫。

孟丽君 万岁酒醉了。

〔皇帝向丞相扑去、丞相避过。两人绕着长方桌追逐。权昌领了荣兰从台右上场。荣兰向丞相冲去。

荣 兰 丞相大事不好了！

孟丽君 何事惊慌？

荣 兰 相府失慎，马房起火，丞相快快回去。

孟丽君 啊呀，这还了得！（向皇帝）微臣告退，罪该万死！

（不等答复，立刻跟着荣兰从台右逃走下场）

〔皇帝睜大两眼，瞪视权昌，无可奈何。

——幕落

第五幕

时 间 第二日上午。

地 点 皇太后宫内的正殿。

布 景 台的中央后方一个宝座，左右两旁几张椅子，屋内其它部分一般宫殿陈设。

幕 启 皇太后一人坐在一张椅子上纳闷。一会儿，一个宫女领着魏瑾从台右上场。

宫 女 太师驾到。（通报后从台右下场）

魏 瑾 太后在此……

太 后 （起立）等候你多时了。请坐。（两人同坐下）

魏 瑾 太后召我进宫，为了何事？

太 后 我那不争气的儿子，几乎闯了一个天大的祸事。

魏 瑾 太后说的是万岁么？

太 后 不是他，还有谁？

〔一个宫女捧了一个托盘从台左上场，托盘中放着笔筒、笔洗、颜料等。上场后，她走到太后面前。

太 后 （审视了笔筒中所插的大小各种毛笔之后，向宫女）拿到书房，放在书桌之上。

魏 瑾 太后还学习绘画？

太 后 （叹了一口气）能有此闲情逸致，那就好了。

魏 瑾 不是为了绘画，为何取出笔墨笔洗？

太 后 正是为了绘画，是郾丞相请求今日进宫，当面替我画一观音神像。

魏 瑾 为何丞相要在这一时刻，替太后画一观音神像？

太 后 还不就是为了我那不肖之子么？丞相是托辞画像，另有企图。

魏 瑾 万岁做了何事，使太后如此烦恼？

太 后 他看出郾丞相就是孟丽君，昨晚他托辞赏月，将丞相一人请到天香馆，企图将她灌醉，并安排留她歇宿。不管他居心何在，是存心霸占，还是贪图私会，他全不想孟丽君是何等样人，君夺臣妻是何等罪恶，他也全不想，国家兵权全在皇甫家父子手中，孟丽君是皇甫家媳妇，是皇甫少华的妻室，倘若孟丽君受辱被侮，皇甫父子兴兵问罪，你我性命休矣。

魏 瑾 可怕可怕！——赏月之事，以后怎样呢？

太 后 谁知我竟有一神通广大的媳妇，她知道了此事，撞进了天香馆，与那昏君大吵大闹，昏君将她轰出，把她押回昭阳宫，命内侍把守宫门，不让走出。唉，这、这、这还成何体统？这昏君赶走了泼妇，还不肯让丞相告退。幸有丞相家人前来报信，相府马房失火，丞相才能脱此灾难。

魏 瑾 太后，这火失得好啊。

太 后 分明是丞相事先安排的脱身之计。

魏 瑾 深谋远虑，可敬可佩！

太 后 说什么可敬可佩，这一祸根一日不除，大祸可以立至。

魏 瑾 为今之计？

太后 为今之计，将计就计。我已应允她前来为我画像，像成之后，我设宴酬劳，将她灌醉，使她露出本来面目。

魏瑾 她若不肯饮酒，又怎样呢？

太后 宫中现有番邦所贡杂果露酒，其味甚甘，其性甚烈，不善饮者一杯即醉，能饮者三杯必醉。太师可以声明，今日设宴，一来是为丞相酬劳致谢，二来是为预祝我的诞辰，皇帝皇后均将为我祝寿，丞相她怎能推辞不饮？

魏瑾 丞相真象暴露之后，又将怎样呢？

太后 她女扮男装，犯了欺君之罪，即使将她明正典刑，其曲在彼，不在朝廷。

魏瑾 皇甫父子，岂肯甘心？

太后 这正是我所担心，因此这只能说是一个下策。

魏瑾 上策如何？

太后 赦她欺君之罪，让她夫妇团圆，使他们感恩戴德。

魏瑾 果然是个上策。

太后 有三件事全仗太师协助。

魏瑾 请问那第一件？

太后 闲谈之间，讽劝她甘愿自首。自首之事，我看她早已胸有成竹。一月之前，她呈请在我的诞辰，准她进宫祝寿，并向我讲述养生之道。她要讲的决非我的养生之道，而定是她的脱身之计。如今事到燃眉，势同累卵，不管她本人作何打算，我不得不采取紧急措施，策划万全，即使行为粗暴，亦只好在所不惜。

魏瑾 （钦佩，并为有此英明的妹妹而自豪）英明果断，不

减当年。——请问那第二件！

太后 如果她不自首，席上劝酒，将她灌醉。

魏瑾 请问那第三件？

太后 事发之后，替她陈情说理，恕她无罪。

魏瑾 太后放心，决不辜负重托。

〔一个宫女领着孟丽君从台右上场。

宫女 丞相驾到。（通报后，从台右下场）

孟丽君 太后圣安。

太后 丞相免礼。

孟丽君 谢太后。（向太师）太师安好。

魏瑾 （起立）丞相好。

太后 丞相请坐。

孟丽君 谢座。（二人同坐下）

太后 蒙丞相前来，特为哀家绘一观音神像，不胜感谢。

孟丽君 能为太后效劳，荣幸之至。

魏瑾 昨晚丞相受惊了。

孟丽君 何事受惊，下官还不自知啊？

魏瑾 昨晚相府失慎，丞相不是受惊了么？

孟丽君 啊，家人不慎，马房起火，顷刻之间，就扑灭了。

魏瑾 原来只是一场虚惊？

孟丽君 果然只是一场虚惊。

魏瑾 丞相。（顿）

孟丽君 太师。

魏瑾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今后丞相还应谨防意外，不使再有疏虞。

孟丽君 （会意地）一之为甚，岂可再乎？

魏 瑾 老朽冒昧进言，君子防患于未然，丞相必须把起火之源消灭才好。

孟丽君 太师金石之言，下官领教。——太师！（顿）

魏 瑾 丞相。

孟丽君 相府可以起火，宫廷也可以失慎。千金之子，坐不垂堂，况天子乎？愿太师诸事谨慎，勿使太后、圣上受惊才好。（说完，眼看太后）

太 后 （向丞相，含笑默契地）太师老当益壮，明察秋毫，丞相可以放心。香案设在书房，请丞相前往。（起立，领了丞相和太师从台左下场）

〔一个宫女领著皇后和刘捷，从台右上场，皇后一路向父亲哭诉，宫女退到幕后，伸头窥看了片刻之后才退出。〕

皇 后 ……受了这样的糟蹋污辱，从今以后，我还有什么脸见人啊？我是一个皇后，——我是一个皇后啊。（和父亲一同走到台的中央，父亲不声不响看着女儿），你的女儿受了外人这样的欺侮，你管不管啊，——我问你，你管不管啊？（将父亲一推，恰好推倒在一张椅子上，自己坐在对面的一张椅子上掩面哭泣）

刘 捷 儿啊，你还没有对我说清楚是谁欺侮了你。是万岁欺侮你了么？

皇 后 万岁欺侮了我，我要太后替我作主。那妖精欺侮了我，得由你替我作主。

刘 捷 妖精欺侮了你，哪里来的什么妖精？

皇 后 你不要装聋装瞎，孟丽君她不是人，她是一个妖精。她把万岁迷住了，昨晚她和万岁在天香馆寻欢作乐，

她要万岁把我废了，好由她来做皇后，你听见没有？
她要昏君把我废了，昏君一定会听她的话的啊。昏君把我废了，你还能做国丈么？

刘 捷 儿啊，你要为父怎样？

皇 后 把她杀了，她犯了欺君之罪，你一定要把她杀了、刚了。你如果不把她杀了，我……我……我就自尽，是的，我就自尽，投井、悬梁、服毒、吞金，我样样都会。

〔太后从台左上场，太师跟在她的后面。〕

太 后 （听到皇后的说话，讥讽地）真是多才多艺！（在一张椅子上坐下。刘捷起立了一下之后，即复坐下）

皇 后 （走到太后面前，跪在地上）万岁欺侮皇媳，求母后替皇媳作主。

太 后 起来，坐下，慢慢的讲，万岁怎样欺侮你？

皇 后 （起身，坐在对面椅子上）万岁不把我当人。

太 后 噢，万岁不把你当人，他把你当作什么？

皇 后 他把我当作一只猪，他命内侍把我从天香馆抬到昭阳宫，还命内侍把守宫门，不让我走出。（哭）皇媳再没有脸见人了。

太 后 皇媳，你为了何事，到天香馆去？

皇 后 万岁在天香馆赏月，皇媳前去陪伴。

太 后 万岁在天香馆赏月，是只有万岁一人，还是有大臣陪伴？

皇 后 没有大臣陪伴，只有丞相一人。

太 后 既有丞相陪伴，皇媳何必前往？

皇 后 皇媳事前不知。

太后 既到天香馆后，见有丞相在座，就应回避。

皇后 皇媳去到天香馆，只见万岁，未见丞相。

太后 万岁见了你，说了什么？

皇后 万岁说：“娘娘来此何事？”皇媳说：“来此陪万岁赏月。”万岁说：“有郾丞相在此陪朕，不敢有劳娘娘。”皇媳说：“丞相为何不见？”万岁说：“丞相酒醉，正在那旁休息。”皇媳说：“既是丞相已醉，就该送他回府。”万岁说：“待他酒醒之后，护送不迟。”皇媳说：“既是丞相酒醉，应由臣妾陪伴。”万岁说：“不用你陪。”皇媳说：“不敢不陪。”万岁说：“朕要你回宫。”皇媳说：“臣妾不想回宫。”万岁说：“你敢抗拒圣命么？”皇媳说：“臣妾不敢。”万岁说：“朕命你回宫！”皇媳说：“万岁先将丞相送走，臣妾立即回宫；丞相不走，臣妾决不回宫。”

太后 皇媳，为何丞相不走，皇媳你决不回宫？

皇后 啊呀，母后啊，郾丞相她——她是一个女的啊！

〔皇帝从台右上场。

皇帝 母后。

太后 皇儿。（她坐到宝座，把原来的坐位让给儿子）

魏瑾
刘捷 （起立）万岁。

皇帝 太师、国丈，请坐。

〔皇帝、太师、国丈都入了座，皇后既未起立，现在也不理睬。

皇帝 （向皇后）娘娘，你在此胡说了些什么？

皇 后 （不示弱地）我说丞相是女的，怎样？

皇 帝 你竟敢胡言乱语，侮蔑大臣，我要责罚于你。

皇 后 你不用吓唬我，我不怕你，我还要说，丞相是个女的。

皇 帝 你说丞相是女，有何凭证？

皇 后 你把她外面的衣服脱了，你就可以有凭有据。

太 后 皇媳，你怎能竟说出这样的野话？

皇 帝 请问娘娘，你说丞相是女的，要他脱下外面的衣服；如果丞相说你是男的，要你脱下你的衣服，你怎样说？

皇 后 啊呀母后，万岁他——他——他竟对我说出这样的话来。我是一个皇后，怎能是男的？

皇 帝 他是一个丞相，怎能是女的？

皇 后 她是女扮男装。

皇 帝 你说他是女扮男装，他说你是男扮女装。

皇 后 我有父亲在此，他可以作证，我是他的女儿。

皇 帝 丞相也有父亲作证，说丞相是他的儿子。

皇 后 我——我——我是一个皇后，有万岁作证。

皇 帝 （摇头）谁知你是男是女？朕不能替你作证。

皇 后 啊呀母后，你听见没有？万岁他竟不肯为皇媳是一女子作证。

太 后 皇媳不必惊慌，如有必要，有哀家替你作证。皇媳
.....

皇 后 母后。

太 后 皇媳你和万岁争吵，是争辩丞相是男是女，不是争辩皇后是女是男。

皇 后 母后，你说得对啊。不过丞相她是女的，母后可以替她作证。

太 后 我只能替你作证，我怎能替丞相作证？

皇 后 这件事应该怎样办呢？

太 后 都听我说，如果丞相是男，皇媳你推波助澜，侮蔑大臣，应向万岁请罪。

皇 后 如果丞相是女的呢？

太 后 如果丞相是女的么——万岁对你出言不逊，我教他向你陪罪。

皇 后 好好好。

刘 捷 太后，如果丞相是女，她犯了欺君之罪，应即将她正法。

太 后 这是朝廷之事，有你们君臣处理，不用哀家多管。我的家务事我还管不了。

〔一个宫女从台左上场。

官 女 丞相请太后观看画像。

太 后 好好好，随哀家同观画像去吧。（起立）

〔太后领着皇帝、皇后、太师和国丈一同从台左下场。接着几个宫女从台左上场，忙着搬出了六张小长方桌，放在各个座位的前面，安排酒席。每张桌上放了一把酒壶、一只酒杯。六把酒壶中有一把形状（或颜色）和其他五把不同。两个宫女带着神秘的神情，经过一番研究之后，才决定把这一把特殊的酒壶放在她们认为是丞相座位前的桌上。酒席安排妥当后，除两个宫女外，其余的一齐从台左下场。一会儿，太后领着皇帝、皇后、太师、丞相和国丈一同从台左上场。

上场后，各人分别入座。宫女替各人斟了酒。

太后 前年哀家患病，蒙丞相为我诊治，药到病除。哀家在病中曾祈求观音菩萨保佑，许下心愿，病愈之后，诵经拜忏。今日又蒙丞相替哀家绘了这幅观音神像，使哀家能在宫中设立佛堂，不必去到寺院，欣慰感激之至。愿皇儿、皇媳、太师、国丈，陪同哀家共敬丞相一杯御酒。（举杯）

〔大家举起酒杯，皇帝向丞相暗示，教她不要喝酒，丞相装作没有看见，举起杯来，把酒倒入衣袖内，假装和大家一齐干杯。宫女替各人斟了第二杯酒。〕

魏瑾 今日太后在此设此家宴，一来是为了酬劳丞相，二来是为预庆太后寿辰，愿万岁、娘娘、丞相、国丈和老朽共敬太后一杯寿酒，祝太后万寿无疆！（举杯）

〔除太后外，大家举起酒杯，皇帝又一次向丞相作同样的暗示，丞相仍然不睬，把酒倒入袖内，假装和大家干了杯，即刻装醉，倒伏在面前桌上。〕

太后 （向宫女）丞相酒醉，快把丞相扶到书房休息。

〔两个宫女扶了丞相从台左下场。〕

太后 现在在座之人均系皇亲国戚，哀家有几句教训皇儿、皇媳的言语，愿讲当面。夫妇乃五伦之一，士庶之家尚能举案齐眉，相敬如宾，何况皇帝和皇后，更应彼此尊敬，一举一动，足为万民表率，必须要：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

皇帝 母后，如果听信古圣贤的话，做一个皇帝，一天到晚装腔作势，这样的皇帝，还有什么做头？

太后 哀家岂是教你装腔作势，只是教你循规蹈矩而已。

〔一个宫女紧张地从台左上场，走到太后身旁，轻声向太后耳语。皇后坐在太后身旁，倾耳偷听。她听到宫女向太后所作的报告，没有等太后回话，即刻离席从台左下场。在座之人正彼此互看，表示讶异，她已拿着一双白粉厚底女鞋，兴奋得意地从台左上场。她走到太后的桌前，把鞋子放在长桌的一头。

皇 后 这是从丞相脚上脱下的，是男鞋，还是女鞋，母后圣裁。

太 后 这是一双女鞋。

刘 捷 （起立，庄严地）万岁，丞相女扮男装，有此女鞋为证，她犯了欺君之罪，应立即处以极刑，以张国法。

魏 瑾 （起立）丞相有功于国，欺君之事，须经公审，才能服众。

皇 帝 明日御前会审。

——幕 落

第 六 幕

时 间 第二天早晨。

地 点 金銮殿上。

布 景 同第一幕。

幕 启 仪仗队、侍卫、权昌和小太监们引导皇帝从台右上场。
皇帝手里拿着孟丽君画像，边走边看，因此落在后面。
权昌从皇帝手中拿走画像，把它卷起。皇帝这才以至尊的姿态，先走到台前，然后走上金殿，登上宝座，即刻从权昌手中拿回画像。仪仗队和侍卫分列两旁。

权 昌 （走到台的中央，高声）万岁临朝，御前会审钦犯，文武将相按班上殿！（说完，回到宝座旁）

〔魏瑾、梁鉴、刘捷、皇甫敬、皇甫少华、孟士元分别从台的两旁走上金殿。〕

众大臣 恭请圣安，愿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皇 帝 （审视手中的画像，漫不经心地）就位！

〔大臣们各人坐到自己的座位上，丞相的座位空着。
皇帝欣赏画像，忘却审案之事。〕

权 昌 （提醒）万岁。

皇 帝 什么？

权 昌 （轻声）审案。

皇 帝 （被提醒，看了看环境）带钦犯！

权 昌 （走到台前，高声）带钦犯！

〔一个太监领着孟丽君从台右上场。孟丽君，女装打扮，头扎头巾，身披斗篷，妩媚幽闲而有信心地走上金殿。侍卫吆喝示威，孟丽君毫不介意，从容地看了他们一眼，走到台的中央，跪在地上。〕

孟丽君 （藐视御审地）钦犯见驾，恭请圣安！

〔皇帝一见孟丽君新的姿态，即刻被她的女装、美容、媚态所吸引，忘其所以，竟欲走下宝座来和她亲近，太监侍卫一齐起哄，才把他阻止。〕

权 昌 （向皇帝）钦犯带到。

皇 帝 （向大臣们）钦犯带到。（向魏、刘）太师、国丈，二位大人会审。

刘 捷 （向太师）太师请。

魏 瑾 （向刘）国丈请。

刘 捷 （开始审案，向犯人）下跪何人？

孟丽君 孟丽君。

刘 捷 以前是何人？

孟丽君 也是孟丽君。

刘 捷 哪！大胆的钦犯，犯下了弥天大罪，今日御前受审，还不从实讲来。

魏 瑾 国丈。

刘 捷 太师。

魏 瑾 你叫犯人从实讲来，犯人讲的是实话。

刘 捷 怎见得犯人讲的是实话？

魏 瑾 国丈，你问的什么？你是怎样问的？

刘 捷 我问：“下跪何人？”

魏 瑾 犯人怎样答复？

刘 捷 她答：“孟丽君”。

魏 瑾 这就说对了，难道你说她不是孟丽君么？

刘 捷 啊唉，你听了，还有呢？我又问：……

魏 瑾 问什么？

刘 捷 我又问：“从前是何人？”

魏 瑾 她说？

刘 捷 她说，“也是孟丽君”。

魏 瑾 这也说对了，她现在是孟丽君，以前也是孟丽君，以后还是孟丽君，你说她说的不是实话么？

刘 捷 太师，你说犯人讲的是实话？

魏 瑾 是实话。

刘 捷 她现在是……

魏 瑾 孟丽君。

刘 捷 以前……

魏 瑾 也是孟丽君。

刘 捷 以后……

魏 瑾 还是孟丽君。

刘 捷 请问：如果真是这样，那在朝为官，做了三年之久的丞相郾君玉，他是何人？

魏 瑾 你问我。

刘 捷 正是问你。

魏 瑾 啊唉，你问错人了，你该（指犯人）问她啊。

刘 捷 钦犯孟丽君，……

孟丽君 大人。

刘 捷 你说，现在你是孟丽君，以前也是孟丽君，我问你：
那在朝为官做了三年丞相的酈君玉，他是何人？

孟丽君 大人问那酈君玉么？

刘 捷 （严厉地）是的，酈君玉，是何人？快快讲来！

孟丽君 那是我的假名假姓。

刘 捷 假名假姓？

孟丽君 正是。

刘 捷 （向录供人）记下了。犯人招供，用了假名假姓。
（再转向犯人）孟丽君，……

孟丽君 大人。

刘 捷 你是男是女？

孟丽君 我是一个女子。

刘 捷 有何为证？

孟丽君 这个……

魏 瑾 啊，国丈，……

刘 捷 太师。

魏 瑾 你这句话问得不当。

刘 捷 为何问得不当？

魏 瑾 一个人是男是女，你怎能居然问她有何为证？这是不应该问的啊。

刘 捷 根据证物，她才自认是一女子，若不说出证物，录下口供，她以后可以抵赖。

魏 瑾 原来如此。

刘 捷 正是这样。该问不该问？

魏 瑾 该问该问，问得好，问得好。

刘 捷 钦犯孟丽君，……

孟丽君 大人。

刘 捷 你供认是一女子，有何为证？

孟丽君 有女鞋一双为证。

刘 捷 （向一个小太监）取证物。

〔一个小太监从幕后取出一个木盘，走到台的中央跪在地上，木盘中放着孟丽君所着的一双鞋子。

刘 捷 （向孟丽君，指鞋子）这是什么？

孟丽君 一双鞋子。

刘 捷 是男鞋，还是女鞋？

孟丽君 是女鞋。

刘 捷 从何人脚上脱下？

孟丽君 从我的脚上脱下。

刘 捷 （向录供人）记下了。（向小太监）下去。（小太监起立，退下。向孟丽君）钦犯孟丽君，那郾君玉、郾丞相，他是男是女？

魏 瑾 啊，国丈……

刘 捷 （一面用手势阻止他打岔，一面凶狠地向犯人追问）
郾丞相、郾君玉是男是女？快讲！

孟丽君 是我女扮男装。

刘 捷 啊，女扮男装，你到底招认了。女扮男装，受了何人指使？

孟丽君 这个……（回过头看，看了皇甫少华一眼，想吓唬他一下）

刘 捷 快讲！

孟丽君 讲什么？

刘 捷 女扮男装，何人指使？

孟丽君 花木兰。

刘 捷 花木兰？他是何人，现在哪里，怎样教唆于你？快快讲来。

皇 帝 国丈，这花木兰朕是知道的。

刘 捷 啊，陛下知道？

皇 帝 她是一个古人，已经去世多年，可以不必追究。

刘 捷 可以不必追究？

皇 帝 可以不必追究。

刘 捷 如此，（起立）臣刘捷启奏：钦犯孟丽君供认是一女子，有女鞋一双为证。胆敢女扮男装，混淆阴阳，用郿君玉假名假姓，做了丞相，欺君罔上，罪大恶极，应即押赴法场，枭首示众。万岁圣裁。（坐下）

魏 瑾 慢来慢来。国丈，你审问完了，我还一句未问呢？我该问不该问？

刘 捷 该问该问，太师请。

魏 瑾 （开始审案，向犯人）下跪何人？

孟丽君 孟丽君。

魏 瑾 谁家女子？

孟丽君 总督孟士元之女。

魏 瑾 为何走出闺阁？

孟丽君 潜逃冤狱。

魏 瑾 什么冤狱？

孟丽君 云南总督孟士元乃国家之元勋，疆场之上，屡建奇功，一朝失算，为敌所乘，被俘被辱，威武不屈，赤胆忠心，大义凛然。云南巡抚彭泽，勾结朝中大臣，陷害忠良，蒙蔽圣主，诬他卖国求荣，投降敌人，真

乃丧心病狂，罪该万死！

魏 瑾 巡抚本章，何人启奏？

皇 帝 （见犯人不答，向大臣们）巡抚本章，何人启奏？
（全场人目光集中于刘捷）

刘 捷 （起立）臣粗心大意，诚惶诚恐。（坐下）

魏 瑾 孟丽君，……

孟丽君 大人。

魏 瑾 你为何女扮男装？

孟丽君 既欲潜逃，必须改装。

魏 瑾 为何还要做官？

孟丽君 父母遭受冤屈，使我痛心疾首，义愤填膺。国家内乱外患，生民涂炭，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圣主求贤若渴，因此不敢自暴自弃。

魏 瑾 你女扮男装，就没有想到有欺君之罪么？

孟丽君 这个，……我粗心大意，诚惶诚恐。

魏 瑾 （起立）臣魏瑾启奏：云南总督孟士元之女孟丽君，为逃冤狱，走出深闺，粗心大意，女扮男装，立志为父申冤，为国雪耻，见义勇为，当仁不让，作相三年，黾勉从事，举贤任能，百废俱兴，国威重振，社稷安宁，如今功成身退，应予光荣表扬，以资矜式。万岁圣裁。

刘 捷 太师差矣。圣人垂教，三纲五常，夫妇有别，男女授受不亲。孟丽君女扮男装，位列三公，倘此风一长，百官效尤，则朝廷之上，我疑心你，你疑心我，自好者不敢彼此正视，不肖者眉来眼去，成何体统！

魏 瑾 啊唉，上朝之时，或着长筒靴，或着厚底鞋，是男是

女，有靴鞋为证，也就是了。

皇帝 太师……

魏瑾 万岁。

皇帝 孟丽君是一个忠臣孝子？

魏瑾 是一个忠臣孝子。

皇帝 国丈……

刘捷 万岁。

皇帝 孟丽君是一个乱臣贼子？

刘捷 是一个乱臣贼子。

皇帝 （向太师）她有功？

魏瑾 有功有功。

皇帝 （向国丈）她有罪？

刘捷 有罪有罪。

皇帝 （向太师）要表扬？

魏瑾 要表扬。

皇帝 （向国丈）要杀头？

刘捷 要杀头。

皇帝 （看了看现在空着的丞相座位，叹了一口气，最后向犯人）丞相，你再出一个主意，这是最后的一次。

（太监、侍卫一齐起哄。思索了片刻之后，振作精神，决定自行裁判，先咳嗽了一声）不法女子孟丽君，女扮男装，冒充男子，做了丞相，蒙蔽天子，犯下了欺君之罪，本应问斩，念她三年执政，攘外安内，有管仲乐毅之功，正心修身，有致君于尧舜之德，将功折罪，从宽发落，革去丞相之职，贬为丫环，收在皇宫之内，侍奉娘娘公主终身。

〔孟丽君闻判，冷静地注视太师。皇甫少华怒不可遏，皇甫敬、孟士元惊惶失措，梁鉴喜形于色，刘捷面露愁容，惟有魏瑾胸有成竹，毫不介意。

皇帝 （向太监们，指犯人）把她带进宫去！

〔两个太监走来把孟丽君扶起，挟着她向后台走去。
皇甫少华拔出宝剑，向前营救，为侍卫的兵器所阻。

魏瑾 （挡住太监）且慢！（向幕后埋伏着的太监宫女们示意）

〔一个老年太监和两个年轻宫女从台左幕后上场，太监手里拿着太后的诏书，宫女手里捧着礼品。

老年太监 太后有旨，孟丽君，皇甫少华跪接懿旨！

〔大臣们一齐起立，小太监释放了犯人。孟丽君和皇甫少华并肩跪在台的中央接旨。

老年太监 （宣读懿旨）“前丞相郾君玉本系云南总督孟士元之女孟丽君，痛父母蒙冤，华夏被侮，一心保家卫国，忘其身为女子，冲出闺阁，投奔仕途，努力上进，独占鳌头。终于官至丞相，得展鸿图，为亲洗冤，为国雪耻，为民造福，为君除忧，丰功伟绩，亘古所无。更难得温良恭俭，多艺多才，既擅丹青，尤精岐黄，曾为哀家治病，亲侍汤药，如事慈母。今日身分既明，喜能报答前情；即日认孟丽君为义女，册封公主，赐婚与经武将军皇甫少华成亲。公主孟丽君赐凤冠霞帔，驸马皇甫少华赐红袍金花，即刻穿戴整齐，一同进宫谢恩。钦此。”

孟丽君
皇甫少华 祝母后万寿无疆！（向皇帝）祝皇兄万岁万岁万万

岁！（一同起立）

皇帝 （把画轴扔在桌上）哼！（下了宝座，从台右下场）

孟丽君 （奔向父亲）爹爹！

孟士元 我儿！（父女亲切热烈地相互抚摩，依偎）

〔权昌把画轴交给皇甫少华，皇甫少华交给老年太监。宫女们替孟丽君和皇甫少华穿戴完毕，老太监领着她们从台左下场，宫女跟在她们的后面。〕

权昌 退朝！

〔仪仗队、侍卫、太监们从台右下场，权昌跟在他们后面同下。〕

梁鉴 （讽刺地向刘捷）是你做的好媒！（气愤地走下金殿，从台左下场）

刘捷 （怨恨地向魏瑾）是你出的好主意！（忿恨地走下金殿，从台左下场）

魏瑾 （模仿梁、刘的口吻，向皇甫敬）是你生的好儿子！
（向孟士元）是你生的好女儿！

三人一齐 哈哈。

魏瑾 二位亲家请。

皇甫敬
孟士元 太师请。

〔三人一同走下金殿。〕

——幕落·全剧完

1959年8月初稿

1960年2月修正

1961年7月二次修正

干 杯

（独 幕 剧）

- 人 物** 巫良才——上海五洲贸易公司的经理
吕孟君——巫良才的妻子
巫 文——巫良才的儿子，中学生
巫 章——巫良才的女儿，小学生
吕文俊——巫良才的岳父，思想进步的老作家
孙祥云——巫经理的汽车司机
周 妈——巫家女工
刘大民——上海市增产节约委员会派出检查“五反”
违法工商户的检查队队长
- 时 间** 一九五二年春天的一个上午
- 地 点** 巫经理家的客厅
- 布 景** 上海资本家客厅中的一般陈设，不寻常的是墙壁上贴了“五反”运动的标语，不可少的是一张嵌大理石板的矮方凳，靠墙壁放着，凳上放着一个高大的花瓶。
- 幕 启** 屋内无人，进步作家吕文俊挟着几本新出版的汉语词典走进，在一张长沙发椅子上坐下，放下书本，戴上老光眼镜，翻看词典，翻看了一本之后，再翻另一本；他似乎对于某一个字词，感觉兴趣，在作比较研究工作。一会，外孙女巫章走进，身上着了出客的衣服，手里拿着刚陪妈妈从市上买来的一瓶酒，一个用红色带子扎着的扁纸盒，显然是准备送人的礼品。小

孙女进来之后，看见外公在看书，歪着脖子，斜看了外公一眼。

巫 章 外公，你又在看书了，你一天到晚看书。

吕文俊 学习学习再学习，你应该向你的外公学习。

巫 章 你是在看故事吧？看完了你得讲给我听。（放下礼品，倚靠地坐在外公的身旁）

吕文俊 今天我不是看故事，我是在查字典。字典是什么，你知道么？

巫 章 我知道，是教人认字的。

吕文俊 对。一个人看见一个不认识的字，字典就会告诉他，这个字怎样念，是什么意思。所以一个人应该从小就会查字典。如果一个人看见一个不认识的字，不查字典，他就是一个懒汉。

巫 章 叫大人教他不行么？

吕文俊 当然行，主要的是多认识字、多读书、多学习，自己查字典也好，叫大人教也好。不过有好多字连大人也不认识。

巫 章 你也有不认识的字么？

吕文俊 有，多得很。

巫 章 外公，你知道小人也会教大人认字么？

吕文俊 喔？

巫 章 你不相信有这样的么？

吕文俊 我还没见过。既然你这样说，那一定是有的。如果一个人对于他没见过的事，就说没有，那就叫做武断。武断是什么意思，你懂么？

巫 章 武断就是蛮不讲理。

吕文俊 对。你教过大人认字么？

巫 章 我教过妈妈。

吕文俊 什么字，妈妈不认识，你认识？

巫 章 拼音字。

吕文俊 喔，拼音字我也不认识。不过今天我查的是汉字，不是拼音字。这个汉字看你认识不认识，能不能教我？

（他用铅笔在一个信封上写了一个字，给她看）我在查的就是这个字，认识么？

巫 章 认识。

吕文俊 什么字？

巫 章 一二三四五的“五”字。你连这个字都不认识？

〔妈妈吕孟君走进。〕

吕孟君 你又在打搅外公，要他讲故事了。

巫 章 不，外公在教我认字。

吕文俊 不对，是她在教我认字。

巫 章 外公在骗人，……

吕孟君 不要瞎说！

巫 章 ……他说他连一二三四五的“五”字都不认识。

吕文俊 我没有说我连“五”字都不认识，我是写出来考考你，看你认识不认识？

巫 章 既然认识，你为什么还要查字典呢？

吕文俊 你这问题，提得很好。今天我不讲故事，讲点学问。中国话有好多东西的名字是用一个字的，例如“马”、“牛”、“羊”、“鸡”、“犬”、“豕”，——“豕”是什么，知道么？

巫 章 “豕”就是“猪”。

吕文俊 对。另外，也有用两个字的，例如“孔雀”、“外公”、“孙女”、“老师”、“同志”。这些用两个字合在一起的叫做“词”。“五”字也可以和另一个字合在一起，造成功一个“词”。比方说“五金”就是由“五”字和“金”字造成功的一个“词”。“五金”是什么，你知道么？

巫 章 “五金”是五金行里卖的东西：铅丝、洋铁皮、螺丝钉、洋钉。

吕文俊 你这才说了四样。

巫 章 还有，还有——有钳子。

吕文俊 好。不过人们说五金的时候，说的是五种金属，不是金属做成功的东西。这五种金属是：金、银、铜、铁、锡。好，我再考你一下，“五毒”是什么？

巫 章 不知道。——是“五反”么？

吕文俊 “五毒”原来说的是五种有毒的、害人的东西，现在说的是“五反”。这五种害人的东西是：蝎子、蛇、壁虎、蜈蚣、蟾蜍、蟾蜍就是癞蛤蟆。你知道“五毒”说的是“五反”，你知道“五反”反的是什么吗？

巫 章 反对资本家做的坏事。

吕文俊 哪些坏事？

巫 章 偷公家的东西，卖小孩子吃的药骗钱，这些药里头有毒，小孩子吃了就生病。

吕文俊 所以现在就连中学生、小学生都和大人一齐反对这些坏透了的资本家，打倒他们，不让他们再做这些害人、害小孩子的坏事。

〔和大人一齐反对坏透了的资本家的中学生巫文，慌

慌张张地走进，从口袋里掏出一条手绢，擦额上的汗珠。

巫文 外公，妈妈。（坐在一张椅子上喘气）

吕孟君 你做什么去了，忙得这个样子？

巫文 我找司机孙叔叔去了。

吕孟君 你找孙叔叔去有什么事？

巫文 搜集情报，帮助公司里的检查队——破案。

吕孟君 搜集情报，检举你自己的爸爸？（征求她爸爸的意见）这——有点过分了吧？

吕文俊 不！他是“五反”运动中新产生的一种新人，叫做“红色小开”。旧道德、旧的五伦之一是：“天下无不是的父母”，新道德，新的五伦之一是：“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向红色小开）你搜集哪一类的情报，能告诉我们么？

巫文 我同检查队的刘队长打了一个赌。他说公司交出来的那本帐簿是假的，是专门为了对付“五反”运动临时假造的，真的被公司的经理拿走了，一定藏在经理的家里。我说如果是藏在经理的家里，我担保把它找出来。他就和我打赌：如果不是藏在我们家里，他愿意受罚；如果是藏在我们家里，我不能在一星期之内把它找出来，我愿意受罚。现在只剩下一天了，家里什么地方我都找过了，——

吕文俊 就是没有找到。

巫文 不过我有信心，只要真是藏在我们家里，我挖地板、拆板壁，也一定要把它找出来。

吕文俊 挖地板、拆板壁，用不着费那样大的事吧？如果是藏

在地板底下，壁板里面，外面会留下痕迹的呀。

巫 文 这我当然知道。我已经在屋子里到处检查了，前前后后，里里外外，一点痕迹也没有。

吕文俊 可能埋在地下吧？

巫 文 花园里没有看见有松土。

吕文俊 树洞里面呢？

巫 文 我爬上去看过了。

吕文俊 屋上、墙上的砖瓦底下呢？

巫 文 我也都上去看过了。

吕文俊 这样说，一定是藏在屋内了。——翻过妈妈和我的箱子没有？

巫 文 没有。

吕文俊 为什么做事这样地不彻底啊？

巫 文 我相信外公和妈妈不会帮助爸爸做这样的事。妈妈，——你会么？

吕孟君 我怎么会帮助你爸爸做这样的事？如果我知道帐簿藏在哪儿，我早就拿出来，要你爸爸交出去，免得——被旁人找出来。

吕文俊 比方说，被他自己的儿子找出来，去检举他的爸爸。

巫 文 不过，还是请你们把你们的箱子里自己检查一下，他可能趁你们不在的时候，偷偷塞进去。

吕文俊 我一定这样做。

吕孟君 你放心好了，我也一定这样做。好了吧，等一会我或许要带你和你妹妹到一个地方去，你先去洗洗脸，换件干净衣服。（向女儿）你也跟哥哥同到楼上去，打扮打扮。现在我有一件事要和外公商量。

〔女儿起了身，儿子仍坐在椅子上，手指捏着下巴，想心思。〕

巫 章 （走到哥哥面前）走吧，你放心好了，要我做什么，告诉我，我会帮助你的。

〔哥哥双手插在裤袋里，埋着头，跟着妹妹一同走去。〕

吕文俊 你有事要和我商量？

吕孟君 是的。

吕文俊 有什么新的发现么？

吕孟君 没有。

吕文俊 （他是这样地爱说话）我倒在字典上有所发现，让我先讲我的。我新近买了几种新出版的汉语词典，我在翻看里面所收的“五”字下面的词汇。我发现编词典的人一般是厚古薄今，对于古老词汇，彼此照抄，惟恐有失，例如“五伦五常”、“五声五音”、“五中五内”、“五等五爵”、“五行”、“五伯”、“五车”、“五服”，以及只有读古书才碰到的五这、五那个等等，而对于现代词汇，例如“五一”、“五四”、“五卅”、“五九”、“五线谱”、“五口通商”、以及“五项原则”就没有做到应有尽有。至于没有“五反”，那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五反”是今年，一九五二年，新发生的社会运动，而这些书是今年或去年出版的。如果在十年之后，一九六二年，再版的时候，不把“五反”收入，那就成问题了；十年之后，人们大概还不至于忘记“五反”，但要知道“五反”反的是什么，恐怕一般人就非查词典不可了。我的话完

了，现在听你的。

吕孟君 我想做一件事，还拿不定主意。

吕文俊 什么事？

吕孟君 你知道今天是良才的生日——满四十岁的大生日——，我本想替他举行一个庆祝会，热闹一下，想不到碰上这样一件意外的事。你老人家远远地从北京赶回来了，——

吕文俊 赶回来了，我是赶回来组织上海的青年作家参加“五反”运动，鼓励他们收集有关的资料，准备创作，不仅把这次这样轰轰烈烈的这个社会运动，用文艺作品留下一个历史性的纪录，并且可以用来向群众进行教育，对今后资本家的改造作出贡献，可不是回来替一个犯了法的女婿做生日的啊！

吕孟君 这我知道，不过你总算回到家来了，他呢？——被关在公司里，上次我见到他的时候，我说我要在他生日这天再去看他。刚才我买来了一瓶酒、一个蛋糕，现在我想打一个电话，征求检查队队长的同意，允许我带着两个孩子一齐去看他。请你告诉我，我可不可以这样做，这样做了，对他有没有害处？

吕文俊 我很惊讶，你一向不算糊涂，今天会想做这样的傻事？现在是在什么情境之下，你还要去替他做生日，领孩子去拜寿！

吕孟君 爸爸，你误会了我的意思了，我不是去拜寿，我想这也许对他的情绪有好处。

吕文俊 （想了一想之后）嗯，对于他的情绪有没有好处，我不敢说，对于公司职工的情绪，肯定没有好处。

吕孟君 我可以去看他么？

吕文俊 看他当然可以，只不要送他羊羔美酒。我老实对你说，现在你应该全心全意想方法帮助他，要他承认错误，改过自新。

吕孟君 他是犯了错误，但我相信他没犯罪？

吕文俊 他没有犯罪？大概由于他现在是你的“爱人”了，你就溺爱不明了？他犯了国法，怎能说没有犯罪？问题不是有罪无罪，是罪大罪小，惩罚时的从严从宽；这要看他如何自处，将来组成的人民法庭，将根据他的态度，作出判决。

吕孟君 你说他有罪，他到底犯了哪些罪呢？

吕文俊 “五反”反的什么？你应该知道：“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窃国家资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

吕孟君 他五毒俱全么？

吕文俊 那倒不一定是这样。他的主要罪行是偷税漏税，别的罪他也都坦白了，惟有偷税漏税他顽强抗拒，造了假帐，不肯承认。

吕孟君 他承认了。

吕文俊 向谁承认了？是向你承认的？

吕孟君 没有。

吕文俊 你没有问过他？

吕孟君 没有。上次我正想向他提出这问题的时候，他先发制人地对我说：如果你提出的问题使我不便答复，答复了，要使你为难，最好不要问。

吕文俊 非常体贴！因此你就不问了？

吕孟君 还用得着再问么？

吕文俊 你也就不再问别的了？

吕孟君 我问了。我说：既然你承认，这些违法乱纪的、危害国家和人民利益的资本家是人民的敌人，——

吕文俊 他承认了？

吕孟君 在“五反”之前，他就承认了。——你既然承认“五反”检查队是维护人民利益的，是人民的朋友，因此也是你的朋友，——

吕文俊 他承认了？

吕孟君 承认了。——你为什么敌我不分，还要顽强抗拒呢？

吕文俊 他怎么说？

吕孟君 又可气，又可笑，他说：“不打不成相识”。我了解他的意思，他是说：“我说这本帐簿是真的，用不着拿出证据来；你说这本帐簿是假的，有本领把真的找出来！”

吕文俊 问题简单了，等会你去看他，向他对症下药，告诉他，够相识了，不必再打了。——如果他受了同事们的欺骗，认为这次“五反”运动仅仅是刮的一阵风，很快就会过去，就会一切照旧，万事大吉！你教他不要存这种妄想，因为这次的斗争是工人阶级和资本家之间夺取国家政权和经济领导权的斗争；为了奠定今后增产节约和进行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基础，就必须铲除一切危害国家和人民利益的盗窃行为，因此政府和人民对于这次“五反”运动一定要彻底地进行到底，直到取得了最后完全的胜利。——还有什么可打的呢？

吕孟君 我一定这样做。现在我去打电话。

吕文俊 你用不着打电话了，检查队队长约了十一点钟来看我，我替你当面征求他的同意好了。

吕孟君 是他约你的，还是你约他的？

吕文俊 是他约我的。

吕孟君 他到这里来看你，是不是——

吕文俊 （轻松而有把握地）你放心好了，他是来要我们——“对症下药”的。

〔客厅里听到接大门外叫门的电铃声音。

吕孟君 是他来了么？

吕文俊 （看了看手表）是时候了，你到楼上去，让他先和我谈谈。

吕孟君 好，等会我来向你打听消息。

〔巫家女工周妈开门走进。

周 妈 检查队队长来看你，说是和你约好的。

吕文俊 请他进来。

〔吕孟君连忙走出，女工跟着走出。老先生整理身旁乱放着的书本。接着，女工让进客人，退出。

刘大民 吕老先生，您好。

吕文俊 队长同志你好。（和他握了手）请坐。（两人同坐下）

刘大民 您是一位作家，一定很忙，我不应该来打搅你老人家。

吕文俊 不要客气，你是“五反”检查队的一位队长，比我更忙。（拿起桌上放着的香烟盒，请客人抽烟）

刘大民 多谢。（接受了香烟，回敬了主人，从主人手中夺取

了火柴盒)我来我来。(替主人和自己燃着了香烟)

吕文俊 谢谢。

〔女工送进两杯茶，先敬客人。

刘大民 (接茶杯)谢谢你。

〔女工把第二杯茶放到老太爷的面前，随即退出。

吕文俊 五洲贸易公司的检查工作进行得顺利么？

刘大民 应该说很顺利，现在只剩下一件事须要解决。

吕文俊 剩下哪一件？

刘大民 公司还没有把它的帐簿交出来，他们交出来的是一本假帐。

吕文俊 那本真帐呢？

刘大民 我们知道，真帐被经理拿走了。他一定把它藏起来了。

吕文俊 藏在哪儿，有线索么？

刘大民 我们猜想，多半是藏在经理自己的一一家里。

吕文俊 为什么这样想？

刘大民 根据我们所了解的经理的性格，估计他不会放心把它交给旁人的。

吕文俊 不会交给某一个可靠的公司的职员或者某一位董事么？

刘大民 我们估计他不会这样做。

吕文俊 为什么？

刘大民 这样，他就丧失了主动权；象经理这样精明的人，他不会放弃他的主动权的。

吕文俊 准备来这里进行一次——检查么？

刘大民 我们不准备这样做。

吕文俊 那怎么办？

刘大民 今天就是为了这件事特地来向你老人家请教。

吕文俊 请教？队长同志，你讲话太客气了。请你告诉我，你要我做什么，我一定效劳。

刘大民 你老人家讲话客气了。我们相信你老人家是愿意帮助我们解决这件事的。

吕文俊 那就请你明说吧，你认为我在哪些方面可以帮助你们？

刘大民 和他谈谈，劝他把帐簿交出来，使他相信，这本帐簿最后总得出现的，与其被旁人发现，不如由经理自愿地拿出来。这对他只有好处，没有坏处。

吕文俊 “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这条原则你说象经理这样精明的人，还用得着我来向他说明么？

刘大民 虽然知道，可能不相信。你老人家知道，上海的资本家是最难对付的，他们在那里造谣言，说这是政府的圈套。

吕文俊 你说得对，还是值得谈谈的。如果谈谈没有结果，第二步怎样办？是不是要我——

刘大民 由你老人家斟酌情形，看怎样能帮助我们怎样办。

吕文俊 我了解你的意思。好，除了这一件，还有别的方面我可以帮助你们么？

刘大民 还有——经理太太方面……

吕文俊 啊，经理太太，——经理太太是我的女儿，我保证她对于“五反”运动的态度完全和我一样。

刘大民 多谢你老人家。还有一件事我们想做，特地事前来征求你老人家同意。

吕文俊 征求我的同意？

刘大民 今天是经理的生日，我们想送他回家过生日，中午在家里吃饭。

吕文俊 这是应该非常感激的一件事，尤其是——经理太太。

刘大民 等一会儿我用车子送他回来。

吕文俊 好极了。

刘大民 好吧，再一次多谢你老人家，我这就向你告辞了。

（起身）再见。（伸出手）

吕文俊 我送你上车。

刘大民 不敢当，请留步。

吕文俊 走吧。

刘大民 （走到门口，转身）喔，我忘记了，公司的司机孙同志要和他的小朋友你们家巫文同志说几句话，他在外面汽车里等着，是请小朋友到外面谈谈，还是请孙同志进来谈谈？

吕文俊 当然请到里面来谈谈。我去请他进来。

〔老先生陪队长同志走出，接着就又陪司机同志走进。

吕文俊 请坐，好久没见你了。

孙祥云 你老人家身体好？

吕文俊 很好，谢谢你。这一向开会、学习一定很忙吧，今天早上巫文去看你了。

孙祥云 他非常地热心，他——

巫文 （匆匆忙忙地走进）孙叔叔！你来了，有要紧的事告诉我吧？（走去和他亲热地握手）

孙祥云 说不上是什么要紧的事，你不是——

吕文俊 坐下来谈谈。

孙祥云 谢谢你老人家，我说完几句话就要走，刘队长还在车上等着我。（向小朋友）你不是要我把经理在检查队来到之前，把他每天去到哪些地方，做了些什么事告诉你么？有件事，因为不重要，刚才忘记告诉你了，所以赶得来，——

巫 文 什么事，你告诉我吧，说不定很重要。

孙祥云 有一天，大概是检查队来到公司一个星期以前，经理要我把车子开到一家木料行，他买了一块三夹板。后来又到人民市场买了一只大花瓶。啊，就是这只大花瓶。（他指着方凳上放着的花瓶）花瓶 he 说是准备送一个外国人的。三夹板做什么用，他没有说。

巫 文 三夹板带到公司里去没有？

孙祥云 没有。来这里之前，我问了公司里的庶务先生、木料间何主任，他们都没看到那样的一块三夹板。

巫 文 多大的一块三夹板？

孙祥云 四四方方的，一两尺见方。

巫 文 是和花瓶一齐拿下汽车的么？

孙祥云 花瓶是我帮他拿下来的，三夹板是经理自己拿下来的。

巫 文 你记得很清楚，拿进来了？

孙祥云 这还会有错么？

巫 文 没有再拿出去？

孙祥云 没有在汽车里带出去。——我要告诉你的就是这些事。以后想起什么，我再来告诉你。我走了。（伸出手）

巫 文 （握手）谢谢你，再见。

孙祥云 再见。老太爷再见。

吕文俊 再见。

〔小朋友陪了司机叔叔走出。老先生抽烟了，也是在想三夹板？一会，小朋友走回。

巫文 外公，你看见了这块三夹板么？我问过了阿姨、妈妈和妹妹，她们都没看见。

吕文俊 你问我？我正要问你，你不是在屋子里到处检查过了么，你看见没有？

巫文 （开始思索，摇头）没有，不要说一块三夹板，连屑子都没看见。

吕文俊 如果真是拿进了，而没有拿出去，家里连屑子都没有，这就太神秘了。

巫文 外公……

吕文俊 嗯？

吕文俊 你想这块三夹板会不会和帐簿有关系？

吕文俊 很可能，很可能找到三夹板，你就找到帐簿。——考验一下你聪明的脑筋吧。

〔外公挟着先前拿来的几本汉语词典走出，没有关门；外孙在房间里考验他的脑筋，一会儿站起，一会儿坐下，一会儿走来走去。忽然灵机触发，注视花瓶和方凳，紧张快步地走向方凳，趴在地上，探视石板的反面，还没来得及爬起来，就大声叫喊。

巫文 外公！！外公！！

吕文俊 （惊慌地走进）什么事？？

巫文 （欢天喜地地跳起来）帐簿找到了！！！！

吕文俊 你把我吓了一跳。帐簿找到了，在哪里？

巫 文 （手指方凳）在方凳子底下。我只看见三夹板，是用洋钉把它钉在方凳的边框上的。

吕文俊 那本帐簿一定是在三夹板的后面了。

巫 文 毫无疑问。（走去拉开放古玩的玻璃橱柜的抽屉，拿出一把钳子，取下方凳上的花瓶，准备拔出钉三夹板的洋钉）

吕文俊 （阻止他）不要忙！我问你：如果帐簿在里面，你预备怎样？把它拿出来，交给检查队，是不是？想一想，再动手。

巫 文 （想了一想之后）不，我拿出来看看。

吕文俊 看了之后怎么样？

巫 文 把它放回去。

吕文俊 放回去，不拿去交给检查队？

巫 文 不拿去。

吕文俊 告诉不告诉你爸爸？

巫 文 不告诉。

吕文俊 为什么？

巫 文 我相信爸爸自己会拿出来交出去的。

吕文俊 好。既然如此，那又何必要看呢？这不是多此一举么？快去请你妈妈下来。

〔外孙把钳子放在裤袋里走出，外公抬起方凳的一边，看石板的背面，是欣赏女婿的木工手艺呢，还是不相信外孙的眼睛呢？外孙领着妈妈和妹妹紧张地走进。〕

巫 文 ……三夹板是用洋钉钉在方凳的边框上的。

吕孟君 帐簿一定是在三夹板的后面么？

巫文 毫无疑问。外公也同意。

吕孟君 为什么不把三夹板撬开来看看呢？

吕文俊 你不要紧张，帐簿一定是藏在三夹板的后面。你坐下来商量商量。我们的意见，帐簿原封不动，也不把我们的发现告诉良才，让他到时候自己拿出来，交给检查队。我们相信他会这样做？你相信不相信？

吕孟君 我完全相信。

吕文俊 同意我们的办法？

吕孟君 完全同意。但为什么要原封不动而不把三夹板撬开来看一下呢？

吕文俊 何必多此一举呢？

吕孟君 我的神经衰弱，没有你们这样坚强，不看一下，今天夜里我定会通夜睡不着觉。

吕文俊 好吧，为了使你们的妈妈今天夜里能睡得着觉，撬开来看看吧。

〔哥哥动手，妹妹一旁协助，拔出了钉在边框上的洋钉，拿出用厚纸包着、棉花衬着的一本帐簿，交给妈妈。〕

吕孟君 （接了帐簿）这是一本帐簿么？

吕文俊 可见得你没有学过新式簿记。

吕孟君 这不会也是一本假的吧？

吕文俊 假的？拿来吧。（差不多是抢过帐簿，交给外孙）赶快放回去，就要有客人来。

吕孟君 有客人来？谁？

吕文俊 来了你就会知道。

吕孟君 唉呀，你们怎么竟这样不可怜一个神经衰弱的人！

〔儿子和女儿很快的就把客厅里的一切恢复了原状。
接着就又一次听到大门外按电铃的声音。

吕文俊 客人来了，你们两个跟我到我房间去。（阻止想一同走出的神经衰弱的女儿）你不要走，客人是来看你的。

吕孟君 看我的？

〔祖孙三人走出，关好门。妈妈留在客厅，等待来看她的客人，客人未待通报，开门走进。

巫良才 孟君。

吕孟君 良才！你——怎么回来了？

巫良才 （轻松幽默地）为什么不回来？这不是我的家么？

吕孟君 行动自由了？（和他握了手）

巫良才 （不过是说明情况）自由了，队长怕我不认识自己的家，亲自把我送回来，怕我不认识路，教汽车在门外等着把我接回去。（坐下，拿出烟盒，用打火机点火抽烟）

吕孟君 队长呢？你怎么不把他请进来？

巫良才 队长说，他要到附近铺子里去买东西。

吕孟君 既然他们认为你还需要这样照顾，为什么让你回来呢？

巫良才 你忘了，今天是我的生日，他们是送我回来——过生日的。

吕孟君 你相信是这样么？

巫良才 你呢？

吕孟君 我？我没想到他们知道今天是你的生日。一个钟头以前队长来我们家了，——

巫良才 队长来过么？

吕孟君 来了，他是来看爸爸的，和爸爸谈了几句话之后就走了。

巫良才 和爸爸谈了些什么，你不知道么？

吕孟君 刚才为了一些不相干的事耽搁了，我还没有来得及问爸爸，你就回来了。爸爸大概也是因为有事，没有来得及告诉我。

巫良才 想不到你们在家里会这样的忙。

吕孟君 我不相信他是来通知爸爸，他们要让你回家过生日。回来过生日，他告诉爸爸了，但我不相信仅仅是为了这个。

巫良才 你想是为了什么呢？

吕孟君 我猜想是要爸爸和你谈谈，可能也要我和你谈谈。

巫良才 那你就先和我谈谈不好么？

吕孟君 我没有什么要和你谈。今天我本想到公司里去看你的，爸爸要我替他向你提一个问题——只提一个问题。

巫良才 那你现在就可以提。

吕孟君 他要我问你：你对于毛主席指示的“五条原则”，你相信不相信是诚恳的？

巫良才 我相信是诚恳的。

吕孟君 不过好多资本家可不相信啊。

巫良才 那是由于他们不了解共产党的政策。

吕孟君 那你是了解的了。你也可以先和我谈谈。

巫良才 很简单。共产党是要革资本主义的命，革帝国主义的命，要革命，必须抓政权；凡是想要从他们手里夺取政权的，必须使用全力，把他打倒；对于相信资本主

义的资本家，不是消灭他们，而是改造他们，使他们能起积极作用，规规矩矩地帮助他们巩固政权，加强革命的力量。因此，你想，根据这个政策，对于他们认为可以改造、可以争取的资本家，为什么不宽大，不去争取呢？所以就：“过去从宽，今后从严；多数从宽，少数从严；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商业从宽，工业从严；普通商业从宽，投机商业从严”了。这就是我的了解。爸爸没有要问其他问题么？

吕孟君 没有。不过他还要我替他带个口信给你。

巫良才 什么口信？

吕孟君 上次我劝你不要抗拒的时候，你不是和我开过玩笑，说了一句俏皮话么？你不是对我说：“不打不成相识”么？爸爸要我对你说：“够相识了，不必再打了！”

〔儿子开门走进，手里拿着另一瓶酒、另一盒蛋糕。〕
巫 文 这是公司的职工同志们托刘队长替他买来送爸爸做生日的礼品。外公教拿进来。他要我告诉爸爸，爸爸应该回送他们一件珍贵的——礼品。他说妈妈一定赞成的，会猜想到你送他们什么的。如果爸爸同意，他要妈妈把这瓶酒打开，让大家一齐敬你一杯酒，祝贺你真正的新生日。

吕孟君 （等了片刻之后，是鼓励，也是恳求）良才！（又等了片刻之后，拿着酒瓶，走到他的面前）我征求你的同意，把这瓶酒打开。

巫良才 （是情感、或者是智慧，使他下了决心；他起身，面对着妻子）我同意，我接受你的意见。

吕孟君 （吐了一口长气）啊，（和他握手）恭喜你！（欢欣

地拿着酒瓶走出)

〔现在客厅里就剩父子两人，父亲静立了片刻，吐了一口轻松的气，儿子一直静观着。父亲鼓起勇气，行动起来，走去拉开了橱柜的抽屉，找他需要的东西；儿子从裤袋里拿出钳子。

巫文 爸爸！（举起钳子）

巫良才 （一愣之后）怎么！你——知道？

巫文 （点头）

巫良才 你——没有把它……

巫文 （再点头）

巫良才 也不告诉我？

巫文 我知道你自己会拿出来交给他们的。

巫良才 嗯。（要接取钳子）

巫文 我来吧？

巫良才 好。

巫文 （替爸爸取出了帐簿，恢复了客厅的原状）刘队长在外公的房间里，我替你送去。

巫良才 好。

〔儿子拿着帐簿走出。爸爸起身，在房间里走了几步之后，背对门，面对壁站着不动。女儿替妈妈开了门，让她走进。妈妈拿着一个茶盘，盘里放着一个酒瓶，六只高脚酒杯。队长、外公、儿子跟着走进。儿子从盘中先拿一只空杯给妹妹，然后向其余的五个酒杯中斟满了酒。妈妈把盘中的四杯酒送给其余四人。放下茶盘，自己拿了最后的一杯酒。外公向孙女先点了一点头，然后把头向後一仰，叫她开口。

巫 章 （放下酒杯，从口袋里取出一个字条，站到屋子的中央）外公做了一首诗，是替妈妈做的，也是替我做的，他把我不认识的字都改成我认识的字。（一个字一个字地读字条上的字）“天生英才自风流，人间虚度四十秋，举案齐眉一杯酒，洗净五毒满面羞！”干杯！（再拿起酒杯）

〔经理的一家人干了杯，队长一旁静观，手中拿着酒杯而没有把它举起。

——幕下·剧终

一九六二年八月 初稿

智 取 生 辰 纲

（四幕十一场话剧）

前 言

《三国演义》与《水浒传》

《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中国人民最喜爱的，在群众中最流行的，也是对群众最有影响的两部中国伟大的小说。我不想在这短短的前言里评论这两部巨著，更不是来替这两部小说作考据。我的目的仅仅是说明我为什么要把《水浒传》中《智取生辰纲》这段情节编成话剧，为什么提出《三国演义》来。《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有不少相同之处，也有不同之处，就这些方面对比地谈谈，可以帮助我说明我的企图。

《三国演义》是中国第一部政治小说，《水浒传》是中国第一部社会小说，堪称“第一”，是相同的，但若讲内容，就不全相同了。如果政治小说和社会小说这两个名称用得不当，也区别得不够清楚，那就把它们同称作历史小说，但它们的内容确实是大不相同。依照美国一个为了解放黑奴而不惜内战的总统林肯所说的“三民”原则，《三国演义》是人民创造的，是为人民写的，但写的不是人民的生活；《水浒传》是人民创造的，是为人民写的，而写的确是人民。《三国演义》写的是汉末群雄割据，演成魏、蜀、吴三分天下，“号三国、争汉鼎”。这个局面维持了将近百年。《水浒传》写的是草莽英雄，绿林豪杰，替天行道，反抗朝廷，播乱山东，横行河北。小说中的这个局面也维持了若干年。这两个局面各有奠基之

始。《三国演义》中有一个桃园结义，《水浒传》中有一个东溪村聚义；但《三国演义》中三国的奠基既不是刘、关、张“桃园豪杰三结义”，也不是诸葛亮“定三分隆中决策”，而是“用奇谋孔明借箭”，“三江口周郎纵火”，孙刘联合，大破曹兵。水浒的奠基不是梁山泊义士尊晁盖，也不是闹江州，劫法场，把宋江“逼上梁山”，坐了第二把交椅，而实在是晁盖等东溪村七筹好汉的聚义举事。我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桃园结义只是三个豪杰，齐心协力，镇压黄巾，往后的发展，也只是刘备做了蜀汉的先主，关张做了蜀汉的名将，与魏吴的奠基无关；而东溪村晁盖等七筹好汉的聚义是同心同德、反抗统治阶级，后来发展成为梁山泊革命根据地的奠基人。

《三国演义》和《水浒传》的来源，最初同是“说话人”在讲台上演唱的，不联贯的短篇“话本”。后来经过文人的加工，才编成小说。“话本”之外，也从“杂剧”中汲取丰富的资料。小说风行之后，剧作家又把其中某些情节编成戏曲。从精采情节编出来的戏曲也往往是戏曲中精采的节目，这是极自然的。比方说，赤壁之战是《三国演义》中极精采的情节，现在我们看到的《群英会》就是一出极精采的京戏。而另一方面呢？尽管《智取生辰纲》是水浒中极精采的情节，晁盖是真正革命好汉的领袖，但古代的文人没有把它编成一个“杂剧”^①，现代剧作家也没有把它编成一出戏曲^②，岂不怪哉！再说，《水浒传》中在《智取生辰纲》一段的末尾，大书特书地说：“这个唤做《智取生辰纲》”，这不很象评弹后的一句结束语

① 元杂剧取材于梁山泊英雄故事的有三十一种，其中没有晁盖等取生辰纲的故事。（见《水浒研究》何心著，上海文艺联合出版社出版，1954。）

② 有人说京剧中曾有过这一情节的戏，现在不上演了。

么？可能以前果然有这评弹节目，现在失传了^①；如果真是这样，那就太可惜了。

晁盖与宋江

《水浒传》中第一条革命英雄好汉是谁？是晁盖而不是宋江。这是我的偏见么？不是。晁盖和宋江一方面有相同之处，两个人生平都好结识江湖上的好汉，也都爱刺枪使棒；两人相同之处也许尽于此矣。即就仗义疏财结识江湖上的好汉一点而言，在宋江，说得好一点，是慈悲为怀，差一点是布恩施德，坏一点是沽名钓誉，他不但不鼓励革命，相反的，还教人不要革命，他曾对武松说过：“兄弟既有此心，归保朝廷，皇天必佑”。至于他自己呢？当晁盖劝他人伙时，他说：“兄弟这话休提。这不是抬举宋江，明明是苦我。家中上有老父在堂，不曾孝顺得一日，如何敢违了他的教训，负累了他？前者一时乘兴，与众位相投，天幸使石勇在村店撞见在下，指引回家，说出这个缘故，情愿教小可明吃官司，……小可不争随便了，便是上逆天理，下违父教，做个不忠不孝的人，在世虽生何益？如不肯放宋江下山，情愿只就在众位手下吃死。”不错，他后来和晁盖一同做了盘踞于梁山泊的草寇，两人的心情怎样呢？晁盖可能是衷心喜悦，有了这样好的一个革命根据地，可以招兵买马，养精蓄锐，最后夺取宋室的江山。宋江确确实实是

① 经向多方面探询，1963年扬州市政协江树峰同志来信说《智取生辰纲》在扬州评话中有马凤章老先生讲这段子，也颇精采。马老先生不久前逝世，可喜的是他这段子已经有关同志整理，收集在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年印行之《扬州评话选》中。

“逼上梁山”。晁盖死后，他念念不忘的只是降诏，早日招安。在一百廿回版本的《水浒传》七十回的末尾，有“宋江乘着酒兴，作了满江红一词。写毕令乐和唱这首词，道是：“望天王降诏早招安，心方足。”只见武松叫道：“今日也要招安，明日也要招安去，冷了兄弟们的心！”黑旋风便睁圆眼睛，大叫道：“招安招安，招甚鸟安！”只一脚把桌子踢起，颠个粉碎。这不仅写出了宋江奴才反动的心理，同时也极显著地写出了晁盖部下兄弟们革命的胸襟。所以，虽然有街市小儿的歌谣说“耗国因家本，刀兵点水工，纵横三十六，播乱在山东”，虽然宋江醉后也曾写下过西江月词“自幼曾攻经史，长成亦有权谋。恰如猛虎卧荒丘，潜伏爪牙忍受。不幸刺文双颊，那堪配在江州。他年若得报冤仇，血染浔阳江口”，和反诗“身在山东心在吴，飘蓬江海漫嗟吁。他时若遂凌云志，敢笑黄巢不丈夫！”但儿童的歌谣很可能是宋江被逼上梁山以后才造出来的。至于上述的歌词，我不深文周纳地说，他自己得意的是“自幼曾攻经史，长成亦有权谋”，他要报的仇也只是“不幸刺文双颊，那堪配在江州”的私仇，而不是想要革命。这就是宋江。

晁盖怎样呢？他自始至终，有雄心壮志，他是本县富户，生活得十分舒服，却偏要反抗统治阶级；江湖上投奔他的英雄好汉，向他求资助的固然不少，但要他领导作“贼”，抢劫贪官污吏从老百姓身上榨取得来的民脂民膏者亦大有人焉；前有刘唐，后有孙胜。当刘唐向他报告，今有北京留守司梁中书送去东京庆祝他丈人蔡太师的十万贯生辰纲时对他说：“小弟想此一套不义之财，取之何碍？便可商议个道理来半路上取了，……不知哥哥心内如何？”他的答复是：“壮哉！且待计较。”

后来果然有了东溪村七筹好汉聚义的壮举，发展成为革命根据地梁山泊的奠基人。所以我说，有晁盖而后才有梁山泊，有由晁盖领导的梁山泊而后才有草莽英雄“纵横三十六，播乱在山东，”决不过分。如果晁盖不死，又谁知不如李逵所说：“敢著我们有许多军马，便造反，怕怎地，杀去东京，夺了鸟位，晁盖哥哥便做了大皇帝，宋江哥哥便做了小皇帝，吴先生便做了丞相，公孙道士便做了国师，我们却做了将军，在那里快活，不强似在这个鸟水泊里？”李大哥当年这话说得很对，如果历史上真有晁盖其人、其事，今天我也说，晁大哥如果不死，又谁知梁山泊的英雄们不能夺得那个道君皇帝摇摇欲坠的宝座呢？晁盖早死，梁山泊之大不幸也，呜呼哀哉！这就是晁盖。

中国话剧的发展

《智取生辰纲》的情节虽然全是根据《水浒传》中的故事，剧词虽然尽量采用小说的原文，但就结构而言，它是一出话剧。因此我想顺便在这里就中国话剧今后发展的前途讲几句话。西方话剧已有几百年的历史，但是中国话剧只有几十年的历史，它吸取了西方话剧的优点，并且继承了中国上千年来戏剧曲艺的优良传统，真可说是“源远流长”，从技术上具体来说，目前的中国话剧吸取了旧戏的象征手法，有有鞭无马的驰骋，有桨无船的航行，有酒无肴的筵席，一个圆场可以是多少里的路程；最近有人增加了幕前致词；不久还能有幕旁插话，如同中国某些地方戏的帮腔那样。中国话剧正象一个茁壮生长的青苗，在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下，一定会发扬光大，做出贡献。

人 物

晁 盖	梁中书
吴 用	蔡夫人
公孙胜	侍 从
刘 唐	杨 志
阮小二	谢都管
阮小五	虞 候(二人)
阮小七	厢禁军(十一人)
白 胜	雷 横
主 管	土 兵(若干人)
庄 客(若干人)	酒 保

第一幕

幕前联诵：话说大宋宣和年间，山东济州郛城县新到任一个知县，姓时，名文彬。一日升厅，公座左右两边排着公吏人等。本县尉司管下有两个巡捕都头，一个唤做步兵都头，一个唤做马兵都头。那马兵都头姓朱名全，那步兵都头姓雷名横。当日知县唤两个上厅来，说道：“我自到任以来，闻知本府济州管下所属水乡梁山泊盗贼，聚众打劫，拒敌官军，亦恐各乡村盗贼猖狂，小人甚多，今唤你等两个，休辞辛苦，与我将带本管土兵人等，一个出西门，一个出东门，分头巡捕。若有贼人，随即剿获申解，不可扰动乡民。我体知东溪村山上有株大红叶树，别处皆无，你们众人采几片来县呈纳，方表你们曾巡到那里。若无红叶，便是汝等虚妄，定行责罚不恕。”两个都头领了台旨，各自回归，点了本管土兵分投各自去巡察。

不说朱全引人出西门，自去巡捕。只说雷横当晚引了二十个土兵出东门，绕村巡察，遍地走了一遭，回到东溪村山上，众人采了那红叶，就下村来，行不到三二里，早到那灵官庙前。

都头雷横并二十个土兵是领了知县相公台旨，下乡捉贼，他们奉命惟谨，果然山上采了几片红叶，但

真个捉到一个贼么？

幕启：

雷 横 （见庙门不关）这灵官庙里没有庙祝，殿门不关，莫不有歹人在里面么？我们直入去看一看。

〔众人拿着火，一齐照将入来。只见供桌上睡着一个大汉，天气炎热，那汉子赤身露体，把些破衣裳团做一块作枕头，枕在项下，鼾鼾地沉睡在供桌上。

雷 横 好怪，好怪？知县相公忒神明，原来东溪村真个有贼！（大喝一声）咳！

〔那大汉酒醉未醒，被二十个土兵一齐向前，不问情由，把他用索子绑了，押出庙门。

雷 横 天色还早，我们且押这厮去晁保正庄上，讨些点心吃了，再解去县里取问。

〔一行众人却都奔这保正庄上来。

——幕下·第一幕完

第 二 幕

第 一 场

幕前朗诵：都头雷横并二十个土兵押着那汉子来到庄前敲门，庄里庄客闻知，报与保正。此时保正未起，听得报是雷都头到来，慌忙教开门。众土兵先把那汉子关在门房里，雷横自引了几个为头的人径来到草堂。庄客一面安排酒食，先把汤来敬客。保正急忙起身前来款待这不速之客。

这东溪村晁保正姓晁名盖，祖先是本县本乡富户，平时仗义疏财，专爱结识天下好汉，但有人来投奔他的，不论何等样人，便留在庄上住，若要去时，又将银两资助他起身；最爱刺枪使棒，亦自身强力壮，不娶妻室，终日只是打熬筋骨。郓城县管下东门外有两个村坊，一个东溪村，一个西溪村，只隔着一条大溪。当初这西溪村常常有人落水淹死，村人迷信这西溪村有鬼，白日迷人下水，聚在溪里，无可奈何。忽一日有个僧人经过，村人备细说知此事，僧人指个去处，教用青石凿个宝塔，放于所在，镇住溪边，便可把西溪村的鬼都赶到东溪村来。那时晁盖得知了，大怒，从溪里走将过去，把青石宝塔独自夺了过来，东溪村放下，因此人皆称他做“托塔天王”，

江湖上都闻他的名字。

今日，且看他怎样一个仗义疏财，见义勇为，专爱结识天下好汉的好汉！

幕启：晁盖前往草堂，一个主管跟随在他后面。未进草堂，肚里寻思，且把他的心思说与主管知道。

晁 盖 村中有甚小贼吃他拿了？我须去看是谁，且先问明情由，却再理会。你去吩咐庄客，安排酒食，把都头带来的人一齐请到后面吃酒，你却随后来草堂，替我陪客。

〔主管退下，晁盖走进草堂。〕

晁 盖 贵客光临，保正不曾迎接，都头恕罪！都头有甚公干到这里？

雷 横 奉知县相公钧旨，着我与朱仝两个引了部下土兵分投向乡村各处巡捕盗贼，因走得力乏，欲得少歇，径到贵庄暂息。有惊保正安寝。

晁 盖 这个何妨。（故意装做不知）在敝庄曾拿得个把小贼么？

雷 横 却才前面灵宫殿上有一个大汉睡在那里，我看那厮不是善良君子，一定是醉了，就便睡着。我们把索子将他缚绑了，本待便解去县里见官，一者忒早些，二者也要教保正知道，恐日后父母官问时，保正也好答应。现今关在贵庄门房里。

晁 盖 多亏都头见报。

〔庄客前来铺下果品按酒菜蔬盘饌，庄客一面筛酒，晁盖招待雷横吃酒。〕

晁 盖 都头辛苦，保正奉敬一杯。（举杯）干！

雷 横 干！

晁 盖 乡村寒舍一时拿不出可口之物，都头胡乱吃些。

雷 横 无端前来相扰，理甚不当。

晁 盖 （举箸）请！

雷 横 请！

〔主管走来草堂。

晁 盖 本家主管，前来陪奉都头坐一坐，我去净了手便来。

都头恕罪！

雷 横 保正方便。

〔主管陪侍都头吃酒，晁盖走出。

——幕 下

第 二 场

幕启：晁盖提着灯笼，来到门房，问那守在门外的庄客。

晁 盖 都头拿来的贼在哪里？

庄 客 在门房里。

晁 盖 都头带来的人在哪里？

庄 客 请去后面廊下吃酒去了。

〔晁盖推门，打开一看，只见被拿来的那汉子缚绑在一张椅子上，露出一身黑肉，下面抓扎起两条黑魆魆毛腿，脚上一双草鞋。晁盖打灯照那人脸时，紫黑阔脸，鬓边一搭硃砂记，上面生一片黑黄毛。

晁 盖 汉子，你是哪里人？我村中不曾见有你。

汉 子 小人是远乡客人，来这里投奔一个人，却把我拿来做贼。我须有分辩处。

晁 盖 你来村中投奔谁？

汉 子 我来这里投奔一个好汉。

晁 盖 这好汉叫做什么？

汉 子 他叫做晁保正。

晁 盖 你却寻他有甚勾当？

汉 子 他是天下闻名的义士好汉，如今我有一个好消息，要与他说明，因此而来。

晁 盖 你且住，只我便是晁保正。却要我救你，你只认我做娘舅之亲。少刻我送雷都头那人出来时，你便叫我做阿舅，我便认你做外甥。只说从小在这里过活，四五岁离了这里，今番来寻阿舅。

汉 子 若得如此救护，深感厚恩。义士提携则个。

〔晁盖提著灯笼自出房来，仍旧把门拽上。那伙土兵众人都得了酒食，吃得饱了，各自拿了枪棒，走了回来准备出发。〕

土兵甲 （拿出几片红叶）知县相公忒精明，定要我们走到山上采这红叶，到县呈纳。

土兵乙 此番出差纵然辛苦，却拿到一个贼，知县相公定然有赏。

土兵丙 难得保正还请咱吃了酒食。

土兵乙 人说“托塔天王”仗义疏财，果然如此好客。

土兵甲 东方动了，都头须赶回去画卯，他快要出来了。

〔晁盖陪着都头并几个为头的人走了出来。晁盖与都

头一路谈说。土兵见都头走出，便去门房里解了那汉子，背翦缚着带出门外。

晁盖 ……只为都头官身，不敢久留。改日若再到敝庄公干，千万来走一遭。

雷横 却得再来拜望，不须保正吩咐。保正留步。

晁盖 却罢，也送到庄门口。（看见了那汉子）好条大汉！

雷横 这厮便是灵官殿里捉来的。

汉子 （叫晁盖）阿舅！救我则个！

晁盖 （假意看他一看，喝问）兀的这厮不是王小三么？

汉子 我便是。阿舅救我！

〔众人吃了一惊。〕

雷横 （问保正）这人是谁，如何却认得保正？

晁盖 原来是我外甥王小三。这厮为何在庙里歇？乃是家姐的孩儿，从小在这里过活，四五岁时随家姐夫和家姐上南京去住，一去了十数年。这厮十四五岁又来走了一遭，跟一个本京客人来这里贩卖，向后再不曾见面。多听得说这厮不成器，如何却在这里？小可一时本也认不出，为他鬓边有这一搭碓砂记，因此隐隐认得。（对那汉子喝道）小三！你如何不来见我，却去村中做贼？

汉子 阿舅，我不曾做贼？

晁盖 你既不曾做贼，如何拿你在这里？

〔夺过土兵手里棍棒，劈脸便打。雷横并众人劝解。〕

雷横 且不要打，听他说。

汉子 阿舅息怒，且听我说：自从十四五岁来走了一遭，如

今不是十年了？昨夜路上多喝了一杯酒，不敢来见阿舅，权去庙里睡得醒了，却来寻阿舅。不想被他们不问事由，将我拿了。却不曾做贼。

晁盖 （拿起棍来又要打）畜生！你却不来见我，且在路上贪噬这口黄汤。我家中没得与你吃？辱没杀人！

雷横 保正息怒，你令甥本不曾做贼。我们见他偌大一条大汉在庙里睡得蹊跷，亦且面生，又不认得，因此设疑，捉了他来这里。若早知是保正的令甥，定不拿他。（命令土兵）快解了索子，放还保正。

〔众土兵登时放了那汉子。〕

雷横 保正休怪，早知是令甥，不致如此，甚是得罪。小人们告退。

晁盖 （等众人走出之后）都头且住，再有话说。

雷横 保正有甚话说？

晁盖 （取出十两花银，送与雷横）都头休嫌轻微，望赐笑纳。

雷横 不当如此。

晁盖 若是不肯收时，便是怪小人。

雷横 既是保正厚意，权且受收，改日却得报答。

晁盖 （向那汉子）过来谢过都头。

〔那汉子谢过都头，晁盖陪着都头走出。〕

——幕下

第 三 场

幕启：那汉子正在草堂穿戴，身上换了一件新衣，头上戴了一顶头巾，脚上著了一双布鞋。晁盖走进。

晁 盖 壮士请坐，你姓甚名谁，何处人士？

汉 子 小人姓刘名唐，祖贯东潞州人氏，因这鬓边有搭碓砂记，人都唤小人做“赤发鬼”。此番特地送一套富贵来与保正哥哥。昨夜晚了，因醉倒庙里，不想被这厮们捉住，绑缚了来。正是“有缘千里来相会，无缘对面不相逢”。今日幸得在此，哥哥坐定，受刘唐四拜。

晁 盖 你且说送一套富贵与我，现在何处？

刘 唐 小人自幼飘荡江湖，多走途路，专好结识好汉，往往多闻哥哥大名，因此刘唐敢说这话。这里别无外人，方可倾心吐胆，对哥哥说。

晁 盖 这里都是我心腹人，但说不妨。

刘 唐 小弟打听得北京大名府梁中书收买下十万贯金珠宝贝送上东京，与他丈人蔡太师庆生辰。去年也曾送十万贯金珠宝贝，来到半路里，不知被谁人打劫了，至今也无捉处。今年又收买十万贯金珠宝贝，早晚安排起程，要赶这六月十五日生辰。小弟想此一套是不义之财，取之何碍？便可商议个道理，半路上取了，天理知之，也不为罪。闻知哥哥大名，是个真男子，武艺过人。小弟不才，颇也学得本事，休道三五个汉子，便是一二千军马队中，拿条枪，也不惧他。倘蒙哥哥

不弃时，情愿相助一臂。不知哥哥心内如何？

晁盖 壮哉！且再计较。

〔一个庄客走进。

庄客 教授来了。

晁盖 （对刘唐）他是我的好友，姓吴名用，人称他“加亮先生”。你既到这里，想你吃了些艰辛，且去客房里将息少歇，吃些酒食。

〔刘唐走出草堂，正与来访的教授相遇，两人打个照面。刘唐自去客房歇息，教授走进草堂。

吴用 保正，适才那人是谁？

晁盖 此人江湖上好汉，姓刘、名唐，是东潞州人氏，因有一套富贵，特来投奔我。夜来他醉卧在灵官庙里，却被雷横这厮捉了，拿到我庄上。我因认他做外甥，方得脱身。他说：“有北京大名府梁中书，收买十万贯金珠宝贝，送上东京与他丈人蔡太师庆生辰，早晚从这里经过，此等不义之财，取之何碍？”他这般说了，我正欲使人请教授来商议此一事若何。

吴用 （含笑）小生见刘兄来得跷蹊，也猜到七八分了。此一事却好，只是一件，人多做不得，人少又做不得，宅上空有许多庄客，一个也用不得。如今只有保正、刘兄、小弟三人，这件事如何能办成功？便是保正与刘兄十分了得，也担负不下。这件事须得七八个好汉方可，多也无用。（寻思了半晌，眉头一皱，计上心来）有了，有了！

晁盖 先生既有心腹好汉，可以去请来，成就这件事。

吴用 我寻思起来，有三个人，义胆包身，武艺出众，敢赴

汤蹈火，同死同生。只除非得这三个人，方才完得这件事。

晁 盖 这三个却是怎么样人？姓甚名谁？何处人氏？

吴 用 这三人是弟兄三个，在济州梁山泊边石碣村住，日常只打鱼为生，亦曾在泊子里做些私商勾当。本身姓阮，弟兄三人，一个唤做“立地太岁”阮小二，一个唤做“短命二郎”阮小五，一个唤做“活阎罗”阮小七。这三个是亲弟兄。小生旧日在那里住了数年，与他们相交时，他们虽是不通文墨的人，为见他们与人结交，真有义气，是几个好男子，因此和他们往来。今已好两年不曾相见。若得此三人，大事必成。

晁 盖 我也曾闻这阮家三弟兄名字，只不曾相会。石碣村离这里只有百十里以下路程，何不着人去请他们来商议？

吴 用 着人去请，他们如何肯来？小生必须自去那里，凭三寸不烂之舌，说他们入伙。

晁 盖 （大喜）先生高见！何时可行？

吴 用 事不宜迟，只今夜三更便去，明日晌午可到那里。

晁 盖 最好，最好！（命令草堂外面的庄客，兴奋地）拿酒来！

——幕下·第二幕完

第三幕

第一场

幕前朗诵：当日先生和保正吃了半晌酒食，至三更时分，先生起来洗漱罢，吃了些早饭，讨了些银两，藏在身边，穿上草鞋。晁盖和刘唐送出庄门。先生连夜投石碣村来。时到晌午时分，早来到那村中。诸葛羽扇纶巾，辅佐皇叔，先生村塾教学，结交保正，诸葛舌战群儒，决胜江东，先生讽说三阮，甘心入伙，凭的同是三寸不烂之舌，且看先生如何“加亮”。

幕启：先生自来认得，不用问人，径投阮小二家来。到得门前看时，只见枯桩上缆着数只小渔船，疏篱外晒着一张破鱼网，倚水傍山，约有十数间草房。

吴 用 二哥在家么？

〔阮小二从草屋中走将出来，头戴一顶破头巾，身穿一领旧衣服，赤着双脚，出来见了是吴用，慌忙声诺。

阮小二 教授何来，甚风吹得到此？

吴 用 有些小事，特来相烦二郎。

阮小二 有何事，但说不妨。

吴 用 小生自离了此间，又早二年。如今在一个大财主家做门馆，他要办筵席，用著十数尾重十四五斤的金色鲤

鱼，因此特地来相投足下。

阮小二 （笑了一声）小人且和教授吃三杯再说。

吴 用 小生的来意，也正欲和二郎吃三杯。

阮小二 隔湖有几处酒店，我们就在湖里荡将过去。

吴 用 最好，也要就与五郎说句话，不知在家也不？

阮小二 我们一同去寻他便了。

〔两个来到湖泊岸边，枯桩上缆的小船解了一只，阮小二便扶着吴用下船去了，树根头拿了一把划桨，只顾荡，早荡开去，望湖泊里来。正荡之间，只见阮小二把手一招。

阮小二 七哥曾见五郎么？

〔吴用看时，只见芦苇丛中摇出一只船来。那阮小七头戴一顶遮日黑箬笠，身上穿件棋子背心，腰系着一条生布裙，把那船荡着。

阮小七 二哥，你寻五哥做什么？

吴 用 七郎，小生特来相央你们说话。

阮小七 教授恕罪，好几时不曾相见。

吴 用 一同和二哥去吃杯酒。

阮小七 小人也欲和教授吃杯酒，只是一向不曾见面。

〔两只船厮跟着在湖泊里。不多时，划到一个去处，高埠上有七八间草房。

阮小二 （高声叫）老娘，五哥在么？

老 娘 （屋内应）说不得，鱼又不得打，连日去赌钱，输得没分文，却才讨了我头上钗儿出镇上赌去了。

〔阮小二笑了一声，便把船划开。

阮小七 哥哥真不知怎地，赌钱只是输，却不晦气。老娘忒纵

容他了，老娘可也说的是，鱼叉打不得。

〔两只船厮并着投石碣村镇上来。划了一歇，只见独木桥边，一个汉子把著两串铜钱，下来解船。

阮小二 五郎来了。

〔吴用看时，但见阮小五斜戴着一顶破头巾，鬓边插朵石榴花，披着一领旧布衫，露出胸前刺着的青郁郁一个豹子来，里面匾扎起裤子，上面斗着一条棋子布手巾。

吴 用 五郎得采么？

阮小五 原来却是教授！好两年不曾见面。我在桥上望你们半日了。

阮小二 我和教授直到你家寻你，老娘说道，去镇上赌钱去了，因此同来这里寻你。且和教授去水阁上吃三杯。

〔阮小五慌忙去桥边解了小船，跳在舱里，拿了桨，只一划，三只船厮并着。划了一歇，早到那水阁酒店前。三只船撑到水亭下荷花荡中，把船都缆了，扶吴用上了岸，入到酒店里来，都到水阁内拣一副红油桌凳。

阮小二 先生休怪我三个弟兄粗俗，请教授上坐。

吴 用 却使不得。

阮小七 哥哥只顾坐主位，请教授坐客席，我弟兄两个便先坐了。

吴 用 七郎还是这样爽快。

〔四人坐定了，叫酒保打一桶酒来。店小二把四只大盏子摆开，铺下四双箸，放下四盘果蔬，拿来一桶酒，放在桌上。

阮小二 有什么下口？

店小二 新宰得一头黄牛，花糕也似的好肥肉。

阮小二 大块切十斤来。

阮小五 教授休笑话，没甚孝顺。

吴 用 倒来相扰，多激恼你们。

阮小二 休这样说。

〔催店小二只顾筛酒，早把牛肉切做两盘，将来放在桌上。阮家三弟兄让吴教授吃，教授吃了几块，便吃不得了。那三个狼餐虎食，吃了一回。〕

阮小五 教授到此贵干？

阮小二 教授如今在一个大财主家做门馆教学，今日来这里要对付十数尾金色鲤鱼，要重十四五斤的，特来寻我们。

阮小七 若是往常，要三五十尾也有，莫说十数个，再多要些，我弟兄们也包办得。如今便要重十斤的也难得。

阮小五 教授远来，我们也对付十来个重五六斤的相送。

吴 用 小生多有银两在此，随价算钱。只是不用小的，须得十四五斤重的才好。

阮小七 教授，却没讨处。便是五哥许下五六斤的，也不能够，须得等几日才得。

阮小二 今日天色晚了，请教授权在我家宿一宵，明日却再计较。

吴 用 小生来这里走一遭，干难万难，幸得你们弟兄今日做一处。眼见得这席酒不肯要小生还钱。今晚借二郎家歇一夜，小生有些须银子在此，相烦就此店中沽一瓮酒，买些肉，村中寻一对鸡，夜间同一醉如何？

阮小二 哪里要教授破钞，我们弟兄自去整理，不愁没对付处。

吴 用 来此就为要请你们三位，若还不依小生时，只此告退。

阮小七 既是教授这般说时，且顺情吃了，却再理会。

吴 用 还是七郎性直爽快。

〔吴用取出一两银子付与阮小七，就向店主人家沽了一瓮酒，借个大瓮盛了，买了二十斤生熟牛肉，一对大鸡。四人离了酒店，再下了船，把酒肉都放在船舱里；解了缆索，径划将开去，一直投阮小二家来。

——幕 下

第 二 场

幕启：四人都在阮小二家后面水亭上坐定，约有一更相次，酒肉都搬来摆在桌上。吴用劝他们弟兄吃了几杯酒，又提起买鱼的事来。

吴 用 你这里偌大一个去处，却怎地没了这等大鱼？

阮小二 实不瞒教授说，这般大鱼只除梁山泊才有。我这石碣湖狭小，存不得这等大鱼。

吴 用 这里和梁山泊一望不远，相通一派之水，如何不去打些？

阮小二 （叹了一口气）休说。

吴 用 二哥如何叹气？

阮小五 教授不知，在先这梁山泊是我弟兄的衣食饭碗，如今不敢去。

吴 用 偌大去处，终不成官司禁打鱼鲜？

阮小五 什么官司，敢来禁打鱼鲜！便是活阎王也禁治不得！

吴 用 既没官司禁治，如何绝不敢去？

阮小五 原来教授不知来历，且和教授说知。

吴 用 小生却不理会得。

阮小七 这个梁山泊去处，难说难言。如今泊子里新有一伙强人占了，不容打鱼。

吴 用 小生却不知，原来有强人，我那里并不曾闻得说。

阮小二 那伙强人，为头的是个落第举子，唤做“白衣秀士”王伦，第二个唤做“摸着天”杜迁，第三个叫做“云里金刚”宋万，以下有个“旱地忽律”朱贵，现在李家道口开酒店，专一探听事情，这几个都不打紧，如今新来一个好汉，是东京禁军教头“豹子头”林冲，十分好武艺，这几个强人聚集了五七百人，打家劫舍，抢掠来往客人。我们有一年多不去那里打鱼。如今他们把这泊子把住了，绝了我们的衣饭，因此一言难尽。

吴 用 小生实是不知有这段事。如何官司不来捉他们？

阮小五 如今那官司一处处动掸便害百姓；但一声下乡村来，倒先把好百姓家养的猪羊鸡鸭全都吃了，又要盘缠打发他，如今对这伙人也只好教无可奈何！那捕盗官司的人哪里敢下乡村来！若是那上司官员差他们缉捕人来，都吓得尿屎齐流，怎敢正眼儿看他们！

阮小二 我虽然不打得大鱼，也省了若干科差。

吴 用 却是这样，那厮们倒快活。

阮小五 他们不怕天、不怕地、不怕官司，论秤分金银，异样穿絺锦，成瓮吃酒，大块吃肉，如何不快活？我弟兄三个空有一身本事，怎地学得他们？

阮小七 人生一世，草生一秋，我们只管打鱼营生，学得他们过一日也好！

吴 用 这等人学他们做什么？他们做的勾当，不是答杖五七十的治罪，空自把一身虎威都撇下；倘或被官司拿住了，也是自做的罪。

阮小二 如今该管官司没甚分晓，一片糊涂，千万犯了迷天大罪的倒都没事！我弟兄三个不能快活，若是有肯携带我们的，也去了罢。

阮小五 我也常常这般思量，我弟兄三个的本事不是不如别人，谁是识我们的？

吴 用 假如便有识你们的，你们便如何肯去？

阮小七 若是有识我们的，水里，水里去；火里，火里去；若能受用得一日，便死了也开眉展眼。

〔吴用暗暗喜悦：这三个却有意了，我且慢慢地说他们。又劝他们三个吃了两巡酒。〕

吴 用 你们三个敢上梁山泊捉这伙强人么？

阮小七 便捉得他们，哪里去请赏？也吃江湖上好汉们笑话。

吴 用 小生短见，假如你们怨恨打鱼不得，也去那里入伙，却不是好？

阮小二 老先生，你不知我弟兄几遍商量要去入伙。听得那白衣秀士王伦手下人都说他心地窄狭，安不得人，前番那个东京林冲上山，恁尽他的气。王伦那厮不敢收容

能人，因此，我弟兄看了这般光景样，一齐都心懒了。

阮小七 他们若似老兄这等慷慨，爱我们弟兄们便好。

阮小五 那王伦若得似教授这般情分时，我们也去多时，不到今日。我弟兄三人便替他死也甘心！

吴 用 量小生何足道哉，如今山东河北多少英雄豪杰的好汉！

阮小二 好汉们尽有，我弟兄自不曾遇着。

吴 用 只此间鄆城县东溪村晁保正，你们曾认得他么？

阮小五 莫不是叫做“托塔天王”的晁盖么？

吴 用 正是此人。

阮小七 虽然与我们只隔得百十里路程，缘分浅薄，闻名不曾相会。

吴 用 这等一个仗义疏财的好男子，如何不与他相见？

阮小二 我们弟兄无事，也不曾到那里，因此不能够与他相见。

吴 用 小生这几年也只在晁保正庄上左近教些村学，如今打听他有一套富贵待取，我等就那半路拦住取了如何？

阮小五 这个却使不得，他既是仗义疏财的好男子，我们却去坏他的道路，须吃江湖上好汉们知道笑话。

吴 用 我原知道你们弟兄心志甚坚，今听此言，真个惜客好义。我对你们实说了罢，果有协助之心，我教你们知此一事。我如今就在晁保正庄上住。保正闻知你三个大名，特地教我请你们说话。

阮小二 我弟兄三个真真实实没半点儿假。晁保正敢有件天大

的私商买卖有心要提携我们，一定是烦老兄来。若是端的有这事，我三个若舍不得性命相帮助时，残酒为誓，教我们都遭横事，恶病临身，死于非命！

吴 用 你们三位弟兄在这里，不是我坏心术来诱你们。这件事是非同小可的勾当。目今朝内蔡太师是六月十五日生辰。他的女婿，北京大名府梁中书，即将起解十万贯金珠宝贝与他丈人庆生辰。今有一个好汉，姓刘、名唐，特来报知。如今欲请你们去商议，聚几个好汉，向山凹僻静去处，取此一套不义之财。因此特教小生只做买鱼，来请你们计较，成此一事。不知你们心意如何？

阮小五 罢，罢！七哥我和你说什么来？

阮小七 （跳起来）一世的指望，今日还了心愿！正是抓着我的痒处。我们几时去？

吴 用 请三位即便去来。明日起个五更，一齐到晁天王庄上去如何？

阮小二
阮小五 （一齐）好！
阮小七

〔四人一齐举杯喝干了杯中酒。〕

——幕 下

第 三 场

幕分内外两层，外幕启：阮家三弟兄跟着吴用取路投东溪村来，早望见晁家庄。只见远远地绿槐树下，晁盖和刘唐在那里等。吴用引着阮家三弟兄直到槐树

前，两下厮见。

吴 用 （向晁盖）这便是阮家三位英雄，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向三位英雄）这便是“托塔天王”晁保正、好汉刘唐。

晁 盖 阮氏三雄，名不虚传！

阮小二 我们弟兄最爱结识好汉，久闻“托塔天王”晁保正大名，今日不得吴教授相引，如何得会！

晁 盖 且请到庄里说话。

〔一同走进庄里。

内幕启，晁保正家后堂，分内外两室，中间一门相通。六筹好汉在内室里吃酒说话。一个庄客走到门前报说。

庄 客 门前有一先生要见保正化斋粮。

晁 盖 你好不晓事。现我管待客人在此吃酒，你便与他三五升米便了，何须直来问我？

庄 客 小人把米与他，他又不要，只要面见保正。

晁 盖 一定是嫌少，你再多与他些，说与他：保正今日在庄上请人吃酒，没工夫相见。

〔那一庄客走出。另两庄客取来金钱纸马，香花灯烛，摆列在后堂的一张长桌上。前一庄客又走回来报说。

庄 客 那先生，与了他三斗米，又不肯去，自称一清道人，不为钱米而来，只要求见保正一面。

晁 盖 你这厮不会应对，便说今日保正委实没工夫，教他改日再来相见拜茶。

庄 客 小人也是这般说，那先生说道：我不为钱米斋粮，闻知保正是个义士，特求一见。

晁 盖 你也这般缠，全不替我分忧。他若再嫌少时，可与他三四斗去，何必又来说？我若不和客人们吃酒时，便去厮见一面，打甚么紧？你去发付他罢，再休要来说。

〔那一庄客二次退出。另两庄客又取来煮熟的猪羊，烧纸，安排在桌上。那一庄客又飞也似报来。〕

庄 客 那先生发怒，把十来个庄客都打倒了！一定要见保正一面，庄客拦阻不住，已向后堂冲进来了。

晁 盖 （大吃一惊）众位弟兄少坐，晁盖自去看一看。

〔晁盖走入前室，那先生冲进后堂。吴用早把室门上挂的门帘放下。晁盖见那先生身長八尺，道貌堂堂，生得古怪。〕

晁 盖 先生息怒。你来寻晁保正，无非是投斋化缘，他们已与了你米，何故嗔怪如此？

先 生 （哈哈大笑）贫道不为酒食钱米而来，我看得十万贯如同等闲！特地来寻保正，有句话说，可恼村夫无理，辱骂贫道，因此性发。

晁 盖 你可曾认得晁保正么？

先 生 只闻其名，不曾会面。

晁 盖 小子便是。先生有甚话说？

先 生 保正休怪，贫道稽首！

晁 盖 先生少礼！不敢拜问先生高姓？

先 生 这里不是说话处，别有什么去处可坐？

晁 盖 这里绝无外人，有话但说不妨。先生请坐。

〔两人分宾主坐下。

先生 贫道复姓公孙，单讳一个胜字，道号一清先生。贫道是蓟州人氏，自幼乡中好习枪棒，学成武艺多般，人但呼为公孙胜大郎。贫道久闻郾城县东溪村晁保正大名，无缘不曾拜识。今有十万贯金珠宝贝，专送与保正，作进见之礼，未知义士肯纳受否？

晁盖 （大笑）先生所言莫非北地生辰纲么？

公孙胜 （大惊）保正何以知之？

晁盖 小子胡猜，未知合先生意否？

公孙胜 此一套富贵不可错过。古人有云：“当取不取，过后莫悔！”保正心下如何？

〔正说之间，吴用揭开门帘，抢将入来，劈胸揪住公孙胜。

吴用 好呀！明有王法，暗有神明，你们如何商量这等勾当！我听了多时也。

晁盖 教授休取笑，且请相见。

吴用 江湖上久闻人说“人云龙”公孙胜一清道人大名，不期今日此处得会。

晁盖 这位秀士先生便是智多星吴学究。

公孙胜 吾闻江湖上人多曾说加亮先生大名，岂知缘分却在保正庄上得会。此乃保正疏财仗义，以此天下豪杰都投门下。

晁盖 再有几个在里面，一发请到里面相见。

〔三人入到里面，就与刘唐、三阮都相见了。庄客们走来，把长桌抬到后堂的中央，桌子后面和两旁先摆了六张椅子，走入后室问明后，又加摆一张。每个座

位前放一大酒杯，向杯中倒了酒，燃起灯烛。然后向内室报告诸事齐备。晁盖引着六筹好汉，走来外室。

吴 用 今日此一会，应非偶然，须请保正哥哥正面坐。

晁 盖 量小子是个穷主人，怎敢占上！

吴 用 保正哥哥盖世英雄，众望所归，依着小生，且请坐了。

〔晁盖只得坐了第一位，请吴用坐了第二位，公孙胜坐了第三位，刘唐坐了第四位，阮小二坐了第五位，阮小五坐了第六位，阮小七坐了第七位。〕

晁 盖 今日我等七人：晁盖、吴用、公孙胜、刘唐、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在此聚义举事，同心同德，结为弟兄，但愿同甘共苦，同死同生，替天行道，除暴安民。现今有北京大名府留守梁中书，乃害民之贼，在北京诈得钱物，却把去东京与他丈人蔡太师庆生辰。此一套正是不义之财，我等誓齐心协力，把它半路上劫了，赍助贫穷；七人中但有私意者，天诛地灭，神明鉴察！

〔庄客烧化纸钱，七人饮干了杯中酒。〕

吴 用 今日我等七人聚义举事，此一套富贵可唾手而取得。前日所说央刘兄去探听路程从那里来，今日天晚，来早便可登程。

公孙胜 这一事不须去了，小弟已打听知他来的路数了，只是黄泥冈大路上来。

晁 盖 黄泥冈东十里路，地名安乐村，有一闲汉叫做“白日鼠”白胜，也曾来投奔我，我曾赍助他盘缠。

刘 唐 此地离黄泥冈较远，何处可以安身？

吴 用 这个白胜家便可安身，也还有用他之处。

晁 盖 吴先生，我等是软取，还是硬取？

吴 用 （笑）我已安排定了圈套，只看他来的光景，力则力取，智则智取。我有一条计策，不知中你们意否？

〔吴用轻声对众人说明了他的计策。〕

晁 盖 好妙计！——

众 人 好计策！

晁 盖 不枉了称你做智多星，果然赛过诸葛亮！

——幕下·第三幕完

第 四 幕

第 一 场

幕前朗诵：时逢端午，糴宾节至。北京大名府留守司府中内外两处筵席。前厅上，官员聚餐，狼餐虎食，杯盘狼藉。后堂上，夫妻家宴，酒至数巡，食供两套，留守司梁中书和蔡夫人计较如何往京师送礼，庆贺丈人蔡太师生辰。上年送去十万贯金银珠宝，好汉们，半路上，劫将去了。今年再送去十万贯，将若之何？同样奉交！金银珠宝，民脂民膏，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又何怨焉？

幕启：

蔡夫人 相公自从出身，今日为一统帅，上马管军，下马管民，掌握国家重任，这功名富贵从何而来？

梁中书 世傑自幼读书，颇知经史，人非草木，岂不知泰山提携之恩？至今感激不尽！

蔡夫人 相公既知我父恩德，如何忘了他的生辰？

梁中书 下官如何不记得泰山是六月十五日生辰，已使人将十万贯收买金珠宝贝，准时送上京师庆寿。一月之前，千人都关领去了，现今九分齐备，数日之间，也待打点停当，差人起程。只是一件事在此踌躇未决。

蔡夫人 有甚事踌躇未决？

梁中书 上年收买了许多玩器和金珠宝贝，送上东京去，只因用人不慎，半路上被贼人劫将去了，枉费了这一遭财物。今年帐前，眼见得又没个了事的人送去，因此踌躇未决。

蔡夫人 那新提辖使杨志，你常说他十分了得，何不着他委纸领状去走一遭？

梁中书 我正忘了他。多亏夫人提醒。（向侍从）唤杨志前来。

〔侍从从前厅唤了杨志来到后堂上。〕

梁中书 杨提辖，六月十五日以太师生辰，我已买下了十万贯庆贺生辰礼物，你若与我送得生辰纲去，我自有抬举你处。

杨 志 （叉手向前）恩相差遣，不敢不依。只不知怎样打点，几时起程？

梁中书 着落大名府差十辆太平车子，再使帐前拨十个厢禁军监押着车。每辆车上各插一黄旗，上写着：“献贺太师生辰纲”，每辆车子再使个军健跟着。三日之内便要起程。

杨 志 恩相在上，杨志不敢奉命，非是小人推托，其实去不得，乞钧旨别差英雄精细的人去。

梁中书 我有心要抬举你，这献生辰纲的札子内，另修一封书在中间，太师面前重重保你，受道诰命回来。如何倒生支词，推辞不去？

杨 志 恩相在上，小人也曾听得上年已被贼人劫去生辰纲，至今未获。今岁途中盗贼又多，此去东京，又无水路，旱路经过的是：紫金山、二龙山、桃花山、伞盖

山、黄泥冈、白沙坞、野云渡、赤松林，这几处都是强人出没的去处；即便单身客人亦不敢独自经过，他若知道是金银宝物，如何不来抢劫？枉结果性命，因此去不得。

梁中书 既是如此，多着军校防护送去便了。

杨 志 恩相便差一万人也不济事，这厮们一声听得贼人来时，都是先走了的。

梁中书 你这般地说时，生辰纲不用送去了？

杨 志 若依小人一件事，便敢送去。

梁中书 我既委在你身上，如何不依？你说。

杨 志 若依小人说时，并不要车子，把礼物都装做十余条担子，只做客人的打扮行货，也点十个壮健的厢禁军，却装做脚夫挑着。只消一个人和小人去，却打扮做客人，悄悄连夜上东京交付，这样方好。

梁中书 你甚说得是，我写书呈，重重保你，受道诰命回来。

杨 志 深谢恩相抬举。

梁中书 你几时起身？

杨 志 明日一面打拴担脚，一面挑选军人，后日一早准行，就委领状。

梁中书 （夫人和他商量了一番之后）夫人也有一担礼物，另送与府中宝眷，也要你领。怕你不知路头，特地教奶公谢都管并两个虞候和你一同去。

杨 志 恩相，杨志去不得了。

梁中书 一切依你打点，礼物装做担子，厢禁军打扮做脚夫，如何又去不得？

杨 志 此十余担礼物，都在小人身上，一路上他众人行动，

都由杨志提调，要早行便早行，要晚行便晚行，要住便住，要歇便歇。如今又叫老都管和虞候和小人去，他是夫人行的人，又是太师府门下奶公，倘或路上与小人别扭起来，杨志如何敢和他争执得？若误人事，杨志那其间如何分说？

梁中书 这个也容易，我叫他三个听你提调便了。

杨 志 若是如此稟过，小人情愿便委领状。倘有疏失，甘当重罪。

梁中书 （大喜）我也不枉抬举你，真个有见识。（向侍从）唤谢都管和虞候前来。

〔都管和两个虞候被唤来到后堂上。

梁中书 杨提辖情愿委纸领状，监押生辰纲，赴京师太师府交割。这干系都在他身上。你三人和他做伴去，一路上，早起、晚行、住、歇，都要听他言语，不可和他别扭。夫人处分付的勾当，你三人自领会。小心在意，早去早回，休教有失。

〔老都管和两个虞候一一都应了。

——幕 下

第 二 场

幕启：三日之后，杨志和十个厢禁军早起五更，在府里把担仗装好，抬来摆在后堂前面。杨志一一检查一遍。老都管和两个虞候也将一小担财帛，由一个厢禁军挑来，共十一担。厢禁军都做脚夫打扮，杨志戴上凉笠儿，穿着青纱衫子，系了缠履麻鞋，挎口腰

刀，提条朴刀，老都管也打扮做客人模样，两个虞候假装扮做跟随的伴当。各人都拿了条朴刀，又带几根藤条。一切齐备之后，谢都管请出梁中书和蔡夫人，看那军人担仗起程。梁中书付与了杨志札付书呈。众人在堂上拜辞了梁中书和夫人，厢禁军挑起担仗，杨志和谢都管并两个虞候押着，一行共是十五人，鱼贯走出。

——幕 下

第 三 场

幕启：此时正是五月半天气，虽是晴明得好，只是酷热难行。杨志这一行人要取六月十五日生辰，只得在路上赶行。自离了这北京五七日，端的只是起五更，趁早凉便行，日中热时便歇。五七日后，人家渐少，行路又稀，一站站都是山路，杨志却要辰牌起身，申时便歇。那十一个厢禁军，担子又重，天气热了，行不得，见着林子便要去歇息。杨志赶着催促要行，如若停住，轻则痛骂，重则藤条便打。

〔这一日，十一个厢禁军，挑着重担，走上小径，都雨汗通流，叹气吹嘘，歇下担子，坐在树荫下歇息。老都管跟着走来，数中一个迎去，向他诉苦。

军汉甲 老都管，我们不幸做了军健，情知道被差出来。这般火似热天气，又挑着重担，这两日又不拣早凉行，动不动老大藤条打来，都是一般父母皮肉，我们直这般苦！

老都管 你们不要埋怨，巴到东京，我自赏你们。

军汉甲 若是似都管看待我们时，并不敢埋怨。

〔杨志拿着藤条赶来。〕

杨 志 （喝着）快走，谁教你们在这里歇？

军汉甲 提辖，这般天气热，兀的不晒死人！

军汉乙 提辖，那石头上热了脚疼，走不得。

杨 志 你们省得什么？

〔杨志拿着藤条便打，众军汉忍气吞声，挑着担子往前去了。两个虞候最后也赶了上来，虽然只背些包裹行李，也气喘了行不上。〕

杨 志 （喝着向两个虞候）你两个好不晓事，这干系须是俺的，你们不替洒家打这夫子，却在背后也慢慢地挨，这路上不是耍处！

虞 候 不是我两个要慢走，其实热了行不动，因此落后。前日，只是趁早凉走，如今怎地正热里行？正是好歹不均匀。

杨 志 你这般说话，却似放屁！前日行的须是好地面，如今正是尴尬去处，若不热里赶过去，谁敢三更半夜走？

〔杨志提了朴刀，拿着藤条，自去赶那担子。两个虞候和老都管坐在柳荫树下。虞候又乘机在老都管面前搬口。〕

虞 候 杨家那厮，不直得便骂人，强杀只是我相公门下一个提辖，直这般做大！

老都管 须是相公当面分付，休要和他别扭，因此我不做声。这两日也看他不得，权且忍耐一时。

虞 候 相公也只是人情话儿，都管自做主便了。

老都管 且耐他一耐。

——幕 下

第 四 场

幕启：似此行了十四五日，那十四个人没一个不怨怅杨志。六月初四日，天气未及晌午，一轮红日当天，没半点云彩，杨志押着十一个军汉，从客店里辰牌时分，慢慢地打火吃了早饭行。约行了二十余里，行的路都是山僻崎岖小径，南山北岭。军汉们要去柳荫树下歇凉，杨志拿着藤条阻挡，要他们赶过前面冈子去。原来前面正是有名的黄泥冈，冈上有一广场，四边是高大的郁郁青松，一条大路通过。大路一边松林内停放着七辆江州车儿。

〔十一个厢禁军，各人挑着重担，从大路的一头走上冈子来。军汉们上得冈子，歇下担仗，便都去松林树下睡倒了。老都管和两个虞候，气喘急急，也巴到冈子上松树下坐了喘气。杨志拿着藤条走上冈子，看到这般光景，叫起苦来。

杨 志 苦也！这里是甚么去处，你们却在这里歇凉！起来，快走！

军 汉 你便剁我做七八段也是去不得了。

〔杨志举起藤条，劈头劈脑打去，打得这个起来，那个睡倒。

老都管 （发作了）提辖，端的熟了走不得，休见他们罪过。

杨 志 都管，你不知这里正是强人出没的去处，地名叫做黄泥冈。间常太平时节，白日兀自出来劫人，休道是这般光景谁敢在这里停脚？

虞 候 我见你说过几遍了，只管把这话来惊吓人。

老都管 权且教他们歇一歇，略过日中行如何？

杨 志 你也没分晓了，如何使得？这里下冈子去，兀自有七八里没人家，甚么去处，敢在此歇凉？

老都管 我自坐了坐走，你自去赶他众人先走。

杨 志 （拿着藤条喝道）一个不走的吃俺二十棍！

〔众军汉一齐叫将起来。

军汉之一 提辖，我们挑着百十斤担子，须不比空手走的。

你端的不把人当人，便是留守相公自来监押时，也容我们说一句。你好不知痛痒，只顾逞辩。

杨 志 这畜生不恁死俺，只是打便了！（拿起藤条劈脸又打去）

老都管 杨提辖，且住！你听我说。我在东京太师府里做奶公时，门下军官见了无千无万，都向着我喏喏连声。不是我夸口，量你是个遭死的军人，相公可怜，抬举你做个提辖，比得菜芥子大小的官职，直得这般逞能！休说我是相公家都管，便是村庄一个老的，也合依我劝一劝；只顾把他们打，是何看待？

杨 志 都管，你须是城里人，生长在相府里，哪里知道途路上千难万难。

老都管 四川、两广也曾去来，不曾见你这般卖弄。

杨 志 如今须不比太平时节。

老都管 你说这话该剜口割舌！今日天下怎地不太平？

〔杨志却待要回答，只见对面松林里影着一个人在那里舒头探脑地望。

杨 志 俺说什么，兀的不是歹人来了！（撇下藤条，拿了朴

刀，赶入松林来，喝一声）你这厮好大胆，怎敢看俺的行货？（杨志赶来看时，只见松林里一字儿摆着七辆江州车儿，六个人脱了衣服，在那里乘凉，一个鬓边老大一搭硃砂记，拿着一条朴刀。六个人见杨志赶入来，齐叫一声：“阿也？”，都跳起，走了出来）你等是什么人？

七人齐声 你是什么人？

杨 志 你等莫不是歹人？

吴 用 你颠倒问，我们是小本经纪，哪里有钱与你？

杨 志 你们且说哪里来的人。

吴 用 我等弟兄七人是濠州人，贩枣子上东京去，路途打从这里经过，听得多人说这里黄泥冈上时常有人打劫客商。我等一面走，一头白说道，我七个只有些枣子，别无甚财货，只顾过冈子来。上得冈子，当不过这热，权在这林子里歇一歇，待晚凉了行，只听得有人上冈子来，我们只怕是歹人，因此使这个兄弟出来看一看。

杨 志 原来如此。也是一般的客人。却才见你们窥望，惟恐是歹人，因此赶来看一看。

吴 用 客官请几个枣子去。

杨 志 不必。（提了朴刀，回担边来）

老都管 （恶毒地）既是有贼，我们去休。

杨 志 俺只道是歹人，原来是几个贩枣子的客人。

老都管 似你方才说时，他们都是没命的。（众军汉都笑了）

杨 志 不必相闹，俺只要没事便好。你们且歇了，等凉些走。

〔杨志把朴刀插在地下，去一边树下坐了乘凉。没半

碗饭时，只见远远地一个汉子，挑着一副担桶，唱着山歌，走上冈子来。（唱）

“赤日炎炎似火烧，野田禾稻半枯焦。

农夫心内如汤煮，公子王孙把扇摇。”

那汉子唱着，走上冈子，来松林里歇下担桶，坐地乘凉。

军 汉 大哥，你桶里是什么？

汉 子 是白酒。

军 汉 挑往哪里去？

汉 子 挑出村里卖。

军 汉 多少钱一桶？

汉 子 五贯足钱。

军 汉 （和伙伴们商量）我们又热又渴，何不买些吃，也解暑气？

〔众军汉正在那里凑钱。被杨志看见了。

杨 志 （喝）你们又做什么？

军 汉 买碗酒吃。

杨 志 （调过朴刀杆便要打）你们不得洒家言语，胡乱便要买酒吃，好大胆！

军 汉 没事又来鸟乱。我们自凑钱买酒吃，干你甚事？也来打人。

杨 志 你这村鸟理会得什么？到来只顾吃嘴，全不晓得路途上的勾当艰难，多少好汉被蒙汗药酒麻翻了。

汉 子 你这客官好不晓事，早是我不卖与你吃，却说出这般没气力的话来。

〔正在松树边闹动争说，只见对面松林里那伙卖枣子客人都提着朴刀走出来。

公孙胜 你们做什么闹？

汉子 我自挑这酒过冈子村里卖，热了在此歇凉。他众人要问我买些吃，我又不曾卖与他。这个客官道我酒里有什么蒙汗药，你道好笑不好笑？说出这样的话来！

公孙胜 呸！我只道有歹人出来，原来是如此。说一声也不打紧。我们正想酒来解渴，既是他们疑心，且卖一桶与我们吃。

汉子 不卖，不卖。

吴用 你这鸟汉子也不晓事，我们须不曾说你。你左右将到村里去卖，一般还你钱，便卖些与我们，有甚么打紧？看你不道得舍施了茶汤，便又救了我们热渴。

汉子 卖一桶与你们不争，只是被他们说的不好，又没碗瓢舀吃。

吴用 你这汉子忒认真，便说了一声，有什么打紧？我们有瓢瓢在这里。

〔两个贩枣子的客人去车子前取出两个瓢来，一个捧一大捧枣子来。七个人立在桶边，开了桶盖，轮替换着舀那酒吃，把枣子过口。无一时，一桶酒都吃尽了。

吴用 正不曾问得你多少价钱？

汉子 我言不二价，五贯足钱一桶，十贯一担。

吴用 五贯便依你五贯，只饶我们一瓢吃。

汉子 饶不得，做定的价钱。

〔一个客人把钱还他，一个客人便去揭开桶盖兜了一瓢，拿上便吃，那汉子夺时，这客人手拿半瓢酒，望松林便走，那汉子赶将去。这一边一个客人从松林里走将出来，手里拿一个瓢，把一包药末暗地放在瓢

内，便来桶里舀了一瓢，假意吃酒。那汉子看见，抢来劈手夺住，望里一倾，便盖了桶盖，将瓢往地上一丢，口里说道：

汉 子 你这客人好不君子相，戴头识脸的也这般罗唆！

〔那对过众军汉见了，心内痒起来，都待要吃。教中一个看着老都管，央他说项。

军 汉 老爷爷，与我们说一声，那卖枣子的客人买他一桶吃了，我们胡乱也买他这一桶吃，润一润喉也好。其实热渴了，没奈何，这里冈子上又没讨水吃处。老爷方便。

老都管 （心里也想吃得些，竟来对杨志说）提辖，那贩枣子的客人已买了他一桶吃，只有这一桶，胡乱教他们买吃了避暑气。冈子上端的没处讨水吃。

〔杨志寻思，俺在远远处望这厮们都买他的酒喝了，那桶里当面也吃了半瓢，想是好的。打了他们半日，胡乱容他们吃罢。

杨 志 既然老都管说了，教这厮们买吃了，便起身。

〔众军汉听了这话，即刻凑了五贯足钱，来买酒吃。

汉 子 不卖了，不卖了，这酒里有蒙汗药在里头！

军 汉 （陪着笑）大哥，请你不要这般认真。

汉 子 不卖了，休缠！

客 人 你这鸟汉子，他也说得差了，你也忒认真，连累我们也吃你说了几声。须不关他众人之事，胡乱卖与他众人吃些。

汉 子 没事讨别人疑心做什么？

〔贩枣子客人把那卖酒的汉子推开一边，只顾将这酒桶提与众军汉去吃。那军汉开了桶盖，无甚舀吃，赔

个小心，问贩枣子客人借用椰瓢。

军 汉 借这两个椰瓢用一用。

客 人 就送这几个枣子与你们过酒。

军 汉 （致谢）什么道理！

客 人 休要相谢，都是一般客人，何争在这百十个枣子上？

〔众军汉谢了贩枣子客人，先兜两瓢叫老都管吃一瓢，杨提辖吃一瓢。杨志哪里肯吃？老都管自先吃了一瓢。两个虞候各吃一瓢。众军汉一发上，那桶酒登时吃尽了。杨志见众人吃了无事，自本不吃，一者天气甚热，二乃口渴难熬，拿起来只吃了一半，枣子分几个吃了。

汉 子 这桶酒被那客人饶了一瓢吃了，少了你些酒，我今饶了你众人半贯钱罢。

〔众军汉凑出钱来还他。那汉子收了钱，挑了空桶，依然唱着山歌：

“赤日炎炎似火烧，野田禾稻半枯焦。

农夫心内如汤煮，公子王孙把扇摇。”

从来路自下冈子去了。

七个客人（立在松树旁边，指着对面这十五人）倒也！倒也！

〔只见这十五个人，头重脚轻，一个个面面厮看，都软倒了。那七个客人从松树里推出那七辆江州车儿，把车上枣子都丢在地上，将十一担金珠宝贝都装在车子内，遮盖好了，同时那卖酒的再走回，把地上的枣子装进空酒桶内，一齐叫声：“叨扰”，七人推着车子，卖酒的汉子挑着酒桶，一直望黄泥冈下去了。杨志口里只是叫苦，软了身体，挣扎不起。十五个人眼睁睁地看着那七个人都把这金宝装去了，只是起不来，说

不得。

〔原来杨志吃的酒少，便醒得快，爬将起来，兀自捉脚不住。看那十四人时，口角流涎，都动不得。

杨 志 （愤闷地）不争你们把了生辰纲去，教俺如何回去见梁中书？这纸领状须缴不得。（就扯破了）如今闪得俺有家难奔，有国难投，待走哪里去？（再看那十四人时，只是眼睁睁地看着他，没个挣扎得起）

杨 志 （指着骂）都是你这厮们，不听我言语，因此做将出来，连累了洒家。（树根头拿了朴刀，挂了腰刀，周围看时，别无物件，叹了一口气，一直下冈子去了）
〔那十四个人，又过些时方才得醒。一个个爬将起来，口里只叫得连珠箭的苦。

老都管 你们众人不听杨提辖的好言语，今日送了我！

军 汉 老爷，今日事已做出来了，且通个商量。

老都管 你们有甚见识？

军 汉 是我们不是了。老爷爷，你须出个主意救我们。

虞 候 古人有言：“火烧到身，各自去扫，蜂蛋入怀，随即解衣”，若还提辖在这里，我们都说不过，如今他自去得不知去向，我们回去见梁中书相公，何不都推在他身上？只说道他一路上凌辱打骂众人，逼迫得我们都动不得。他和强人做一路，把蒙汗药将俺们麻翻了，缚了手脚，将金宝都掳去了。’

老都管 这话也说得是。

——幕下·剧终

一九六二年八月